

第四十五章 重见光明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第三天，卯时正，也就是斐剑服下解药后的第三十六个时辰，生机复苏，意识从模糊而逐渐清楚，他挣开了眼。茫然望着身畔石像般的崔婉珍，久久，突地翻身起来，喜极忘形地狂声叫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啊我居然回复了视觉。”

崔婉珍失视政双眸，陡现异彩，嚤哼一声，虚脱地倒了下去，斐剑连声呼唤，过了许久、才醒过来，斐剑愧疚的说道：“珍妹，你给我太多了，而我……”

“不，我不要听这些话！”

斐剑深情无限地笑了一笑，指着壁间一块灿然的铜鉴，道：“这就是透视外面的装置？”

“是的，当年‘天枢上人’营造这‘剑冢’时，的确费了一番匠心，啊！有人来了。”

斐剑凝神望着铜鉴，只见一个乞儿装束的少年，在阵外巡视不去，那熟悉的身影，使他一眼便认出谁来，急忙站起身形道：

“珍妹，那是我盟弟尹一凡！”

“是他？”

“是的，他擅于易容之术，化身不少！”

“你要见他？”

“他此来必然有事，同时为了免他挂念，我也得见他一面！”

“恕我不便请他进入此间。”

“我出去会他！”

说着，举步走了出去，崔婉珍紧随他的身后……

甫一出阵门，尹一凡惊喜地迎上前来，雀跃道：

“大哥，谢天谢地，你居然复明了！”

“贤弟，我是再也为人。”说着，侧过身道：“让我引见，这位是崔婉珍姑娘”，又指尹一凡道：“珍妹，他是我盟弟尹一凡。”

尹一凡拱手一揖道：“崔姑娘，我确是第二次见面。但首次得悉芳名。”

—
崔婉珍盛盛一笑道：

“尹少侠恕我不能尽地主之谊！”

“好说！”

斐剑接口道：“贤弟此来必有要事？”

尹一凡神情一肃，道：

“大哥，我最初的目的是想知道你疗伤解毒的情况，现在你既已双目复明，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

“什么事？”

“你记得‘无后老人’么？”

“当然记得，怎么样？”

“他为了替大哥你查探那用金钗作暗器的仇人和‘屠龙剑客’的下落而走访丐帮，我今晨接到他借丐帮弟子传来急讯，‘金月盟’传下‘金环旗令’，根丐帮十天之内加盟，否则将血洗丐帮……”

“有这样的事？”

“丐帮弟子遍天下，自立帮以来，从未对任何门派屈服过

“该帮准备如何应付？”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拼到底？”

“不错，可是以‘金月盟’的实力而论，丐帮恐怕要从此冰消瓦解。”

“以几弟之见呢？”

“这虽然是丐帮的事但却是武林劫运。我们不能袖手，依我愚见，立即赶赴丐帮总舵，助一臂之力。

“武陵山的那楼子事哪？”

“只有待丐帮事了再采取行动了！”

“时间来来得及吗？”

“想来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走么？”

“自然是愈快愈好！”

斐剑转向崔婉珍，欠然道：

“珍妹，我又要向你道再见了……”

崔婉珍满面黯然之色，幽幽的道：“剑哥哥，这是正事，我不能阻止你，愿你珍重，同时别忘了……有人等你！”

“珍妹，我记得的！”

尹一凡嘻嘻一笑道：

“崔姑娘，事了之后，我会替你催促大哥早早回到你身边。”

崔婉珍粉腮一红道：“让我也称你一声凡弟吧！凡弟，我先谢谢你！”

“不用！不用！大姐，你这一谢，却把我扣牢了！”说着又向斐剑道：“大哥，这可是你亲耳听到的，将来可别怪我贫舌？”

斐剑付之尴尬的一笑。

“大哥，你那面具还是戴上吧！”

第四十六章 绝谷惊变

斐剑想了想，掏出面具来自了。

尹一凡偏头一看。替斐剑把面弄妥贴了，道：“大哥，你的声音该改变一下，让我告诉你变音的诀窍。”说着，含了几句口诀给斐剑听，斐剑登时心领神会，微微一颔表示赞许。

崔婉珍忽地想起一事，讪讪的道：“剑哥哥，关于‘神剑’的事，你能谅解我的苦衷吗？”

提到“神剑”斐剑感到极度的困扰，“天枢上人”留下“天枢宝笈”和附藏珍图，为师门获得，“神剑”，自是师门之物，大师伯因此而丧生，以目前情况而论，他怎么也不能强迫崔婉珍交出“神剑”，但自己却是非得回不

可。

“天枢剑法”若非功以神剑。无法完全发挥威力。

崔婉珍自认是“护剑人”，但又不知道神剑主人是谁？“紫衣人”承认是杀师伯们的凶手，却不是“神剑主人”，同时否认使用“附骨神针”，其中蹊跷，使人连想都无从想起。

心念之中，沉声道：“珍妹，你知道我对‘神剑’志在必得？”

崔婉珍颌首道：

“我知道，可是你也明白我有使命在身，‘神剑’非交与它主人不可！”

“珍妹不知它的主人是谁？”

“是的！”

“那将来如何分辩呢？”

“凭信物！”

“信物，什么信物？”

“剑哥哥，这一点我不能告诉你，我曾经发誓宁舍生不泄密。”

斐剑咽了一泡口水，道：“珍妹，如果有二天‘神剑主人’，取走‘神剑’，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这……可以的，到时我告诉你。”

“好，言止于此，珍妹，你善自珍重，我走了！”

突地，尹一凡手指不远处的潭边道：“那老太婆是谁？”

斐剑转头一看，只见一个黑衣老妇，闲适地在潭边观望，身影人目，觉得似曾相识，在记意中搜索了一会之后，道：“是她！”

“她是谁？”

“武林主皇之中‘人皇’的义女！”

“大哥认得她？”

“一面之缘，‘无魂女’是她的养女，她可能是搬‘无魂女’遗骨来的！”

说着，目注崔婉珍道：“珍妹，那解药还有剩吗？”

“还有一半！”

“好极了，请你立刻拿来！”

“你有用处？”

“是的，昔年‘地皇’被‘天皇’用同样的毒残了双目，正好用得上这解药，如果能使‘地皇’双目复明，对目前武林正邪之事，定有益处。”

“什么，‘天皇’也会用‘铁桌草’之毒？”

“是‘地皇’亲口说的，我因见这老妇，才连带想起‘地皇’的事来。”

“好，我去取来！”

斐剑除下面具，弹身奔黑衣老妇身前。拱手一揖道：“前辈还记得小可吗！”

黑衣老妇如电的目芒一转，道：“哦，是你，老身是搬运小女遗骨，顺便瞻仰一下表传武林的‘剑冢’……”

“请问‘人皇’老前辈好吗？”

“出家之人托少侠之福，‘附骨神针’的公案可曾查明？”

“还没有头绪，不过倒有个意外的发现。”

“什么意外事件？”

“昔年被‘人皇’老前辈以‘附骨神针’所伤的天竺八魔，仍在人世，其中貔貅狮象四魔，现聘为‘金月盟’太上护法……”

“哦！有这等事，四魔重进中原，可能志在报仇？”

“极有可能，‘狮魔’业已死于‘剑冢’之内，目前还剩下三魔。”

“谁杀了‘狮魔’？”

“侥幸得手！”

黑衣妇人凝神注视了剑斐片刻，慨然道：“你真是得天独厚，短短时日，你已先后判若两人，看来你必有奇遇？”

剑斐坦诚的道：“前辈说对了，小可又蒙‘地皇’老前辈赐予三十年功力！”

“你碰见了‘地皇’？”

“是的！”

“何处？”

“荆山石碣峰后的绝洞之中。”

“啊，想不到他老人家竟也还在人世……”

“前辈识得他老人家？”

“没有见过，只是常听义父提起。”

“可借他已成了盲残的老人！”

黑衣老妇一震道：“地皇盲残了？”

“是的，被‘铁泉草’剧毒所伤……”

“铁泉草？嗯，老身听说过，谁是凶手？”

“天皇。”

黑衣老妇骇然退了一个大步，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栗声道：“又是他！”

这“又是他”三个字，话中有话，斐剑心中一动，追问道：“难道‘天皇’另外还做了什么？”

黑衣老妇恨恨地呼了一声道：“你知道老身义父何以在九宜山削发当和尚？”

“这……难道与‘天皇’有关？”

“你猜得不错，那已是数十年前的事了，有一天，义你他老人家正在练功，‘天皇’突地找上门来，说武林传言，三皇名号的排列，是以武功高下为依据，义父一笑置之，但‘天皇’却坚持要与义父一决高下，并警言，如果功力不违，愿意自动取消‘天皇’的名号……”

“居心险恶！”

“义父坚不应承，但他非要比较不可，并且说如果功力不及义父而排名第一，是不公平，也是一种讽刺。”

“结果呢？”

“义父被迫无奈，只好答应，但言明点到为止，于是双方动上了手，义父在百招之后，故露破绽用意是甘居下风，到此为止，但‘天皇’却猜透了义父的用心，着着进迫，招招指向要害大穴，事实上已不是较技比武，而是生死之斗，义父动了真火，动手与搏战至千招，不幸落败，义父当场自誓，从此永不出江湖……”

“事实真的如此！”

“天皇的目的是普天下唯我独算，所以才先后向两皇下手？”

“他的存心是如此！”

“可是他人呢？如果为了浮名，他该以第一人之名传扬天下，数十年了，他与‘地’‘人’两位老前辈一样，绝迹江湖？”

“这个谜令人难解，也许，他在作了那两件事之后，悔悟了，索性隐居尘世……”

“目前只有如此解释近于情理。”

“那位是谁？”

“晚辈盟弟尹一凡！”

“哦！老身要先走一步，也许今后还有许多碰面的机会，老身把小女遗骨运回九宫之后，准备踏遍天涯海角找出‘天皇’的下落，同时也探究，‘附骨神针’落人旁人之手的离奇公案……”

“晚辈也正在注意发掘这个激底！”

“好的，老身先行一步，盼不久再见！”

说完，如一缕黑烟般倏然而逝。

崔婉珍已取来‘铁泉草’的解药，交与斐剑，斐剑接过贴身藏好，道：“珍妹，再见了！”

“你珍重！”

“我会的！”

言下，大有黯然伤别之慨，崔婉珍给他的确实太多了。尤其那一份痴情，天地间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和它相比。

女人感情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一个初受爱情滋润的少女，不待斐剑与尹一凡动身，崔婉珍已转身奔回‘剑冢’，这样，她可以免去目送个郎离去那一刹的痛苦，在下意识中觉得好受些。

斐剑望着她孤凄的背影，没人奇阵之中，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尹一凡轻声唤道：“大哥我们可以走了！”

“唔。”

两人弹身向谷外奔去，斐剑不解的道：“奇怪，怎不见‘金月盟’的人阻截？”

尹一凡淡淡的道：“恐怕警戒已经取消了？”

“丐帮总舵设在何外？”

“原本设在开封，五年前迁到南阳城郊马解元别业。”

“总舵怎可随意搬迁？”

“这其中原因的，南阳马解元本系豫南望族，后遭仇家所陷满门抄斩，家半悉被充，只有一个孙子马文博幸免于难，流落江湖，被丐帮先代帝主收归门下，五年前狱的平反。家产发回，马文博除了留下座别业之外；全分出给族事人。而他，便是现在帮主，所以才有这搬迁之举。”

“贤弟的阅历令人佩服！”

“过奖了！”

“此去南阳将近千里，五天的时间够吗？”

“如抄捷径，可以从容赴到。”

“荆山是顺路吗？”

“正要越过荆山部分山区。”

“那可好，我先跑一趟石碣峰，把药送给‘地皇’！”

“奉陪！”

两人寻道直奔荆山，斐剑是识途老马，当先带路，毫无阻拦地到达石碣峰侧的绝谷人口，斐剑用手一指道：“这就是了！”

“看来这是没有人迹的原始地区……”

“不错，但还可以通行，凡弟，我看你在此等我算了。也许‘地皇’有什么避忌，不见生人！”

“可以，我是唯命是从，不过请大哥快去快回。”

“好的！”

斐剑弹身朝莽莽榛林奔去，顾盼之间，来到了上时与‘地皇’见面的地方，忽地，一条人影迎面飘来。

人影人目，斐剑登时杀机大炽，暴喝一声：

“站住！”

这身影，正是不共戴天的仇家“紫衣人”，“紫衣人”在数日前被东方霏雯边落此间，巧被“地皇”所救，他却窃走了“地皇”的一部手抄密复和一式旷古无比的指法“贯目穿月指”。他会在此现身，其中必有蹊跷。

“紫衣人”似乎也惊于斐剑不速而至，怔了一怔之后冷冷的道：“掘墓人，你来此何为？”

斐剑不由大感悚栗，自己是易了容的，连服饰也改了，对方怎会一眼便认出自己的本来面目，震惊之余，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道：“阁下还认得出在下？”

“你忘了改变声音。”

“阁下来这里有什么图谋？”

“图谋两字何解？”

斐剑不属地哼了一声道：“阁下被迫落断岩，若非‘地皇’老前辈施救，阁下当已粉身碎骨，想不到阁下不念救命之恩，欺他老人家双目盲残，偷武功秘笈而逃……”

“你知道的倒不少！”

“阁下，我们之间的帐，在此总结了！”

“随便！”

“阁下，还没有说出此来的企图？”

“本人此来是归还秘笈！”

斐剑大觉意外的道：“阁下归还窃取的秘笈？”

“不错，可是……”

“可是什么？”

“俗归无从。”

“为什么？”

“地皇业已不在人世！”

斐剑全身一震，双目煞芒毕射，栗声吼道：“什么，地皇老前来死了？”

“不错！”

“如何死的？”

“利剑穿心而亡！”

斐剑咬了咬牙，道：

“谁是凶手？”

“不知道！”

“阁下剑术造诣很深……”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种残酷卑鄙地行为，除了阁下，别人干不出来！”

“紫衣人”向后一退后，道：

“你认为‘地皇’是我杀的？”

“大概错不了！”

“我不认，”

斐剑心头的杀机知识如狂，他巴巴地带了解药，赴到此地。想使“地皇”双目复元，以报送三十年内元之德，想不到“地皇”竟已惨遭横死，一代武林巨擘，竟落得如此下场，的确令人发指，当下如指“紫衣人”道：“紫衣人，凭你否认两个字就可脱了关系么？”

“否则怎样？”

“你百死不足偿其辜，我要用最厉害的手段对付你！”“大不了一死……”

“我不会让你安然纳命，要你慢慢的死，使你在生命的消失之前，有机会品尝你所种恶果的滋味。”

“紫衣人”放声狂笑一阵之后，道：

“斐剑，我不否认我们之间的仇无法化解，但在观念上你必须接受事实……”

斐剑切齿道：

“在杀你之前，我愿意听你交代遗言！”

“紫衣人”略事沉默之后，缓缓的道：

“当初杀你三位师伯，是公平决斗，各凭艺业，并没有使用任何手段！”

“先师与四师伯是遭‘附骨神针’暗算，这如何解释？”

“本人说过根本不知‘附骨神针’为何物！”

“但先师与四伯是与人交手的现场遭暗算了？”

“本人不知情！”

“你不敢承认？”

“哈哈哈哈哈，如果事实，我为何不敢承认……”

“撇开这点不谈，你当初出手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天枢宝笈’，凭这一点你就该死而有余？”

“紫衣人”目光一暗，道：“这点我承认，也会付代价，决不逃避！”

“你要逃也逃不了，还有，谋杀‘红楼主人’与‘屠龙剑客’这笔账……”

“本人认下！”

“杀‘地皇’……”

“本人坚决否认！”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地皇遇害，至少在三日之前，本人是今晨才到！”

“有人证么？”

“三天前我在南阳城救了‘无后老人’一命，可以查证！”

斐剑心头一震，骇异的道：“你救过‘无后老人’的命？……”

“不错。若非本人出手，‘无后老人’已丧生‘象魔’之手。”

“你说‘象魔’？”

“嗯！‘金月盟’太上护法！”

斐剑猛然打了一个寒颤，急声道：“象魔现身南阳？”

“还有随行高手四十名之众！”

“丐帮如何了？”

“掌门被劫持，门人弟子死伤逾百。”

“是真的。”

“这没有骗你的必要！”

第四十七章 再证身世

斐剑一颗心倏住下沉，自己与尹一凡此去的目的是要援手丐帮，想不到“金且盟”先下了手。丐帮总舵既尸瓦解，此行已无必要了。

“帮主被虏，丐帮如何善其后？”

“看来只有加盟臣服一途！”

“丐帮帮主下落……”

“被囚于总舵之内，目前由‘象魔’坐镇！”

斐剑点了点头，心中已有了决定，当下话如一转道：“地皇的遗骸呢？”

“业已掩埋了！”

“希望你交出秘笈，我曾答应他老人家收回……”

“秘笈已在坟前火化。”

“嗯，你做得很干净利落，现在，本人开始索讨师门血债……”

“紫衣人”双目暴射寒芒，声音微微颤的道：

“斐剑，这笔血帐不须你出手，本人定会自己交人……”

斐剑向前一欺身，杀机勃勃的道：

“我要亲手杀你！”

紫衣人向后一挪步，道：“我希望你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了断几笔私人恩怨？”

“办不到！”

“同时我也要查出‘附骨神针’之迷……”

“不必，我会查明的。”

“你非要出手不可？”

“当然，我没有理由让你再活下去。”

“你的身手可能比我高，但未必能杀得了我……”

“事实会告诉你的！”

“看剑！”

暴喝声中，一逢银星，密如骤雨，罩身洒向斐剑。

出声，拔剑，发招，快得犹如一瞬，这一击，“紫衣人”扶毕生功力而发，威力之强，劲势之凌厉，震世骇俗。

斐剑手无寸铁，估不到对方会猝然出手，出自本能的一弹身划了开去。

几乎是同一时间，紫影一幌而没。

斐剑不由七窍冒烟，大喝一声：“那里走！”

喝声中，闪电般截去，但，一个蓄意以进为退，急图脱身。一个是猝起应变，毫发之差，紫衣人，已没人莽莽榛林之内。

斐剑跟踪入内，追了一程，这对方的影子都不曾看到，只好恨恨地回到原地，咬牙切齿的道：“你走不了的，下次见面，我不给你任何机会。”

他发觉，‘紫衣人’的功力已今非昔比。这可能与‘地皇’的秘笈被他融悟，功力当然不可一世了。

他想，自己如果早料及对方的存心，对方决不能如此轻易的脱身。

呆立了片刻，继续向里奔去，寻到了“地皇”隐居的洞穴，只见穴口已被巨石封堵，洞外一箭之地，有一座新家。墓碑上划着：

“武林奇人地皇之墓”八个大字。

杀害“地皇”的凶手是谁呢？凶手的何在呢？

“紫衣人”既为他收尸埋骨，又提出三日前曾救“无后老人”的证言，证明他不是凶手，但，“地皇”是真的死于三日前，抑是死于今日，却死无对证了，事实上又不能开墓验尸，那对老者将是最大的亵渎。在真相未明之前“紫衣人”仍脱不了嫌疑，以他的为人而论，什么残忍的事都做得出来。

“地皇”修遇意外，是他说什么也估不到的事。

他在墓前对死者作了一番无言的哀悼，然后顾然出谷。

甫出谷口，尹一凡已迎上前来，道：“大哥，办妥了？”

斐剑吐了一口闷气，道：“地皇业已遇害了！”

“什么？地皇死了？”

“是的！”

“如何死的！”

斐剑把遇到“紫衣人”的经过说了一遍。

尹一凡半晌无言，久久才道：“从‘三元老人’开端，武林各辈高手，接连遇害，这不是偶然的。”

“依凡弟的看法呢？”

“可能是有计划的屠杀。”

“以‘地皇’的身手，虽说双目盲残，但能杀了他的，武林中能找几人？”

“但他毕竟死了。”

“这凶案谜底，我誓要揭穿！”

“大哥，这是你的剑！”说着，递上一柄连鞘宝剑。

斐剑骇然不解的道：

“我那里来的剑？”

“赎罪人所赠。”

剑斐这一震更是非同小可，一看接过宝剑，栗声道：

“赎罪人？”

“是的！”

“怎么回事？”

“他要我俩立即赶赴南阳，解丐帮之厄，同时他说用剑是你的长处，你不能舍长而就短，所以留下这柄给你用……”

“他人呢？”

“刚走不久！”

“他什么形象？”

“很抱歉，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柄剑是他放在林中，临去传声交代，要我入林去取……”

“你没看到他的真面目？”

“连影子都不曾瞧到。”

“奇了，他究竟是什么来路呢？凡弟，依我看，他才是真正的“阴魂不散”，神出鬼没，行事令人莫测高深，尤其，他对我一切了如指掌，这简直太可怕了。”

尹一凡苦笑笑道：“的确，在‘赎罪人’之前，我这外号算用了，我曾

一再设法窥视他的庐山真面目，但半筹莫展，他传声是种独门绝技，似远又近，忽左忽右，我费尽心机，却无发查出他的位置。”

斐剑感慨的道：“我自号‘掘墓人’，现在才感到有点夜郎自大，究竟能埋得了多少恶人呢？”

“大哥，别气馁，‘赎罪人’推许你将成为天下第一人……”

“我？……唉！在武林中不过苦海一粟啊！”

“大哥，言归正传，你仔细看看这把剑！”

斐剑心中一动，举剑审视，忽地发现剑柄上赫然有两个细珠镶嵌的篆字。

“屠龙”

不由失口而呼道：“屠龙剑！”

他不期然的联想到“屠龙剑客司马宣”，母亲遗命要自己杀他，而从各种迹象推断，他是自己生身之父，据“紫衣人”透露，十年前被“宇宙一尊”废功残目，放逐在石碣峰头的石洞中，渡那比死还难堪的凄惨岁月，“屠龙剑客”与“红楼主人”本是一双情侣，“紫衣人”以此为饵，诱使“红楼主人”上石碣峰，炸毁石洞，两人同遭活埋，而那讯息，是自己传达与“红楼主人”的，自己不知不觉中成了杀父的帮凶。

“紫衣人”自承从与“屠龙剑客”是至交，他为可要毁他？

“紫衣人”诱杀“红楼主人”的目的又是什么？

“紫衣人”又曾透露“屠龙剑客”与东方霏雯有夫妻的名分，阻止自己和她交往，而他却又不择手段的追求东方霏雯……

他的话有几分可信？

这些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使斐剑心乱如麻。

如此“紫衣人”正如东方霏雯所指斥的，不择手段信口雌黄，那所有的情况都属子虚，完全出于“紫衣人”的虚构，这种种谜底，将更难揭破了。

他愿意“紫衣人”的话，全是谎言，他仍不忘情于东方霏雯，如果“屠龙剑客”真是自己的父亲，而东方霏雯与他又真是夫妻名份的……

他不愿再深想，他觉得这种想法对崔婉珍是一种罪过。

他试着强迫自己不再想东方霏雯，而把感情移注给崔婉珍。

尹一凡悠然开口道：“大哥，你知道此剑来历吗？”

剑斐下意识地一颤，道：“不知道？”

“可是你已经发现了些端倪，才会失神的想的，是吗？”

“说话别绕弯子！”

“据‘赎罪人’说，这是“屠龙剑客司马宣”的成名兵刃，也是他的遗物……”

“怎么样？”

“屠龙剑客就是令先尊。”

“哦！”

斐剑额上渗出汗珠，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他曾想避免，但现实一再地逼他接受这事实，他痛苦地哼了一声，道：“赎罪人还说了什么？”

“他说，愿你善用这柄剑！”

“这剑怎会到他手中？”

“这就不得而知了！”

“凡弟，这谜底不揭穿，我会发狂，你坦白说一句，‘赎罪人’是否令师？”

“不是！”

那峰头上业已被毁的凝冢呢？“紫衣人”在听说所葬非人时，把它劈残，为什么？他不是当事人，受骗也不是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谜！

离奇！可怕！难解！

看来唯一解开这谜底的，只有“赎罪人”，而“赎罪人”本身的作为，也是一个极大的谜，可惜，自己被他寻上时，双目失明，否则将可得悉他的真面目。

心念之中，沉声道：“赎罪人要你我赶去丐帮总舵？”

“是的！”

“他本人想来不会置身事外？”

“那将是当然的事！”

“我们走！”

说着把“屠龙剑”斜跨腰间，两人并肩而驰。

斐剑心中相当紊乱，他希望此去南阳，能碰上‘赎罪人’，解开心头的死结，否则这精神上的折磨，真的会使他发狂。

许多问题，看似茫然无绪，但又似乎相互关联，痛苦的是没有一贯的脉络可循。

这不单是思与仇的问题，还有身世夹杂其中。

越过荆山，已是第三天的日中，打失之后，继续寻道登程。

一路之上，沸沸扬扬，传着丐帮总舵被据的消息——

经襄阳渡汉水；直达新野，距离南阳便不远了。

两天两夜不眠不休的疾赶，斐剑倒不觉得怎么样，尹一凡可就在些疲累不堪了，原因是斐剑心急，不，自觉的用上了七成功力赶路，尹一凡必须以全力始能跟上，这一来，把功力不俗的尹一凡拖惨了。

斐剑发觉之后，内心很觉过意不去，约莫起更时分，就在路边一个小店投宿，尹一凡自是求之不得，他不也管那一身化子打扮引起的猜疑，酒饭之后，倒床便睡。

野店无夜市，二更光景，便已万籁俱寂，斐剑心事重重，毫无睡意，独自对着昏黄的孤灯，默然枯坐。

突地——

一阵低沉而惨厉的呻吟声，隐隐传入耳鼓，斐剑心中一动，凝神细听，那呻吟声是发自天井对面的客房。

那呻吟声似是经过极大压抑但又忍不住而发出来，若非静夜，还真听不出来。

是卧病的客旅？还是受伤的武林人？

声音时断时续，一声声扣人心弦。

斐剑终于忍不住启门而出。跨越天井，向对面房间走去。

房内无灯无烛，黑洞洞的，这一走近，那呻吟声越发清楚了，对方似在被一种极度的痛苦在折磨。

斐剑刚待举手拍门，身后突然传出一声轻“嘘！”，回头一看，尹一凡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天井中。

“贤弟……”

“嘘”

尹一凡以手反映在嘴上一比，示意斐剑闭声，同时招了招手。

斐剑惊疑地遇到尹一凡身傍，道：“怎么回事？”

尹一凡惶然用手一指，斐剑顺着他的手一看，登时毛骨悚然，骇毕至极，只见在邻房昏昧灯光映照下，那呻吟声不止的房门上，赫然挂了一件白色的女子外衫，衫上斑斑累累，架满了刺目的血清。

他再次道：“怎么回事？”

“回房去说……”

“在这里说不是一样么？”

“大哥，声音小些！”

“噢！你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尹一凡生怕暗中有鬼似的，四下一扫之后，硬把斐剑拖回，掩上了房门，神色之间十分紧张的道：“大哥，你看见那血衣了？”

“是的，怎样？”

“我们在大事待理，犯不着去惹这麻烦！”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尹一凡皱了皱眉头，道：“真的不懂？”

斐剑不耐烦的道：“我几曾对你说话打过折扣？”

“大哥可知那血衣的来路？”

“什么来路？”

“血衣娘子标记……”

“血衣娘子？”

“是呀！”

“陌生得紧。”

“大哥可真是孤陋寡闻……”

“论江湖阅历，我决不及你，这是无须说得了？”

“血衣娘子是一个嗜杀如命的女魔，二十年前黑白两道闻风丧胆，业已二十年不听人提及，想不到今夜在此出现……”

“那血衣何以要挂在房门之上？”

“这是表示任何人不得妄窥那房间。”

“你可听见那呻吟之声？”

“听见了，依我听来，可能是个老人？”

“这事既已被撞上了，能不管么？”

“大哥，二十年前武林中流传这一句话：“宁见阎王，不见血娘……”

“血娘比阎王还可怕么？”

“不错！”

“为什么？”

“血衣娘子心黑手辣，被她碰上的，决无活口。同时，她杀人手法特异，可说集古今残酷之大成……”

“如此说来，我倒是非见识一下不可了！”

“丐帮的事刻不容缓！”

“我想，现在有一个人在被宰割，一个武士，怎能见死不救，同时照你的说法，这女魔罪恶滔天，除去她是一件功德！”

窗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接口道：“好大的口气！”

第四十八章 血衣娘子

第四十八章 血衣娘子

尹一凡面色一变。

斐剑拉开房门，从容地走了出去，目光扫处，只见窗前天井中，站着一个枯瘦如柴的白发老太婆，两眼泛着熠熠青光，上身穿了那一件方才挂在对过门头的血衣，那形态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令人见不寒而栗。

“尊驾就是‘血衣娘子’？”

“不错！”声音冷厉刺耳，使人听了有说不出的不舒服。

“有何见教？”

“报上名号？”

“掘墓人！”

“你……就是新出道的掘墓人？”

“正是！”

“老身对犯忌的人，从不放过……”

“在下对邪恶之徒，也从不放过！”

“你很狂妄！”

“随尊驾怎么说好了！”

“你的容貌与传言不符……”

“这无关宏旨！”

双方这一对答，早惊动了店中的客人，但谁也不敢现面或吭声，胆子小的，反而把灯都熄了。

“血衣娘子”青闪闪的目芒，在斐剑的身上一连几绕，阴恻恻地道：“你准备如何死法？”

斐剑冰冷的哼了一声，道：“依尊贺的意思呢？”

“残尸破腹！”

“尊驾是不是也想到自己的死法？”

“哼！”

厉呼声中，一只干枯如鸟爪的手爪，缓缓抓向斐剑当胸，寸余长的指甲，尖锐得如五辆小剑，这一抓，缓慢至极，但却诡异玄奇得世无其匹，以斐剑目前他盖世身手，仍然有封挡避俱无从之感。

尹一凡惊叫一声：

“手爪有剧毒！”

斐剑心头一震，一幌，以“步虚蹈幻”的步法，身旁挪了开去。

“咦！”

“血衣娘子”这一声惊“咦”似骇斐剑旷古无双的步法，但手爪不收，如影附形般跟踪抓到。

斐剑也着实惊这女魔的身手，再次挪了开去，闪电般点出一指是“天枢宝笈”所载的指法“魁星射斗”，其威力足可洞金袭石。

“血衣娘子”可真识货，极神速地收手暴退，栗声道：

“掘墓人，你还真有一手，老身重出江湖，第一次出手无功，你是何人门下？”

“这点尊驾不必问了！”

“哼，别以为我会改变主意不杀你……”

“彼此！彼此！”

对房呻吟之声再传。

斐剑眉头一竖，道：

“房中发声的是谁？”

“你管不着！”

“什么人值得尊驾在店房之中下手？”

“你不配问！”

“血衣娘子，本人号称‘掘墓人’，依你生来所为，值得本人出手有余……”

“嘿嘿嘿嘿，别信口狂吠，老身杀一个人，在血衣上点一滴血，你，不过是一滴血而已……”

斐剑不由头泛寒，由此而论，这女魔的血衣，几乎被完全染遍，一个高手一滴血，到底有多少武林人丧生在她手下？

心念之间，杀机大炽。侧顾尹一凡道：“凡弟，去看看受害的人是谁？”

“好！”

尹一凡身形一弹，“血衣娘子”旋身出手便抓，斐剑早知对方必有这一着，不分先后的一掌劈了出去，“血衣娘子”被震得一个踉跄，尹一凡已闪电般窜入对面房中。

“血衣娘子”头发倒竖，脸上肌肉连连抽动，后喝一声：“纳命！”

左掌右扑，向斐剑，看态势，是要一击致斐剑死命。

斐剑业已蓄势而待，“天枢神掌”照定对方猛然挥出。

“天枢神掌”的妙用在于借力反震，攻击力愈强，反震力愈大。

“波！”的一声暴震，“血衣娘子”倒退三四步，口角溢出鲜血，这一来，那神态更是恐怖唬人。

斐剑身形一欺，寒声道：

“再接一掌试试！”

“呼！”的一掌平堆出去……

“血衣娘子”不愧一代邪魔，只一个照面，业已觉察斐剑掌力的奇奥，当下不接不架，身形微微一偏，右手电扬、五指平伸，两片指甲，脱指疾射。

这种歹毒的武功，的确令人防不胜防。

斐剑见对方无意接掌，自不能施以反震，心念一动的瞬间，内劲暴吐。

“天枢神掌”妙用固于借力反震，但无力可惜之时，仍能直接发劲毙敌。

两声闷哼，同时发出，斐剑的右肩背，被对方飞出指甲射穿，登时麻痛攻心，忍不住问哼出声，暗道一声糟了，他以为对方用是什么小暗器，但从感觉上知道这暗器含有剧毒，担得他立即运功封穴，逼住毒势不使攻心。

“血衣娘子”在飞指伤人之际，同时挨了斐剑重逾千多钧的一击。身子跌跌撞撞，直退到天井边沿，口中血箭狂射。就在此刻，房中传出了尹一凡的一声惊呼。

斐剑这一妄用真力，毒势乘隙蔓延，一阵头晕眼花。四肢感到有些麻木。

“血衣娘子”狞声道：

“掘墓人，你迫得老施用向不轻试的‘飞甲破金’，不过，告诉你，在‘飞甲破金’之下，从无活口，大罗神仙也难支持到半个时辰，老身可以坐待你

死亡。”

斐剑闻言，不由五内皆裂，怪吼一声。连弹出五缕指风。

惨哼声起，“血衣娘子”躲开了四指，却避不开最后一指，“魁星射斗”指功洞金袭石。“血衣娘子”血迹斑斓的上衣，右半边登时成了红色。

斐剑连用真力，毒势又浸入了一层，眼前金花乱冒，真元急剧地消散。

“完了！”他心里想，尹一凡在那一声惊呼之后，不再见动静，不知道情况如何，但此望他自身难保，他知道，此际如果稍露不支之状，后果不堪设想。

心念之中，他咬紧牙关，徐徐举步，向“血衣娘子”走去。口里冷酷的道：

“你没有什么遗言交了吧？”__。

这一着，是虚张声势，实际上，他已无力出气。

“血衣娘子”倒被他这种意外的行动唬怔了，脱口道：

“你……不怕毒？”

斐剑从牙缝里迸出活声道：

“区区之毒，其奈我何，‘血在娘子’，你的末日到了！”

话声中，手掌徐徐上扬……

“血衣娘子”伤势已相当不轻，自知无法再受一击。厉哼一声，弹身上屋，一闪而逝，虽是在重伤之下，那身法轻灵快捷，仍使人叹为观止。

斐剑目送对方身影消失，长长地吐了一口声，身形连幌，原地坐了下去，再难挣扎起来，汗水，从额上滚滚而落。

“大哥！”

尹一凡从房中奔了出来。

“你没有事吧？”

“我……大哥，你怎么了？”

“我中的‘血衣娘子’的‘飞甲破金’！”

“啊，这……”

“房中人是谁？”

“是‘无后老人’前辈！”

“什么！是‘无后’前辈！”

斐剑努力挣起身来，但起得一半，又坐了下去。

“大哥，这‘飞甲破金’之毒，不但剧毒绝伦，且能破坏人的内元……？”

“无后前辈怎样？”

“他被那女魔酷刑迫供，伤势相当严重。”

“迫供？迫什么拱？”

就在此刻——

一样白忽忽的东西，朝尹一凡迎面身射至，尹一凡大吃一惊，两指一抄，夹在手中，赫然是一个纸团，抬头望去，却又不见人影。

“凡弟，那是什么？”

“一个纸团！”

“打开看看？”

尹一凡打开纸团，一看，不由欢呼道：“大哥，你有救了！”

斐剑惑然道：

“怎么回事？”

“赎罪人传的字条……”

“又是他，字条上写的什么？”

“飞甲破金之毒，‘铁泉草’解药可奏效！”

斐剑心中大感振奋，但也困惑莫明，“赎罪人”的行为，的确令人莫测高深，自己此行，把“铁泉草”解药带在身边，本是要使“地皇”双目复明，不意“地皇”遇害，愿望落空，想不到这解药反而开动了次救了自己，这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生注定了。

当下，忙伸手怀中，取出小瓶，倒出仅有的两粒丹丸，纳入口中，抛了空瓶。

尹一凡怔怔地站在一旁看着。

丹丸入口，立化津液而下，意外地没有象解“铁泉草”之毒那样起强烈的反应，仅只丹田之内冲起一股热力，然后扩散到四肢百骸，顾盼之间，麻痛全消，功力尽复，一跃而起，道：“凡弟！你拿我剑来，以妨‘血衣娘子’回头再来，我去看看‘无后’前辈！”

说着，弹身进入对过房中。

房中灯光已被尹一凡点燃。斐剑入房，一目便已了然。只见‘无后老人’满身血污，躺在床上，双目神采尽失，象一个久病的普通老人。

“前辈，我是斐剑！”

“无后老人”眼珠一转，以低沉的声音的道：

“我知道！”

“前辈如何落人那女魔之手？”

“咳！长言短叙吧，丐帮的事你知道了？”

“是的，晚辈正为此事赶来南阳！”

“不必去了！”

“为什么？”

“丐帮业已加入‘金月盟’，长老‘千耳神曹化’已受命为‘黄旗令主’……”

斐剑又气愤，又是失望的道：

“真想不到堂堂丐帮竟也禁不住威迫而降服。”

“少侠，对方是不得已！”

“不得已？”

“丐帮弟子遍天下，如果‘金月盟’施展恐怖手段报复，你想，结果将如何？”

“所以只有加盟一途？”

“还有，帮主马文博现在作为人质，丐帮弟子不敢以帮主的生命作祭礼！”

“哦！大势所趋，看来‘金月盟’不久将以天下盟主自居了！”

“不尽然，这要看情势如何演变，所有加盟的各门派，都是被威迫则忍辱苟全，并非出于自愿，有机会时他们会倒戈相向的。

斐剑沉重地点了点头，道：

“还是谈谈前辈本身的事吧！”

尹一凡进房，把剑交在斐剑手中，然后自动站到门外地望。

“无后老人”闭目养了一下神，才悠悠开口道：

“记得老夫到了丐帮之后，说明来意，‘千耳神曹化’一口应承，召集干练弟子，展开查访，‘屠龙剑客司马宣’自失踪以后，迄无下落……”

斐剑痛苦地眨了眨眼，道：

“司马宣业已死于‘紫衣人’的阴谋……”

“哦！多久的事？”

“数月前！”

“数月前！”

“是的！”接着，斐剑把“紫衣人”利用自己传言，诱“红楼主人”上石用峰，然后炸毁山洞的事实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

“无后老人”废然道：

“天下事的确是变幻无常。”

“前辈请再说下去？”

“至于你所说的使用凤头金钗，杀你母亲的女魔，就是……”

说到这里，突地两眼翻白，全身痉挛，口里修哼出。

斐剑本想追问，一看对方情状，把话忍了回去，转头向房门口的尹一凡道：“贤弟……”

尹一凡不待斐剑说完，立即停住话头，道：

“大哥，他内伤极重，刚才他老人家略略向我提过，‘金月盟’太上护法‘象魔’，是此次吞并丐帮的行动负责人，他作客丐帮，也成了阻击的对象，虽然‘紫衣人’救了他，但他已负相当严重的内伤，为了养伤而避免追杀，才住到这野店来，以为可瞒过对方的耳目，却不料被“血衣娘子”追踪而至，以最酷毒的手段迫供……”

“血衣娘子”也是‘金月盟’一份子！”

“不是！”

“那她迫什么供？”

“要他交出凤头金钗，伺机说出金钗来路……”

斐剑又目陡射厉芒，栗声道：

“要‘无后’前辈交出金钗？”

“是的！”

“那‘血衣娘子’便是我杀母仇人？”

“谅来不错，她承认金钗是她之物！”

“噢！我……竟然放过了她……”

“将来还会碰上的！”

剑斐激动得簌簌直抖，杀母仇人已有下落，报仇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解的是“血衣娘子”何以要向“无后老人”迫索凤头金钗？难道“无后老人”业已向她讲明了这件惨案？抑是她得悉“无后老人”籍丐帮耳目打探她的动机？可惜……

心念之中，剑眉紧蹙道：“贤弟，他老人家看来十分痛苦，怎么办？”

“我已经给他老人家服下了数粒疗伤圣丹，可惜不见效，那女魔用酷毒手法制住了他的要穴，一般疗伤法根本无效……”

“这……得设法救他老人家才好，我以内无助他……”

“不行，他已伤及心经，外力一人，反速其死！”

斐剑咬了咬牙道：“这么说他老人家救不了？”

尹一凡抓耳搔腮的道：“问题实在严重，我在搜索枯肠想办法”

“如他老人家因此不治，我将抱恨终身了……”

“唉！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赎罪人’现身，他或许能为力！”

“为什么？”

救人救澈，他救了他老人家一次，该有始有终，同时，他既在此现踪，还掷柬告诉我们解‘飞甲破金’之法，他不能不知情。”

“很难说！”

“为今之计呢？”

“我们立刻回头，希望去碰一个人，如碰上那人，就算有救了！”

“碰什么样的人？”

“那人不喜欢别人知道他的来路！”

“又是哑谜，如果碰不上呢？”

“这……”

斐剑急不择言的道：“不行，我非救他老人家不可，不计任何代价。”

尹一凡沮丧的道：“大哥，这是无法勉强的。”

就在此刻，“无后老人”突地缓过气来，口唇启动了半刻，才声细如蚊的道：“斐剑，听我说……”

“前辈有话请吩咐！”

“血衣娘子……便是……你杀母仇人！”

斐剑强捺住狂涛般的情绪，道：“前辈的伤该如何治疗？”

“恐怕……没有救了，你……听着，我在听到丐帮派出去的行动弟子回报，女魔重出江湖，以‘金钗’毁了‘风流者’的消息之后，判断她可能是你……要找的人，在派人传讯给你之际，可巧，被女魔听到了我交代传讯人的话，就这样，她……不放过我，还杀了那个传讯的人，她……已自承认是金被主人……”

“嘿嘿嘿嘿……”

险寒的笑声，显然发自“血衣娘子”之口，这女魔真的去而复返。

尹一凡当先跃登屋面，斐剑抽剑出鞘，电闪掠出。

第四十九章 血光魔影

上集书中，斐剑与尹一凡面对重伤将死的“无后老人”，筹思无计，忽听一阵嘿嘿冷笑之声破空传来，那笑声极似发自“血衣娘子”之口，两人先后冲出房去，跃登屋面。

纵目四扫，不见丝毫人影。

尹一凡突地惊觉道：“不好，快回房去！”

斐剑也似乎有了预感，拆身飘落，疾掠入房，一看，不由目瞪口呆，床上空空如也，业已失去了“无后老人”的踪影，不由咬牙切齿的一顿脚道：

“好狡猾的女魔？”

尹一凡惶急的道：

“大哥，‘无后’前辈落人女魔之手，后果不言可喻，我们……”

“分头追赶一程，怎样？”

“好，武陵山下碰头，不见不散！”

“事不宜迟，走！”

两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收拾，归房拣了随身什物，留了块碎银算房饭钱，然后相继越屋而出，一东一西，分途追截。

这种盲目行动，明知于事无补，但不能不尽这个心。

尤其斐剑更是忧心如焚，“无后老人”再落入“血衣娘子”之后，决无幸理，而他，可说是为了自己而遭此惨遇，这的确是件终生负疚的事。

“血衣娘子”向“无后老人”追索凶器金钗的下落，而金钗在自己身边。这女魔的目的何在呢？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再加上“无后老人”这一笔，真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

当初，错疑“红楼主人”便是凶手，想不到猜测完全不对，天下事有些的确是无法测度的，“血衣娘子”当初杀害母亲的动机是什么呢？

心念之中，已奔出了十来里，连半个鬼影子都没有发现，以“血衣娘子”的身手而论，要追截她可是件难事，尤其她的去向与落脚之处都不知道，盲目追截，注定了白费气力。

他深深地觉察到一个负有绝世武功的高手，如果没有相等的江湖阅历经验辅助，只算是成功了一半，以这次事件来说，如果自己经验老练，尹一凡出房察看，自己稳守不动，“血衣娘子”何从得手！

然而悔恨终究于事实无补，“无后老人”一条命算是断送了。

他极希望，“无后老人”能说出金钗的下落，使“血衣娘子”自动找上自己，可是，这希望很渺茫，“无后老人”该不知道自己已练成了“天枢宝笈”的全部武功，他决不会向女魔供出自己，如此，他注定了被折磨至死。

他越想越觉对不起“无后老人”，良心上的负疚，远甚于任何有形痛苦，他恨不能马上抓到“血衣娘子”，把她生撕活裂。

正行之间，数声惨号，突破沉寂的夜空，遥遥传来。

他急刹身形，目光向夜暗一阵扫掠。

惨号再传，凄厉刺耳，间杂着呼喝之声，无疑的有人在附近交手。

他循声扑去，身法之轻灵快捷，有如掠空蝙蝠、又似魅影飘移。

奔约半里，眼前现出一座规模不小的古庙，惨号与呼喝之声，断续从庙内传出。

是什么人对出家人下手？

一条人影，跌跌撞撞地迎面奔来。

斐剑停身喝道：

“站住！”

那人影一个踉跄，摇摇不稳地停了脚步，赫然是一个遍身血污的少年僧人。

斐剑目光一源对方之后，又道：

“少师父，怎么回事？”

那少年和尚惊凝地望了斐剑一眼，颤声道：“阁下何方高人？”

这口吻，一点也不像出家人，斐剑皱眉，心想，自己戴的面具是尹一凡的，他可能用过，何不就借他外号一用，当下冷冷的道：“本人‘阴魂不散’！”

少年和尚徒地一震，道：“阁下是‘阴魂不散’？”

“一点不错！”

“来此有何见教？”

“咦！这里不是在杀人吗？”

“阁下是闻声而至？”

“对了！”

“如此请转吧！”

“为什么？”

少年和尚身形幌了两幌，没有答腔，仆地栽倒，斐剑用手一探，竟然已断了气，当下不再迟凝，弹身使朝庙门扑去。

庙门口，横陈了六具尸体，死状更惨，系被破腹开膛，血水肠肚，沥沥一地。

斐剑看了一眼，弹身再进，面前是一个大院，院地中，骇然又是一片血肉狼籍的死尸，竟然不下五十余具之多。

出家人缘何遭此浩劫？

斐剑感到有些动魄惊心，一抬头，通往后进的中门边，站着一条娇俏的人影，难道这女子便是血洗此庙的凶手？弹身迫近一看，几乎骇呼出声，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红楼主人”的大弟子舒眉，只见她横剑而立，满面杀机。

石碣峰头“红楼主人”遭了暗算，随行弟子，只舒后一人幸免于难。

美剑脱口叫了一声：

“舒姑娘！”

舒眉显然大吃一惊，骇然道：“阁下是谁？”

斐剑这才意识到自己业已易容改装，当下冷持的道：“阴魂不散。”

“阁下是‘阴魂不散’？”

“嗯，不错？”

“怎知本姑娘姓氏？”

“本人之所以号称‘阴魂不散’岂是幸致，你是‘红楼主人’的大弟子，不错吧？”说着，再向前迫近数步。

舒眉更是芳心大震，栗声道：“阁下意欲何为？”

“这些出家人都是你杀的？”

“大部份是！”

“如此说来，下手的不只你一个？”

“也不多，一共两人！”

此际，后进中传出了阵阵惨哼之声，在这满眼血尸的静夜中，分外刺耳惊心。

“本人希望姑娘能说出血洗此庙的理由！”

“如果不呢！”

“杀人者人恒杀人，姑娘当明白这道理……”

“咦！阁下的声音很熟！……”

剑斐冷冷一笑，他人庙之后，没有改变声音，是以舒眉觉得耳熟，但形貌却十分陌生，外号倒是听人说过。

“姑娘以这种手段，对付出家的人，未免太残酷了些？”

“出家人，哼！‘阴魂不散’，你即无所知，连本姑娘的姓名来历都能一口道出，何以不知道这些假和尚的来路？”

“什么，假和尚？”

“阁下想不到这间‘天王寺’是什么所在吧？”

斐剑困惑的道：“什么所在？”

“金月盟的第四分坛，你想不到吧？”

斐剑的确吃惊不小，这里既是‘金月盟’第四分坛，那这些被杀的僧人，该是‘金月盟’属下弟子，‘金月盟’志右君临天下，不择手段的兼并各门各派，并屠杀异己的同道高手，所行所为，人神共愤，如果真的如此，倒是杀得好。

心念之中，冷声道：“真是这样吗？”

“信不信由你！”

“然则姑娘不手的动机是什么？”

“这一点阁下似乎没有过问的必要……”

“如果本人一定要问呢？”

“阁下又何必找死呢？”

“找死，不见得吧？”

“我劝你还是及早抽身为妙。”

“否则呢？”

“恐怕走不了！”

斐剑此刻当然不会把舒眉放心上，再次冷笑一声，道：“后面是姑娘的同伴吧？”

“不错！”

“谁？”

“阁下真的存心找死？”

“就算是吧！”

“如本姑娘说出那人的名号，你阁下就算死定了！”

“本人不信这个邪，那人是谁？”

“血衣娘子！”

斐剑登时热血沸腾，杀念陡炽，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血衣娘子？”

“嗯！”

“好极了，本人正要找她！”

说着，弹身使向前闯。

“站住！”

斐剑充耳不闻，一下子便到了舒眉立身的门边，舒眉厉斥，声：“找死！”手中剑朝斐剑罩身疾卷。

斐剑猛一掌，排山劲风涌处，舒眉被震得直向后退，斐剑一幌身，‘步虚蹈幻’幽灵似的从舒眉身侧绕过，进入后院。

舒眉定了定神，仗剑疾扑。

斐剑电闪般掣出‘屠龙剑’，轻轻一挥。

“呛”的一声巨响，火花迸射，舒后连退三四步，才拿检站稳，手中剑几乎脱手而飞。

院地中，又是十几具死尸。

一个灰衣老僧，被反缚在正殿廊柱之上，口中发出阵阵惨哼，老僧身前，一点不错，正是那‘血衣’女魔。

斐剑冷厉地扫了舒眉一眼，道：“我不想杀你，退远些！”

话声中，一闪到了面前。

“血衣娘子”陡地回身，双目青光熠熠，骇异的道：“是你？”

“不错，你想不到吧！”

“嘿嘿嘿嘿！的确想不到，你连谁来送死！”

斐剑眼中暴射两股栗人的厉芒，狠狠地直照在对方的面上，一字一顿的道：“血衣娘子，你把‘无后老人’怎么样了？”

“什么，那老狗死了吗？”

“我问你把他如何了？”

“废话，他不是在店房中吗？”

“哼，想不到堂堂‘血衣娘子’竟也效学江湖末技，调虎离山……”

“老身不懂你说些什么？”

“你不敢承认？”

“小子，你是胡说八道，老身还要着落他在你身上呢！”

斐剑心中一动，看样子‘无后老人’不是这女魔劫走，但谁会做这等事呢？那引自己与尹一凡出房的笑声，分明是女魔的声音

“等着，老身先了结这一边！”

说着，回身面对那廊柱上的老和尚，狞声道：“老狗，你说是不是说，‘紫衣人’现在何外？”

斐剑心头又是一震，“血衣娘子”竟然追问这老僧“紫衣人”的下落，“紫衣人”也是自己急欲追寻的仇人，看样子这老僧确是“金月盟”第四坛的分坛主，他与“紫衣人”有何关联呢？

一声惨号传处，那老僧的两只耳朵被“血衣娘子”活生生地撕了下来。

“说！”

“本座……不知道！”

“哇！”

“血衣娘子”的一只右掌，插入那老伯左胁，老僧在惨哼一声之后，啞然垂首，不知是死是活，这种手段，的确够残忍，整座分坛，看来已无一活口。

斐剑似乎半刻也无法忍耐，厉声发话道：“血衣娘子，在下不耐久等……”

“血衣娘子”再次回过身来，道：“老身先打发你上路。”

“你在做梦，告诉你，今夜你没有机会了！”

“小子，少狂，老身真不知该用什么方式处置你才能消恨……”

“彼此！彼此！不过，有几件事你必须在死前交待。”

“找死！”

狞喝声中，“血衣娘子”出手如电，朝斐剑当头抓落。

斐剑已存心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屠龙剑”早经蓄劲而待，就在对方出手之际，一招“投鞭断流”挥了出去，“天枢剑术”，盖古凌今，他自参透了全发之后，功力已臻极致，同一招式，较之以前，威力不知道增加了几许。

“血衣娘子”忙不迭抽身暴退数尺。

斐剑并不跟踪下杀手，适时收剑，道：“你以残酷手法对付‘无后老人’，目的是追查一枚凤头金钗的下落？”

“血衣娘子”先是一愣，才阴阴的道：“不错！”

“为什么？”

“老身有告诉你的必要吗？”
“非常必要！”“那又为什么？”
“在下可以答覆你金钦的下落，不过，你得先回答在下的问题。”
“你……知道金钗的下落？”
“知道！”
“老身也有话问你……”
“先回答在下的！”
“说吧？”
“凤头金钗是你独门暗器？”
“不是暗器，是利器！”
“十年前，你曾经用它杀死一个女人？”
“老身二十年来，首次现身江湖！”
“二十年之中，没有杀过人？”
“没有！”
“你有传人！”
“有！”
“也会使用凤头金钗？”
“凤头金钗，一共只有两枚，一枚在老身身边，另一枚给老身长女……”
斐剑热血一涌，栗声道：
“她叫什么？”
“百灵女孔映红！”
“百灵女孔映红？”
“不错！”
“她持有一枚凤头金钗？”
“对了！”
“她现在何处？”
“血衣娘子”陡地一欺身道：“这正是老身要问你的！”
舒盾突地插口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怪不得声音如此熟悉。”
斐剑瞪了她一眼，道：
“舒姑娘你早该认出才对。”
蓦在此刻……
数条人影，旋飞而至，斐剑目光一扫来人，登时心头狂震，一连后退了四五步，全身一阵发麻？

第五十章 情乎敌乎

来了，赫然正是美绝尘环的心上人的东方霏雯，她身后随着四名绛衣女婢。

东方霏雯会在此时此地现身，的确是他做梦也估不到的事，平静了许多的心湖，又激起了层层涟涟，他几乎不克自持。

镂心刻骨的爱，绮丽的往事，一齐兜上心头。

他不知道爱她有多深，但他知道要斩断情丝是不可能的事。

许多人的忠告，在见了她面的刹那，完全烟消云散。

她过大的年龄，神秘的出身，离奇而近乎残忍的行为。以及传言中对她品格的评价……这些，全被否定了，爱，否定了一切，他动摇了他一度下过的决心。

好在，他此刻的容貌不易被看出来，他有机会考虑自己该怎么做。

她此来何为？

东方霏雯目光一扫现场，当目光掠过他时，他感到有些晕眩，呼吸也迫促起来，但，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瞥，她的目的停留在“血衣娘子”身上。

“血衣娘子”微惑错愕，可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的女子。

东方霏雯朱唇曼启，幽幽地开了口。声音如玉盘滚珠，但却含有杀气。

“血衣娘子，你好辣的手段！”

“血衣娘子”神态不改，冷森森的道：“你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只问你这笔血债如何交代？”

“如此说来，你是‘金月盟’的人？”

“并无不可。”

一旁的斐剑心头起了一阵悚栗，看来她与“金月盟”关系不浅，而“金月盟”是武林公敌，也是自己敌人，这情况发展下去，自己该如何？

东方霏雯接着又遭：

“你存心和‘金月盟’为敌？”

“不管敌友，老身凭自己意向做事。”

“为何杀人？”

“这些不长眼的包庇老仇人嘴衣人！”

“什么“紫衣人”是你“血衣娘子”的仇人？”

“不错！”

“何以见得死者包庇‘紫衣人’？”

“老身追击‘紫衣人’人届而逝。”

东方霏雯思索了片刻，冷笑一道：“你做了紫衣人的刽子手……”

“什么意思？”

“紫衣人与‘金月盟’势如水火，他故意玩上这一记花招，借你的手，毁这分坛，不过，不论怎样，分坛被血洗的事实，你要负全责！”

“血衣娘子”窒了一窒，道：

“这责如何负法？”

“血债血还！”

“哈哈哈哈哈，要老身还血债那可是奇闻了！”

东方霏雯冷极的道：“不是奇闻，事实会证明这句话！”

“老身真有些舍不得向你这天生尤物下手……”

“宽恕敌人，便是对自己残忍。”

“好利的口！”

“这两位是贵门上？”

“什么，这小子不是‘金月盟’的人？”说着，朝在斐剑一指。

东方霏雯的目光，转到了斐剑面上，淡淡的道：

“朋友是什么来路？”

斐剑一颗心几乎跳出口来，当下咬了咬牙，改变了声音道：

“阴魂不散！”

东方霏雯仔细地端详了斐剑一眼，曼声道：

“朋友便是不断改变形貌的‘阴魂不散’？”

斐剑一颌首道：

“正是！”心念一转，接着道：“尊驾在‘金月盟’之内是何身份。”

“这个……只好让朋友你永远当作谜了！”

“永远？”

“朋友欠‘金月盟’的也不少，今夜就一并清偿了吧！”

斐剑心头起了一阵寒粟，自己难道真的要和她动手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她的立场已十分明显，她是站在“金月盟”的一边，今夜，无疑地她是得讯赶来，如果要避免出手，只有走之一途，可是凤头金钗的公案，必须解决……

东方霏雯的目光移向舒盾，道：

“看来你是‘红楼主人’的门人？”

舒盾咬牙道：

“不错！”

东方霏雯收回目光，转注“血衣娘子”道：

“尊驾追索‘紫衣人’是为了替‘红楼主人’报仇？”

“血衣娘子”目中顿现怨毒之光，栗声道：

“一点不错！”

“红楼主人与尊驾是什么关系？”

“这不用你管！”

“哼，本人也没有兴致来管，这里一百多条人命，只你两人抵偿，未免大便宜了，‘血衣娘子’尊驾二十年前，即以杀人的手法残酷而颤武林，今晚，你自己可以尝尝你施之于人的手法的全股滋味！”

说完，朝四名绛衣一挥素手道：

“拿下，要活的”

“尊命！”

四绛衣少女恭应了一声，四人分作两对，向斐剑和舒盾欺了过去。

场面在四少女欺身之际骤呈紧张，杀机顿时弥漫全场。

“血衣娘子”似已怒极，厉哼一声，伸鬼爪扑向东方霏雯。

惊心悚目的场面，在遍地积尸的院中，先后叠了出来。

东方霏雯与“血衣娘子”一搭上手，便是武林中罕闻的杀着。

舒盾挺剑迎上两名绛衣少女，三支剑如出洞灵蛇，矢矫盘虬，剑浪千层，剑气撕空，声势骇人听闻。

斐剑心中大感为难，出手还是不出手？

心念未已，两柄长剑挟疾风迅雷之势，罩身攻到，他一幌身，鬼魅般闪了开去，两少女被这种玄奥无匹的步法，惊得芳心一震，立时意识到对方不是好相与，长剑伸缩之间，再次厉辣无匹的攻了出去。

斐剑从容地东一幌，西一闪，两少女使尽浑身解数，连他的衣边都碰不到。

东方霏雯与“血衣娘子”一对，打得激烈万分，看来两人的功力在伯仲之间，但从气度上看，东方霏雯还胜了半筹。

盏茶工夫之后，联攻斐剑的两名绛衣少女，业已疲于奔命，香汗淋漓，

娇喘吁吁，两女想不到“阴魂不散”的身手，较之传言不知高了几倍，对方自始至终，不曾还手，仅凭奇奥的步法游走，视这一流的剑术如无物，如对方出手，岂非太可怕了？

斐剑既不愿伤对方，但也不耐久磨，冷喝一声：

“住手！”

这一喝倒生了效，两女不期然的收剑后跃，其中之一栗声道：

“阴魂不散，什么意思？”

斐剑冷森森地道：

“我不想要你俩的命，识相的退到一边休息去！”

两少女明知不是对方之敌，但东方霏雯严命之下，谁敢退下，另一个道：

“就凭阁下一句大么？”

斐剑嗤之以鼻道：

“大话？不相信尽管出手，你俩能接本人一剑，本人弃剑束手！”

两女芳心一动，以自己的造诣，在江湖中很少有敌手，难道连对方一剑都接不下，对方夸此海口，倒真是一个机会，两女互视一眼，其中之一抖了抖剑身，道：

“阁下说一剑？”

“不错，也许只须半剑！”

“此话当真？”

“本人一向言出如山！”

斐剑长剑斜斜举起，冷冷的道：

“本人要出手了，注意！”意字声中，“屠龙剑”弧形圈了出去。

两少女也许是太紧张之故，双双出剑全力封挡。

“呛！呛！”震耳的金铁交鸣声中，爆起一片寒星，接着是两声惊呼，两少女长剑脱手飞坠两丈之外，人也被剑气迫得退了丈余，登时粉腮如土，楞在当场，

斐剑扫了两女一眼，目光射向场中。

东方霏雯似被这边的意外情况所惊，手头一滞，立时被“血衣娘子”抢去先机，被迫得连连后退，忙定神演三绝招，才扭转劣势。

另一连，舒眉与两名绛衣少女，仍打得难解难分。

斐剑定了定神，思索有关金钗之谜，从“血衣娘子”透露了一半的话中，这纷歧的意念，似乎已有一个头绪。

舒眉是“红楼主人”的大弟子，而“血衣娘子”重出江湖是为了“红楼主人”向“紫衣人”索仇，“血衣娘子”承认凤头金钗的是她的独门利器，照以住的推测，假设“屠龙剑客”是自己生父，“红数主人”是父亲的情人，为了完全获得父亲的爱，或者是某种原因，而下手杀了母亲，是极可能的事。

“血衣娘子”说金钗一共两枚，一枚在她身上，一枚给了她的长女“百灵女孔映红”，“红楼主人”用以杀害母亲的这一枚，可能得自“百灵女”，而听口风，“百灵女”似乎下落不明，所以“血衣娘子”风闻，“无后老人”查探金钗被主人，才出手向他追问金钗的下落。

当然，凶手是：“百灵女孔映红”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总之，“血衣娘子”母女脱不了干系，“红楼主人”已死，剩下的索仇的对象，只她母女了。

他又想到“无后老人”，“血衣娘子”否认劫持他，那是谁劫走重伤将死的“无后老人？”

这又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谜。

一声娇哼，打断了斐剑的思路，只见东方霏雯玉容大变，连连踉跄倒退……

“血衣娘子”狂笑了数声，道：

“可惜了你这付姿容，与这些奥皮囊同腐！”

东方霏雯厉声道：

“老虔婆，你使的什么歹毒暗器？”

“血衣娘子”狞声道：“这叫做‘飞甲破金’，至多活半个时辰，不过，老身不想你多受苦，还是亲手结束了你好！”

两名绛衣少女舍弃了舒眉，与另两名同时弹身到东方霏雯身边，齐齐唤了一声：“主母！”

斐剑本身就几乎丧命在“飞甲破金”之下，眼见心上人被这种毒功所伤，即是心疼，又是恨毒……”

“血衣娘子”蓦地欺身上步……

四名绛衣女不约而同的出手维护东方霏雯。

“血衣娘子”左掌一挥，右手电抓而出，这一挥之间，三名绛衣少女被震得直荡开去，另一名却被她一把抓正面孔。

“哇！”

凄绝人性的惨哼声中，那名被抓的绛衣少女，五官全毁，一张粉面顿成了一片血肉模糊的烂肉，倒地翻滚，一时又断不了气，状况令人毛骨皆悚。

几乎是绛衣少女被抓的同时，东方霏雯挟毕生功力，劈出了一掌。

“血衣娘子”登时被震退了四五步之多，而东方霏雯在一掌击出之后，娇躯骤呈摇摇欲倒之势。

这滋味斐剑尝过，妄用真力，使毒势加速内侵。

“血衣娘子”暴笑一声，弹身再进，鸟爪电伸，抓向东方霏雯……

“找死！”

暴喝声中，斐剑闪电欺身，“屠龙剑”挟骇电奔雷之势劈向“血衣娘子”。

只要是功力已到了某一极限的高手，对于敌方的功击势道，不须看，凭本能的直觉便可感觉出来，这是一种很难具备，也很奇妙的感应。

“血衣娘子”觉出攻来的剑势，霸道得骇人，连想都不想，抽身暴退，这退身之势，可说快比电闪，但，斐剑的剑势更快。

惊呼声中，只见“血衣娘子”停身八尺之外，一件血衣，裂开了半尺长一道口子，鲜血岑岑而下，这女魔惯常以敌人的血，染自己的标记，现在，她自己的血湿染了血衣的前半面，原先的红白斑块，全成了殷红一片。

斐剑侧顾东主霏雯，忍不住脱口道：

“伤得怎样？”

东方霏雯玉靥如纸。汗珠滚滚而下，无力地看了斐剑一眼道：

“你……为什么要对我援手？”

斐剑五内皆裂，真想揭开自己的面目，把她抱在怀中……

东方霏雯接着又道：

“阴魂不散，我……原本是要杀你的！”

斐剑努力按捺住激动，不使声音颤抖，平静的道：

“我知道！”

“那你还要出手救我？”

“因为我要杀她！”

这句话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但他自己毫无所觉。

东方霏雯居然破颜一笑，道：

“我记住这笔人情！”

“用不着！”

“阁下的功力，出乎我意料之外……”

“好说！”

“我希望你阁下今后勿再与‘金月盟’作对？”

斐剑咬了牙，道：

“这恐怕办不到！”

东方霏雯：

“看在阁下缓手这一剑的份上，我给你忠告，放眼武林天下，无人能与‘金月盟’相抗衡，与该盟为敌的结果，阁下可想而知！”

斐剑胸中豪气盎然，沉声道：

“谢谢你的忠告，但一个意图以血腥手段君临天下的屠夫，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自古邪不胜正，公义永不泯没！”

东方霏雯似已不支，娇躯连颤了几颤，两名绛衣女子急忙扶住。

斐剑目光无意中一扫，不由悔恨交加、只这与东方霏雯问话的工夫，“血衣娘子”与舒眉业已走得无影无踪。

这女魔一走，再找她就费事了，凤头金钗之谦，又将拖延时日。

他也自惭，把心神全集中在东方霏雯身上，竟然被对方邀走而不发觉。

突地，他想到了一件事，急声道：

“在半个时之内，能找到一样东西么？”

东方霏雯强挣着道：“什么东西？”

“铁泉草的解药！”

“铁泉草的解药？”

“不错！”

“怎么样？”

“飞甲破金剧毒，任何人难支持半个时辰以上，那解药可以解这毒！”

“哦！承阁下指教！”

斐剑到这里，才醒悟事态的严重性，如果半个时辰之内，得不解药，东方霏雯将玉殒香消，心念及此，不由五内如焚，如果她不幸毒发而死，自己有勇气活下去吗？不禁忘形的叫道：

“我说半个时辰这内，半个时辰！”

东方霏雯目露惑然之色，轻声道：

“可以的！”

“那……太好了！”

斐剑上次被“狮魔”毒残双目，东方霏雯极有把握的要使他双目复明，他知道她必能得到解药，所担忧的是时间问题，现在这一说，他算是放下悬心了。

但他所表现的关切，却使东方霏雯主婢困惑不已。因为半刻之前她还要杀他，当然，她作梦也估不到他便是自己全心痴爱的“掘墓人斐剑。”

“阁下，再见！”

东方霏雯摆了摆手，在侍女扶持之下，蹒跚离去。

那被抓的绛衣少妇，已不知何时断了气。

斐剑望着心上人的背影，伸手抓向面具，他想露出本来面目，亲自照料她，然而，他又忍住了，他想起无数事等着他去办，而最先要办的，乃是“剑冢”之内那痴心女子崔婉珍，他觉得自己必须慎重考虑，否则以东方霏雯的善妒，后果是可怕的，

他愣在当场，纷乱之中感到莫明空虚。

他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决定，下次与东方霏雯见面时，必须澄清她与“金月盟”的关系，和她真正的身份。

如果两人站在敌对的双方，后果也是难以想象。

他也想到与自己分道追截“血衣娘子”的尹一凡，自己既已碰上，他当然是一无所获，双方约定在武陵山下碰头。去阻止“天竺八魔”之一的“豺魔”为“金月盟”所练的“阴风队”，如果让他练成，那魔焰将更加难以遏止了。

第五十一章 诡云谲雾

斐剑举步向武陵山走，蓦地——一声惊叫。

斐剑忙转身奔到叫声处，大吃一惊东方霏雯已落人紫衣人掌握之中。

“紫衣人”是师们仇人，斐剑无时无刻不想索这笔血债。

“放手！”

“辨不到！”

“你敢动她一毫一发，我把你挫骨扬灰！”

“你反正要杀我的，是吧？无论我杀她与否，这情况不会改变？”

斐剑心头寒气大冒，“紫衣人”难道已看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不然，他怎会如此说，要救东方霏雯脱出他的掌握，看来极难！

天空灰蒙蒙距天明已不远了。

“紫衣人”凝重地开了口：

“东方霏雯，如果你想活，答应我一个条件！”

东方霏雯气息奄奄，声细如蚊的道：“什么条件？”

“你发誓与斐剑那孩子永远断绝关系。”

斐剑心中一动，暗忖，“紫衣人”并未看出自己的本面目，他提这条件的目的是什么？嫉妒？抑是未忘情于东方霏雯？

东方霏雯凄厉的道：

“办不到，我爱他，生平第一次我全心爱上一个人，谁也不能……”

斐剑心弦一颤，她面对死亡的威胁，但仍坚守情志，这一份情志，这一份情，岂能辜负。

“紫衣人”目中杀光大盛，咬牙道：

“贱人，你想死？”

“你……下手吧！他会杀你为我报仇！”

“贱人，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事！”

“我不管！”

“那我只好杀你了……”

“你会后悔！”

“总比让你活着造自强！”

斐剑血脉彭张，几乎捏碎剑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确半筹莫展，投鼠忌器，他无法出手，但又不能眼睁睁望着心上人受害……

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孤注一掷。

东方霏雯中了“血衣娘子”的“飞甲破金”剧毒，必须及时救治，如果再耽延时间“紫衣人”不下手她也活不了。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把“魁星射斗”指功，运到了极限，等待机会……

“紫衣人”忽地一声长叹，道：

“我求你，你不能这样做……”

东方霏雯眼珠一转，道：

“你要我立誓？”

“不错！”

“你先放开我！”

“紫衣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目光朝斐剑一瞟，道：“不行！”

东方霏雯咬了咬牙，道：

“不行拉倒，我生平从不求人，为什么向你乞怜！”

“紫衣人”断喝一声道：

“你百死不足以偿其辜，结束你罪恶的生命吧！”

就在“紫衣人”激动地向东方霏雯喝骂的电光石火之间，斐剑咬紧牙关，射出一缕洞金裂石的指风……

这一着可说险极，以“紫衣人”的身手，尽可在警觉之下，从容结束东方霏雯生命，斐剑指风再快，总不及他剑尖一送的便利。

但，事情常出人意料之外。

在斐剑射出指风的同时，那名仅存的绛衣婢女，突然发出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不便携转了“紫衣人”的注意力，也掩盖了指风破空的声音。

“哟——”

惨哼传处，“紫衣人”松手踉跄后退，东方霏雯“砰”突栽倒地面。

斐剑仗剑电扑面上，口里暴喝一声：

“纳命来！”

一招“投鞭断流”，挥了出去。

“紫衣人”仗剑迎击。

“呛！”剑刃交击，爆出一片火花，同一时间，斐剑但觉眼前一花，两根手指，距双目不及一寸。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展“步虚蹈幻”步法，电划开去。

紫影一闪，电飘而逝。

他蓦地想起“紫衣人”这一招，是窃自“地皇”的“贯日穿月指”，专戳敌方双目，“地皇”以数十寒暑之功，创出这一招，目的是想报“天皇”残他双目之仇，自己曾得“地皇”指示破解之法，仓促之间，竟没有用上。

意念，仅只是那么一瞬，紫影闪幌之间，他已弹身而起，衔尾疾追。

眼前林深树密，视线不佳，瞬间便失“紫衣人”所踪。

奔了一程，知道已无法追截，心中却记着东方霏雯的安危，只好恨恨地折回寺前，到了原处，不由一呆，东方霏雯与绛衣婢女，已没了踪影。

他懊丧地任在当场，心中回想着适才“紫衣人”对东方霏雯所说话的第一句话，仔细分析，觉得“紫衣人”与东方霏雯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存在过，并不如东方霏雯当初所反驳的那样单纯。

但，他立即自我警解，何必追究她的过去，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就行了，现在是现在，过去已过去了。

只是，再一次让血海仇人从手下走脱，实在心有未甘。

一片金黄，从林顶洒落，旭日初升，林鸟争鸣，冲淡了夜来的血腥恐怖。

蓦地——

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少侠慢走！”

斐剑闻声止步，心中纳罕自己业已易容改装，什么人称自己少侠？回身一看，大感意外。来的，赫然是一无后老人”看来他已复原了，不由惊奇的道：

“前辈，您……”

“无后老人”干咳了一声，道：

“你大概很奇怪老夫会在此出现？”

“是的！”

“昨夜假‘血衣娘子’的笑声，骗走你俩，带老夫出外疗伤的是‘赎罪人’！”

“是……赎罪人？”

“不错，对方自称‘赎罪人’，老夫其实仅闻声未见其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神秘？”

“这就难以猜度了！”

斐剑心念疾转，“赎罪人”假装“血衣娘子”的笑声，调虎离山，带走“无后老人”显然是有意回避自己，为什么呢？从种种迹象判断，“赎罪人”不但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且似乎不离自己左右。这决非无因，但什么原因呢？

“无后老人”接着又道：

“赎罪人有句话要老夫转告……”

斐剑心中一动，道：

“什么话？”

“要你暂时不要向‘紫衣人’寻仇！”

“噢！这为什么？”

“因为目前彼此目的一同！”

“目的相同？”

“是的，对当前武林劫运，他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斐剑冷冰冰的道：

“嘴衣人心黑手辣，行事卑鄙，也配谈除魔卫道？”

“屠夫也有放下屠刀之日……”

“前辈是心感‘赎罪人’之德，而作此语？”

“少侠，你未免太低估老夫了，老夫只是复述‘赎罪人’的话。”

“晚辈谢失言之罪！”

“这倒不必，以这“金月盟”第四分坛为例，‘紫衣人’用计假‘血衣娘子’之手，毁了分坛，一方面消除彼方力量，另一方面替彼方树一强敌……”

“这种作法，正道之士所不取！”

“少侠，老夫直言，你这是昧于成见！”

“要晚辈放弃帅门血仇么？”

“不，那又是另一回事，‘紫衣人’当年搏杀你三位师伯，虽然他动机不正，但确实是凭真力决斗，至于令师与今四师伯死于‘附骨神针’，这点他发誓否认，显然在交手的当时，暗中另有人下手，至于下手的人，他已有几分把握……？”

“他认为暗施‘附骨神针’的是谁？”

“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他不似透露。”

“那这笔血债……”

“他说将来自有交代！”

斐剑暗忖，尹一凡曾传他师父之命，联合“紫衣人”以对付“金月盟”，“紫衣人”也曾自己说过假他时日，现在“无后老人”又带来“赎罪人”的建议，三方面不谋而合，难道他们之间有某种默契？抑是彼此所想巧合？

当下冷冷的道：

“晚辈并非圣人，也是一介凡夫俗子？”

“无后老人”正色道：

“少侠，目前有志的同道，都视你为中流砥柱，望你力挽狂澜

斐剑不安的道：

“这未免把晚辈估得太高了！”

“不，少侠目前虽嫌阅历不足，但武功方面，允称正道第一人。”

“晚辈愿尽绵薄，但不敢当此谬誉。”

“这无关宏旨，用不着深谈了！”

“依晚辈这一说，目前有人在暗中图谋对付‘金月盟’了？”

“不错，正是如此！”

“赎罪人何不肯露面？”

“这……他说有难言的苦衷！”

“紫衣人为了一部‘天抵宝笈’，不惜残害先师及师伯们，血洗‘三元帮’，杀‘鄂西大豪’，毁‘两仪书生’夫妇……罪恶滔天，象这等人，也谈除魔卫道，岂非是一种讽刺？”

“少侠说的不错，但老夫说过屠夫也有放下屠刀之日。”

斐剑思索了片刻，才毅然道：

“晚辈答应暂时容忍！”

“好，老夫代武林苍生，向少快致谢。”

“不敢当，前辈言重了！”

“有关那‘风头金钗’的公案……”

斐剑“啊！”了一声，长揖到地，惶恐的道：

“前辈因此而遭女魔毒手，晚辈惴惴难安，不德不言谢，晚辈当永铭肺腑。”

“她承认金钗是她的独门利器，一共两枚，一枚在她身边，另一枚是她的女儿，‘百灵女孔映红’所保有，晚辈身边的凶器，不问可知是‘百灵女’那一枚，杀害先慈的凶手，当是‘百灵女孔映红’无疑，据女魔的行动判断，

‘百灵女’业已失踪，所以她才向前辈追问金钗下落……”

“无后老人”沉吟着道：

“百灵女孔映红……？”

斐剑急道：

“前辈莫非认识此女？”

“让老夫想一想……”沉默了片刻之后，突地一拍手掌，道：“对，有这么一个女子，老夫想起了，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前辈说说看？”

“十五年前，有一个十余岁的女子，到少林寺强索该派至宝‘大还丹’，连伤少林寺六十名高手，据少林弟子透露，那女子便是‘百灵女也红’……”

“以后呢？”

“少林十大长老，和八大护法，摆开了罗汉阵，整整困了她三天三夜，才束手成擒，以十长老和八法的声望地位，摆阵擒一女子，费三日夜之功，在当时武林中是一件脍炙人口的大事，在少林派本身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

“百灵女被擒之后呢？”

“以后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依晚辈推测，‘百灵女’被擒之后，若非被杀，便是被囚禁……”

“嗯！很有可能！不过，令先堂遇害在十年前……”

“晚辈跑一趟少林，也许能寻出些线索。”

“如果‘百灵女’业已于十五年前被杀，她当然不会在数年之后杀人，如是被囚，她可能已脱困了。”

“前辈所言甚是，这谜底只消到少林寺使可揭晓。”

“你现在就去少林？”

“不，晚辈与尹一凡约晤武陵山下，必须先赴这约会！”

“有什么事要办？”

“昔年‘天竺八魔’之中的貌，貅，狮，象四魔，业已受封为‘金周盟’太上护法……”

“这点老夫知道！”

“其中‘貌魔’在武陵山中，以邪恶的方法训练一批女子，叫‘阴风队’……”

“阴风队？这名称倒别致。”

“据说，这是选数十名禀赋奇佳的少女，以药物使她们迷失本性，然后授以采战之术，以美色引诱一般武林高手，吸取真元，以助功力速成，然后再授以邪功，如果让对方练成，后果不堪设想。”

“竟有这样的事，老夫也算上一份！”

“有前辈同行，好极了！”

“你这消息，可尹一凡那小子传的？”

“是的！”

“嗯！这不会假，我们上路吧！”

这一天，过午不久，距武陵山区百余里的施南城，来了一个白发老者和一个中年穷儒，他俩，正是“无后老人”与易容后的斐剑。

两人本来打算直奔尹一凡的约会的地点马家集，因为路上听江湖人沸沸扬扬地传着施南城大摆英雄擂的消息，所以特地赶了来。

在目前“金月盟”席卷各门派，诛除异己，人人自危的情势下，居然还有人大摆其擂台，内情就颇不简单了。

进得城来，只见熙来熙往的，全是挺腰昂首的武要豪。

斐剑与“无后老人”，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一个是中年穷儒，看来一点也不起眼，所以也未惹人注目。

两人进了一家酒楼，叫了酒菜，浅斟低酌，在座酒客，谈论的全是打擂台的事。原来这“英雄擂”已进入第三日，两人想了解全般情况，但酒客东一言，西一语，闹哄哄的听不出一个所以然。

恰好，一个小二过来搭讪道：

“两位是刚到敝地？”

斐剑颌了颌道：“不错，刚到！”

“看擂台？”

“嗯！”

“两位来得好，今天可以大饱眼福，说真个的，我王四自出娘胎，从来没有……”

“饱眼福，什么意思？”

“哦！两位不知道，今天台主要亲自为得胜者披红带花……”

“这又有什么稀罕了？”

小二擦了额头上的汗珠，咧嘴一笑，道：

“台主从开台那天亮了一次相，从未露面，今天听说要亲自为打擂胜者披红带花，这事已轰动了全城，两位，那位是台主呀！嘿！我看准是什么天仙降世来的，是凡人，哪有这等美法，只要你看她一眼，准保灵魂儿飞上了天。”

第五十二章 英雄之擂

“台主是个女的？”

“是呀！嘿，天仙化人，我王四能有幸识到这种美人，不虚来人世跑一趟了。”

斐剑看着口沫横飞的小二皱了皱眉，道：“这擂台是何人所摆？”

“这……嘿嘿，不知道！”

“擂台在什么地方？”

“英雄馆前面的广场……”

“英雄馆？”

“是的，那本是城中一个落拓举人的祖业，被改作‘英雄馆’，凡武功高强，胜了一招半式的，便被迎入‘英雄馆’，接受台主的款待，唉，可惜我王四没有习武……”

“英雄馆又在什么位置？”

“西城，两位只管朝人多的方向走，准没错！”

在酒客的呼召下，小二意犹未尽地走开去，临去还补充了一句：

“这是本城几百年未有过的盛事！”

小二离开后，斐剑低声向“无后老人”道：

“前辈对此有何高见？”

“无后老人”沉凝的道：

“照酒保这么一说，台主是个女的，而且是个绝世佳人，值此武林多事之秋，内中必有文章，我们无妨去凑个热闹，也许能看出端倪。”

“正午开擂，我们该走了。”

付账出门，只见一片人潮，向西涌去，两人随着人流，信步而行……”

紧靠西城，是一座古老的巨宅，但门面已油漆一新，门楼上高悬着一方巨匾，三个泥金大字：“英雄馆”，门口，八字形分列着八名佩剑武士。

馆前，是一片广场，靠门楼的侧方半箭之地，高搭着一座彩台，台口上方，也有一匾，写的是“以武会友”四个龙飞凤舞的右军草书。

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潮，四周的看棚，业已挤得水泄不通。

斐剑与“无后老人”在人潮中被挤得推来幌去，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使出武功抗拒推挤，片刻工夫，已是汗流夹背。

蓦地——

斐剑觉得掌心中被人塞了一样东西，心头不由一震，目光搜寻下，尽是陌生面孔，看不出是何人所为，抬手检视，塞在手心中的，是一个纸团，好奇地展开一看，只上面了草地写着：

“尽全力拆擂，以救无辜同道。”末后的署名赫然是“赎罪人”。

斐剑大感困惑，把字条送与“无后老人”过目之后，道：

“前辈，您看怎样？”

“照字条行事吧？”

“行事？”

“嗯！上面明明是要你尽其所能，毁了这擂台……？”

“以救无辜同道何解？”

“这便是问题的重心，也是我们要探寻的谜底，事后总会知道的。”

“赎罪人何以不出面了？”

“也许别有安排！”

“他真是名符其实的‘阴魂不散’，似乎随在晚辈左右……”

“老夫深信‘赎罪人’此举必有深意，说不定这‘英雄擂’是‘金月盟’的阴谋之一，我们且待开台之后，看情况再说吧！”

“当！当！！”

三棒锣响，吵杂的声浪顿时止息，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擂台上。

一个劲装疾服的汉子，从后台缓步走出，从那精悍的神情来看，是一个内外兼修的好手，作了一个罗因揖之后，吐句如钢珠般的道：

“在下马有周，本日值擂，望各位老师父，少英雄，不吝赐教，本日敝台主将亲自出面为优胜的朋友披红带花，现在请开始赐教！”

人群中起了一片喳喳之声，似乎在谈论着台主出面的事。

突地，一条人影，飞身上台，是一个二十许的青年武士。

马有周一抱拳道：

“请循例通报姓名来历！”

“在下徐亮，没有门派！”

“徐朋友以何赐教？”

“就用双掌吧？”

“请！”

“慢着！”

“徐朋友还有话说？”

“如果在下幸胜，是否可以向贵台主请教？”

马有财阴阴一笑道：

“可以，徐朋友如能在三招之内击败在下，方有资格向台主挑战！”

“三招？”

“是的，到了十招，便算平手，朋友例被迎人英雄馆，这些开擂之日，已经明白宣告，朋友想系初来的……”

“知道了，接招。”

招随声出，一掌斜斜向值台马有周当胸按去，这一掌角度奇诡，可实可虚，马有周不动声色，挨掌临切近，方才立掌封挡。

姓徐的少年身手的确不俗，在招式已老之下，仍能变势，改为下撩，右掌却快逾电光石火的横里切出。

台下爆起了一声：“好！”

马有周更不含糊，向上封拒的左掌以极快的速度向下一截，右手疾抓对方横切手掌的脉门，变势之快，令人咋舌。

徐亮猛然的后仰三尺，身躯几乎平贴台面，一个“浪里翻”，连环踢出了八腿，腿腿指正上中两盘要害大穴，这一招险极，辣极，但也看出了他的功夫。

马有周滴溜溜一转，冷喝一声；“去吧！”

闷哼声中，徐亮被马有周一记怪招，劈落台下，径自向人丛中攒走了。

马有周微微一笑，道：

“还有那位赐教？”

话声才落，一个轰雷也似的声音道：

“俺牛二来陪你走几招！”

一条彪形大汉纵忝上台，象是半截铁塔。

“朋友……”

“俺叫牛二，江湖朋友称俺做铁牛，关外来的！”

“用什么兵器？”

“拳头！”

粗家的言语，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马有周拱手道：

“请！”

牛二双拳一抡，挥了出去，虎虎生风，人粗身手可不粗，只见拳影重重，直劈猛打，纯青的刚劲路子但却毫无破绽，满台彩帛，被举风卷得猎猎而舞。

马有周也一变路数，硬接硬打，看得人心里火辣辣的。

转眼到了第八招，马有周手掌攒隙直逼牛二前胸，但，他没有吐劲，也仅是那么一瞬，随即变了势。

马有周放弃一击致胜的机会，为什么？”

这一着，除了斐剑，恐怕没有几人能看得出来，连“无后老人”的内。

“当！”

锣声绕耳之中，台上宣布平手，于是，牛二在两名黑衣汉子引领下，从台倒退下，径趋“英雄馆”，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斐剑心头凝云重重，看起来，这“英雄擂”并没有什么蹊跷，牛二的身手，较之第一个上台的徐亮要高出许多直到第八招才露绽，但这空隙只有象马有周这类高手，才能利用得上，马有周应胜不胜，促成平手，显然是英雄重英雄的作风，而且出手之间，也极正道：“赎罪人”所云毁损以救无辜同道，用意何在呢？

心念之间，只见一年约四旬长髯秀士，飘然上台。

马有周循全抱拳道：

“请示名号来在历！”

长髯秀士拱手还了一礼，道：

“在下‘阴魂不散’无门天派！”

“阴魂不散”四字入耳，使斐剑心头一震，这是尹一凡的专用外号，难道这长髯秀士是他易容乔装？尹一凡的易容术堪称到家，表面上决看不出破绽，尤其他会“变音之术”也不易从声音来判别。

只见马有周在对方报号之后，面色微微一变，道：

“朋友叫‘阴魂不散’？”

“正是！”

“朋友用什么兵器？”

“双手最为便当！”

“如此请吧？”

“慢着，在下有句话先申明！”

“请讲！”

“照规矩三招之内如能胜一招半式，便有资格挑战台主？”

“一点不错！”

“请出手！”

“不！照理是上台的朋友先出手！”

“这就难了，在下生平从未先出过手。”

“规矩不能坏！”

“那只好不打了，还是阁下认输吧！”

马有周面色又是一变，道：

“敝人天为本日值台，未交手岂级认输！”

长髯秀士悠悠的道：

“朋友既然坚持不占先，在下只好有锦了！”

“还有句话得先讲好……”

“什么话？”

“阁下出手可得要尽全力，记住，在下只准备三招分胜负。”

马有周意颇不耐的道：

“朋友也请注意，拳脚无情，如有失手，各自认命？”

“这一点在下理会得！”

“敝人出手了！”

随着话声，马有周一掌劈向“阴魂不散”当胸，掌至中途，突地变势，易掌为爪，电闪抓向“七坎重穴”，在后也跟着斜击而出，奇诡厉辣得令人咋舌。

“阴魂不散”竟然不闪不避，也不封架。

台下有人叫出：

“这不是找死？”

“砰！”的一声，“阴魂不散”着着实实挨了一抓一掌，身形一个踉跄，几乎栽下台来。

马有周当一窒，这一扑一掌，足可制命，而对方似未受伤。

“阴魂不散”前欺一步，站回原位，道：

“来呀！别停手！”

台下起了一阵骚动，从没见过有人打擂台是出之以挨打方式的。

“无后老人”轻咳了一声道：

“是他，那混账小子！”

斐剑骇异的道：

“是尹一凡？”

“不错！”

“晚辈看不出来！”

“这小了挨打诈死是独门绝技，武林中只他一家别无分号。”

斐剑想起尹一凡曾经几次死而复活，登时恍然，道：

“果真是他，他上台的目的何在呢？”

话声中，只见马有周冷笑一声，闪电出掌，这一击，他似乎用了全力。

“砰！”挟以一声闷哼，“阴魂不散”踉跄退了两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斐剑不由惊呼出声。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阴魂不散”怪叫一声，双掌交叉剪出。

这一着，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马有周眼见对方受伤吐血，更是防不到对方会突施反击，而且劲势大得令人咋舌。

闷哼传处，马有周口角溢血，身躯连幌，几乎载了下去。

“阴魂不散”一揖到地，道：

“承让！”

台下爆发了一阵春雷似的掌声，夹着震耳的喝采。

马有周的面色，成了紫酱，勉强挤出了一句话道。

“朋友果然艺业非凡，希望你在敝台主手下，赢得最大的荣耀。”

说完，退入后台。

蓦地——

全场肃然，静得落针可闻。

一个美得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少妇，已不知何时，到了擂台中央。她的容光，身材，使得所在场的人呼吸困难，若非眼见，谁也不敢本信天下竟有这等绝世尤物。

一阵死寂之后，不知是谁发出了一惊叹，紧接着，是热烈的掌声与欢呼，久久不衰……

斐剑只觉头晕目眩，心跳频频，血行加速。

天呀！台主，赫然是心上人东方霏雯，这是他做梦也估不到的事。

她何以会在施南城摆这英雄擂？

“目的是什么？”

想到“赎罪人”的话，使他不寒而栗。

台上的“阴魂不散”显得十分不安。

“无后老人”深深地看了斐剑一眼，没有说话。

如果，台上的“阴魂不散”果真是尹一凡，那他决非东方霏雯的对手，

以东方霏雯以往对付敌人的手段而言，尹一凡的处境相当恶劣。

由于东方霏雯的出现，使斐剑的看法完全改观，他深信这其中大有文章，决不是单纯的“英雄擂”

照“赎罪人”的话，出面毁了这擂台吗？

东方霏雯玉臂上扬，所有的声浪又靠平息。

珠转玉盘的声音，清晰地飘入每一个人的耳鼓：

“诸位，这位朋友是开擂三天以来，以三招击败值台的第一人，照规矩，这位朋友有权向本台主挑战。”

说完，转向“阴魂不散”道：

“阁下是否要向台主挑战？”

“阴魂不散”一窒停了许多，才嗫嚅的道：

“在下……弃权！”

台下又是一片喧嚷，“阴魂不散”的答话，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每一个人都引颈而待，要见识一下这美绝尘环的台主的身手，这一来，大失所望。

“阴魂不散”是怯场呢？这是被对方的美艳所慑？

只有斐剑一个人例外，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东方霏雯一招手，两名美艳少女捧上了花红。

后台锣鼓三通，奏起了细乐，东方霏雯亲自为“阴魂不散”披上红彩，带上红花。

接着，在执事人员的引导下，“阴魂不散”被迎入“英雄馆”。

东方霏雯向台下一福，道：

“请各方朋友继续指教！”

声落，姗姗退入后台，每一个观众，面上都露出了沮丧怅偶之色，他们多希望多欣赏一会这朵倾国名花。

值台马有周再度出场。

“无后老人”用肘一碰斐剑道：

“如何，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斐剑苦笑一笑，没有作声，心里乱得象一团理不清的麻。

第五十三章 荒林裸尸

上集书中，“无后老人”问斐剑，对“赎罪人”传柬所示的行动，如何处置，斐剑苦笑一笑，没有作声，心里乱糟糟地象一堆理不清的麻。

拆擂，就是拆东方霏雯的台，在真相未明之明，岂能尔行动？

那被迎入“英雄馆”的，真是尹一凡吗？

“英雄馆”的内幕如何？

东方霏雯摆设“英雄擂”是别有用心，抑是受人操纵？

这时，已有人上场和马有周动了手，但斐剑已无心去注意那些了，他只盘算着如何应付这场面。

如果，自己不幸而当了“赎罪人”的工具，岂不冤哉枉也。

“赎罪人”既不露面，也不采取行动，而要指使别人去做，更不说明原

委，这当中就有考虑的必要了。

于是，他凝重地向“老后老人”道：

“前辈，我准备和她见面谈谈！”

她，指是当然是东方霏雯，“无后老人”沉吟着道：“恐怕无法发掘事实真相？”

“但晚辈不能冒然行事？”

“嗯！看来只好如此了。不过……”

“不过什么？”

“恕老夫直言，目下所有同道，都把除魔卫道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望你以武林兴亡为重，不要被儿女之情消磨了壮志，更不能让美色蒙蔽了灵明，你是大有智慧的奇村，老夫不言，谅你也明白此理，善恶字于一念，正邪所差极微……”

斐剑悚然道：

“前辈此言，不是无固的吧？”

“当然！”

“那前辈必然知道她的来历！”

“目前老夫暂时保密！”

“为什么？”

“此事不宜由老夫揭露，关系太重大了！”

斐剑微有怒意，道：

“那是要晚辈盲目从事？”

“无后老人”目射奇芒，迫视着斐剑道：

“你信得过老夫吗？”

“当然的！”

“那老夫盼你照‘赎罪人’所说的原则去做，决没有错。”

“拆播！”

“老夫不要求你如此，这是人之常情，你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晚辈现在就去见她！”

“以现在的形貌还是本来面目？”

“当然是本来面目……”

突地——

一个毛头小子，挤近身来，怯怯地向斐剑道：

“大爷姓斐？”

斐剑大吃一惊，目注那孩子道：

“什么事？”

“有位爷台要小的送给您！”

说着递上一个纸卷，斐剑接在手中，急声道：

“要你送东西的人呢？”

“噢……怕是离开了，小的不认识他……？”

“那人什么相貌，穿什么衣服？”

“是个……是个与大爷您差不多的人，小的没十分注意，说不出来！”

“好，你走吧！”

斐剑打开纸卷，只见上面了草地写着：“欲知真想，速出西城，黑蓬大车，一切自明”，后面的署名赫又是“赎罪人”。斐剑不由脱口道：

“又是他，弄什么玄虚？”

“无后老人”侧目一看之后，道：

“看来‘赎罪人’已改变了原意，我们出城吧！”

斐剑把字条撕碎抛掉，点头过了声：“好！”，两人群众而出，径向城门方向走去，路上，斐剑愈想愈觉不是味道，自己因不明了事实真相，不愿蓦然照“赎罪人”字柬所示现身拆播，这一点，竟也瞒不过“赎罪人”自己的一举一动，全在对方掌握之中，这未免太可怕了。

“黑蓬大车可明真相，这是什么事呢？”

……

出了西城，人目一片荒凉，除了稀落的几座农舍之外，尽是茂林密树，直连到山边。

四野寂寂，既无官道，那来的大车。

两人信步走去，“无后老人”突然朝地上一指道：

“看，不是车辙么？”

车辙划过荒野，直没向密林方向，斐剑目光朝前面一阵扫掠之后，道：

“我们顺这车辙去查查吧！”

话声才落，身后已传来辘辘车声，回头一看，只见两辆黑蓬大马车，各由一名黑衣人驾御，向这边疾奔而至。

“无后老人”向斐剑施了个眼色，两人装着赏玩野景的样子，折向侧方行去。

马车一路颠簸，没人不远的林中。

两人这才折回，展开身法，飞掠过去，甫至林缘，一声断喝倏告传来。

“站住！”

随着喝话之声，四个黑衣剑手，现身出林。

两人不期然的刹住身形，黑衣剑手之一粗声暴气的道：

“二位意欲何为？”

斐剑冷眼一扫对方，反问道：

“你等大呼小叫的阻路，又算什么意思？”

黑衣剑士狞笑一声道：

“朋友别逞口舌之利，认相的远远走开！”

“如果不呢？”

“那就只好留下了！”

“凭你们这四个角色，还用不了本人！”

“既是如此，就别怪在下等心黑手辣了，兄弟，上做了！”

四支长剑，两支奔向“无后老人”，两支罩向了斐剑，从出手来看，这四名剑手在武林中已可算是不俗的高手，可惜，他们所碰对手太强了……

两声闷哼过去，扑向斐剑的两名剑手，弃剑栽了下去，攻向“无后老人”的两名，也在三个照面之间先后栽了下去。

两人一弹身，朝林内掩去。

人林约莫五十丈光景，只见两辆黑蓬大车停在五丈方圆的一外林空之中，近十名黑衣人正在掘坑，不久，巨坑掘成，车门被打开了，黑衣人分别上车，一具具裸体或半裸的男尸，从车上搬下，批入坑中……

斐剑一看之下，不由头皮为炸，五内皆裂。

真相，这就是真相，惨酷的集体屠杀。

难道，这些死者全是被迎人“英雄馆”的那些优胜高手？

“赎罪人”所谓的，毁播以救无事同道，至此已得到了说明。

惨酷的屠杀，而杀人的主凶是红颜知己东方罪雯……

斐剑连打了几个寒颤，全身一阵发麻。

这会是事实吗？一个天仙美人，竟然做魔鬼的勾当，如果换了旁人，他很容易处置，可是对方是他的爱人……

“无后老人”激颤的道“惨无人道，若非目睹，谁能相信少侠，‘赎罪人’的话不错吧？如果你早早出手，也许可以挽救几位同道的生命，啊！不好……”

斐剑咬牙道：“前辈想到什么？”

“尹一凡那小子是否也在其中？”

斐剑猛地一颤，弹身扑了过去……

“无后老人”大声道：“留活口问话！”

斐剑业已激动到了发狂的地步，闪电般掠到了土坑边沿……

“什么人！”

惊呼与喝斥齐发，近十名黑衣人停止了抛尸，齐齐转了上来。

斐剑双目尽赤“屠龙剑”缓缓离鞘……

一个黑衣老者，似是此中的为首的人，排众上前，直逼斐剑当面，狞笑道：“阁下意在何为？”

斐剑厉声道：“杀你们这批丧心病狂的狗爪！”

“阁下……”

“哇！”惨号声中，那老者被拦腰斩为两段，其余的黑衣人一个个亡魂尽冒，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剑芒处闪，横尸当场……

一声劲气，从斜里卷来，震偏了斐剑的剑锋。

“留活口！”

斐剑心中一动，适里收手，留下了最后一个黑衣人的性命。

“无后老人”就指那面无人色的黑衣人道：

“报上你的来路？”

黑衣人虽哆嗦不已，但没有答话，斐剑闪电般用剑朝黑衣人胸前一划……

“无后老人”惊呼一声：

“不要杀他！”

黑衣人身形幌了两幌，却没有倒地，也没有见血，只是胸衣被划开了，胸前，赫然刺着一个月形标记。

“无后老人”脱口道：

“是‘金月盟’属下！”

黑衣人面上肌肉连连抽动，汗珠滚滚而落。

斐剑冷冰冰地开口道：

“你不否认你的来路吧？”

黑衣人咬了咬牙，道：

“不！在下是金月弟子！”

“这些尸体是‘英雄馆’运出来的？”

黑衣人的身躯剧烈地颤动了数下，仆地栽倒。

“无后老人”顿足道：

“这冥顽不灵的东西，什么时候暗吞了毒药。”

斐剑双目发直，身躯簌簌而抖，看来这“英雄馆”是“金月盟”屠杀武林高手阴谋之一，而东方霏雯是同谋者。

她与“金月盟”之间是何渊源呢？如果说她是“金月盟”一份子，但她曾屠杀过不少“金月盟”弟子，如果说不是，她为什么甘愿当刽子手，作出这人神共愤之举？

“无后老人”动手翻拣了所有的尸体一遍，松了口气道；

“还好，那小子不在其中！”

斐剑沉声道：

“下一批可能便有他！”

“死者何以会裸体呢？”

“这是个谜！”

“依老夫之见……我们今晚探一探‘英雄馆’……”

“晚辈也正有这意思？”

“死者无辜，不能任其暴骨。我们将就这巨穴掩埋了吧！”

两人动手，片刻工夫便已掩埋了当，毁了大车，赶走马匹，然后折回城中，时已入暮，两人仍到午前的酒楼打尖。

夜市初张，酒客上座约莫四成，酒楼宽敞，还不十分吵杂。

两人慢斟浅酌，目的在打发时间，准备夜探“英雄馆。”

斐剑心头象压了一块沉重的铅板，使他喘不过气来，英雄擂，裸尸，东方霏雯，三样联在一起，谜底将是什么？

“无后老人”也是白眉虬结，显然心中也十分沉重。

就在此刻，一个长髯秀士，飘然而至，目光一扫全座之后径向斐剑与“无后老人”面前走来，欢然叫了一声：

“大哥，我算定两位必然到施南城来！”

斐剑精神一振，道：

“凡弟，果然是你！”

酒保立即添上怀箸，加上座头。

“无后老人”一瞪眼道：

“小子，你不是进了‘英雄馆’？”

“是的，打了一个转，享受一席盛宴！”

“老夫正准备给你小子收尸呢！”

“收尸，为什么？”

“你且说你小子是怎么出来的？”

“晚辈被引进馆中，独自享用了一顿，便被送了出来……”

“有所见么？”

“嗯！……听到些男女调笑，呼芦喝雉的声音。”

“无后老人”看了斐剑一眼，点了点头，又道：

“你小子为何不被引领与那些英雄们同席，而被单独接待？”

“这就不得而知了！”

“见到台主没有？”

尹一凡偷觑了斐剑一眼，道：

“没有，倒是她派人传言，不久前曾受援手之德，就此致谢，晚辈到此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

斐剑顿有所悟，“血衣娘子”以“飞甲破金”的邪门手法，伤了东方霏雯，自己出手救她，用的是“阴魂不散”的外号，而后，又从“紫衣人”手中救了她一次，看来她是把那“阴魂不散”当作这个“阴魂不散”了，当下也不说破，

“无后老人”紧迫着道：

“你小子何以冒冒失失地打擂台？”

尹一凡伸了伸舌头，道：

“一念好奇，到后来发觉不好，已来不及了，幸而……”

“幸而见机弃权，不向台主挑战，是吗？”

“正是这样？”

“你知道摆这擂台的幕后人是谁？”

“事后知道是‘金月盟’！”

“老酒鬼没有通知你？”

“刚才连络上！”

“好小子，你在台上露了那一手挨打的绝活，不怕误老酒鬼的大事……”

尹一凡离座躬身道：

“晚辈知罪了！”

“老酒鬼有什么消息传来没有？”

尹一凡左右瞟了一眼，把声音压得极低的道：

“英雄馆由‘天竺八魔’之一的‘邈魔’坐镇，摆‘英雄擂’便是那女魔的主意，借此诱那些武林高手出股，以供‘阴风队’队员以媚术吸取了功力……”

斐剑双目一瞪，煞芒异射，咬牙切齿的道：

“怪不得被害的都是裸体。”

尹一凡骇然道：

“裸体，怎么回事？”

“先后老人”低声把西城外所见事实说了一遍，尹一凡机伶打了一个冷颤道：

“我的妈呀，好险，不过，晚辈还有这自信，对女色方面尚可自持……”

“哼，到时恐怕不由得你了，老酒鬼还说什么？”

“武陵山之行取消，设法毁这‘英雄馆’！”

斐剑陡地一拍桌子道：

“想不到她竟然帮助‘金月盟’做这种人神所不容的伤天害理勾当……”

“无后老人”悠悠的道：

“少侠，冷静些，我们换个地方研商行动方式！”

斐剑切齿道：

“我非劈了她不可！”

尹一凡冷冷的道：

“但愿大哥能下得了手，武林之福。”

斐剑凌厉的目光朝尹一凡一扫，尹一凡赶紧低头喝酒，

用罢酒饭，三人先出了城，在城厢僻静处会合，共商行动的步骤。

几经争论之后，决定尹一凡与“无后老人”在西城外等候，由斐剑一人单闯“英雄馆”，因为该馆既有“貌魔”坐镇，尹一凡与“无生老人”均非其敌，而东方霏雯的功力，与“貌魔”不相上下，也许还要高上半筹，再

加上馆中数目不明的高手，三人同时行动，徒增斐剑的顾虑。

再则，东方霏雯不舍主动向斐剑下手，他尽可从容对付“貌魔”与一般高手，如若尹一凡与“无后老人”在场，东方霏雯在情势所迫之下，定会对两人痛下杀手，后果就很难预测了。

当然，斐剑坚持单独行动的原因，仍是为了东方霏雯，他必须与她有所了断，有第三者在旁，事实上有许多不便。

第五十四章 独闯魔窟

时正二更——

“英雄情”灯光辉煌，宴开不夜，那些被目为英雄的打擂优胜者，在美如天仙的艳装少女陪侍下，忘形地豪饮，狂欢，几不知人间为何世。

英雄，醇酒，美人，加了曼舞轻歌，叠出了无边的春色。

渐渐，每一个人仅存的理性，被醇酒所淹没，不堪入目的场面，层层叠了出来，姿意的调笑，放浪的行为，谱成了一曲颠狂的乐章。

人的尊严被剥夺了，武士应有的操持荡然无存，人性的弱点至此暴露无遗，一切似乎都回到原始，人与禽兽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几乎不分。

那些少女，似经过特别训练，在与风尘女子无异的行径中，却保存了几分上流女子的风范。这样，就更加迷人了。

而且，每一个女子都是豆蔻芳华，美若天仙，在这些江湖好汉的眼中，恍若刘阮到了天台。

蝶浪，蜂狂……

粗犷的笑声，夹杂着媚荡的软语，一对，一对，向特设中房间走去，场面逐渐冷落，但另一个高潮，却在东西跨院中叠出。

在分隔前后院的走道上，一条白色人影，幽灵般出现，由阴暗处缓缓步出，灯火照耀下，只见这白衣人俊美豪雄兼备，只是面冷如冰，目中尽是栗人杀机。

他，正是“掘墓人斐剑”

为了要东方霏雯当面一谈，他改回了装束。

他眼望着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人物，步履踉跄，醉眼乜斜，搂着那些莺燕，走向跨院，丑态百出，下文是什么，就不必提了，自古酒为色之媒，二者是相连的，何况，这是蓄意的安排。

今夜，或者明白，这些英雄，将步上那些裸尸的后尘。

他一方面愤恨设谋者的酷毒卑鄙，一方面慨叹这些武士的无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发觉这是死亡陷阱？

东方霏雯天生尤物，美得使夫仙生妒，然而，她竟然参加了这人神共愤的无耻阴谋，这使斐剑在骇异之外愤慨欲死。

为什么，一付美丽的躯壳，却名裹着一个污秽的灵魂？

“紫衣人”一再骂她淫贱，难道真是如此？

斐剑表面上冰寒沉静，内心却有如烈火焚烧，烧得他几乎要发狂。

不少人从他身前走过，但没有人注意到他，认为他不过是被迎来的英

雄之一。

沉重的脚步，踏在青石走道上，得得有声。

一个粗豪的汉子，醉态可掬，双手横抱着一个少女，从斜里穿过，目注斐剑道：

“朋友，好花当前，还装什么君子，及时行乐啊！”

斐剑瞪了他一眼，这一眼，怜酷凌厉，还带着三分嘲讽，那汉子头一低，径自走了，口里嘟囔着：“小子好厉害的眼神，好俊的形貌。”

走道尽头，是一道月洞门，门前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宾客到此止步！”

斐剑瞥了那木牌一眼，仍不疾不徐地直朝前走……

“朋友留步！”

喝话声中，一个满面阴鸷之色的锦衣少年，出现在月洞门中，挡住去路。

斐剑不期然地止住脚步，利刃般的目光，逼注在锦衣少年面上。

锦衣少年面上涌起一片震惊之色，不知是震于斐剑那股逼人的冷厉之气，还是惊于斐剑那份俊美而扩豪的美男子典型风标，这使他窒了片刻，才道：

“阁下也是本馆宾客之一？”

斐剑冰森森的道：

“本人要见台主！”

“宾客至此止步……”

“本人并非宾客！”

“那阁下是……”

“掘墓人！”

锦衣少年骇然退了一步，栗声道：

“阁下是‘掘墓人斐剑’？”

“不错！”

锦衣少年面色数变之后，道：

“在下安彼舟，久闻阁下之名……”

斐剑意颇不耐的道：

“东方台主可在里面？”

“噢！奇怪……”

“奇怪什么？”

“东方台主何以不与阁下连络……”

“本人找她也是一样！”

“她不住在馆中。”

斐剑心中一动，道：“她住在何处？”

“这……在下无可奉告。”

“你不愿说，还是不敢说？”

锦衣少年安彼舟脸色又是一变，道：

“不敢还不至于，在下不知道！”

斐剑心念疾转，东方霏雯既不住在馆中，这也算是机会，先毁了这淫窟再找她理论，她不在场，自己可以放手的做，当下冷冷的道：

“此地负责人是谁？”

“家师！”

“你是‘貌魔’门下？”

“阁下说话客气些？”

“这已相当客气了！”

“阁下到底意在何为？”

“见了你师父再说吧！”

安筱舟怒声道：“在下是看在东方台主面上，才对阁下如此客气……”

“这大可不必，本人还要找她算账！”

“姓斐的，你到底安什么心眼来的？”

“催毁这罪恶的渊窟！”

安筱舟面上抖露一片狞鹫之色，身形向后一退。沉声道：“你不是说着玩的吧？”

斐剑一字一顿道：“非常认真！”

“你办得到吗？”

“大概不成问题！”

“届时东方台主包庇不了你……”

“废话！”

就在此刻——

内院房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道：

“舟儿，什么事？”

安筱舟大声应道：“师父，有人上门要毁咱们这‘英雄馆’！”

“什么样的人？”

“东主台主的知己！”

“什么？你说谁？”

“掘墓人！”

“嗯！要他进来，为师的问问他！”

安筱舟侧身一让，摆了摆手，道：“请！”

斐剑知道那发话的便是“貌魔”，当下毫不犹豫地一脚跨入月洞门，沿碎石径行去，花荫深处，是一座三开间的精舍，打水通明，有如白昼，精舍之前，站着两名妖冶的少女，一见斐剑现身，先是一愕，既而眸射邪光，荡态盎然，其中之一脆生生的道：“台主赏识的人，果然不同凡响！”

另一个抛了一个媚眼，娇声道：“你可别乱动春心，台主的人，谁敢染指！”

美剑牙痒痒地恨不能一掌劈了这两个妖巷。

安筱舟抢前一步，道：

“阁下稍待！”

斐剑停下步子，仰首望天，他实在不愿看那两名少女的丑态。

安筱舟疾步上阶，轻薄地在两少女脸上挤了一把，才匆匆入内。

斐剑一方面计划着今夜的行动步骤，一方面付想着那些英雄们的遭遇，春风一度，便将精枯元丧而死……

心念之间，安筱舟入而复出，在阶沿上一招手道：

“家师有请！”

斐剑知道对方如此态度，是基于自己与东方霏雯的关系，但东方霏雯与“金月盟”又是什么渊源呢？当下昂首上阶，只见厅中交椅上坐着一个风

韵不衰的半老徐娘，涂脂抹粉，一身艳红衣裙，眼角眉梢，尽是淫荡之气，娇媚入骨。

难道这就是“天竺八魔”之一的“貌魔”？

算来这女魔已刻是自豪之年，但看上犹如四十许妇女……

斐剑站在阶沿，并不入厅，带煞的目光扫向红衣女人，等对方开口。

红衣妇人被斐剑的盖世风标所夺，不由呆了，久久，才一笑开口道：

“斐少侠，何不请进一叙？”

斐剑冷冷的道：“不必了！”

“少侠谅已知道老身来历？”

“知道！”

“何不请进？”

“没有这个必要！”

“那少侠此来何为？”

“见识一下尊驾如何调练‘阴风队’！”

“貌魔”勃然作色，但随即又荡意盎然一笑道：

“少侠也知‘阴风队’的事？”

“嗯！”

“少侠不至于与东方台主为敌吧？”

斐剑心头暗自一震，咬了咬牙，道：

“这得看看事实而论！”

“老身不解？”

“很简单，在下从不放过邪恶之徒。”

“哦……本馆有数名弟子，在西城外林中遇害……”

斐剑口中微微一哼，道：

“不错，正是在下所为！”

“貌魔”拂袖而起，凝声道：

“少侠如果爱东方台主，就不应该有这种行为？”

“在下爱恨分明，决不有亏武士天职！”

“如此说来，你蓄意与‘金月盟’为敌了？”

“在下不否认！”

“你是否想到后果？”

“想得很多了。”

“那你今晚擅闯本馆，是有所为的了？”

“当然！”

“目的何在？”

“毁灭这罪恶之源，为武林申第正义，替无辜的同道复仇！”

“哈哈……”

“貌魔”纵声狂笑起来，笑声中有不属也有杀机。

斐剑重重地哼了一声道：

“这没有什么可笑的！”

一直静立在侧的安筱舟，突地怒喝道：

“掘墓人，你是为自己掘墓么？”

斐剑连头也不转的道：

“你还不配与本人答腔！”

安筱舟厉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若非碍于东方台主面子，早把你宰了喂狗了！”

斐剑缓缓转身，面对安筱舟，寒声道：

“今晚第一个拿你开刀！”

安筱舟一张脸，胀成了紫酱之色，目光中露出栗人杀机，向前一欺身道：

“小爷劈了你，到阴间说大话去……”

“貌魔”一摆手道：

“舟儿，你退开！”

安筱舟幸幸然地向后退了数步，犷鹜的目光，却没有离开斐剑。

“貌魔”举步出庭，面对斐剑，沉缓的道：

“你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斐剑报之以冷笑道：

“在下珍惜中原同道的生命。”

“你既然蓄意找死，东方霏雯将怪不了老身……”

“在下除恶务尽，她也许会怪在下手段太辣。”

“别太张狂，老身杀人如家常便饭……”

“化外妖魔，竟敢人中原助纣为虐，荼毒生灵，除死何贷。”

“小子，老身要把你寸磔寸刚……”

安筱舟一欺身道：

“师父，让徒儿成全他！”

“小心些！”

“师父过虑了！”

话声中，“孽龙探爪”向斐剑当胸抓去，名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式“孽以探风”，本是一招普通的手法，但在安筱舟手上施出，情况可就两样了，寓奇奥于平凡，暗藏杀着，如果你以普通招式视之，非遭毒手不可。

斐剑心中充满了杀念，也深知今夜独闯虎穴，决不能浪费一丝真力，因此早有成算，就在对方抓来的电光石火之间，左掌一封，右手“魁星射斗”指力激射而出。

安筱舟功力果然不同凡响，立即觉出指风有异，脚下一滑，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偏闪半尺，险极地壁过这洞金裂石的一指。

斐剑的身手已到了收发自如之境，一指点空，立即刹住真气，顺势改指为掌，横里扫去，变势之速，骇人听闻。

安筱舟躲过一指，却闪不开这一掌，封截亦所不及。

“砰！”挟以一声凄哼，安筱舟一个踉跄，身躯猛然撞上廊柱，哗啦啦震得碎瓦粉落，连连摇幌之后，才勉强定住身形，口角溢出了两缕鲜血。

两名妖艳少女，芳容失色，尖呼出声。

“貌魔”也告面色大变，她看出斐剑的功力，远超出她的预料。

斐剑却相反地微告失望，竟不能一招致对方死命，就在众人惊愕之际，手一扬，一道排山劲气，向安筱舟再撞去……

“少狂！”

冷喝声中，“貌魔”横里推出一掌，把斐剑的掌力震向一旁。

安筱舟一抹口血，“噔”地拔出长剑。

“貌魔”面色铁青，戟指斐剑道：“小子，本太上护法若不杀你，何以为

人！”

斐剑双眼一瞪，道：“女魔，你根本不配称为人。”

“纳命来！”

随着喝话之声，身躯一挪，举掌向斐剑当胸按去，这一按之势，玄奇诡辣得到了家，令人有无从躲闪还手之感。斐剑施展‘步虚蹈幻’步法，鬼魅般闪了开去，反击一掌。

“貌魔”也在同时二次出掌，恰好迎个正着。

“砰！”然一声，双方各退一步。

安筱舟觑准这空隙，手中剑闪电般刺向斐剑背后，“命门”大穴。

斐剑一侧身，猛挥一掌。

“哇！”惨呼声中，安筱舟被扫得直朝院中栽去，

同时，一道奇寒无比阴功，卷上了斐剑的身躯，无声无阗，斐剑乍觉全身一寒连打了两冷颤，头脑一阵晕眩。

这阴寒掌力，是“貌魔”的独门杀着“追魂阴风”。一旦中上，阴寒奇毒之气，立即穿经过脉，直迫心脉，功力随散。功力再高，也难支持半刻不倒。

斐剑修习的“天枢”武功气血运行反一般常轨，寒毒无法功入“心脉”，在本能的反应之下，寒毒立被排体外，是以他一晕眩之后，又平复如初。

“貌魔”尚未发觉此点，狞声道：“小子，你准备如何死法？老身真想不出用什么方式取你性命才平得这口气。”

斐剑冷哼了一声道：“你在作梦！”

蓦地——

十多人影，飞扑入院，当先一名老者射身道：“参见太上护法，弟子等听命！”

“候着！”

“遵命！”

“唔……那些宾客如何？”

“一切照常，已命人装车！”

斐剑一听，不由五内皆袭，只这短短时间，那批生龙活虎的高手，竟已全部丧命在那些少女之手，少女无辜，她们已被药物迷了本性，变成了恶魔的工具……

“貌魔”这时已注意到斐剑神色不对，脱口道：

“小子，你竟然能抵抗‘追魂阴风’？”

第五十五章 金月盟主

斐剑冷酷森寒的道：

“女魔，你的罪孽今晚要结束了！”

“你小子也配说这种话？”

“配与不配，事实会告诉你。”

“貌魔”陡地向后退一步，全身衣裙无风自鼓，双掌缓缓上提平胸，转眼间，掌胀大一倍有奇，齐腕以下漆黑如墨。面上充满了恐怖杀机。

斐剑见状，不由心头泛寒，他知道对方将要施展的必是一种极为歹毒的武功，不久前“血衣娘子”的“飞甲破金”使他余悸犹存，当下，立即把“天枢神掌”的功力提聚到十二成，蓄势以待。

场面，充满了栗人的杀机。

双方这一击，无凝的是石破天惊，生死一瞬。

十名名馆中高手，一个个面色凝重，虎视在侧。

安徐舟已被两名少女扶着退下……

“貌魔”向前一跨步，双掌平平推出，掌风中竟带丝丝黑气。

“毒！”这念头在斐剑脑海中电似一闪，急忙闭止呼吸一式“步虚蹈幻”从斜里划分两丈余，停身到院地之中。

“貌魔”怪笑一声，凌空飞扑……

斐剑不让对方有发掌的机会，“天枢神掌”的对方身形甫起的电花石火之间，以十二成为道，虚空劈了出去。

劲浪卷处，“貌魔”被震得落回原地。

斐剑再次弹退，到了花径之上，“唰！”地掣出了“屠龙剑”，他的意思是选空旷的位置，便于应付对方的毒掌。

长剑市自离鞘，狂飚挟着黑雾，业已罩身卷至至。

“毒”，并非凭武功可以克制，于是。他再次闪开去。

数声惨号，震耳而起，那十几名馆中弟子，正好站在斐剑身手，斐剑幽灵般的问了开去，他们警觉时已不及回避，其中七人，首当其冲，立时栽了下去，手脚一阵抽搐，横尸当场，做了斐剑的替死鬼。

斐剑若非仗着玄奥的步法，恐怕也难逃毒手。

那几个幸而不死的，魂飞天外，踉踉跄跄，直退到月洞门边。

“貌魔”伤敌不成，反毁了七名手下，登时怒发如狂，厉喝声中，弹身再扑……

斐剑算准对方动向，身形一闪、绕过花丛，从斜里发剑猛袭。

“貌魔”身形电旋，但已不及吐劲，裂肤剑气，已涌上身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身躯一仰，几乎是平贴着地面倒身回去，中途拧身变势，斜弹而起……

高手过招，讲究的是捕捉时机，生死胜败，常取决于间不容发空隙。

斐剑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就在对方变势而起的电光石之间，人随剑起，一招“满天星斗”，凌空洒出。

耀眼的芒星，布满丈余方圆的每一寸空间，剑气撕空之声。栗人心魄。

“貌魔”根本没有发掌的机会，凭其精纯的修为，身势再变，凌空倒泻……

但，时间上毕竟有了粟米之差。

凄哼声中，中途下坠，一只右掌，已被削去了半截，鲜血如果喷。

真气一泄，已无法施运毒功，手掌回复了本来的肉色

斐剑一欺身，剑尖直抵对方心窝，栗声道：“女魔，你该认命了！”

“貌魔”面如巽血，肌肉阵阵抽搐，牙齿几乎咬碎，但，她已失了反抗的余地，只有待毙一途。

何有月洞门边的几名高手，手足无措，脸上全是惊怖之色，出手又不敢，退身更不行，全窒在了当场。

斐剑正待刺杀“貌魔”……

蓦地——

一道奇强无比的吸力，把斐剑的身形拉得向后一踉跄，剑尖自然地离开了女魔心窝，女魔乘机弹退了八尺。

斐剑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长剑一划，闪电回身，一看，只见一个身高八尺开外的奇伟蒙面人站在距他不及一丈之外。

这蒙面人来得无声，而且能发出如此强的吸力，身手确实惊人。

他定了定神，道：“阁下何方高人？”

奇伟蒙面人一字一顿的道：“本座金月盟今主！”

斐剑全身一震，连退了三个大步，激颤的道：“阁下……是‘金月盟’冷主？”

“不错！”

斐剑的确想不到会在此地碰上“金月盟”令主，这当今第一恐怖人物，把武林搅得一片乌烟障气，频临末日，突如其来的情况便得他感到有些的失措。

这巨无霸般的神秘人物，便是一心要君临天下的“金月盟主”……

一股冲天豪气，从斐剑心头升起——

今夜，如能搏杀这魔王，弥天浩劫告消解，这比从事任何行动更有意义。

这魔王的功力究竟高到什么程度，今晚非揭开不可，自己业已参悟了‘天枢宝复’全部武功。如非对方敌手，那除魔卫道的行动，便不太乐观了。

今夜，该是自己能力的一次考验。

心念未已，“金月盟主”再次开了口：

“你便是‘掘墓人斐剑’？”

“正是！”

“你存心与本盟为敌？”

“除魔卫道是武士的本份！”

“你视本座为魔道？”

“阁下扪心自问，所行所为是正是邪？”

“金月盟主”突地振声狂笑道：

“哈哈哈哈哈，有趣，本座第一次听到有人敢如此对本座大放证词！”

斐剑冷冷的道：“有趣的事当不止此！”

“嗯，掘墓人，还有什么？”

“在下立誓要埋尽天下邪恶徒！”

“你狂得使本座不忍心杀你？”

“阁下当听说过对敌人宽恕使是对自己残忍这句话！”

“你且说说本晚来此的目的？”

“毁这魔窟？”

“凭你？”

“在下可以大胆回答，不错！”

“掘墓人，本座很可惜你这块材料……”

“此话怎讲？”

“如果你能加入本盟，定可吐气扬眉，在武林中是一人之下。”

“嘿嘿，在下一向不屈居人下！”

“这未始办不到，有一天，你可能唯我独尊！”

“阁下席卷武林之后，有意让贤？”

“有此可能？”

“你准备怎样？”

“我们之间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

“搏命？”

“正是如此！”

“如你杀不了本座呢？”

“被杀！”

“如本座不愿杀你呢！”

斐剑不由语塞，他忽然想起曾有不少次，“金月盟”属下说过奉命不与自己为敌，这凝团一直未曾打破，今晚面对“金月盟主”，该揭明了才是……

心念之中，反问道：

“阁下何以不愿杀在下？”

“有两个原因？”

“在下愿闻？”

“第一，你是百年罕见的奇材，毁了未免可惜……”

“哼！另一个原因呢？”

“此刻已没有说的必要了，除非你愿意加入本盟。”

“阁下是否曾下令属下，不使与在下为敌？”

“有这回事！”

“为什么？”

“基于第二个原因，没有告诉你的必要了！”

斐剑心头打了一个结，对方不说，他不愿再追问下，后正今晚是生死之搏，胜了，一切自明，败了，全部幻灭……

“金月盟主”一顿之后又道：

“掘墓人，放手相搏，三招已足够判明生死了，当然，这是指某一方的招术，内力，等制胜因素高于另一方而言。

斐剑心念疾转，自己所长的剑术，也不过三招，如果三招不胜，以下就不必谈了，当下沉声道：

“在下同意这说法！”

“本座方才所谓的条件，是指彼止无法制对方死命而言？”

“阁下无妨说说看？”

“如你胜了，抑或平手，前帐完全勾消，改期再战！”

“在下落败呢？”

“加入本盟！”

斐剑当场一窒，这条件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加入“金月盟”，助长魔焰，荼毒生灵，岂是能做的事，这不与素志完全相反吗？同时，自己能否与对方抗衡，还是疑问，万一不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心念及此，寒森森的道：

“加盟办不到！”

“你与本盟誓死为敌？”

“在下不否认这句话！”

“不考虑了？”

“毋庸考虑！”

“金月盟主”缓缓拔出腰间长剑，灯光映照下，剑身发出慑人的寒光，

剑身靠剑尖半尺之处。有一个金光闪兴的新月印记。

斐剑在心里暗自叫了一声：“金月盟剑！”

该盟以“金月”为名，看来此剑必非凡品。”

场面在“金月盟主”拔剑之际骤呈无比的紧张。面对这神秘的武林魔王，斐剑心中不无忐忑之感，这一战，不单关系个人的生死荣辱，也关系正邪的消长。

“金月盟主”一振腕，手中剑幻出一片使人耀目难睁的金色月形芒影。

斐剑心头一紧，心道：“这一式，其凌厉诡谲之处，并不亚于自己那一招‘满天星斗’。”

“金月盟主”庞大的身体朝前一挪，以震耳凝神的声调道：

“斐剑，你不后悔？”

斐剑冷冷的道：

“强存弱死，是武林中不易的铁则，谈不上后悔两个字。”

“可惜你这一朵武林奇葩了……”

“阁下大言炎炎，在下感到可笑。”

“这并没有什么可笑，本令非为了……”话锋突然顿住。

“为什么？”

“为了那丫头死心眼……”

“谁？”

“东方霏雯！”

斐剑全身一颤，向后退一个大步，东方霏雯与“金月盟”有某种渊源存在，从历次情况而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话出自“金月盟主”之口，就相当有份量了。

“金月盟主”的真正来历是什么？

东方霏雯与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东方霏雯虽是玉貌花容，但她曾自认驻颜有术，业已是四十过外的迟暮之年，而他竟称她为“丫头”，这称呼，证明他是她的尊辈……

心念之中，脱口道：

“她与阁下是什么关系？”

“这一点应该由她告诉你！”

斐剑一窒之后，横了横心，栗声道：

“这已无关紧要了……”

“无关紧要？”

“正是！”

“你的意思是……”

“为了比儿女之情更重要的武林公义，今晚，在下与阁下之间，必须分出生死！”

“不计任何后果？”

“当然！”

“金月盟主”手中剑微微一颤，沉声道：

“可有什么遗言交代，本令主可以转达？”

所谓遗言，对象当然是指东方霏雯而言，斐剑自忖，自己与东方霏雯的交往，知道的仅了了数人，想不到，“金月盟”一般有地位的人，早已了如指掌，这更证明了东方霏雯与该盟关系之深。

闻言之下，报之以一声冷晒道：

“倒是阁下有遗言，大可先行交代属下？”

“金月盟主”似被真正的激怒了，两道利剑般的目芒，从蒙面巾上的小孔射出，象两股凝结了的光柱，令人不寒而栗，那目光直要穿透人的心脏……

两条人影，直逼圈子之外，正是“貌魔”师徒。

“貌魔”怨毒的目光一扫斐剑，然后向“金月盟主”道

“容卑座结果他！”

“金月盟主”目光似逼视着斐剑，口里道：

“贵座请退下，此事由本座了结！”

“貌魔”怔了半晌，才幸幸地和安筱舟退下去。

院中，只剩下敌对的两人，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

斐剑把功力提聚到十二成，双瞳青光熠熠，与对方耿耿互视。

“锵！”

对方一触而分，不知是谁先出的手，四周的花树，被剑风扫得枝残叶落。

从这一回合而论，双方的功力，已到了某种极限，所差极微，极微，但感受却大大不同，“金月盟主”震惊于对方剑术的造诣，竟然能与自己认为无敌的“全月剑法”平分秋色，这是始料所不及的，而斐剑却十分振奋，至少，他知道凭所学已足可与这不世出的魔王一搏。

一招之后，又成对峙之局。

空气似乎已凝结了。

这是一场百年来仅有的绝顶剑手交锋，而且，各存制对方于死命之心，所以情况凶险无伦。

第五十六章 紫衣秘室

双方如石象般凝立，精气，神均已提聚到了极致。

只要任何一方心神稍懈，立遭致命的攻击。

绝顶剑道高手，讲究的心、神、剑、气合一，以静制动，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

所谓敌一动便是制胜克敌的要诀，任何一个习剑的人，都知道这原则，但知道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放眼武林，能练到这一步的，可说百年难逢一二人，所以武林有句话说，剑为百兵之主，易学难精。

现在，对峙的双方，都可算是绝顶的高手，两人同心思，等待着一击的机会。

时间，在万会紧张之中消逝。

绝顶高手过招，胜败生死，决于俄顷，关键在于能制敌先机。

这一击，在斐剑来说，关系太大了，不但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也是正邪消长的关键，所以，他以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凝重态度来接受考验。

“呀！”

短促的栗喝声，撞破了凝固的空气，灯光映照下，金黄的芒影，象一

片繁花，又象是半空突然爆发的烟火……

不差先后，斐剑的“屠龙剑”幻射出一蓬星雨……

一阵阵连珠密响，夹着刺耳的剑风嘶啸，仅是那么一瞬。余音未尽，现象已消。

“金月盟主”退离原地一步，后移的右脚，没入土中，其深及踝。

斐剑身形幌了一幌，使西略现苍白。

一切又归于死寂，两尊石像兀立对峙，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这一回合，斐剑略占上风。

天色透高，灯光随炎黯淡下去。

蓦地里——

后院传出数声暴喝，接着，人声沸腾，叱喝声与惊呼声混成一片，数股火苗，冲天而起，迷蒙的拂晓，被染成了红色。

谁，竟然敢到英雄馆放火？

斐剑心神微微一分。

就这心神微分的电光石火之间，在一般高手来说，也是根本就感受不到，但在“金月盟主”这类人物眼中，算是出击的最好的时机了。

金芒一闪，一招惊世骇俗的杀手，业已攻出。

快，快得使人无暇转念。

凌厉，凌厉得使人心颤神夺。

没有经过意念，完全出于本能，斐剑以快得无法形容的速度，一翻腕，施出了那招攻守均臻极致的“擎天一柱”

当然，现在他的目的只是守，封对方这致命的一击。

由于这一招玄奥，但极单纯，所以在紧迫得几乎无法感受的时间上得以弥缝。

“锵！”的一声金铁厉鸣，剑气横溢，花飞树僵。

斐剑但觉巨震之后，手中一轻。

父亲的遗珍“屠龙剑”，从腰一折为二，手中握着的，是半截断剑。

心弦，象被重锤猛击，震得他魂飞神越。

完了，他脑海中只有这么一个意念。

汗水，冒出如浆，俊面一片煞白，身形不期然的簌簌而抖。

“金月盟主”的剑尖，抵上了他的“七坎”死穴。

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他没震惊，只是讶并对方向何以不立即下手取自己的性命，难道对方还有什么花样？

火光烛天，整个“英雄馆”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喧闹的声音，被呼轰之声取代，热浪包围了现场，炙肤灼骨。

斐剑一咬牙，栗声吼道：

“为何不下手？”

“全月盟主”答非所问的道：

“你手持的是‘屠龙剑’？”

斐剑心头一颤，对方居然也认得这剑，想当年“屠龙剑”客必是风云人物，响当当的角色，所以连兵刃也出了名。

“屠龙剑”被折，证明这剑只是凡铁而非奇兵，只是剑以人名。“赎罪人”转赠之父遗物，如今毁在自己手里，的确是终生憾事。

心念之中，栗声应道：

“不错，正是‘屠龙剑’，阁下居然也认得！”

“此剑何来？”

“友人所赠！”

“友人？”

“这有什么不妥？”

“斐剑，你当明白你现在的处境？”

“明白不过，士可杀不可辱，下手吧！”

“本令重申前言，如你愿加入本盟……”

“办不到！”

“死而不悔？”

“在下之败并非力有不逮，只是器有不利！”

“你不服？”

“这是必然的！”

“不眼又将如何？”

斐剑咬了咬牙，声音冷漠但十分平静，道：

“下手吧！”

“金月盟主唱中杀光一闪，阴沉沉的道：

“看来真不能留你活在世间……”声落，并没有下手，半晌，他竟外地收回“金月剑”，道：“这次放过你，算是对那丫头有所交代。”

说完，一闪而逝。

斐剑怔在当场，内心那一份滋味，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东方霏雯究竟是什么来头，连不可一世的“金月盟主”也要卖她的帐？

烈焰飞腾，墙倒屋塌之声震耳欲聋，“英雄馆”算是毁定了。

他缓缓拣起半截断剑，心中难过万分，父亲“屠龙剑客”在他心目中，只是一个离奇的魅影，他不忘母亲临死的嘱咐：“女魔，金钗……杀……屠龙剑客……”这些断句连在一起，谜底十分复杂，父子天性，被这几句先入的话冲淡了。

父亲遗物应该珍视，但更重要的他觉得对不起赠剑的“赎罪人”……

由断剑，他想到了“剑冢”神兵，如果有那柄神剑在手，今天，“全月盟主”决难逃剑下，崔婉珍自称“护剑人”，却又不知剑主是谁？令人难解，可惜，每一次谈话触及重心时，都被意外情况打听。

想到万分痴情的崔婉珍，他不禁感到有些回肠九转……

“我非得到剑冢神兵不可！”他喃喃自语了一声，展开露世神功，扑出火窟。

英雄馆虽僻处一角，但终究是在城中，这时居民与官兵汇集了不下千人之众，火势已无法扑救，全成了观火的，喧喧成一片。

斐剑离开火场，奔出西城，太阳已高升了。

到了尹一凡和“无后老人”约会的地点，尹一凡已迎上前来，紧张的道：

“大哥，幸你没事！”

斐剑一怔神，道：

“什么意思？”

“你想，除了大哥，谁是‘金月盟主’的敌手……”

“你知道了？”

“全知道，‘赎罪人’神机妙算，说‘金月盟主’不会杀你……”

“他……”

“火焚‘英雄馆’便是他策划的，你与‘金月盟主’对峙，他绊住了‘貌魔’，于是小弟等各行其道，为所欲为。”

斐剑激动的道：

“赎罪人呢？”

“走了！”

“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不知道，他不曾露面，一切计划消息，都是他手下人传送。”

“哦……无后前辈呢？”

“请跟小弟来！”

斐剑怀着狐疑的心情，随尹一凡向荒野奔去，足足十余里远近，才到了一座破庙之前，斐剑早注意到暗中有桩卡，这破庙章然戒备森严，但也懒得动问。

进入庙门，一付败落荒凉景象，奇怪的是竟然阒无人迹。

穿过数重蛛尘封的殿堂，眼前是一个芜草于人齐的院落，院地的一角，露出一圈青苔落布的井栏。

尹一凡用手一指道；

“我们跳井吧！”

“怎么回事？”

“进了就知道！”

说完，已当先跃入井中，斐剑皱了皱眉，跟着纵落，井深约莫八支，井底是软绵绵的细沙，滴水俱无。

尹一凡接动一块井壁砌石。格格声中，露出一道门户，一条隧道向里延伸，隐约可见灯光。

“大哥，请！”

斐剑更加悬疑莫释，但他仍不表露出来，点了点头，跨入洞门，前行十余丈，倏见灯火通明，人影幌颤，数间宽敞的地下室，呈现眼帘，来往的人，一律紫衣劲装。

破庙井底，竟然有这等布设，的确是匪夷所思。

斐剑甫一现身，“无后老人”已从一个门户中迎出，大声道：

“少侠，且喜你无恙归来，里边谈！”

斐剑眉锋锁得更紧了，忍不住道：“这是什么地方？”

“说出来你别介意，这是‘紫衣人’的秘密住所！”

斐剑双目倏射可怕的杀光，栗声道：“紫衣人的住所？”

“无后老人”尴尬的一笑道：

“是的！”

“他人呢？”

“不在此处！”

“前辈于他早有连络？”

“不，是‘赎罪人’安排的，老夫到来亦不太久！”

“晚辈失陪……”

“无后老人”横身一拦，道：

“少侠，务请以武林命运为重，至于私仇，‘赎罪人’一再保证，俟解决

了‘全月盟’之后，会命‘紫衣人’了断！”

斐剑本待再说什么，想一想没有开口，尹一凡轻轻一推他，道：

“大哥，进去看看再说！”

斐剑无可奈保的举步入室，目光扫处，不禁大感震惊，只见室中躺了数十名少女，有的身着裘衣，有的甚至半丝不挂，妙相毕陈，那些少女，似都被点了穴道，一个个酣睡沉沉，斐剑面红气促，转头向尹一凡道：

“怎么回事？”

尹一凡目光不敢接触那些极富诱惑的使人意乱神迷的妙相，眼观鼻，鼻观心，见问才抬道：

“阴风队少女！”

“什么，这些女子是‘英雄馆’中那一批妖女了”

“是的！”

“为什么不杀了？”

“她们是无辜的，被药物迷失本性，成了魔道的工具，杀了岂不太残忍……”

“如何处置？”

“赎罪人准备求取解药，复恢她们的本性然后按址遣送！”

“全都在此了？”

“大概是！”

“想不到如此轻易得手……”

“大哥，‘赎罪人’安了内线，还出动了近百‘紫衣人’手下，才侥幸成功，可冒了极大的风险，如果稍有失算，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比如‘金月盟主’的出现，是始料所不及的，幸而你绊住了他，否则全军尽墨……”

斐剑怦然一笑道：

“我儿乎丧命‘金月剑’下……”

尹一凡诚挚的道：

“小哥，小弟我的确尤心如焚，总算邀天之幸。”

“阴风队的公案算是解决了？”

“是的，但难免对方不另起炉灶，还有一样，也算大幸……”

“什么大幸？”

“东方霏雯没有现身，否则恐怕功亏一篑。”

斐剑仰首望着室顶，心头一阵激荡，他此次独闯“英雄馆”目的是找东方霏雯，想不到正主没有碰上，反而几乎送命，结果还靠别人之力毁了“英雄馆”，想起来真是惭愧之至。

“无后老人”若有所觉的道：

“少侠，想来你已饥渴了，先用酒饭……”

斐剑不待对方说完，立即摇手道：

“晚辈立即告辞！”

尹一凡苦着脸道：

“大哥，你成见很深……”

“这并非成见，‘紫衣人’与我仇深似海……”

“无后老人”干咳了一声道：

“大丈夫恩怨分明，少侠即答应先公后私，把仇怨暂时放下，妨……”

“晚辈有两件急事待办理？”

“哪两件事？”

“赴少林查‘百灵女’下落，找出杀母仇人，同时到‘剑冢’索神剑，以应付‘金月盟主’！”

“这是正事，也是急事，该办！”

“所以晚辈告罪失陪。”

尹一凡接口道：

“大哥允许小弟追随吗？”

“我想自己去办！”

“大哥的意思是不要小弟同行？”

“这是我的私事，凡弟不要误会。”

“正邪之战，刻不容缓，而大哥是所有同道所属意的中流砥柱……”

“不敢当砥柱之誉，愚兄对此誓尽绵薄，随时应召。”

“那……大哥不反对有事时与你见面？”

“当然！”

“如此小弟送大哥出去？”

“好！”说着，向“无后老人”施了一礼道：“晚辈暂且告辞！”

“无后老人”颌了颌首道：

“请便！”

斐剑与尹一凡从另一条秘道，离开地下室，顾盼时间到了庙后，斐剑突地正色道：

“凡弟，回答我一句话？”

“大哥请讲！”

“你早已知道东方霏雯的来历？”

尹一凡期期的道：

“这……这……小弟不否认，但……”

“可否告诉我她与‘金月盟’是何渊源？”

“大哥，这……”

“我必须知道。”

“可是小弟我不能违抗师命行事……”

“我碰上她，她一样要告诉我，这没有故神其秘的必要？”

“并非故神其秘，小弟我担不了这干系！”

“有什么不得了的干系？”

“大哥，你要我死，我决不皱眉，可别逼我做这件事！”

斐剑一时无词以应，尹一凡话已说绝，再逼他可就失去朋友之义了，但这个迷愍在心头，的确不好受，心念数转之后，一跺脚道：

“她必在施南城范围之内，我立即去找她！”

就在此刻——

不远之处，传来数声女子的叱喝声，那声音入耳便不陌生。

斐剑心中一动道：

“凡弟，再见！”

身形一弹，便朝喝叱声所传的方向扑去。

尹一凡窒了一窒，也紧跟着追了过去。

第五十七章 情海狂澜

上集书中，斐剑与尹一凡离开了“紫衣人”的秘密居所古井地室，来到破庙之外，斐剑向尹一凡追问东方霏雯的来历，突地，不远之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喝叱声，那声音听来并不陌生。

斐剑心中一动。向尹一凡说了声：“再见！”弹身扑去。

尹一凡窒了一空之后，也跟着追了过去。

距离缩短，喝叱之声更加明显，已可以分辨发声方位。

斐剑循声掠去……

疏林如蒂，围环着一片草坪，坪地中央，两条紫色影子兔起鹰落，厮缠不休，走近疏林，可以看出交手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紫色儒衫、紫巾蒙面，女的一身淡紫宫妆，俏丽十分，但粉腮已被杀机罩满，手中剑如疾风迅雷，尽朝要害攻击。男的却一味闪让，偶而反击一两掌……

斐剑身形似魅，无声无息地直逼疏林，一看，登时血脉彭张，杀机陡起。

那男的，赫然就是血海仇人“紫衣人”，女的是“红楼主人”的大弟子舒眉。

“紫衣人”以诡计谋害了“红楼主人”，“屠龙剑客”也连带遭绞，舒眉找上“紫衣人”，当然是为师复仇。

论身手，舒眉决不是“紫衣人”之敌，但，“紫衣人”似乎无意伤她，这叫人难解？

舒眉出剑如狂，但“紫衣人”闪让从容。

又过了十余照面，“紫衣人”突地暴喝一声：

“住手！”

喝声中，两指扶住了舒后的剑身，这一手，的确惊人，因为眉的剑术造诣并非泛泛，在武林中已算是一等一的剑手。

舒眉争剑不脱，右掌猛然劈出，口里厉喝道：

“紫衣人”姑娘与你誓不共戴天！”

“紫衣人”单掌微扬，封开了舒眉的一击，冷冷的道：

“舒姑娘，本人再此声明，你会有为师报仇的机会，但不是现在！”

舒眉惨厉的道：

“紫衣人，当初你假昌‘屠龙剑客’作饵，把先师诱上石碣峰，活埋石洞之内，目的是什么？先师与你何仇？何怨？……”

“紫衣人”松开两指，后退了数步，栗声道：

“将来自有交代！”

斐剑一弹身，泻落坪中。

“紫衣人”惊呼一声，“你……”折身飞逝，快逾闪电。

斐剑大喝一声：“那里走！”跟着弹身追去，但“紫衣人”业已腾飞无踪，只好返身折回原地。

舒眉还没有离开，见斐剑折回，忙上前数步，道：

“原来是斐少侠！”

“舒姑娘还记得在下……”

“斐少侠名颂武林，‘紫衣人’竟然望影而逃！”

斐剑苦苦一笑道：

“事实并非如此，‘紫衣人’本身功力已非泛泛，最近又得到‘地皇’全部武功精华，如与在下放手相搏，尚不知鹿死谁手……”

“那是为什么呢？”

“目前武林正道之士，密谋对付‘金月盟’，‘紫衣人’站在正道这一边……”

“以他的为人，而谈除魔卫道，岂非是一种讽刺？”

“是的，但他已有所表现，因此，避免与在下直接冲突！”

“我也觉得奇怪，他对我的攻击，没有还手，以他的功力，我万非其敌”

斐剑咬了咬牙，道：

“舒姑娘，等机会吧！”

舒眉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

“照此看来，我恐怕不能替先师与三位同门复仇了。功力悬殊太大……”

“舒姑娘不必灰心，杀人者若人杀之，只是时间问题，在下相信‘紫衣人’所欠血债，债主不止你我二人。”

“是的，但不能手刃仇人，确是憾事。”

“舒姑娘，在下有句话一直没有机会请教……”

“请教不敢，少侠有话但请吩咐！”

“请问先令师与‘屠龙剑司马宣’是什么关系？”

“情侣！”

斐剑内心一颤，又道：

“令先师归隐‘红楼’，一住十年，为的是什么？”

“少使要知道？”

“是的！”

舒眉神色一黯，泫然欲泣，十分惨淡的道：

“先师一生，断送在一个‘痴’字上……”

“姑娘可以把详情见告吗？”

“唉！多情自古空遗恨。十多年前，先师邂逅‘屠龙剑客’，两人一见倾心，先师因此而构筑‘红楼’，欲图双栖，‘红楼’落成之日，先师要求与‘屠龙剑客’正式结为夫妇，‘屠龙剑客’到此才透露业已娶妻生子……”

“哦！”

斐剑“哦！”了一声，内心一阵刺痛，这是父子关系的又一有力证明，“屠龙剑客司马宣”是自己的生父，已毫无疑义了，但这一层关系，他无法说出口，当然也没有表白的必要，紧迫着追问一句道：

“以后呢？”

舒眉愤然道：

“先师当时十分痛苦，但痴情难断，他不责怪‘屠龙剑’……”

“令师是情有独钟……”

“屠龙剑客要求先师暂时等候，他回去安顿妻小之后，便来长相厮守，先师一口答应，并矢志等待，足不出‘红楼’……”

“后来呢？”

“他一去不再回头，先师苦等十年，到头来却毁在‘紫衣人’的阴谋下！”

斐剑激动的道：

“屠龙剑客是个负心人？”

“先师并不恨他，十年寂苦，她归因于造化弄人，她坚信他会回来……”

“然而他没有回来……”

“是的，我曾大胆向先师说过，一个不忠于妻儿的男人，会忠于另一个女子吗？但立即受到先师呵斥，她相信他必是遭遇意外，否则不会失约。”

斐剑暗忖，据“紫衣人”当初利用自己传言诱杀“红楼主人”时所说，父亲是因“宇宙一尊”为徒索仇，而被废了功力，残了双目，放置在荆山石峰碣峰顶的石洞中，日久成恨，而遗命自己杀他？这大有可能，而且也是唯一的解释。

心念及此，以往对父亲那种模糊的恨意，倏然消失，可悲的母亲至死不明真相，含恨以瞑，而父亲却在十年后死于“紫衣人”之手……

于是，他对“紫衣人”恨意更浓了，师仇、亲仇，都集于他一人身上。

“紫衣人”为什么要谋杀“红楼主人”呢？

他自承与父亲是知交，为什么要一并谋害呢？

难道其中牵涉到男女之情？

“舒姑娘，‘紫衣人’谋害令师与‘屠龙剑客’是否为情。”

“不知道！”

“紫衣人所为当然有其原因？”

“是的，但他不肯说出来，而我也没有端倪可供推断？”

斐剑咬牙切齿的道：

“在下会一一予以澄清的，舒姑娘，你目前不宜再找他！”

“为什么？”

“恕在下直言，你不是他的对手！”

舒眉痛苦的道：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但师仇不共戴天，我岂能计及本身安危！”

“在下与他，仇深似海，他会得到应有报偿！”

舒眉幽然一声长叹，泪水悄然挂下双腮。

斐剑真想回头奔转地室，找“紫衣人”了断，但想到必然会遭到“无后老人”和尹一凡的阻止，而从“英雄馆”事件看来，“紫衣人”的潜力，实在不可轻侮，对付“金月盟”挽救武林浩劫，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大势如此，只好假以时日了。

心念之中，向舒周一抱拳道：

“舒姑娘，后会有期，在下有事先走一步！”

舒眉朱唇微颤，欲言又止，最后幽然凄声的道：

“请！”

找剑心头怦然，象逃避什么似的急急弹身驰离，他从舒眉的神情与目光，觉察到对方的心思，现在，他对于儿女之情，避之犹恐不及，屠龙剑客与崔婉珍，已够他烦恼，困扰，岂能再惹无谓的牵缠。

先赴“剑冢”然后奔赴“少林”，抑是折回施南城找东方霏雯？

正在心见将决之际，一声娇唤，倏告传来：

“相公留步！”

斐剑不期然地刹住身形，侧面林中，飞出一条人影，直泻身前。

来的，赫然是东方霏雯贴身的一名绛衣少女。

斐剑顿时百感交陈，俊面阴沉得象大雷雨的前半刻。

绛衣少女深深一福道：

“相公，想不到会碰上您！”

斐剑冰寒的道：

“什么事？”

“婢子等奉主母之命，分头追寻……？”

“找我？”

“是的，奉命相请！”

“好极了，我正要找她，带路！”

言语之间，已充分表露出他内心的愤怒，绛衣少女唯唯应了一声：
“是！”

返身向林内奔去，斐剑紧随在她身后，于是，英雄擂，英雄馆，荒林裸尸，美人陷井……等等，齐涌心头。

他下定决心，所有的悬凝，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穿越五里左近的一片森林，到了山脚，眼前现出一幢精舍，花木扶疏，修竹掩映。

绛衣少女一刹身形，道：“到了！”

斐剑跟着止步，突地，一个黑衣汉子从旁翻走而过，塞了一样东西在他手……

绛衣少女回头娇喝一声：“什么人？”

黑衣汉子已走到三丈之外，闻声低首应道：

“弟子护法坛下执巡！”

“你好大胆子，敢胡穿乱闯？”

“是！弟子知罪！”

“哼当心你的小命，走吧！”

“是！”

黑衣汉子连头都不敢抬，匆匆离开。

斐剑心中凝云大盛，这黑衣汉子自称护法坛执巡，对绛衣少女自称弟子，态度之间，诚惶诚恐，而绛衣少女仅是一名待婢，如此看来，东方霏雯的身份地位，必然十分尊崇，这是什么所在？那黑衣汉子塞在自己手里的是什么东西？

绛衣少女一福道：

“相公稍候，婢子禀主母相迎！”说完姗姗进入精舍。

斐剑摊开手，手中是一纸团，好奇地打开一看，只上面写着：

“哥，千祈紧守立场，武林幸甚！”

一望即知是尹一凡玩的花样，斐剑撕碎字条，暗忖，尹一凡的确不愧“阴魂不散”的外号，他竟然跟了来身闯入禁地。冒充执巡，他要自己紧守立场，什么立场？……

心意未已，眼前陡地一亮，东方霏雯倏然出现。

他象触电似的一震，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

她，娇艳如昔，只是粉靥上罩了一霜，空气显得十分不协调。

斐剑努力镇定了一下心神，冷漠的道：

“大姐，想不到在此重逢！”

东方霏雯，“嗯！”了一声，道：

“是的，的确是很意外的事，进来吧！”

一对红颜知己，由于某些芥蒂，似乎陌生，场面尴尬至极。

斐剑紧抿双唇，移步进入精舍，目光所及，不由大感意外，内部的陈设，古雅素朴，与不久前被“紫衣人”所毁的“谪仙秘官”相较，气氛截然两样。

“随便坐！”

斐剑默默地在侧面一个绿色窑瓷墩上坐下。

绛衣少妇献上香茗，退了下去。

东方霏雯熟视斐剑良久，幽幽的道：

“弟弟，自上次你中了‘铁泉草’之毒，半途车坠长桥，我无时不以你为念，今天是变故后第一次重逢……”

提起前情，斐剑心弦连颤，歇力保持平静的道：

“是的，饶天之幸，得以不死……”

“有人在破坏我们的感情？”

“……得着站有什么立场说话！”

“弟弟，你变了！”

“变的恐怕是大姐你？”

“弟弟，你似乎满怀怨毒……？”

话已触及正题，斐剑咬了咬牙，沉声道：

“这一点我不完全否认！”

东方霏雯冷艳的眸光一转，道：

“如果今天不是小婢碰上你……”

“我正在找你！”

“那就很巧了，我俩之间该开诚布公的谈上一谈？”

“正是这句话！”

“弟弟，首先你回答我一句话，你心中还有我吗？”

冷艳的眸光，一变而为温柔的轻丝。这其中，散发着多深的情意，也含着太多的诱惑，斐剑心头一荡，那被疑云与迷雾笼罩的情景，又开始蠢然激动。但他理智的堤防是牢固的，孤傲的性格，这时发挥了功效，当下冷静的道：

“有，截至我们长桥分手时止，丝毫未变！”

“现在呢！”

“如果说有了动摇，那是你造成的！”

东方霏雯玉靥一连数变，显示出她心里相当不宁静，久久，才慢启朱唇道：

“我曾经说过，也许我彻底的错了，一开始就错了！”

“什么错了？是指彼此交往？抑是……”

斐剑无法揣测对方的话意，事实上他此刻也没心思去分析话意，把心一横，道：“大姐，你替‘金月盟’所摆的‘英雄擂’当台主？”

“不错！”

“你知道幕后是什么情况？”

“当然知道！”

斐剑脸一寒道：

“你明知此举人神共愤，伤天害理，而你仍然去做？”

东方霏雯平静得若无其事的道：

“我有非做不可的现由！”

“请问什么理由？”

“我是‘金月盟’一份子，我奉命行事！”

斐剑心中微微一震，但没有十分惊奇，从种种迹象上，他早认定她与‘金月盟’有很不寻常的关系，现在只是证实而已，于是，他领悟尹一凡字条上所说坚守立场四个字的用意了，正邪不是，他怕自己因儿女之私而忘了武林公义。

他也感觉，两人的交往可能错了，但这感觉含有痛苦的成是，因为他爱她是真心的，而现在，敌我之势也是实在的。

“金月盟主”曾下令属下不与自己为敌，原来是被她从中安排。

但，她曾迫杀过“巡察总督高寒山”，“天地双煞”及十余名“金月使者”，这又作何解释呢？

心念之中，脱口道：

“你的身份我早知道的，可是……”

“可是什么？”

“你曾迫杀过高寒山等在盟中有地位的高手……”

“因为他们应该死，我是执法。”

“应该死？”

“嗯，派有派规，国有国法，这点你大可不必深究。”

“照此说来，你充当台主是不得已？”

“不错！”

斐剑双目倏现精光，迫注在东方霏雯面上，字字如钢的道：

“大姐，我对你有个要求！”

第五十八章 石窟埋剑

东方霏雯也凝重的道：“什么要求？”

“脱离金月盟。”

“办不到！”她不假思索的冲口而出。

斐剑陡地离座而起，激颤得簌簌直抖，俊面一片冰寒。

东方霏雯幽幽然接着道：

“如果要求你加入‘金月盟’呢？”

斐剑一咬牙道：“我要求你这样做是希望你脱离邪恶，你提出相反要求却没有道理。”

就在此刻——

一个苍劲但阴寒的声音，起自身后：

“武林中本道理可谈？”

斐剑不由大吃一惊，身形半转，侧顾之下，登时血脉奋张，一颗心怦怦狂跳起来，靠房门外，巍然矗立着一个巨无霸型的蒙面人。

对方，正是震撼武林天下的一代巨擘“金月盟主”。

“金月盟主”骤然现身，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昨夜，英雄馆中得命的一幕，电映心头……

“金月盟主”目光如冷电秋霜，一扫斐剑之后，迫注到东方霏雯身上，栗声道：

“丫头，你太任性了！”

东方霏雯垂下了臻首。

“金月盟主”一顿又道：

“你是在玩火……”目光再次一扫斐剑，声音变得十分严厉的道：“你早该告诉我他的来历！”

听声中，“金月盟”与东方霏雯之间，关系相当深厚。

斐剑冷冷地插口道：

“盟主阁下，想不到这么快又碰面了！”

“金月盟主”慑人心神的目芒，陡然移射到斐剑面上，以栗人的声调道：

“小子，本座直到片刻前才从丫头口里知你的来历……”

斐剑寒声道：

“知道了又待如何？”

“金月盟主”嘿嘿一笑，狞声道：

“本座不会再放过你，今天你死定了！”

斐剑怒火冲胸而起。厉声道：

“本人三寸气在，也誓必杀你！”

“你没有机会了！”

话声中，缓缓拔出“金月剑”……

斐剑手指搭上剑鞘，方才想起，鞘中是两截断剑，昨夜在“英雄馆”内折在对方剑下，彼止的剑术相差极微，而“金月剑”是一柄奇兵，截金断玉，目前自己等于手无寸铁，如以空字对“金月剑”决无幸理。

心念至此，不由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噤。“金月剑”缓缓上扬，无形的剑气，使得满厅生寒。

斐剑目瞪口呆，把全身劲道运集右手食中二指，凝神以待……

场面，充满了可怕的杀机。

东方霏雯粉腮又开始变化，一变，再变，突地开口唤了声：“爹！”

这一声“爹”，如一柄巨锤，敲击在斐剑的心上，他做梦也估不到东方霏雯会是“金月盟主”的女儿，怪不得尹一凡的师父，“无后老人”，“赎罪人”……等一再警告自己不能和她相恋。

他们为什么不说这层关系呢？怕自己知道真想之后，昧于儿女之情而倒戈。

他颤栗了，难怪她一口拒绝自己要她脱离“金月盟”的建议！

彼止的关系，应该结束了……

只这一疏神，“金月剑”如闪电疾雷般罩身劈至，躲、闪、封、拦，什么都太嫌迟了，绝顶高手相搏，只有“先机”两个字。

几乎是同一时间，他念间未转，一道极劲的真力，从侧方猛袭而至，把他的身形撞得横荡三尺，就这样，他逃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出手的，赫然是东方霏雯。

斐剑一敛神，“魁星射斗”指功，电射而出，快速厉辣，世无其匹。

“金月盟主”顺势举剑封挡，“锵！”

指风射中剑身，发出栗耳交鸣，“金月盟主”庞大的身躯一晃，倒退了脚步。

“魁星射斗”指功，洞金裂石，若非“金月剑”是一柄神兵，必被射折无疑，剑虽无损，持剑人却被震退了两步。足见这指风的强劲到了惊世骇俗之境。

“金月盟主”利剑般的目芒一扫东方霏雯，暴吼道：

“你这是做什么？”

东方霏雯颤声道：

“女儿……女儿……情不自禁……”

“丫头，一错岂可再错？”

“可是……”

“你想到后果没有？”

“女儿想过！”

“如此，你回避吧！”

“不！”

“你什么意思？”

东方霏雯深深地注视了斐剑一眼，一跺脚，毅然道：

“爹，答应女儿和他归隐，永不出江湖！”

斐剑全身一颤，脑内轰轰作响，心湖被这句话搅起了轩然巨波，皆美归隐，笑傲烟霞，永不问武林是非……

“金月盟主”重重一哼道：

“丫头，你是在发吃语？”

“不，女儿想过了，半生虚度，一无所得，只有他……”

“你在玩命？”

“女儿至死不！”

“丫头，你知道他的功力到了什么程度？为父若非仗这柄‘金月剑’，还真不知鹿死谁手，放眼武林，已难找与他抗衡的人，何况……”

何况什么，他没有说出口，话声至此突然顿住。

“紧守立场，武林幸甚”尹一凡传柬的字名，浮现脑海，他神思一振。于是，师仇、武林公义……等等意念，一齐抬头。

“走！”他第一次兴起了这念头，他深深感觉到仔肩任重，不能率尔轻生。

金芒耀眼，“金月盟主”再次出了手。

斐剑一式“步虚蹈幻，掠出厅门之外。”

身形未稳，“金月盟主”已如影附形而至，金月开形芒影，挟裂肤剑气，暴卷而至，间不容发。

斐剑双掌一推，“天枢神掌”猝然发出。

仓促出掌，功力未能全聚，便由于这掌功内含反震玄理，“金月盟主”的剑势被迫得一窒。

就在这电花石火的瞬息空隙中，斐剑电闪倒掠，射入精舍外的竹林之中，他连转念都不曾，疾似浮光掠影般朝外电泻。

他沿山麓狂奔，不知驰了多远，后面不见声息，才缓势停身，回顾之下，对方并未追来，他松了一口气，面上露出一丝苦笑，第一次，他违反性格，敌前退身。

他知道“金月盟主”决不会就此罢休，而对方仗着利剑，在形势上占了优势，自己若不立即设法取得“剑冢神兵”，实无法与之抗衡。

东方霏雯纯情的话，又响在耳边，“爹，许女儿与他归隐，永不履江

湖……”

他感到回肠九曲。不胜惘然。

天仙也为之失色的姿容，又在眼前幌动，使他晕眩。

突地——

他想到了自己与“金月盟主”已成生死之敌，不是被杀便是杀人，而对方是她的父亲，如果有一天，“金月盟主”死在自己剑下，她将如何？

思念及此，内心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这种变故，是始料所不及的，唯一的解脱，是斩断情丝……

他反来覆去想了很久，最后，终于痛苦的下了决心，斩断情缘

心念一决，以乎轻松了许多，于是，他取道直奔，“剑冢”。

这一天，路过荆山脚下，斐剑忽然想起被“紫衣人”所害“红楼主人”同被埋于石碣峰岩洞中的父亲“屠龙剑客司马宣”，自己虽然不曾见过父亲生时的面目，但骨肉之情岂能抹煞，同时“赎罪人”所转赠的这柄“屠龙剑”业已毁折于“金月剑”下，不如乘这顺道之便，一来叩拜亡父，二来把断剑埋在峰头，也算了却一件心愿。

想到这里，折身便朝荆山进发。

熟路轻车，一无耽延，过午时分，来到了石碣峰下。

想起当初设被“紫衣人”利用，以亡父为何，诱“红楼主人”上峰入窟，结果双双被炸埋窟中，自己成了杀父的帮队一付钢牙，几乎咬碎，即悔且恨，恨不能立即找到“紫衣人”把他挫骨扬灰。

感怀身世，不由滴下了数滴英雄之泪。

泪眼模糊中，他攀上了石碣峰。

甫登峰顶，他的目光先前那被炸毁的石窟扫去，这一看，不由心头巨震，只见被毁的石窟露出一道穴口，那些封堵的积石，被人移开在一边。

是谁，来重启这业已被崩岩碎石堵死的石穴？

从现场看来，移石的人费了想当大的工夫，才清理出穴口，对方目的何在？

犹豫片刻之后，怀着困惑的心情，举步向窗口走去……

沙！沙！

他故意放重脚步，踏着碎石前进，如果穴内或附近有人埋伏，必会闻声出现。

将到穴口，忽然一条人影，飞射而出，斐剑心飞一紧，双掌蓄势，以观其变，人影一停，双方同时惊“咦”出声。

窟中飞射而出的，赫然是分手不久的“红楼主人”的大弟子野姑娘。

斐剑首先开口道：

“舒姑娘，想不到会是你！”

舒眉拂了拂鬓角的散发，道：

“我也想不到你会光降此地。”

“这些积石是姑娘移开的？”

“是的，费了我一夜半日的工夫才清理出来！”

“姑娘是要……”

“妥为安葬先师遗骨！”

“哦！办妥了吗？”

“那不是？”

斐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果见不远之处隆起一座新家，当下迫不及待的道：“屠龙剑客的遗骨呢？”

舒层把头微侧道：“很奇怪，洞中只有先师遗蜕，不见其他尸骨……”

斐剑全身一震，栗声道：“什么又没有‘屠龙剑客’的遗骨？”

“是的，我为此搜查了很久。”

“怎么会呢”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当先师罹难那天，她曾亲耳听到‘屠龙剑客’的声音，否则她不会冒然入窟……”

斐剑咬了咬牙道：

“这太不可思议了……”

说着，弹身向窟中奔去，窟道中积石仍未完全清除，只是已足可了然一切，窟壁窟顶，裂痕斑斑，似乎随时有崩坍的可能。

洞径全长约莫三十丈，在靠洞底十丈之内，被炸的情况并不严重，看来当初“紫衣人”安埋的炸药还在窟口一段。

舒眉也跟着入洞，指点着道：

“先师遗体是在距洞底五丈处发现的，完好无缺，看来是在入口窟径被炸封堵之后，窒闷而死的……”

斐剑心乱如麻，头皮发炸，他当然不能说出“屠龙剑客司马宣”是自己的生父，搜视现场一遍之后，惶然道：

“这令人无法想象，舒姑娘，在你之前，是否有人来过？”

“没有，积石全是我搬开的！”

“那岂非匪夷所思？”

“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少侠可曾注意到窟中尚有许多支洞？”

“啊！……”

“你看，这里便是一个，支洞直径不大，被大块裂石挤封堵塞，人力是无法打开的，可能‘屠龙剑客’被埋在支洞石隙之内……”

“是的，只有这一个可能！”

生不能见人，死不能见骨，的确是人生一大悲剧，世间伤心事莫甚于此？”

舒眉似有所觉，讶然道：

“少侠似对‘屠龙剑客’十分关注？”

斐剑横了横心，道：

“没有什么，好奇而已！”

“然则少侠巴巴地上了这石碣峰也是为了好奇？”

这话几乎使斐剑无法自圆，灵机一动，索性说谎说到底，一拍佩剑道：

“在下此来，当然不是全无原因……”

“愿相告吗？”

“在下不久前，蒙朋友赠送这剑，名‘屠龙剑’，说是当年司马宣的遗物……”

“哦！屠龙剑！”

“数日前，在下与人交手‘屠龙剑’被毁，今日，此来想把此断剑与主人合葬。”

舒眉激奇地望了斐剑腰间佩剑一眼，道：

“此剑何人所赠？”

“赎罪人！”

“赎罪人？这名号从没听说过，对方是何许人物？”

“很抱歉，在下没有与他朝过相，是一个神奇人物，此剑是借别人之手转赠的……”

“屠龙剑客的兵刃，怎会落入‘赎罪人’之手呢？”

这一点，在斐剑来说，也是一个谜，当下只好随口应道：

“他们生前是好友，至其他内情，就不得而知了！”

舒眉困惑地摇了摇头，不再说下去。

斐剑忽然想到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道：

“舒姑娘，上次匆匆一面，有件事未曾请教……”

“少快有话请讲？”

“令先师‘红楼主人’与‘血衣娘子’是什么关系？”

“师徒！”

“哦！难怪要找‘紫衣人’算帐，听说令师祖还有位女儿？”

“是的，她叫‘百灵女孔映红’！”

“人呢？”

“失踪了！”

“可有下落？”

“家师祖避此已二十余年，而红师怕是十五年前失踪的，直到最近……”

“怎么样？”

“才听人说起十五年前‘百灵女孔映红’与‘少林’的一段公案。”

斐剑心头一紧，追问道：

“令师祖出山是为了寻找‘百灵女’下落？”

“是的！”

“她准备如何行动。”

“她老人家已赶赴少林寺！”

“哦！”

斐剑不由心头狂震，以“血衣娘子”的手段，此去少林，势将大染血腥，而“百灵女孔映红”是凤头金钗的持有人，可能也就是杀母的凶手，决不能让“血衣娘子”捷足先登，他心中虽激动万状，但表面上仍维持一贯的冷漠平静。

刹那间，他已决定要赶在“血衣娘子”头里赶赴少林，查询“百灵女”的下落。

当下不经意的又道：

“令师祖赴少林多久了？”

“一个时辰之前！”

斐剑松了一口气，他自信时间上绝对来得及，目光，又不期然地扫向那些被裂岩封固了的支洞，的确，人力是无法打开的，要想搜寻亡父遗骨，事实上已无法办到，心念几转之后，道：

“舒姑娘，请回避，在下要埋剑封窟了！”

舒眉点了头，向窗外飘去……

斐剑目送舒眉出窍，才解下“屠龙剑”，恭谨地放置洞底，双膝一曲，

跑了下去，泪水也跟着如泉涌出，喃喃悲祸祝道：

“父亲，不孝儿会为您报仇！孩儿不能保全遗物，又不能亲收遗骨，罪孽深重，父亲在天有灵，请鉴察悔罪之心！”

机祷毕，站起身来，缓步出窟，到了窗口，蓦地回身，举掌便劈，那本已松动的裂岩，受剧烈的掌风震荡，呼呼轰轰，倒塌下来，岩窟又重被封堵。

事毕，对石窟作了最后地凭悼，然后，挪步离开……

舒眉疾步上前。

幽幽的道：“少侠要走了？”

斐剑沉重地一颌乎，道：

“舒姑娘，再见！”

“少侠……”

“舒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第五十九章 绿杨一家

舒眉粉脸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期期艾艾的道：

“少侠似乎还对以前‘红楼’初见时开罪之事，不释于怀？”

斐剑莞尔道：

“在下决没有这意思！”

舒眉秀眸之内，闪出了异样的光采，羞涩的微微一笑道：

“那为什么要急着离开？”

斐剑心中一动，故作不解，歉然道：

“请姑娘原谅，在下急事在身，容图后会吧！”

说完，双手一拱，掉头疾驰下峰而去。

舒眉幽幽地一声长叹，满面黯然之色。

这真是落花空有意，流水总无情了！她又岂知斐剑正为情所苦，为情所困呢？

斐剑并非不知对方心意，但他怎敢再牵惹情孽，崔婉珍在他心里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东方霏雯使他心灵受创，他正不知如何解脱……

离开荆山，全速驰赴“绝命岩”，他必须设法说服崔婉珍，取得，“天枢神剑”，否则迟早必遇“金月盟主”毒手。

披星戴月，尽夜奔行，赶到了“剑冢”，

通过一线天狭谷，到达寒潭，“剑冢”在望，一切没有改变，只是意外地没有碰到“金月盟”的有阻截。

斐剑望着那黑黝黝的墨石奇阵，心头顿加鹿撞，崔婉珍的痴情的话，上次临别段段的叮咛，似乎又响在耳边。

东方霏雯的情源算是断了，她，成了他唯一的爱人，他将可以全心全意的爱她……

绕过寒潭，到了奇阵之前。

“剑哥哥。”

一条身影，象一阵风般扑上身来，

软玉温香，斐剑感到无比的慰藉，但也有些手足无措。

“珍妹，你好！”

崔婉珍仰起粉颈，面容有些憔悴，苍白得更惹人怜爱。

“剑哥哥，你终于来了！”

斐剑不自禁地用手轻轻抚着她的粉靥，道：

“珍妹，你瘦了！”

崔婉珍双眸顿时湿润起来，但笑意未消，幽幽的道：

“剑哥哥，你走了，也带走了我的心，你知道这日子多难过？”

多少痴情，多少相思，尽在这几句简短的言词中。

斐剑内心浮起一丝歉疚，因为他此来，是为了那柄“天枢神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甫一见面，又要分离，这将带给她多大的痛苦？

“珍妹，进去再谈吧！”

崔婉珍不胜依恋地离开了斐剑的怀抱，两人携手进入“剑冢”石室，相对落坐。

“剑哥哥，你想来饿了，我先给你弄吃的……”

“不！珍妹，我在路上用过了，我不饿，有件事和你商量！”

“什么事？”

斐剑感到十分难于启齿，但又不能不说，只好硬着头皮道：

“关于那柄神剑！”

崔婉珍的面色变了，神色十分复杂，似怨、似怒、似嗔、又似恨、泪水，扑簌簌滚落粉腮，本已嫌苍白的面庞。更加苍白了。

“珍妹，你怎么了？”

崔婉珍象受了极大的委曲，泪水更象决提似的流个不停，久久才凄怨的道：

“剑哥哥，你来只是为了那柄剑么？”

斐剑苦苦一笑道：

“珍妹，我不否认，但我爱你的心和以前并没有两样！”

崔婉珍拭去了泪痕，道：

“剑哥哥，我不知你争论这一点，我仍然爱你，地老天荒，此情不移……”

“珍妹，我也一样。”

“好吧，剑哥哥，你此番专为神剑而来，必有原因？”

“是的，不瞒珍妹，我需要它！”

“剑哥哥，我不能违背父命，你要我的生命，我决不犹豫，可是这剑……”

“珍妹，算我暂借，用后归还？”

“我不能答应，万一‘神剑’主人来临，我无法交代！”

斐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道：

“到底谁是神剑主人？”

“不知道！”

“至少令尊当时，总有所交代的吧？”

“有！”

“可以告诉我吗？”

“剑哥哥，我该告诉你的，但，父命难违，希望你能谅解。”

斐剑皱了皱眉，道：

“珍妹，如果我说我是真正的神剑主人……”

崔婉珍哧嗤一笑道：

“你！”

斐剑正色道：“是的！”

崔婉珍笑意一敛，吃惊的道：

“剑哥哥，我对你一片坦诚，你不要作弄我？”

“没有，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不信？”

“当我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之后，你就会相信的。”

“不要说了，父亲临别时，只交代了一句话，见信物交剑！”

“信物？”

“是的！”

“什么样的信物？”

“我不能告诉你？”

“令尊呢？”

崔婉珍粉腮一惨，泫然欲泣的道：

“也许已不在人世！”

“也许！什么意思？”

“他老人家临离时说，如他一年之内不回转，便是遇了不幸，现在，许多个一年已经过去了……”

“老人家尊讳？”

崔婉珍凝视了斐剑良久，才颤声道：

“武林五帝之首‘金帝崔斌’！”

斐剑如遭雷殛似的一跃而起，栗声：

“金帝崔斌？”

崔婉珍也离座后退，做出戒备之势，沉声道：

“不错！”

斐剑面上的肌肉因过份激动而起了抽搐，良久才迸出一句话道：

“我早该想到的，但却想不到，该死！”

崔婉珍芳容失色，激动的道：“你早该想到什么？”

“你的身世！”

“你……”

“珍妹，你知道我是谁？”

“你不是掘墓人斐剑？”

“我说身份？”

“是谁？”

“土帝申天阙的传人！”

崔婉珍全身一颤，猛可里上前抓住斐剑的又臂用力摇幌道：“剑哥哥，为什么不早说？”

斐剑努力镇定了一下心神，道：“彼此！彼此！没有吐露的机会！”

崔婉珍双眸一抬，道：“啊！天！这会是真的吗？”

斐剑发颤的手，探入怀中，取出两半制钱，舌头有些打结的道：“珍妹，爹应该知道这东西来历？”

崔婉珍目光一扫，陡地倒退到壁边，无力地倚在壁上，喃喃的道：“制钱……信物……神剑之主！”

斐剑目瞪口呆，狂声道：“这就是你等待的信物？”

崔婉珍喘息着道：“剑哥哥，我……快要发狂了，天下有这样奇绝的事。”

斐剑内心激动如狂，她口口声声期待的神剑之主，就是自己，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幸而，没有因误会而发生什么事故，否则太可怕了。

如果她坚不吐露实情，而自己又想不到这上头，强索的结果，将是什么？

初次闯‘剑冢’，几乎丧生剑下，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他竭力平静情绪，道：“论理我该称你师姐……”

崔婉珍素手连摇道：“不！不你！年纪比我大，原来的称呼最好！”

“珍妹，坐下，冷静些！”

“我……我怎能冷静得了……”

“坐下，慢慢谈！”

两人重新坐下，相对凄苦的一笑。

“剑哥哥，告诉我一切经过！”

于是，斐剑把自己所知，和拜师经过，细述了一遍，最后说到‘金帝崔斌’陈尸大洪山下……

崔婉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这一哭，便无了无休，父女天性，斐剑知道无法劝阻，干脆让她哭个够。

足足盏茶工夫，崔婉珍才止住悲啼，凄厉道：“我不杀‘紫衣人’誓不为人！”

斐剑沉声道：“珍妹，报仇是愚兄我份内之事。”

崔婉珍也不争辩，歇了一歇，道：“如此说来，‘武林五帝’算是全毁了！”

“是的！”

“你方才说四师叔还有一位女儿？”

“她叫方静娴，为了复仇，遭遇很惨……”

“说详细些？”

“她投在一代邪魔‘杀人王’的门下，照那魔头的规矩，她被毁了面容……”

“啊！”

“不久前‘杀人王’被‘狮魔’所杀，她下落不明。”

“我们该设法找到她？”

“那是当然的！”

“你还提到‘附骨神针’……”

“是的，师父和四师伯是死于‘附骨神针’，但‘紫衣人’坚称当初是凭真功实力搏斗，不知道‘附骨神针’，这回事，我辗转寻到了神针主人‘人皇’，对方已数十年不履江湖，且已削发为僧，这成了一件感人的公案，但我立誓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紫衣人的话可信吗？”

“他似乎没有否认的必要！”

“他的身手如何？”

“嗯……在当今武林，可算数一数二的人物！”

“你和他交过手？”

“有，不过最近他有意回避。”接着，斐剑把武林趋势和正道之士竭力主张联合“紫衣人”，以对抗“金月盟”的事说了一遍。

崔婉珍摇头大息道：

“武林中仇杀纷争，永无了期。”

斐剑转了话题，道：

“珍妹，你也说说你的遭遇？”

崔婉珍双眸一红，咬了咬玉牙，道：

“当年先父带了‘天枢宝复’所附‘藏珍图’，找寻‘神剑’下落，几经周折，找到了这地方，他老人家见此处十分隐秘，适合潜修，于是把我母女安顿在这里，一人回去与各师叔连络……”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

“不久，他老人家独自回头，说四位师叔无意放弃现有田园，来这里共聚，已经寻到的‘天枢神剑’，暂由他老人家保管，因为五位老人家都不曾收过传人，而且‘天枢宝笈’艰深异常，一时我无法参悟，打算寻一个资质奇佳的传人，合力造就，以延续‘五帝’一脉……”

“原来师伯们在没有发生事变之前，已有收徒的打算！”

“当时，四师叔出示他永不离身的那枚制钱说，将来有适当传人，将以制钱为信物，凭以取剑，先父他老人家牢记心……”

崔婉珍回想刹那前的情景，登时羞得无地自容，深深垂下头去，声音微不可闻的道：

“剑哥哥，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五师叔的眼光不错，我很惭愧……”

“不！珍妹，不用自责，谁也没有错，我们不都好好的吗？”

崔婉珍破颜为笑，抬头望了个郎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去，处女娇羞之情，表露无遗，斐剑心头又是一阵荡然。

如果换了别人，斐剑未必能悬岩勒马，因为她是大师伯的女儿，潜意识中对师门的尊敬，使他不被情潮所淹没。

“珍妹，外间石室中，是师伯母的灵寝？”

这严肃的话题，扫光了室中残存的绮丽气氛。

崔婉珍一抬头，道：

“是的，记得我曾告诉你……”

“容我去出叩拜！”

“必要吗？”

“珍妹，礼不可失！”

说着，站起身来，双双来到外间石室之内，斐剑面容一肃，抢步上前，朝那座石墓恭敬地拜了下去，崔婉珍粉腮黯然，在一侧还礼。

拜毕起身，斐剑依依的道：“珍妹，我要向你说再见了！”

崔婉珍面色一变，凄然道：

“你又要走了？”

第六十章 人剑交易

斐剑柔声道：

“珍妹，我不能不走，为了追查父母仇人的下落，我必须要在‘血衣娘子’头里赶到少林寺！”

崔婉珍黯然一笑道：

“剑哥哥，这是正事，我不能阻你，你看，我多么自私！”

“若非不得已，我何尝又愿意离开呢！”

“你等等，我拿剑来！”

说着，转入另一间石室，捧出那柄“天枢神剑”，姗姗移步母亲墓前，双膝一屈，把剑高举过顶，颤声祝祷道：

“爹，娘，女儿已完成遗命了！”

斐剑也激动万分，跪下接过“天枢神剑”口里道：

“师父，各位师伯，师伯母，弟子誓仗此剑，报师仇，申正义，英灵共鉴。”

空气显得穆肃无比。

崔婉珍亲自替斐剑佩上神剑，情深款款的道：

“剑哥哥，我要留此伴母亲之灵，望你早回！”

斐剑摇了摇她的柔夷，道：

“珍妹，我办完事立即回头！”

“我等你！”

“你珍重，我这就走了！”

“不吃点东西？”

“不必了，时间紧迫，怕误了事！”

崔婉珍依依不舍地把斐剑直送到一线天狭谷之外，在斐剑不断的催促下，才含着两泡泪水，折回“剑冢”。

斐剑也不胜凄然，他能想得到她的心境，一个少女、在不见天日的墓室中，渡那凄冷枯寂的岁月，的确难熬，前此、她是守父亲遗命，守护神剑，等待它的主人，现在，使命已了，她等待的了，就是他了。

突地，一个意念浮上他的心头，使他打了一个寒噤，“狮魔”的故事会不会重演？在此之前，崔婉珍仗着剑冢奇阵和神剑，维护她自己的安全，现在自己带走“神剑”，她等于失了一重屏障，以她的功力，加上奇阵，一般武林人当然为不足为虞，但要再遭遇象“狮魔”那等高手的侵袭，后果就难料了。

可是，自己不能留下神剑，也不能不走，带她一道又诸多不便……

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要自己得剑的消息，传出江湖，就可以把一般觊觎神剑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崔婉珍就不再会被人侵扰了，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打开这个结，心头为之一松。

由于今天彼此身份有揭露，他爱她的心，已完全踏实，这对切断东方霏雯的爱，是一股力量，这力量帮助他使意志更坚决。

心念之间，一声断喝倏告传来：

“站住！”

斐剑止住步子，暗忖，看来“金月盟”并未放松对“剑冢”的监视，这可来得巧，正好借此实施那釜底抽薪之计。

数条人影，从岩角后转了出来，

当先的，并不陌生，赫然是“金月盟”属下“神武队统领王庆候”，后

随六名猛鸷的黑衣汉子。

斐剑冷冰的道：“原来是王统领，久违了！”

王庆候嘿嘿一笑道：

“彼此！彼此！本座等候少侠，真有些望眼欲穿，但总算等到了！”

“等在下？”

“一点不错！”

“有何见教？”

王庆候目光朝斐剑腰间一扫，阴狡的道：“少侠腰间所悬的……”

斐剑声音中一无表情地道：

“天枢神剑，剑冢藏珍！”

“哈哈哈哈哈，少侠倒是爽快人！”

“阁下等人是假，等剑是真，对吧？”

“少侠快人快语，说对了！”

“贵盟主所发不许与在下为敌的禁令……”

“已经解除了！”

“很好！”

“少侠身带神兵，行走江湖，恐怕不妥吧？”

斐剑冷嗤了一声道：

“有什么不妥？”

王庆候嘿嘿一声冷笑道：

“将成众矢之的！”

“这是在下的事，王统领何必操这份心？”

“本座是好意！”

“好意心领了，倒是王统领的来意还没有说出来？”

“少侠当知敝盟常川驻守‘剑冢’的目的？”

“在下不懂！”

“如此本座告诉你，为的是不让这神兵落人任何武林朋友之手！”

斐剑登时杀机上涌，但仍冷漠的道：

“剑已入本人之手，阁下准备怎么办？”

王庆候大刺刺的道：

“那就请少快解剑交与本座！”

斐剑几乎失口而笑，不屑至极的道：

“凭阁下而出此言，未免太不自量了！”

“未见得。”

“阁下能在本人剑下走出一招，此剑立即双手奉上！”

王庆候阴恻恻的一笑道：

“本座倒是没有交手的打算。”

“莫非要在下拱手奉剑？”

“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王庆候，‘金月盟’多行不义，为祸武林，在下倒是有意把各位留在此地。”

王庆候身后的六名黑衣汉子，面上毫无表情，镇定得出奇。

斐剑不由凝云顿起，难道对方有所持么？

王庆候面不改色的道：

“少侠，想象与事实是两回事，本座坚信少快会拱手送剑的！”

“姓王的，有什么阴谋抖出来吧！”

“嘿嘿，阴谋，谈不上，只是有位姑娘希望少快能慷慨献剑，救她一命。”

斐剑心头大震，莫非崔婉珍已落人对方手中不成？当下栗声道：

“她是谁？”

“少侠的同门！”

“谁？”

“那不是么？”

岩角之后，两个黑衣汉子，挟持着一个青衣女子现身出来，迅速地朝这边行来，在距现场三丈之处停下。

斐剑目光扫处，不由惊魂出了窍，被对方挟持的女子，赫然是四师伯的遗孤，师姐方静娴，她的蒙面巾已被取下，露出那堆满疤痕的奇丑怪脸。

王庆候得意的一笑道：

“如何？”

斐剑怒发如狂，“唳！”地拔出了“天枢神剑”……

王庆候一扬手，道：

“少侠，你不愿见她流血吧？”

适时，挟持方静娴的两名黑衣汉子之一，把手掌按上了方静娴的“天灵”。

斐剑气得浑身战抖，厉声道：

“我不杀尽，‘金月盟’这批狐鼠，誓不为人！”

王庆候冷冷的道：

“少侠，那是以后的事了，谈谈目前的交易吧！”

“交易？”

“嗯，一桩好生意！”

“王庆候，你准备怎样？”

“以剑换人！”

“卑鄙无耻……”

“就算如此吧！”

斐剑钢牙几乎咬碎，栗声道：

“如果本人说不呢？”

“不会吧？”

“会的话呢？”

“她将死无全尸！”

斐剑肝胆皆炸，空负一身绝学，这时却动不了手，他做梦也估不到方静娴会落入对方手中，而且算定了自己会得到神剑，布下圈套，在此等候。

方静娴是四师伯孤遗，岂能任其惨死对方之手？

但，“天枢神剑”是师门重宝，师父及四位师伯的因这剑及秘笈而饮恨九泉，岂能拱手送与别人，更何况，自己将凭这剑了断恩仇，除魔卫道……

怒，使他几乎发狂！

恨，使他全身血管几乎爆裂！

但，方静娴在对方手中，再恨再怒，又何济于事。

他要毁眼前这九个人，易如反掌，但方静娴呢？

方静娴满面疤痕，看不出什么表情，但目光迟滞的，与以前分手时相

较，判若两人，不言可喻，她不是被制了穴道，便是被废了功力。

当初，在巫山后峰的峡谷中，方静娴凭他师父“杀人王”的一个手势标记，使“巡察总监高寒山”一行胆落，自挖一目而逃，想不到现在她被制于对方之手，武林风云瞬息千变，的确难测。

对方怎会知道自己与她的这一重渊源呢？

心念之中，切齿道：

“王庆候，你断定在下会屈服？”

王庆候一愣神，道：

“会的，因为她是你师门唯一后人！”

“从何证明？”

“第一，是她自己承认的，第二，如果不确，你掘墓人早出手了！”

“她……自己承认？”

“干脆告诉你，在敝盟主‘移神大法’之下，没有人能守住心底秘密！”

斐剑不由不信了，他自己曾领教过“紫衣人”所施的“移神大法”，想不到“金月盟主”也施这门邪功。

“王庆候，放了她！”

“你认为办得到吗？”

“本人决不放手神剑，你们在场的九人，先为她抵命！”

王庆候想不到斐剑会说出这话来，登时老脸一变，下意识的退了两步，如果斐剑真的忍心牺牲方静娴，他们一个也逃不了，斐剑的功力，他很清楚。

但，斐剑真的会这样做吗？

毕竟姜是老的辣，王庆候一退之后，脸上又回复阴鸷之色，冷冷的道：

“本座奉命行事，悉听尊便！”

斐剑手中剑一斜……

黑衣人的手掌在方静娴头上一幌，方静娴两眼发直，对目前情况毫无反应。

斐剑沮丧地垂下了剑……

王庆候何等老到，业已看出斐剑决不会牺牲方静娴，紧迫着道：

“少侠，这趟交易，你非做不可，你有本领的话，将来可以夺回神剑，人死了，可就无法还魂了！”

“你敢？”

“本座有何不敢，不敢就不会接受这任务了！”

斐剑一颗心在沥血，俊面扭曲得变了形，他除了屈服，没有第二条路走。

王庆候接着又道：

“少侠，愿成交吗？一句话，否则本座带人回去覆命，不过，话得讲明，这一带回去，会发生什么事，可就难料了……”

“准备把她怎样？”

“她不会被杀，虽然她面容已毁，但一个有根基的处女，用处很大的！”

斐剑双目几乎喷出火来，心中的怨毒，实在无法以言语形容，他想到了“阴风队”也想到“天竺八魔”所擅的各种人神共愤的邪门工夫，方静娴落入对方手中，后果简直无法想象，必然是，那比死更残酷，更可怕。

他无助的默念着：“师父、师伯，在天有灵，指示弟子该如何做？”

王庆候一挥手道：

“少侠，后会有期了！”

斐剑咬紧牙关道：

“且慢！”

“少侠愿意成交了？”

“我……原意！”

这三个字，他费了极大的力气吐出口来。

王庆候阴森的一笑道：

“如此少侠先解剑！”

“先放人，在下决不食言！”

“以少侠的身手，当不虞本座等背信？”

“那你的意思认为怎样？”

王庆候似乎早有成算，毫不犹豫的道：

“少侠在交出神剑，接回了同门之后，再出手夺剑，大概不是难事？……”

斐剑暗骂一声好阴险的老狗，自己根本没有这打算，他却想到了。

“以你之见呢？”

“少侠先解剑交与本座，待验明真假之后，由本座携剑覆命，少侠在原地稍候，待本座回头，立即放人！”

斐剑几乎气得发昏，但却莫奈其何，这一着真绝，可称万无一失，自己神剑离手，如果“金月盟主”不速而至，别说救不了方静娴，自己的命也得赔上。

心念及此，恨不能硬起心肠牺牲方静娴。

但，眼前情况如此，这心肠如何硬得起来。

正道与邪道的分别，也在于此。

王庆候再次摧逼道：

“如何？本座不耐久等了！”

斐剑跺了跺脚，还剑入鞘，解了系带……

王庆候不愧老奸巨滑一伸手道：

“抛过来吧！”

斐剑显得有些麻木地抬手作势欲抛……

蓦在此刻——

两条黑衣人，电旋而至，其中一人大声喝道：

“金环旗令！”

身形一刹，手中高擎着一支三角小旗，上面呈现金环套月的图案。

“金环旗令”是“金月盟”最高令旗，除盟主之外，一体凛遵。

王庆候与六名黑衣人汉子，齐齐俯下身去，口称：

“弟子等恭接金令！”

斐剑一时之间，倒是愣怔了。

“上谕，人质立即押回总坛！”

斐剑心头陡然一震，心念电转，事逼此处，只好断然行事，决不让对方带回方师姐，一切后果不计了。

王庆候久未作答，显然，这上谕太以突兀，使他惊凝。黑衣人一收令旗，双双奔到方静娴身上，从那两名黑衣人手中接过人质。

第六十一章 陈年旧帐

上集书中，两名黑衣汉子，在传出“金环旗令”之后，从另两名挟持方静娴的黑衣汉子手中，接过了方静娴。

王庆候心中大是惊凝这突兀的金旗令，久久没有出声谢令。

斐剑业已横定了心，必要时孤注一掷，决不让师姐再陷入邪魔手中。

就在此刻，王庆候开了口：

“请问上使，此令何人所传？”

原先那宣令的黑衣人怒声道：

“王统领，难道你敢抗命？”

“卑座不敢！”

“因何有此一问！”

“卑座一日连接二令，前后不同……”

“金旗令所至，如盟主亲临。”

“卑座知道！”

“还不谢令？”

“王庆候遵令！”

“请回原岗位！”

王庆候这时，才直起身来，灼灼的目光一扫两名黑衣人，道：

“两位上使亲提人质？”

“不错！”

“人质的安全……”

“王统领不必多虑！”

“请问盟主现在何外？”

“总坛！”

“两位是从总坛持会而来？”

“嗯！”

“盟主根本不在总坛，何方鼠辈胆敢冒传金令，拿下！”

两名黑衣人齐齐拔出兵刃，其中之一带着方静娴向后疾退，另一个横剑待敌，原先两名挟持方静娴的两名黑衣人当先扑了过去，另六名也纷纷弹身拦截。

情况，大大出乎斐剑的意料之外，想不到“金环旗令”竟是假的？

暴喝声中，激战展开了开来。

两名黑衣汉子，顿时被转在核心之中。

其中一名栗声高叫道：

“掘墓人，你还等什么？”

斐剑如梦方醒，冷喝一声，拔出“天枢神剑”，向王庆候扑了过去。

“呀！”

惊呼声中，王庆候面如土色，手中剑只剩下半尺长一段剑柄。

斐剑咬牙道：

“王庆候，纳命来！”

神剑再展，惨号随起。

“哇！”

鲜血喷处，王庆候连肩带背，被劈成了两片。

斐剑连看都不看，弹身射向那边的战圈。

“哇！哇！”

惨号破空，鲜血四溅，黑衣人接二连三的倒了下去。

瞬眼工夫，只剩下了一名，早已惊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

斐剑是有意留这一名活口，当下剑指那仅存的黑衣人道：

“本少使初试剑锋，体上天好生之德，留你一个活口滚吧！”

那黑衣人如丧家之犬，跌跌撞撞地急遁而逃。

两名假传“金环旗令”的汉子齐声道：

“少侠神勇，小的开了眼界！”

斐剑佩好神剑，深深的道：

“过誉了，两位何来？”

其中之一道：

“小的奉命救这位姑娘！”

“奉何人之命？”

“赎罪人！”

斐剑大感震惊，脱口叫道：

“赎罪人！”

“是的！”

斐剑对于“赎罪人”更加莫测高深，他不但深悉自己身世，自己一举一动，丝毫也瞒不了他，他究意是什么样的人物呢？简直神秘得可怕。

黑衣汉子又道：

“小的奉命带走这位姑娘！”

斐剑一皱眉道：

“什么，带走她？”

“是的，这位姑娘中了迷神奇毒，必须从速化解……”

“她……中了毒？”

“少侠应该看出来，她的神志已失。”

“贵主人能解救她？”

“正是如此！”

斐剑把目光移注到方静娴面上，凄声道：

“师姐，认得出我吗？”

方静娴两眼发直，毫无反应，比死人只多了一口气，斐剑心中一惨，几乎掉下泪来，但他忍住了，他不愿在陌生人面前落泪。

“贵主人如何称呼？”

“赎罪人！”

“在下问他的身份？”

“这一点恕小的不能置答！”

斐剑长出一口长气，无可奈何的道：

“上覆贵主人，在下谨致谢意！”

“少侠不必多礼！”

“两位奉命要带走她？”

“是的？”

“不怕，‘金月盟’，爪牙中途截击？”

“这一点敝主人已有安排！”

斐剑心中大感为难，他实在不放心把方静娴交在不知其来路的陌生人手中，但人是对方救的，同时方静娴中迷神之毒不假，自己的确无法解救，窒了片刻之后，道：

“在下可否请问她将被带往什么地方？”

“歉难奉告！”

斐剑不由心中有气，愠声道：

“如果在下不同意两位带人呢？”

黑衣人充满自信的道：

“敝主人说少侠断不致留难，这位姑娘除了他没有人能救！”

斐剑不由语塞，好半晌之后，才下了决心的道：

“上覆贵主人，大德不言谢，在下铭记心底！”

“小的遵命转达！”

“如此请便吧！”

两黑衣人各自抱了抱拳，其中之一挟起方静娴，如此而去。

斐剑这才上路，朝嵩山方向疾赶。

嵩山。

少林禅寺。

这威震中原武林的古刹，日上三竿，钟不鸣，鼓不响，全寺一片死寂，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不该有的现象。

整座少室峰，似被一层惨雾愁云所笼罩。

从峰脚直至山门，不见半个人影。事实非常明显，这执中原武林牛耳的名门大派，业已发生了不寻常的变故，不错，事实的确如此，少林寺正面临存亡的考验。

大雄宝殿之前，正院之中，数约千名的少林各代弟子分两厢罗列盘坐，左右相对，露出居中一方空地，由正殿阶沿以韦陀殿。

殿堂上，也是光溜溜一片人头，但井然有序，衬着各色袈裟，场面显锐。

第一列，十八名虎面壮僧，是“罗汉堂”的弟子，也是寺中的精英，无比庄严。

第二列，老少不等，是各殿堂住持和执事僧。

居中一列，三叠薄团之上，端坐着一位锦谰袈裟的古稀老僧，宝相庄严，垂眉合国，状同入定，这便是少林当代掌门“无相禅师”。两侧，分立着的是首座维那侍者……一共十名。

掌门身后，是八大护法，再以后，也是最后一列，便是十大长老。

上千僧众，不闻半丝声息，全院静得落针可闻。

气氛在肃穆之中透出异样的恐怖。

突地——

掌门“无相禅师”开了口，声调是颤栗的：

“数日前‘武当’已继‘丐帮’之后，屈服于‘金环旗令’之下，本派是硕果仅存的一个门户……”

为了不太激动，话声顿了一顿，又接下去道：

“本派自祖师东渡，虽曾一再历劫，惟均仰赖佛力，化险为夷，但此次

情况不同往昔，武林劫数业已形成，本座愧不能维护少林一派……”

话声又是一顿，空气沉重得使人窒息。

“午时最后限期将到，本座重申前谕，除指定的护法弟子之外，其余各代弟子，立刻离寺！”

场面一片死寂，没有丝毫反应，所有僧众，一个个如泥塑木雕。

“无相禅师”沉痛地又道：

“祖师有灵，当鉴纳本座备不得已的措施，少林一脉，不能因本座而断，各同门即各代弟子，除有托身之所者外，一律赴蒲田下院，徐图振兴。

死寂依然，只是每一弟子的面色更加深凝了，那是一种悲痛与坚毅的渗和。

“无想禅师”徐徐起身，湛然目光遍扫全场一周，大声道：

“这是论令，各弟子胆敢不遵！”

“阿弥陀佛！”

一片震耳的佛号，算得对掌门人的答复。

“无相排师”存不住气了，庄严如神的法相在变，变得令人惊栗。

首座长老‘悟因’，适时开口道：“各同门立意与寺共沉亡，其志可嘉，唯礼有经权，事有达变，此次浩劫，并非少林一门，而是整个武林之劫，各位因博一个‘名’字，而甘心断丧本门元气，断送祖师基业，而非明智之举，同时，本门自开派立法以来，还没有发生过抗命的前例，虽事出非常，仍为门规所不许，愿各同门，各弟子三思！”

“无想禅师”厉声喝道：“令出法随，各弟子立即行动！”

暮在此刻——

钟楼上传出三声悠长的钟声，这钟声在此刻听起来，似乎十分凄厉刺耳。

“无相祥师”面色陡沉。

各护法长老也同时面上失色。

僧众群中，起了一阵微微的哄动。

站在掌门身畔的‘维那’忍不住脱口道：“时辰未至，怎地……”

话才出口一半，只见面对“大雄宝殿”的“韦陀殿”门口，院中所留空地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枯瘦如鬼，身着一件刺目的血渍斑斓的上衣，双目精光炯炯，虽在大白天仍如电炬般慑人。

监寺“无后”起身面向“无相神师”合什道“禀掌门师兄，来的是‘血衣娘子’！”

无相禅师沉声道：

“本座知道！”

“请示下？”

“先问明对方来意！”

“遵法谕！”

监寺“无后”缓缓下阶向“血衣娘子”行去……

全寺僧众，一个个怒形于色，少林规矩，妇女不许入寺。

“血衣娘子”怪声吼道：

“无相，你搭什么架子，难道要老身参见不成？”

所有少林弟子，全成了怒目金刚。“血衣娘子”闯寺业已犯了禁例，又复对掌门人如此无礼，对整个门派来说，的确是种重大的侮辱。

“无垢”在行近“血衣娘子”八步之外，合什道：“施主当知本寺禁例！”

“血衣娘子”冷冷一哼道：“什么禁例？”

“女施主向不入寺……”

“废话，老身爱来就来。”

“无垢”强忍怒气，道：“女施主此来必有见教？”

“当然，叫‘无相’答话！”

“阿弥陀佛，贫僧奉谕请教来意？”

“老身说话向来只说一遍，你滚开！”

“无垢”修养再高，也无法忍受这公然侮蔑，老脸一沉道：“施主别太过份！”

“血衣娘子”嘿的一声冷笑道：“你找死么？”

僧众之中，起了怒哼之声，

“无垢”高宣了一声佛号道：“施主视少林于无物？”

“血衣娘子”面上倏现狞容，举步便向欺……“无后”双掌一扬……

“血衣娘子”脚步未停，单掌拂了出去，“无垢”扬掌本属虚势一见对方出手，双掌猛然吐劲。

“砰！”的一声巨震，劲风四射，“无垢”噤噤噤一连退了四步，脸上肌肉抽动了数下，口角沁出了两缕鲜血。

所有列坐的弟子，纷纷起立，但格于戒律，没有一个敢擅自出手。

“血衣娘子”越过，“无垢”身边，向掌门方丈存身的殿廊欺去。

“血衣娘子”怪吼一声道：

“无相，你迫老身杀人么？”

“无相禅师”不愧名门之长，心中虽已怒极，但仍保持风度，一挥手道：

“护法让道！”

八大护法恭应一声，向左右闪开。

“无相禅师”徐步下阶，合什道：

“施主清道来意！”

“血衣娘子”狞声道：

“无相，十五年前，有一个叫‘百灵女孔映红’的女子前来少林求取一粒‘大还丹’，被你们仗势欺凌，有这回事吗？”

“无相排师”宣了一声佛号道：

“有此事，不过施主所谓仗势欺凌四个字有欠妥当！”

“这姑娘暂且不论，老身问你，人呢？”

“恕本座无法置答！”

“什么意思？”

“当年那位少女施主恃强硬索‘大还丹’，还伤本门数十弟子，最后本座被迫无奈，才下令以‘罗汉阵’擒她，事后，本座体我佛慈悲之旨，仍赐丹放行……”

“真的如此？”

“出家人戒妄语！”

“人呢？”

“本座业已说过无从奉覆。”

“毁尸灭迹了？”

“无相大师”全身一颤，栗声道：

“施主不可随便出语！”

“血衣娘子”泪中杀芒暴射，厉声道：

“无相，长言短叙，今天你必须有所交代！”

“本座无从，也无须交代！”

“你推得很干净？”

“事实如此！”

“无相，如果你没有明确交代，告诉你……哼，老身将大开杀戒，血洗少林！”

此言一出，全场皆震，“无相禅师”不期然地退了一步，八大护法同时面现杀机，十长老与各殿堂住持齐齐作色而起。

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

第六十二章 佛门浩劫

十五年前，“血衣娘子”的女儿“百灵女”前来索取少林至宝“大还丹”，连伤数十名高手，最后合十长老八护法之力，才制伏了她，如今“血衣娘子”亲临，身手方面，不知比“百灵女孔映红”高也多少，合在场所有高级弟子之力，恐怕无济于事，这一点，自“无相禅师”以下，谁都心里明白，但明知其不可为，总不能听任摆布。

午时转眼将届，“金月盟”所提最后时限将到。

这正应了一句俗语：“祸不单行。”

今天，在双重杀劫的威胁下，没有人敢想象那后果。

这是中原正道的悲哀，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内心的沉痛是无法言喻的。

他本意要遣散大部分弟子，以保少林的一点元气，徐图复兴。由于“血衣娘子”现身，这意愿幻灭了。无论“血衣娘子”也好，“金月盟”也好，加诸于少林的威胁，没有两样，每一个在场的弟子，一个个悲愤填胸，抱定必死的决心，与门派共存亡。

由于这决心，减少了对强敌的恐惧心理。

“血衣娘子”再次发出刺耳的厉吼：

“无相，如何交代？”

“本座无从交代！”

“那就别怪老身手段毒辣了！”

了字声中，十指暴伸，向迎面的第一列四名护法抓去……

四护法同时发掌迎击。

“哇！哇！”

栗耳的惨号起处，两名护法栽了下去。

后列四名护法欺身上步，与前列剩下的两名护法，同时出掌猛攻，八大护法在寺中算是仅次于十大长老的高手，六人联手出击，威力之强，可想而知。

但“血衣娘子”是数十年来黑白道闻名丧胆的女魔，相形之下，八大

护法就显得太脆弱了。

“哇！哇！”

又是两名护法惨死女魔爪下，而女魔也同时被对方的联手掌力震得退了两步。

所有在场的少林弟子，一个个目眦欲裂。

十大长老业已下了殿廊，排列在掌门身后。

血腥的画面，使这佛门净地变成了恐怖屠场。

“当！当！当！”

钟声再响，这不啻是少林一派的丧钟，意味着末日的来临。

“无相禅师”激动得簌簌而抖，一袭锦斓袈裟，幻出一层层的浪纹。

“各弟子归还原位！”

场面恢复了，“血衣娘子”现身前的态势，只是少了四名护法，四护法的尸身，立即被执事弟子抬下。

“血衣娘子”不明究里，倒是愣住了。

就在此刻——

八名黑衣人悄没声的从中门现身，当先一人，手持一支三角小旗，高高扬起，以震耳的声音道：

“金月使者，奉盟主金令，着少林掌门，作出最后答覆。”

“无相禅师”口唇翕动很久，才进出一句话道：

“本门决不毁弃祖师戒律，背道事魔！”

那名持令使者，一收令旗，栗声道：

“掌门人，这是贵派的答覆？”

“正是！”

“不惜血染少林？”

无数黑衣人，从殿脊屋顶现身，形成一圈人墙，刀光剑影杀气蒸腾。

看来“金月盟”已蓄意血洗少林。

“无相禅师”目光慢慢扫过全寺僧众，老脸已扭曲变了形，这一代高僧，实在不忍近千弟子惨遭浩劫，但，除了屈服，加入“金月盟”，别无他途可走！”

蓦地——

“血衣娘子”回身面对八名“金月使者”。

八名使者面上微微失色，那持令使者，显为八人之首，沉声发话道：

“尊驾是‘血衣娘子’？”

“血衣娘子”狞声道：

“老身与‘无相’有笔帐尚未算清，你们先滚远些！”

八使者勃然作色，为首的冷哼一声道：“尊驾口气不小？”

“你们想死？”

“尊驾不久前血洗本盟第四坛，这笔帐得交代了！”

“凭你们这几个兔崽子？”

突地——

一个阴冷但却入耳惊心的声音道：“血娘，别大言炎炎！”

八使者“刷！”地朝两边分工，一个巨无霸似的诡异老者现身场中。

“血衣娘子”光灿灿的目芒扫处，面下皱折起了一阵颤动，寒声道：

“象魔，你还没死？”

“哈哈哈哈哈，老夫还想多活几年哩！”

“此来何为？”

“超渡这些和尚！”

场面紧张到无以复加，无形杀机令人惊栗。

所有少林弟子，一个个瞪口切齿，死亡的气氛虽浓，但没有人面带怯意，他们毫无所恃，只是一颗与敌皆亡的心。

“血衣娘子”不屑的道：

“象魔，以你的辈份名头，竟也替人作鹰犬？”

“象魔”嘿嘿一阵怪笑道：

“老虔婆，言归正传，你方才说与少林结一笔帐？”

“不错！”

“如何结法？”

“血洗少林，为女儿索偿！”

“好极了，咱们有志一同，你请！”

“血衣娘子”何等人物，闻言即知对方心意，森森一笑：

“化外老怪，别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看扁了，你以为我不知你的居心？想借我手替这批和尚做法事，你们可兵不血刃，达到目的，然后乘机再向我动手，索取‘天王寺’那笔帐，对吗？”

“象魔”冷冷一哼道：

“老虔婆精灵不减当年，‘天王寺’这笔帐本盟志在必讨，不过，如你想保全实力的话，现在就请退出寺外。”

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血衣娘子”略一思索之后，道：

“容我再问那秃驴几句话……”

“请便！”

“血衣娘子”转身，前行数步，迫视着少林掌门道：

“无相，你当已看得出少林的命运？”

“无相排师”高宣了一声佛号道：

“我佛慈悲，本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说得到很好听，你从实覆老身，‘百灵女孔映红’的下落，老身退出这场是非之外？”

“本座说过‘百灵女’当年被擒，被本座开导后释放，焉知其下落！”

“鬼话，何以江湖中自那次之后，即失我女儿下落？”

“本座无言可奉告！”

“你别后悔？”

“后悔的恐怕是施主……”

“血衣娘子”陡地回身向“象魔”道：

“我们无妨联手解决此间，私人的账另算，如何？”

“象魔”一颌首道：

“这也无不可，动手吧！”

“血衣娘子”身形一弹，扑向少林掌门……

“敢尔！”

暴喝声中，六大护法齐齐起身挥掌迎敌。

同一时间，“金月盟”六使者拔剑出手。

少林弟子纷纷出手。

刹那之间，惨叫震天，杀声栗耳，血雨暴洒，肢体横飞。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展开了序幕。

“血衣娘子”在三个照面之内。解决了六护法，十大长老弹身合围，把她罪状在核心之中……

地惨天愁，日月无光。

毫无疑问，少林寺将因此而土崩瓦解。

围堵在四周殿顶屋脊的“金月盟”高手，尚未出手加入战围，只在原地蓄势而待，意在不让任何人生离此寺。

六名使者，在少林弟子群中，反而无法发挥功力，处处缚手缚脚。

“象魔”凌虚飞扑，“无相禅师”，出手之间，把“无相禅师”迫得步步后退。

一代掌门宗师，武功也有其独到之处，“象魔”再厉害，一时之间，也奈何不了“无相大师”，但事实很明显，只是时间问题。

退一万步说，纵使“无相禅师”能敌得过“象魔”，也挽回不回少林悲惨命运。

转眼工夫，十大长老在“血衣娘子”掌爪之下，业已，三死四伤……

眼看少林一派将在这场浩劫之中，灰飞烟灭……

蓦地——

一声如九天雷震的喝声，掩盖了厮杀的声浪，传人每一个人的耳鼓：

“住手！”

这一声喝斥，如一柄巨锤，敲击每一个人的心头上，显然，这发声的人，内力修为已到了一种极限。

象夏天的阵雨突然停止一般，一切的声浪，在刹那间静止下来。

这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满院积尸，血流成渠，少林弟子被屠戮的至少在两百以上。

所有的目光，全射向“韦陀殿”方向，因为那是人寺必由之门。

一个白色劲装的人影，幽然出现。

“金月使者”之中有人惊叫一声：

“掘墓人！”

来的，正是斐剑，只见他冷漠得近于残酷的面上，凝聚了一层恐怖的杀机，手按剑把，一步，一步，走向场子中央。

他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无形的但却令所有人惊栗的威力，使刹那之间忘命搏杀的凶神，纷纷闪开道路。

斐剑的目光，远远盯在“象魔”与“血衣娘子”身上，脚下，由于血渍累积，发出“滋！滋”的声音，单调，但充满了恐怖的杀机。

他在院地居中，停了脚步，如利刃般的目芒，缓慢地扫了全场一周，每一个触及这目芒的人，都从心底发出寒意。

少林僧众，大部份对“掘墓人”三字完全陌生，少数的也仅道听途说，留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只有“金月盟”的高手，对这个小煞星知道得最清楚……

“血衣娘子”上次与斐剑交手时，他是易了容的，现在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她曾以“飞甲破金”伤过斐剑，所以心中了无怯意。

而“象魔”不久前曾在十招之内，重伤斐剑，故仍目之为手下败将，当时，斐剑双目未复明，若非“赎罪人”诱走“象魔”斐剑绝无生理。

“掘墓人”三个字太以刺耳，少林寺僧惊惧不已，他此来何为？如果，他是索仇而来，那少林寺三方蹂躏之下，势非被夷为平地不可，当然，单凭，“金月盟”已足可毁减少林，再加上“血衣娘子”与“掘墓人”，只是使惨祸的时间缩短而已，正如一个人挨一剑是死，挨三剑同样是死，但心理上的惊怖是不可避免的。

场面，呈现一片死寂，更增长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终于“无相禅师”以事主身份，打破了死的空气：

“少施主此来有何见教？”

斐剑一抱拳道：“有件悬疑之事，向掌门人请教！”语气之间，显示出他的来意并无凶险企图。

“无相禅师”沉重的道：“本夺目前处境，少施主当已了然，恐怕有失尊命了！”

斐剑点了点头，心里一阵盘算，决定了行动的步骤，首先，得遣走“血衣娘子”，这女魔因女儿下落前来少林滋事，情有可原，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她的门人“红楼主人”与亡父“屠龙剑客”有段情缘，而两人双双死难，凭这两重原因，今天得放过她。

心念之中，目光射回了“血衣娘子”，寒凄凄的开口道：“血衣娘子，请你立即离开！”

“血衣娘子”嘿的一笑道：“什么，要老身离开？”

“不错！”

“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今天在下不准备杀你！”

口气之大，令人震惊。

“你？要杀我？哈哈哈哈……”

“这并没有什么可笑！”

“小子，如果老身杀你呢？”

斐剑一字一顿的道：“那在下只好改变主意了！”

“血衣娘子”陡地弹身欺到斐剑身前八尺之处，狞声道：“小子，你是赶来为这些秃驴殉葬的，是吗？”

斐剑栗声道：“在下再说一遍，请你离开！”

“血衣娘子”一瞪眼，厉声道：“老身先劈了你！”

喝话声中，右掌暴扬……

“哇！”

惨哼之声，震栗了每一个在场高手的心弦，只见“血衣娘子”全身疾剧地颤抖，乾瘪的脸庞凄厉如鬼，一条右臂，齐肩而落，掉在她脚前三尺之处，鲜血喷泉般的从切口处洒出……

斐剑手中，“天枢神剑”仍保持那斜切之势，停在半空，面上凝聚的杀机毫无改变，没有人看到他如何拨剑，如何出手。

“金月盟”自太上护法“象魔”以下，脸色全变了！

少林僧众的脸色也变了！

但，双方的变是截然两样的，一方是惊悸，另一方下意识的振奋。

情况的演变，大大出乎本已绝望的少林僧众意料之外，“掘墓人”以冠盖武林的剑术，一照面重创“血衣娘子”除去一个克星。

斐剑之所以在一招之内施辣手，是因为他不能让“血衣娘子”再有施

展“飞甲破金”的机会，当然，他手下已留了情，否则“血衣娘子”非横尸当场不可。

“血衣娘子”伸右手点穴止血，然后拾起断臂，面上怨毒之状，使人一见永生难忘，目光先扫过斐剑，然后向“无相禅师”狞声道：“无相，我们之间的事没有算完！”

她虽在重伤之下，但那暴恨之气，仍使人不寒而栗。

话落，手持血淋淋的断臂，举步向外走去……

斐剑没有取她性命的打算，缓缓垂下剑尖，任由她离去。

“站住！”

“象魔”一横身，拦在“血衣娘子”的身前。

“血衣娘子”咬了咬牙，道：

“你准备怎么样？”

“象魔”阴森森的道：

“血衣娘子，你血洗本盟，‘第四分坛’，这笔帐你不打算交代了！”

“如何交代？”

“以血还血！”

“狗爪子，你这是落井下石……”

“随你怎么说，要走先把命搁下！”

情况演变到这种地步，确实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对少林来说，这象是奇迹，把该派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虽然后果仍难料，但情势已不如刚才的凶险了，现在，强敌已去其一，关键在于“掘墓人”采取什么态度了。

“血衣娘子”浑身直抖，样子象一头受了伤的猛兽。

斐剑一侧身，面对“象魔”，栗声道：

“让她离开！”

“象魔”微微一愣，道：

“小子，你这算什么意思？”

“要你放开她！”

“你小子对本座所欠不菲……”

“你也想讨？”

“不错！”

“看来这账你讨不到，在下倒是有意再加一笔，将来待你们盟主来结！”

“好小子，你狂得相当可以！”

说话声中，陡地发掌向“血衣娘子”劈去，“血衣娘子”在重伤之下，当然难逃这猝然的突击，这老魔心即毒辣又卑鄙，他想乘机解决“血衣娘子”。

“找死！”

暴喝声中，斐剑闪电般射出两缕指风，直指“象魔”双目，指风如疾箭，破风锐啸，其势惊人至极。

“象魔”被迫先救自己，飞快地收掌侧移一个大步。

“哇！”

惨号震耳，站在“象魔”后面的一名“金月使者”，做了替死鬼，指风洞胸，砰然栽了下去。

斐剑一跨步，直逼“象魔”身前。

第六十三章 单剑回天

“象魔”被斐剑那股凌人临下之气所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血衣娘子”再次举步……现场五名“金月使者”之中两名，长剑一闪，扫向“血衣娘子”。

“哇！哇！”

凄厉的惨号，再次震颤在场高手的心弦，斐剑没有回头，剑尖斜斜下垂，象是根本不曾动过，只是剑尖上滴落数滴鲜血。

两名阻击“血衣娘子”的使者剑折人亡。

这种剑术，除了一二人，别说看过，连听都不曾听说过。

势态已相当明显，“掘墓人”与“金月盟”来人，已成水火之势，少林僧众心中暗自念佛，而“金月盟”方面，却起一阵惊恐的浪潮。

“血衣娘子”窒了片刻，大声道：

“掘墓人，老身不须你的这份人情！”

斐剑目光不离“象魔”，头也不回道：

“不要你领情，下次我可能杀你！”

“为什么不现在？”

“看在已死的‘红楼主人’份上，放你一马！”

“为什么？”

“这个你不必问了！”

“断臂之仇，老身必报？”

“在下随时候教？”

“再见了！”

“血衣娘子”第三度向外行去，已无人敢现身拦阻。“韦陀殿”这面，一样被“金月盟”高手封锁，但没有人采取行动，目送“血衣娘子”扬长而去，当然，“血衣娘子”虽身负重伤，一般二三流高手如若妄动，那是找死。

女魔离开了，但场面并未稍懈，依然笼罩在浓厚的恐怖气氛之中。

“象魔”目珠连动之后，突地狂声道：

“掘墓人，你这兵刃便是‘剑冢藏珍’？”

斐剑冷冷的道：

“不错，这便是‘天枢神剑’。”

“天枢神剑”四个字，使所有的眼睛发亮，若非“象魔”喝破，谁也想不到这柄看来极不起眼的铁剑，会是轰传武林的“剑冢”神兵。

“象魔”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贪婪之色。

场中，除了这老魔，谁也不敢兴起这种念头。

斐剑心中杀念早起，在正邪之战中，杀一个便减少一分作恶的力量，同时，今天这种行径，也是死不足以偿其辜。

少林自掌门以下，一个个静以观变，事实上，全寺之中，能找出一个能与“金月使者”抗衡的都很难，别谈对付“象魔”了，所以在此刻，他们什么也不能表示，但一无形中，他们已把消除灾劫希望寄托在斐剑身上。

斐剑语寒如冰的道：

“象魔，尔等八魔在中了‘人皇’‘附骨神针’之后，仍然活着为恶，实

在是出人意料的事……”

这话，击中了“象魔”心中的隐恨，狰狞的面目，变得更加可怖，切齿道：“老夫等此次出山，就是要索取这笔血帐”

斐剑嗤之以鼻道：“看来是办不到了！”

“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今天死定了！”

“象魔”面上肌肉一紧，暴喝道：“小鬼，老夫要把你生撕活裂！”

斐剑一抖手中剑道：“废话少讲，拨剑自卫吧！”

“象魔”窒了一窒，终于拨剑在手。

斐剑双目奇芒暴涨，栗声道：“老魔，三招之内如你不死，今天便算过了一关！”

“象魔”手中剑一扬，旋又放下，道：“且慢，老夫有话问你……”

“有遗言无妨交待！”

“你方才提到‘人皇’那老狗？”

“不错，你嘴里放干净些！”

“他现在何处？”

“你这话问得多余，即使你知道‘人皇’下落，也是枉然。”

“为什么？”

“你不会活着下少室峰了！”

“哼！”

“象魔，你如果三招不死，在下奉告‘人皇’的下落！”

“当真？”

“对你尚不至信口开河！”

“小子，如老夫收手不及，岂不断了线索？”

斐剑语带不屑的道：“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就事论事，如果“象魔”不先解决了斐剑，他们就无法继续向少林下手，完成使命，加上斐剑与“金月盟”之间的过节，与他手中所持的神兵，使“象魔”别无其它选择，再一方面，斐剑已开口挑战，以他的名头身份，非应战不可。

但这六十年前即已成名的魔头，对这二十岁不到的少年，毫无制胜的把握。

“血衣娘子”的前例，使这魔头忐忑不已。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象魔”运足了功力，陡喝一声道：“如此纳命来！”

斐剑当然也不托大，一咬牙，以十成功力挥剑相迎“波！”

斐剑并未击实，剑气相接，发出了一声巨啸，余波激荡进射，追得三丈之内的人，无法存身，纷纷向后暴退。

第一个回合，无分轩轻。

所有在场的高手，全被这样的惊世骇俗的一照面，震得心旌摇摇，目瞪口呆。

斐剑冷厉地大喝一声道：“接这一招！”

“天枢剑法”第二招“满天星斗”，以十二成功力发了出去，一片芒雨，像银河倒泻，罩向了“象魔”。

所有在场者的心，全被这招玄厉至极的剑法，提到腔子口。

“象魔”心头大寒，全力对出一招，以求自保。

“呛！”

震耳金铁交鸣声中，“象魔”手中剑段成数截，掉在地上，手中只剩下半尺不到的剑柄，庞大的身躯在战抖，狰狞的面目成了紫酱之色。

所有人的呼吸，全窒住了。

半晌“象魔”哇喷出一鲜血，半段剑柄，坠落地面。

斐剑手中神剑，缓缓刺向对方心窝……

“象魔”似木偶般的毫无反应，不言亦不动。

显然，这老魔已被无坚不摧的剑气伤及内腑，连反抗的余力都没有了。

暴喝声中，三名“金月使者”从不同角度，挥剑猛出，目的当然是援手“象魔”。

斐剑电闪回身，手中剑一竖，一挑，这乍看似乎极其简单的一式，却是“天枢剑法”中最玄奥也最凌厉的一式。

惨号再传，一名使者，被挑开了胸膛，仆倒血泊之中，另两名出手稍迟，也就因此而逃过了致命的反击，但已被剑气逼得踉跄而退。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象魔”并非等闲之辈，瞬眼的工夫，已足够他采取行动，右掌暴扬，劈出一道如山劲气，这一掌，是困兽的挣扎，聚毕生残存内力所发，势道之强，骇人听闻，劲气中，隐含一片漠漠白雾。

斐剑回剑一封，劲风四外泻了开去，但鼻中却吸入了一股异味，登时头晕目眩，身形一连幌了幌。

“毒！”当意念升上心头，不由亡魂大冒，这一手他该想到，然而竟疏忽了，幸而对方施的不是“铁泉草”奇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象魔”咕咕一声笑道：

“小子，你已中了老夫‘蚀心毒雾’，盍茶时间之内，便将魂归极乐，你纵以至高内功封经闭穴，至多也只有半个时辰可活。”

斐剑心头剧震，对于毒，他可是毫无办法。

“象魔”接着又道：

“乘你没有断气之前，如约告诉老夫‘人皇’的下落吧！”

情况急转直下，少林僧众面面相觑，由于六使者已死其四，“象魔”重伤，围在殿顶四周的黑衣人，充其量只是“金月盟”二三流脚色，压力已减不少，“无相禅师”当机立断，如果乘机一拚，或可死中救活……

心念之中，沉声发话道：

“本寺弟子准备行动，生死存亡在此战了！”

令谕传开，所有少林弟子，全力以备这生死存亡的一战。

“象魔”仍死盯着斐剑，阴森森的又道：

“掘墓人，你听见老夫的话了吗？”

斐剑杀机狂炽，双目赤红，几乎要滴出血来。

“象魔”紧迫着道：

“你无防试行提气，看功力还剩几许，不过老夫警告你，如果你动真力，是自速其死，出手立毙！”

斐剑暗中一提气，觉得功力未失，只是因闭穴阻毒之故。

打了二三成折扣，他忽然想起自己所练武功，大背武学常轨，虽说中毒必死，但决不止支持半个时辰，况且，以目前本身情况，足可毁掉对方而有余。

心念之中，“天枢神剑”摆出了攻击的起手式，栗声道：

“老魔，区区‘蚀心’之毒，其奈在下何，你少得意，还未过三招之数，你准知你能活下去？”

“小子，你无妨出手试试看？”

“接这最生一招！”

随着话声，“天枢神剑”以闪电之势，破空展出……

“象魔”怪笑一声，抽身暴退。

但，他低估了斐剑，也太过份相信自己所施奇毒的威力，他以为斐剑这一招只是强弩之末……

斐剑一发一收，身形幌了两幌，有些拿桩不稳。

场内不闻半丝声息。

“无相禅师”袍袖一挥，厉声道：

“动手！”

令谕一下，三名未受伤的长老，扑向“象魔”，各殿堂主分别指挥各代弟子，扑上殿顶……

守伺在殿顶的黑衣人，纷纷出了手。

恐怖的杀戮，再一次叠了出来。

栗人的杀声，撕裂着空气，令人动魄惊心。

就在此刻，“象魔”庞大的身躯，推山倒柱般地栽了下去，比常人大了一倍的脑袋，骨碌碌滚出老远，一股血泉，从脖子疾喷而出。

不可一世的“天竺八魔”之一，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他是继“狮魔”之后，亡命“天枢神剑”之下的第二人。

原来斐剑那一招，业已切断了“象魔”颈项，这久的工夫才倒下来，足见神兵的锋利，与剑法的卓绝。

“呀！”

所有目击者，齐齐发出一阵惊呼。

斐剑但觉脑胀欲裂，眼前金光乱进，真气在不断的消散，毒势已难遏阻。

魔头已除，但这些黑衣人都是“金月盟”精选的弟子，这一展开混战，吃亏的仍是少林弟子，顿时死伤枕藉。

斐剑努力振作了一下精神，举目望去，只见那两名仅存的“金月使者”，在三长老与三位住持僧联手合攻之下，仍如生龙活虎，迫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如果任情况自然发展下去，少林寺纵不被毁，人可能被杀光。

掌门“无相禅师”却被四名可能是头目的三流黑衣剑手围攻，一时虽不致落败，但决胜不了。

斐剑贾其余勇，弹身扑向那两名“金月使者”，手起剑落，惨号声中，两使者仆地栽了下去。

一声呼啸，黑衣人纷纷撤退，刹那间走个精光，撇下了数十具尸身，与少林憎尸混在一起。

少林僧众，业七零八落，根本无力追杀。

第六十四章 生死之间

斐剑中了“蚀心毒雾”之后，两番动用真力，毒势蔓延更快，由于真元减弱，汗珠滚滚而落。

他是全场最瞩目的人物，这情景当然瞒不过别人的眼。

三长老齐齐奔了过去，其中之一急声道：

“少施主，你受了伤？”

斐剑咬了咬牙，硬撑住身形不倒，颤抖着声音道：

“在下……中了毒！”

“毒！”三长老同时惊呼出声。

“无相禅师”亲传口谕，清理积尸，救治伤者，处理善后，吩咐已毕，才急步来到斐剑身前，双手合什，激动的道：

“少施主独力回天，挽本寺于生死垂危，本座谨代表全寺弟子，致最高谢意！”

斐剑勉强还一礼，道：

“不敢！”

少林为中原武林的领袖门派，虽说没落式微，但以一派掌门之尊，而作此语，在斐剑而言，可算是一项殊荣。

“无相禅师”忽地发觉斐剑神色有异，关切的道：

“少施主你……”

“晚辈中了‘象魔’的域外奇毒！”

“毒，什么毒？”

“蚀心毒雾！”

“啊！”

“无相禅师”满面惊怕之色，显然他对这“蚀心毒雾”有所认识，急声向三长老道：“劳长老驾把少施主移到丹房！”

斐剑的摆手道：

“不用了，晚辈……告辞！”

“不，这‘蚀心毒雾’，本座曾听先师提到过……”

说到这里，没有下文。

斐剑接口道：“中者无救，半个时辰必死！”

三长老骇然变色，“无相禅师”宣了一声佛号，沉重的道：

“少施主为挽本寺浩劫而中此剧毒，本寺将不惜任何代价设法疗毒！”

“掌门人知道何物可解此毒？”

“这……”

斐剑当然知道对方只是基于感恩之心，而照料自己，实则毫无把握，自己死已难免。

何必沾污佛门静室，不如乘还能移动身体，到那没有人的处所，让生命结束算了，心念中，怆然一笑道：

“贵寺新遭重创，善后待理，晚辈另行设法疗治……”

“少施主有这把握吗？”

“尽人事，听天命！”

“可是……可是……”

“掌门还有什么见示？”

“无相禅师”犹豫至再，才鼓起勇气，沉痛的道：

“少施主恐怕难以下这少室峰！”

斐剑眼前阵阵发黑，身形连连幌动，连站立之势都感到难以维持，但他心意已决，不愿让对方为自己办善后，以冷而坚的声音道：

“盛情心感，晚辈自有打算！”

“本座以为不可？”

突地，他想到了此行目的，虽生命将尽，但仍想问明白，定了定神，道：

“晚辈此来，本想请教一件……事……”

“请讲，本座知无不言？”

“就是十五年前，独闯贵寺的，‘百灵女孔映红’的下落！”

“哦！那位女施主在事发当日，业已释放下山！”

斐剑大感失望，但这只是心理上必有的反应，现在，这失望的对已不重要了，他已是将死之人，一切恩怨情仇，也将随生命之一齐熄灭。

于是，他抱了抱拳，道了声：

“告辞！”

转身向外蹒跚行去，走了不到一丈，突地“砰！”然栽倒。

“呀！”

“无相禅师”与三长老，以及在旁边清理现场的少林弟子，齐齐惊呼出声。第六十四章

生死之间

两位长老抢步上前，一左一右把斐剑架了起来，只见他双目失神，牙关紧咬，全身抽搐，看来离死已不远了。

“无相禅师”面色灰败，口中连呼：

“我佛慈悲！我佛慈悲！”

今天，若非斐剑不速而至，水林寺决难逃毁灭的命运，也许，这曾经是显赫一时的门派，将从此在武林中除名，除了斐剑，恐怕已找不出任何人能有这力量消解这弥天浩劫。如果说斐剑就此丧命，可以说为少林寺而牺牲，是以身为掌门的“无相禅师”，内心的焦灼与愧疚是可想而知的。

“扶他到丹房！”

“无相禅师”话声方落，一个苍劲的声音道：“大和尚，少林寺要替他送终吗？”

话声中，一个白发如霜，右肩挂一个大酒葫芦，左肩斜背一个大布袋，看上去满有仙风道骨的怪老人，修然出现，身后随着八名黑衣剑手。

“无相禅师”与三长老同感一震，三长老之一粟声道：“祝施主，此来意欲何为？”

来的，正是“金月盟”总护法“四海浪荡客祝少青。”

正在现场处理善后的少林弟子，纷纷围上前来。作势戒备。

情势又呈无比的紧张。

八名跟随“四海浪荡客”的黑衣剑手，一个个面带杀机，目中凶焰灼灼，不停地扫向少林僧众。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双眼精芒迫人，注定“无相禅师”，沉声道：“掌门人，把他交与老夫！”

“无相禅师”厉声道：“办不到！”

“他还有半刻时间可活！”

“祝施主意思是什么？”

“不劳贵寺替他送终礼殓！”

“本座说办不到！”

“不计一切后果？”

这话充满了威胁的意味，“无相排师”毫不考虑的道：“正是这句话。”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冷笑了一声道：“那他死定了！”

“施主之意莫非……”

“把他交与老夫就可保他不死！”

“交与敌人？”

“就算是吧。”

“准备如何处置他？”

“那是本盟的事，大和尚不必过问！”

“待座再说一次，办不到！”

“要老夫动手？”

“本座不惜一战！”

“哼，少林寺有多少和尚死不光……”

四面传出怒哼之声，杀气又笼罩了全场。

斐剑神志还没有全失，他仍认得出视少青，心中恨到了极处，只是他已无法表示心头的愤怒了，他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一挥手道：“带人！”

四名黑衣剑手，扑向扶持斐剑的二长老。另四名横剑各占了一个方位，“四海浪荡客”奋力发掌攻向“无相禅师”。

暴喝声中，少林残余僧众，纷纷出手围攻。

恐怖的杀劫，又告叠了出来。

几个照面之后，“无相禅师”追得步步后退，而最先出手的四黑衣剑手，业已逼退了二长老，把斐剑挟持在手。

“四海浪荡客”目的已达，大喝一声道：

“住手！”

双方闻声不期然地住了手，只在片刻工夫，少林僧人又已伤了不下十名，幸而没有死亡。

“四海浪荡客”伸手向布袋中一掏，握了个红球在手。厉声道：

“霹雳弹，人乃血肉之躯，经不起一弹之威，掌门人，要他们退下！”

“无相禅师”肝胆皆炸，恨恨地挥了挥手，少林寺弟子咬牙切齿地退了丈许，但仍围住现场，大有死不足惜之慨。

“四海浪荡客”又道：

“掌门人，贵寺的‘大还丹’可以延续他两个时辰的生命。”

“什么意思？”

“希望掌门人慨赐两粒！”

“让你们有时间摆布他？”

“是救他！”

“祝施主这话谁能相信？”

“信不信由你！”

“本座愿见他毒发而死，不愿把他交在魔鬼手中惨死……”

“四海浪荡客”一扬手中“霹雳弹”，道：
“这玩意老夫一共带有五枚，夷乎少林寺大概不成问题……”
“无相禅师”咬了咬牙，道：
“本寺宁为正义而毁，决不受威迫！”
“掌门人，你会后悔的！”
“决不！”
“赔上全寺弟子性命，并救不了他，掌门人，你想想看……”
“无相禅师”默然了片刻，似有所思，转口道：
“金月盟会不让他死？”
“老夫已说过了！”
“救他？”
“一点不错！”
“目的是什么？”
“掌门人，没有时间了！”
“无相禅师”回首道：
“维那何在？”
一个虎面僧人躬身道：
“弟子在！”
“取两粒‘大还丹’来！”
“遵法旨！”

所有少林门人，全被掌门这项决定震惊了。

工夫不大，“维那”手捧丹药而上，“无相禅师”接在手中，移步上前，亲自塞入斐剑口中。

“四海浪荡客”一挥手道：
“立即带走！”

四名黑衣人挟带着斐剑，弹身离去。

“四海浪荡客”冷冷的道：

“本盟不容任何敌人存在，掌门人，你等着吧！”

说完，领着另四名黑衣剑手，扬长出寺而去。

“无相禅师”呆立了许久，突地宏声传声道：

“本门弟子注意，善后事毕之后，除本座指定的留守弟子外，一律离寺，其他细节，本座与各执事商讨之后，再行指示。”

所有弟子合什为礼，然后纷纷散去，各司其事。

首席长老“悟因大师”神色凝重的向“无相禅师”道：

“‘掌门人’，那位少施主对本寺恩德如山，应该让他平安归化，何以要把他交与‘四海浪荡客’？”

“本座有预感！”

“恭请明示，掌门有何预感？”

“他留在寺中必死，交对方带走却未必死！”

“为什么？”

“天生奇才异能之士，必应乎天心，本座看他并非伤亡凶死之相。”

“就事实而论‘金月盟’将以最酷虐的手段处置他……”

“长老难道不曾看出蹊跷？”

“这倒不曾。”

“第一，祝少青身为该盟总护法，紧接着现身，开口便索人，显然目的是为了人，不管对方动机如何，‘掘墓人’如能不死，便有求生的机会，第二，‘象魔’身为太上护法，而祝少青离去时并未收尸，足见‘金月盟’对这魔头只是存心利用，并无道义可言，该盟未必一定为‘象魔’施行报复，第三，祝少青临去时所说该盟不放过任何敌对之人，从坏处想，这是威胁之词，从好处想，他似有意警告本寺采取预防措施，这是本座的看法。”

“掌门遣散弟子，暂避凶焰，就是基于这想法？”

“正是如此！”

“如果事实与想法恰恰相反呢？”

“但愿不会！”

“如果‘掘墓人’遭到酷毒处置，他是为少林而牺牲，本门何以对天下武林？”

“无相禅师”面色一变，道

“长老不必多言了，本座深信‘掘墓人’必有生机！”

“悟因”长老低宣了一声佛号，道：

“但愿如此！”

且说斐剑“金月盟”属下挟持而去，气愤交加之下，连那一丝仅存的知觉意识也告消失了。

当神志复苏，他发觉自己躺在一张软绵绵的床上，头脑仍有些晕眩，四肢无力，象瘫痪了般的连转侧都感到异常吃力，他用力测向床沿这一边，灯光使他双眼发花，慢慢地靠窗的桌前，现出一个窈窕的女人背影。

她是谁？

这是什么地方？

斐剑尽力定神，证明这并非幻象，渐渐，从背影上他判断出对方是谁，一颗心顿时狂跳。

室内一个绛衣少女，正向东方霏雯问道：“还留他作甚？”

“毁了他？”

“主母是智慧人，当想到后果的可怕！”

“我下不了手。”

“他可能从此不醒，不须主母下手！”

“可是……”

“主母请三思，盟主他老人家可能会来！”

“你出去！”

“是！”

绛衣侍婢朝床上偷觑了眼，退出房外，顺手带上了房门。

东方霏雯怔怔地望着假寐不醒的斐剑出神，面色在不停地变幻，可能，她必须作一明智的抉择，救他，或毁了他。

斐剑双眼眯了一条缝，这些情景完全入目，但已引不起他太大的反应，绛衣婢子的话不错，不须她下手，时限到了，自己一样会死。

两滴泪珠，从她秀眸中滑落。

斐剑心弦一颤。

她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落泪？”

东方霏雯移身就床前，揭开了纱帐，痴痴地望了斐剑片刻，幽幽吐语

道：“弟弟，我为什么要爱上你？你为什么偏是这样的身份？错了，一开始就错了，可是我没有勇气改正这错误……”

她低下头，轻轻在他额上一吻，这一吻，几乎使斐剑的意志崩溃。

“弟弟，恨我吧！为了不让你多受痛苦，我只好帮助你结束生命！”

斐剑血行骤加加速，内心有如被撕裂般，感觉，曾经许为红颜如己的人，要向自己下手了。多残酷的安排，多莫测的命运。

反抗？没有力量！死吧！让生命如此结束吧！被一度倾心的人杀死，或是毒发而死，虽有差别，结果是一样。

他没有动弹，等待着对方下手。

东方霏雯纤手一扬，中指对准了斐剑的左太阳穴，只须轻轻一点，便可结束他的生命，一切难题，不解自解。

她的手指，颤抖得非常厉害，久久点不下去……

玉靛，变成了铁青，微微抽搐，勾魂摄魄的眸光，变成了极其复杂的芒焰，似乎，她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蓦地——

房门上起了两声轻轻的剥啄，正是那绛衣侍婢的声音：“主母，盟主至尊驾到！”

东方霏雯玉容惨变，猛一挫牙，中指戳了下去，就当指尖将触及穴道之时，突地又收了回去，以低得几乎不可闻的声音道：

“弟弟，我下不了手，但也可能救不了你，我给你服下解药，算是我的一点心意，生或死，凭你的造化了！”

急匆匆地从怀中掏出一粒丹丸，担开斐剑的嘴，塞了进去，然后离开床沿。

一个魁梧的蒙面人，已鬼魅般出现房中。

“爹！”

“丫头，你真是胆大包天？”

“您老人家……”

“我问你，你从祝少青手中截留这祸胎，意欲何为？”

东方霏雯臻首低垂，颤声道：

“女儿无法自制！”

“好丫头，你有心要毁灭父堂创的基业！”

“女儿不敢！”

“还有，一旦事实揭穿，以他目前的功力，结果将是什么？”

东方霏雯全身一颤，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金月盟主”接着又道：

“你知道你的行为愚昧到了什么程度？你是在玩火！”

“爹！”

“让开！”

“您？”

“他非死不可！”

“女儿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让女儿我……亲手结束他！”

斐剑如被扔入沸油中煎炸，心胆俱裂。

“金月盟主”重重地哼了一声，道：“你别想玩花样……”
说着，挥掌震开了东方霏雯，立身床前。

第六十五章 死之抉择

上集书中“金月盟主”必欲亲手结果斐剑的性命，挥掌震开了东方霏雯，站到床前，东方霏雯悲切的唤了一声：

“爹，您真的要杀他？”

“金月盟主”气呼呼的道：

“难道是假的不成？”

“不如先杀了女儿……”

“你真是至死不悟。”

“他身中‘蚀心毒雾’已是将死之人……”

“为父的要亲手杀了他！”

斐剑在床上只是假装昏迷，对方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东方霏雯抛不掉的痴情使他痛苦，事实上这时畸恋非斩不可，但，人非太上，熟能忘情，这毕竟是极难做到的事啊！

东方霏雯匆匆给他塞下的解药，已发生了作用，疲软的感觉，迅快地消失，另一方面得归功于两粒被武林视为至宝的少林“大还丹”。

他努力运动迫毒，帮助药力推行。

如果此刻“金月盟主”猝下杀手，他仍无力抗拒，因为对方的功力太高了，在必死的情况下，得到一线生机，他当然不甘放过。

他一方面全力疾急运功，一方面祈望东方霏雯能多阻滞她父亲一些时间。

生与死，其间的差距非常细微的。

在绝望之时，他不曾恐惧死亡，但当生机来临时，他必须全力追求。

“金月盟主”手掌一扬，向床上拍去，掌至中途，突地收住内劲，道：

“丫头，我忘了件大事……”

东方霏雯眼望心爱的人将遭惨死，芳心尽碎，闻言之下，恍惚的道：“什么事？”

“他已得到‘天枢神剑’？”

“是的！”

“剑呢？”

“那不是？”

东方霏雯朝床后壁间一指。

斐剑登时急煞，如果“天枢神剑”落入“金月盟主”之手，便什么都完了，自己纵功力尽复，也难与对方抗衡，没有这柄剑，自己的剑术无从发挥到极限，更无法与对方的“金月剑”相比，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神剑夺回手中，自己只要稍一动弹，决逃不过，“金月盟主”致命的一击。

这一急，汗出如潘，余毒经这一激，却意外地加速泄出了体外……

“金月盟主”声音略显激动的道：

“拿来我看！”

东方霏雯滞涩地挪动娇躯，从壁间取下“天枢神剑”……

斐剑已没有再考虑的余地，顾不得功力未复，闪电般劈出一掌，弹出一指。

这一着，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金月盟主”完全没有防到这一手，在强劲的掌劲与凌厉的指风猛袭下，仓促还手，马步一浮，连退三步，桌翻灯灭。

斐剑已在施袭的同时，翻落床后，伸手向东方霏雯所持的神剑抓去。

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让斐剑轻易地把“天枢神剑”夺了回去。

灯火虽熄灭，但在斐剑这等高手中，视力并未受阻。

“金月盟主”双眼射出了栗人厉芒，显然已是怒极，东方霏雯的仍痴痴站在原地，不言亦不动，芳心的感受极其复杂。

斐剑不放过任何恢复本身功力的机会，那怕只是极短的一瞬，“天枢神剑”摆出起手的姿势，暗中却在急剧的调息运气。

房间虽然宽敞，但除了床桌等摆设之外，剩下的空间，方圆只有丈余。

双方呈犄角之势对立。

“金月盟主”也已拔剑在手。

斗室之中，充满了栗人的杀机。

空气一片死寂。

对峙的时间愈久，对斐剑愈是有利。

“金月盟主”语寒如冰的向东方霏雯发话道：

“贱婢，你早已给他服下了解药？”

东方霏雯没有答腔。

“金月盟主”目光不离斐剑，口里继续又道：

“贱婢，你任性的结果，将使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化为乌有，休怪我没有父女之情，与其将来遭遇横死，不如现在自决，你动手吧！”

东方霏雯娇躯一颤，玉容惨黯，幽怨的目光瞟向斐剑。

斐剑方寸大乱，脱口道：

“大姐，你不能死！”

“金月盟主”阴森森的道：

“小子，难道你还想活不成？”

斐剑咬了咬了牙道：

“今夜我们之间应该分出生死了！”

“本座誓不让你活到一个时辰之外！”

“在下也有这打算。彼此！彼此！”

“到院中来！”

“请！”

两人先后出房，到了院地之中，这院地一色的青砖铺砌，十分轩敞。

东方霏雯也跟出房来，向侍立在阶沿上的两名绛衣侍婢道：

“传令下去，封锁中后院！”

“是！”

两名绛衣婢女分别从角门隐去。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看建筑式样，似乎是旅邸，可是不象，若说是该盟的分舵或总坛，又何必传令封锁……

斐剑不愿去深思这问题，目前，他必须全神应付这一场生死之战。

双方一样的沉凝，一样的无懈可击。

虽然现场只有三个人，但全院似已被一种无形的气势所充满。

这是意志力的拼斗，只要那一方定力不坚，精神稍懈，立即就会遭受致命的猛击。

绝顶高手过招，如果双方功力相差不大的话，生死胜负，决于俄顷之间，因为双方的功力都已到了某一极限，无论攻守，都很难制胜，主要的在捕捉破绽，把握住对方由于其他因数而在气势上所露的松懈，予以致命的一击。

现在，斐剑与“金月盟主”便是这种情况。

整整一个时辰，双方丝纹未动，但双方所损耗的真无精神是极可观的。

也因为如此，斐剑终究无法使功力完全复原，相反逐渐损耗。

渐渐，他感到无形的压力加重，这可怕的讯号，情况发展下去，后果不问可知，在一刻时间之内，精神非崩溃不可！

唯一的途径，只有出击。

心念之么一动，精神不免微分，在“金月盟主”而言，这已经是出手的机会。

当然，斐剑的意念与行动也几乎是一致的。

“锵！”

金铁交鸣声中，爆开了一溜火花，双方闪电般交换了一招。

虽然双方出手几乎没有先后，但细微之差是有的？“金月盟主”算是主动的一方，也就因这毫末之差，斐剑被迫退了两步。

双方同时下意识把目光源向自己的兵刃，彼此所持都是上古奇兵，在这种全力搏击的情况下，可以判出兵刃的优劣。

斐剑目光掠过剑锋，迅速地注视着对方。

“金月盟主”身躯微微一震，他发现视同拱壁的“金月盟主”，业已缺了米粒大一个小口，这一来，使这一代枭雄怒发如狂，同时，也更加强要毁斐剑的决心，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获得一柄上古仙兵，这值得他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

蒙面巾遮掩下，无法窥见这枭雄表情，但目光中栗人的杀机，已代表了一切。

“纳命来！”

暴喝声中，“金月剑”幻出无数金月芒影，以雷霆万钧之势，罩向斐剑。

东方霏雯木然的玉靥为之一变。

斐剑猛一挫钢牙，施出了最凌厉的一招“擎天一柱”，这一招，堪称旷古凌今的绝着，寓攻于守，论守，完密无间，贵在严密无隙的守势中，隐有杀着，如果敌强我弱，决难逃这一招中所含的玄奇杀手。

当然，“金月盟主”的凌厉奇诡，也算是一门罕有的剑道。

“锵！锵！……”

迸射的火光，挟着一串连珠密响，只这短暂的一瞬，双方剑刃碰击了不下三十次之多，每一下碰击，代表一记杀手。

剑气卷涌，五丈之内刺肌裂肤。

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显示这一回合势均力敌。

如果斐剑功力全复，局面也许改观。

一分再合，彼此都存了同一心思，速战速决。

一招！

两招！

三招！

场中传出闷哼，人影霍地分开文诗，斐剑肩头血流如注，“金月盟主”胸前一片殷红，双方都负了伤。

身形在缓慢的移动，一步，两步……到了出手的距离。

又是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人影横斜，踉踉跄跄向两旁荡了开去，这一下距离拉得更远，足足两丈之多，喘息之声丈外可闻。

斐剑俊面苍白如纸，已失去了那股凌人的气势。

“金月盟主”目芒黯淡，庞大的身躯，颤抖得厉害。

东方霏雯仍一动不动的呆立原地，芳心一片混乱，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爱人，她不愿爱人被杀，可是更不愿父亲遭害，二人之间，她无法取舍，如果她顾念亲情，此刻只要一插手，斐剑便毁。

但，她会这样做吗？

杀机依然浓厚，场面由极度的紧张而转变为惨烈。

双方又开始挪动脚步。

沙！沙！

距离在充满杀机的脚步声缩短，接近……

“锵！”

这一回合，气势大减，各自跌跌撞撞地后退了数步，双双跌坐在地，斐剑口解淌出了鲜血，双目凄厉无比。“金月盟主”的蒙面巾一片水湿。

双方挣扎着要站起身形，但起到一半，又坐了回去，看来双方都已力竭精疲，而且内伤相当不轻。

一个登堂入室的绝顶剑手，在剑、气、神合而为一，功力悉敌的拚搏下，三者付出的代价是相等的，所以真气与心神方面的损害并非一般剑手所能想象。

斐剑心中十分清楚目前处境，如果对方稍有余力，自己决难幸免，而自己如果有力量取对方性命，身在虎穴，一样是死路一条。

死，似乎成了定局，伤势已不容许他作任何脱身的打算。

东方霏雯再痴情也不会庇护一个杀父仇人！

他想，如果自己与“金月盟主”同归于尽，换得了武林的安市，这牺牲是值得的，虽然自己私仇未报，有些恩情未偿，但在天下安危的大前提下，个人的恩怨就显得渺小了。

心念及此，豪雄之气再度抬头，迅速地导气调元，希望能在对方攻击力没有再生之前，能拚其残余，一举而击杀这武林祸魁。

这意念，把近在咫尺地天仙爱人之间的距离，拉得远远的，他不能再去想这些了，他必须避免被杀，目前，生死只存于一发之间。

突地——

“金月盟主”厉声向东方霏雯道：

“杀了他！”

此举大大出乎斐剑意料之外，如果她在父亲严命之下出手，自己便完了，想，震惊，恐惧，都与事无补，他很明白这道理，死中求活的希望本来没有，最大的愿望能与这枭雄同归于尽，以死改变武林的命运，他必须争取

分秒的时间，尽人事而听天命，成败已成无法计及，于是，他强镇浮动的心神，调理那一丝残存的内元……

东方霏雯闻言之下，娇躯一震，两眼睁得大大的，樱唇在发白，剧颤。

“金月盟主”再次大吼道：

“贱婢，你听见没有？”

“爹，我……”

“杀了他！”

东方霏雯娇躯晃了两晃，依然没有移动……

“丫头，要我下令召人动手吗？”

斐剑咬紧牙关，不去理会，一意调理气机。

东方霏雯终于缓慢地移动脚步，每一步有如千钧之重，这比赴死更困难。因为她要亲自结束生平真正爱上的人的生命。

短短数大距离，象有几里路那么长，她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挪到了斐剑身前。

“动手呀！”

她呆立着，泪水夺眶而出。

“丫头，你敢抗命？”

“爹……求您允许女儿和他退出江湖，永不现身！……”

“办不到！”

“爹！……”

“我没有你这种叛逆女儿，想想，你的年纪？想想这些年来你做了些什么？你忘了还有人要得你而甘心，你死了是活该，我决不能让你因愚昧无知而毁了我一生经营，别以为我舍不得杀你……”

东方霏雯猛一跺脚，下了决心，纤掌一扬……

斐剑双目暴睁，紧盯着东方霏雯，神色十分复杂，但没有恨的成份。

东方霏雯如风中弱枝般籁籁而抖，纤掌，停在半空，她拍不下去，泪水，象断了线的珠串，纷纷滚落。

场面，惨厉而诡毒。

一股不知从何而至的力量，使斐剑陡地站起身来。

东方霏雯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纤掌仍扬着没有放下，也没行动。

“金月盟主”也摇摇不稳地站起身来，栗喝一声：

“滚开！”

东方霏雯没有动，但掌却徐徐垂了下来。

斐剑双目中再度爆出煞芒，苍白的面也绷得紧紧的，象一块冷硬的铁板，目光一扫东方霏雯之后，神剑斜举，举步向“金月盟主”欺去……

情况再呈窒人的紧张。

“金月盟主”显然气机未转，还无力抵抗即将临到的攻击。“金月剑”拄地掌住身形，口发出一声冷哼，伸手怀中……

斐剑陡地一震，知道对方必是要施用什么暗器，他不能让对方有机会出手，心念一动，身形猛地一弹……

“你……”

东方霏雯惊叫一声，掌纤疾劈而出。

斐剑传一点刚刚恢复的真气，扑杀“金月盟主”也许可以，如果要抗拒东方霏雯的掌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砰！”

挟以一声惨叫，斐剑被震得飞栽两丈之处，仆地不起，口血连连喷出。

“金月盟主”狞声道：

“霏雯，他还不曾死！”

“不会活了！”

“证明给看看！”

“这……证明……”

“再点他死穴！”

“爹，他不会活了！”

“嗯！”

“金月盟主”口里“嗯！”了一声，举步向斐剑躺身之处走去，他要亲自证实他的死亡，他不相信他的女儿，他只相信自己。

东方霏雯粉腮惨变，他知道斐剑没有死，她那一掌看似威猛，其实她手下有数，但她无法阻止这悲剧的上演……

斐剑业已失去知觉，一切对于他都失去反应了。

蓦地——

前院传来数声暴喝，惨号随之而起。

紧接着，数条人影飞泻入场，当先一人，身着紫衫，紫内蒙面，他，赫然正是“紫衣人”他身后紧随着的，是“无后老人”，尹一凡，和八名剑手。

原本守在暗处的绛衣侍婢，纷纷电射入场，竟有十八名之众。

四周暴喝与搏击之声，此起彼落，看来“紫衣人”方面的人手不少。

东方霏雯疾从她父亲手中抓过“金月剑”……

第六十六章 疑云魅影

“紫衣人”一弹身，直逼“金月盟主”身前。

“金月盟主”栗喝一声：

“是你？”

尹一凡迅速地从地上抱起斐剑……

随“紫衣人”而来的八名剑手，已经和八名绛衣侍婢搭上了手。

“无后老人”疾声向尹一凡道：

“小子，快走，老夫掩护……”

话声未落，东方霏雯的“金月剑”挟骇人之势罩身卷到，凌厉狠辣，世无其匹连“无后老人”的身手，竟不敢轻按其锋，闪电般暴退一丈。

东方霏雯的剑势例卷向刚要弹身而起的尹一凡，尹一凡吓得倒退不迭。

东方霏雯怕伤斐剑，没有下杀手，但一只纤掌，业已随着剑势拍出，三名绛衣女已联手缠了“无后老人”。

尹一凡迫得两丈之外，立即有两名绛衣侍婢攻了过去。

刹那之间，激烈万状。

东方霏雯目注围在身侧待命出手的五名侍婢道：“带走他，用你们五人性命维护他的安全。”

五名绛衣侍婢恭应了一声，由其中一个负起斐剑，四人掩护，从侧门处奔去。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不约而同的猛攻数招，迫得对方一窒，乘机脱身，向五名侍婢与斐剑身影消失方向疾迫而去。

又有十余名剑手，入场接战那几名侍婢。

回笔会及另一边——

“紫衣人”欺近到距“金月盟主”伸手向可及之处，激颤的道：

“东方盟主，本人该这样称呼你了……”

“金月盟主”咬牙道：

“紫衣人”厉声道：

“有你这种梟獍父亲，才会生那种蛇蝎女儿，灭伦悖道，天理难容，现在，私怨不谈，本人要杀你以谢天下武林！”

“金月盟主”内伤极重，自知无法与“紫衣人”抗衡，闻言悚然退了一步，道：

“你敢！”

“紫衣人”嘿嘿一笑道：

“盟主，你的梦该醒了！”

手起一掌，向“金月盟主”主当胸劈去……

“你真敢！”

一道剑光，猛袭而至，迫得“紫衣人”收掌横闪三尺。

东方霏雯娇躯一横，挡在她父亲身前。

“紫衣人”在闪身之际，业已拔剑在手，一振腕，惨厉的道：

“贱人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东方霏雯窒了一窒，栗声道：

“今晚我决不再让你逃出剑下！”

“紫衣人”狂笑一声道：

“淫妇，你在做梦，纳命吧！”

剑芒一展，诡辣万分的刺了出去。

东方霏雯芳心大震，她发现“紫衣人”的身手，已先后判若两人，奇幻的令人难以置信，急剑迫击。

“紫衣人”似知“金月剑”能切金断玉，不待锋刃交会，招式又变，五个照面之下，迫得东方霏雯险象环生，若非他顾及对方手中的上古奇兵，未能尽展杀手，东方霏雯在这五个照面之中，不死也得负伤。

“金月盟主”怪叫一声道：

“这是‘地皇’的‘玄黄剑法’！”

“紫衣人”剑势不停，口里厉声道：

“一点不错，你知道再好不过，我险些疏忽，我代‘地皇’讨这笔帐！”

“你……说什么？”

“代‘地皇’讨账，你知道该如何付出的！”

“嘿嘿嘿嘿，本座知道！”

刺耳的冷笑声中，“金月盟主”身形一欺，右手一扬一圈，没有丝毫劲道，但手势却奇诡到了极点。

“紫衣人”身躯猛可里一个踉跄，栗吼道：“原来是你……到现在我才明白……你……”

“你早该明白！”

“好！好……”

东方霏雯乘机支击，连施杀手……

“紫衣人”大叫一声：

“弟兄们，撤退！”

刷！刷！刷！三招杀着，逼得东方霏雯步步后退，毫无还手之力。

随行剑手已有两名横尸，而绛衣婢女却倒了五人之多，剩下的几名剑手，纷纷弹身飞逝。

“紫衣人”身影掠处，又有两名绛衣人女横尸就地。

东方案霏雯喝一声：“你走不了的！”跟着弹身追了出去。

截至现在为止，除了那批绛衣少女之外，不见有半个金月弟子闯入内院，足见“金月盟”号令之森严。

院外的搏杀声，也开始止息，看来已全部撤退了。

且说，斐剑醒来之时，发觉自己躺身在一间布置得十分淡雅的斗弦竹榻之上，头仍有些晕眩。思想是一片空白，他茫然四顾，目光掠过每一件陈设，每一样家具，逐渐，意识回复……

难道是一场恶梦么？

这又是什么地方？

莫非自己……

心念之中，不禁脱口道：

“相公，你醒了？”

斐剑心中一震，要想坐起身来，方起得一半，攻心剧痛又使他倒了回去，目光转处，只见一个绛衣少女正朝床前移近，心头不禁又是一寒，自己被东方霏雯一掌震飞，以后的事就不知道。

首先，他想到了那柄与生命同等重要的“天枢神剑”，目光随着意念四下扫去……

“相公在看什么？”

“我的剑……”

“相公身后壁上！”

“哦！”他心头落实了，又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主母的一处临时歇脚之处！”

“她人呢？”

“你在分坛……”说到这里倏然住口。

斐剑追问道：

“分坛！昨夜交手的地方？”

绛衣少女无奈的道：

“是的，那是本盟第二分坛！”

“我急会来到这里？”

“婢子奉命送相公来此调息！”

“你们主母为何不杀了我？”

“这……相公是知道的，主母一生，只真正爱上一个人，就是相公。”

斐剑心弦一颤，沉默了征刻之后，道：

“你们盟主呢？”

“就在相公昏迷之后，‘紫衣人’率手下突袭……”

“紫衣人？”

“是……的！”

“以后呢？”

“婢子等在混战中离开，以后的情形还不知道！”

斐剑下意识中升起一缕不安之情“紫衣人”自盗窃了“地皇”全部武学之后，功力已更加惊人，他既然袭击“金月盟”分坛，必有周详的行动计划，“金月盟主”如果伏诛，当是大快人心的事，但东方霏雯与他有杀身之仇，他决不会放过她，以东方霏雯的身手，也许能脱身，但此刻还不见她的人影，情况便不妙了。

斐剑自“英雄擂”事件之后，已决心斩断情丝。然而藕断丝仍连，对她的安全，他仍是关心的。

何况，她又救了他一次，如果不从“四海浪荡客祝少青”手中截下了他，一旦落入“金月盟主”之手，他早死了，如果，她不给他解药，则人也早死在了“象魔”的“蚀心毒雾”，又如果她不甘背父命，存心袒护，他也该陈尸第二分坛之中……

他并非感恩，而这恩加深了被现实冲淡了的情。

一个真的武士，在于恩怨分明，再加上了情，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但，“金月盟主”荼毒武林，妄想君临天下，正邪不两立，事实上双方已势成水火，他不杀他，便是被杀，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他是她的父亲，儿女之情能抵消这仇吗？不能！肯定的……

那事实发展的结果，他与她之间，将演变成什么情况？

他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

何以自处？

他深深地想，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乘没有与她见面之前离开，等到自己师仇得报，家恨得消，武林大患得除，身无挂碍，欠人的还人……

突地，他想到了在“剑冢”中的痴心人崔婉珍，大师伯的遗孤，对她，能无所交代吗？

心念及此，有如身处烈火之中。

情感上的负荷，远甚于任何肉体的痛苦。

他痛苦地咬了咬牙，不管将来，先解决目前的问题。

首先，他必须先疗伤，恢复功力，否则一切都等于零。

于是，他淡淡地开了口：

“姑娘，在下要凋息一下，希望能不受干扰。”

绛衣少女歉然一笑道：

“是婢子打扰了相公……”

“不！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在下是说希望不必时时照顾！”

“相公内伤相当不轻……”

“在下知道！”

“可惜主母未返，疗伤丹药……”

“不必！”

“相公可要先用些食物。”

“不用了！”

“如此婢子告退，相公如有吩咐，可击床头金钟！”

“噢！”

绛衣少女盈盈出室，随手带门。

斐剑澄心静虑，收神归一，就躺卧之势，默运心法，开始调息，十周天之后，痛楚全消，气机大畅，丹田之内，真力源源而生。

功力再生，迅快得大出意料之外，他立时憬悟这是曾服两粒“大还丹”的结果，心中喜不自胜，由睡姿改为趺坐，加紧调息。

两个时辰之后，斐剑自觉痛苦全消，功力尽急，忙收功下床，从窗灵的日影看来，当已是未申之交。空气一片沉寂，不闻半丝人声，也不见半个人影。

看情况，东方霏雯多半还没有回来。

斐剑心想，该是走的时候了！

于是，他从壁间取下“天枢神剑”，审视一遍之后，佩在腰间，无意中，他瞥见自己镜中的影子，浑身上下血污但此地既是东方霏雯的临时居处，那来的男子衣物呢？

如果此地僻外荒野，倒无大碍，如是闹市城镇，就憋扭了，一时之间，不收大感踌躇。

他毫无目的地在室内踱了两圈，下意识地手拨开了壁橱。

一看，不由呆了一呆，天下竟有这等奇事，壁橱中赫然挂着数袭长衫，更奇的是所有长衫都是紫色的。

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些紫衫是属于谁的呢？

他想起来，东方霏雯靠驻颜之术保持容貌，实际上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她被婢女称做“主母”，当然她是结过婚的，这些紫衫，可能是她丈夫所遗。

她的丈夫是谁呢？她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不由自主的想到了“紫衣人”，一些往事的片段，在脑海中叠映出来……

“紫衣人”数度威迫自己与东方霏雯断绝交往。

“紫衣人”当面斥她为贱人，淫妇。

石碣峰顶，她迫“紫衣人”坠岩。

她一再否认她“紫衣人”任何关系，她指“紫衣人”是武林败类。

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些紫衫何来？

他感觉受了极大的屈辱，自己纯真的感情被污辱了。

美赛天仙的躯壳下，掩盖的竟是一个丑恶的灵魂吗？

俊面在刹那之间变成了铁青，额上青筋暴出。

片刻之后，他松弛了下来，自嘲地笑了笑，也好，当它是一场恶梦吧，反正自己已决心斩断这情丝了，何必自苦呢？

亲仇未报，师仇未复，武林同道期望甚殷，如果为了一个徒具美色的淫妇，还配称为“武士”吗？

他完全释然了，褪去了血污的衣衫，换上紫衫，重佩好神剑，大踏步向房外走，房门是虚掩的，应手而启。

房外，是一个极其悦目的庭院，山石玲珑，花木扶疏，曲槛回栏，亭榭宛然。

奇怪，依然不见半个人影？

突地——

他的目光直了，汗毛根根倒竖，一颗心不由剧跳起来。

血！

死尸！

比比皆是，有绛衣侑衣，也有黑衣汉子，场面悚目惊心。

他弹身绕院一周，出角门，又是一重院落，入目仍是血，死尸。

他惊得呆住了，做梦也估不到在这一段疗伤的时间内生此巨变。

是什么人下的手？

看来这宅院已无一活口，以这些绛衣少女与“金月盟”属下弟子的身手而言，断然不至轻易地被杀个精光，来人的身手未免太可怕了。

对方血洗这宅院的目的是什么呢？

何以自己一无所觉？

不对！

心念之间，他几乎惊得跳了起来，来敌为何不向自己下手？“天枢神剑”武林异宝，何以无恙？

太不可思议了！

他希望发现一个活口，探查一点线索，但半个活的都没有。名符其实的血洗。

东方霏雯回来之后，发现这惨变，她将如何？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去宅院，一看，这宅院座落在山脚下，四望不见人烟，十分荒僻，门外松柏成林，林木之间，又是累累死尸。

“谪仙秘宫”被毁的往事，骤现脑海，心想，莫非又是“紫衣人”的杰作了？

这太有可能了，以紫衫作为论据，设使，紫衫是属于“紫衣人”，证明“紫衣人”与东方霏雯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存在，这关系可能是夫妻，也可能是情人，唯其如此，“紫衣人”对东方霏雯的各处秘密居所，才了如指掌，行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如果推断正确，据那绛衣侍婢所说。“紫衣人”率人突击第二分坛，而东方霏雯一直不见踪影，可能已遭了不幸。

心念及此，一种异样情绪涌上心头，不管目前如何，过去他曾倾心爱她的事实，这事实是抹不掉也忘不了的。

她真的会遭了不幸吗？

他的内心微微起一阵抽搐。

那天仙见了会生出妒意的绝世姿容，不期然的又现心头，使他感到手足发麻。

他联想了一代魔魁“金月盟主”。

“金月盟主”与自己一场剧战，彼此均已负了重伤，“紫衣人”适时突击，这袅雄决难逃公道，如果泉雄伏诛那就天下太平了。

如此，自己和“紫衣人”算帐的时机也来临了。

最后剩下的两件事，将是“金钗”凶手的下落和“附骨神针”之谜。

恩仇了了之后，与师姐崔婉珍偕隐“剑冢”，谢绝江湖……

想到这里，不由慰然的笑了一笑。

蓦地——

不远之处，传来一声冷嗤！

斐剑心中一动，向发声之处电闪扑去，疏林掩映之中，一无所见，方

自一愣，冷“嗤”一声再度传来，却已在前面十丈之外。

他不由拗性大发，弹身再追，到了十丈之外，只见右前方人影一闪而没，他一发狠，运足功力疾追过去。

那人影功力似乎相当惊人，一连几间一已转过山嘴。

斐剑穷追不舍，身形似一道轻烟。

飘过山嘴，人影没入一个茂密的树海中。

显然，对方是有意引逗他追赶，他可不顾一般所谓“逢林莫入”的禁忌，弹身便投入林中。

林深树密，视界模糊不清，如果对方伏匿不动，要想发现的确很难。

斐剑运足目力，一阵搜寻，却一无所见，不由愤然发话道：

“何方朋友效这未流行径，莫非见不得人么？”

一个苍劲的声音道：

“老夫在这里！”

斐剑连看都不看，单凭听觉，便扑到了发声方位。

“娃儿好身手！”

眼前，是一个貌相奇古的白发老人，白袜云鞋，一袭黄葛布长衫高曳腰间，手中拄了一根乌溜溜的粗藤杖，双目神光炯炯，有些慑人心神。

斐剑目光一扫这怪老人之后，冷冷的道：

“老前辈相召晚辈？”

“可以这么说！”

“前边的血案……”

“不谈这个。”

“老前辈如何称呼？”

“宇宙一尊！”

斐剑双目一瞪，面上杀机立现，寒声道：

“你就是‘宇宙一尊’？”

第六十七章 宇宙一尊

“宇宙一尊”哈哈一笑道：

“一点不错！”

斐剑口唇一拐，缓缓抽出“天枢神剑”

“紫衣人”利用他传话，诱使“红楼主人”上石碣峰，所说的话，又响在耳边：“……十年，‘宇宙一尊’为爱徒龚丙照索仇，把‘屠龙剑客司马宣’废去武功，残了双目，放逐石碣峰顶岩窟之中……”

“屠龙剑客”经多方面证实是自己的父亲，虽然因为母亲的一句遗言，使自己心理上对她不曾见过面的父亲存有成见，但父亲业已死于“紫衣人”的阴谋。这笔血债为儿子的焉能不讨。

“宇宙一尊”白眉一竖，道：

“你想做什么？”

斐剑冷酷的道：

“杀你这老匹夫！”

“宇宙一尊”面不改色的道：

“杀老夫，为什么？”

“十年前你曾以最残酷的手段对付‘屠龙剑客司马宣’……”

“慢着，你说司马宣？”

“不错！”

“你与他是什么关系？”

“父子！”

“这就不对了，他姓司马，你娃儿姓斐，怎会扯上父子关系呢？”

斐剑心中一震，这老我竟然也知道自己的姓氏，当下冷析的一哼道：

“这你就不必管了！”

“宇宙一尊”好整以暇的道：

“笑话，这岂能不管，你要杀老夫，老夫纵死也得做个明白鬼呀！”

斐剑厉声道：“你只说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你……不敢承认？”

“哈哈哈哈哈，不敢两字从何说起，你的确是不知天高地厚，想当年‘五帝’，见了老夫，也得礼让三分，你算老几？”

提到“五帝”，斐剑不由大感悲愤，时至今日，尚不能诛凶报仇，慰师父师伯等之灵于地下……

“宇宙一尊”接着又道：

“娃儿，你的气魄与身手，果然凌驾当年‘五帝’之上，‘五帝’有灵，也当告慰九泉了，老夫问你，你说的事可有根据？”

“当然有！”

“什么根据？”

“紫衣人亲口说的！”

“紫衣人是谁？”

斐剑不由一窒，的确，到目前为止，他还不知道“紫衣人”的来路，连对方的真面目都没有看过，但这无关宏旨，“紫衣人”的面目总有揭开的一天，现在，只是替父索帐，顿了一顿之后，道：

“不管‘紫衣人’是谁，我只问事实！”

“宇宙一尊”轻蔑的道：

“你即不知对方来路，焉知其言可信？”

“我只问事实？”

“老夫说过没有这回事！”

“真的不承认？”

“如果老夫说‘紫衣人’杀害人‘五帝’你相信么？”

“相信！”

“为什么？”

“紫衣人业已自己承认！”

“依老夫所知，他仅承认与‘五帝’动手，而否认杀害！”

“你知道？”

“当然‘附骨神针’之谜并未揭晓……”

斐剑骇然退了一个大步，他震惊于对方意然也知晓这些秘密，他深信这秘密不可能传出江湖，对方怎会得悉的。心念之中，迫问道：

“这秘密你如何知道的？”

“娃儿，难道老夫不得你称一声老前辈，开口你，闭口你，太刺耳了！”

“现在你已经不配了！”

“你不够武士风度！”

“别把话题岔开，我问你如何知道这些秘密的？”

“天下没有绝对的秘密的，除非不出口……”

“你是偷听来的？”

“亦无不可！”

“你与‘紫衣人’是一路？”

“老夫不否认！”

斐剑心念一转，血洗东方霏雯别居的，“宇宙一尊”必有分，“宇宙一尊”残害如此，多问无益。

心念之中，手中剑斜斜下垂，摆出起手之势，栗声道：“‘宇宙一尊’我要出手了，你自己准备自卫吧！”

“你非要老夫的命不可？”

“当然！”

“不问理由？”

“没有什么可问的了。”

“那你出手吧！”

“你承认残害，‘屠龙剑客’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从何承认？”

“紫衣人以卑鄙毒计，炸死了‘红楼主人’与‘屠龙剑客’，而你与他是同路人，这还不够说明一切么？”

“天下事也许不是如你想象这么简单。”

“不管简单复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老夫今世不杀人，也不欠债呢？”

“诡辩不会使我改变主意的。”

“事理不明，是非不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武士！”

这话使斐剑大大一怔，他几乎不分清楚眼前的是友是敌，对方的话含有至理，无可寻瑕，但仇不可不报，安知对方不是以诡词说服自己？

“你是真正的武士？”

“可以这么说！”

“我什么地方事理不明，是非不分？”

“凭‘紫衣人’一面之词，硬指老夫是凶手，这在别人，还不怎样，以你目前的造诣，如果事事凭主观见解，任性而为，天下要大乱了！”

斐剑又是一怔，但仍冷峻的道：“你否认是凶手？”

“不错！”

“你不服！”

“当然！”

斐剑心念一转，毅然道：“好，事实真相不难查明，这笔帐暂时搁下。”

“宇宙一尊”纵声一笑道：“嗯！从善如流，可教，还有一点，大丈夫恩怨分明，不可口出恶声，有损武士的风度……”

斐剑的性格，较之刚出道时已变了许多，这是磨练的。

结果，闻言淡淡的道：“称你一声阁下如何？”

“何以不照刚见面的称呼？”

“在实真相未明之前，阁下还不配当‘老前辈’的尊称！”

“嘿嘿！有理！老夫不坚持。”

“现在话说回头，阁下引在下来此，必有所为？”

“当然！”

“如此请讲！”

“你必须与姓东方的那女人断绝关系！”

斐剑心头一震，寒声道：

“阁下就为了这句话而找上了我？”

“可以这么说！”

“在不的私事与阁下何涉？”

“不错，是你的私事，但老夫也是为了你个人。”

“什么理由？”

“宇宙一尊”老脸骤现湛然之色，变得庄严无比，沉声道：

“你已承认‘屠龙剑客司马宣’是你父亲？”

“嗯！”

“那你听着，东方霏雯与司马宣曾经是夫妻！”

斐剑恍若焦雷击顶，蹬蹬蹬一连退了数步，激动万分的道：“你说谎！”

“宇宙一尊”老脸一沉，道：“老夫在武林中薄有名位，岂能对你后生小辈信口雌黄？”

斐剑浑身似发寒虐般的颤抖不停，这会是事实吗？太可怕了，幸而自己与她并未发生逾体的行为，否则岂不遗恨终生。难道“无后老人”和尹一凡的师父……等的忠告，也是基于这理由吗？

大粒的汗珠，从额上滚了下来。

从这些事实看来，她的确是一个荡妇，这和她的外貌多不相称？

他的俊面苍白得可怕，呆立着不发一言。

“宇宙一尊”再次开了口：“你与她难道已做了不可告人之事？”

“没有！”

“那好，亡羊补牢还不嫌迟。”

“这……会是真的？”

“老夫以人格作赌。”

斐剑咬了咬牙，道：“如此说来，先父是一个无行的武士？”

“可以如此说，他一生罪孽深重，死不足以偿其辜。”

这话，听在斐剑耳中相当不是滋味，他第一次听到他父亲生前为人所批评，照“宇宙一尊”的语气父亲成了十恶不赦的邪魔，母亲遗命要自己杀父亲，难道也有某些必然的原因吗？“红楼主人”与他有关系，东方霏雯又与他有关系，而母亲果然是被遗弃，由此，可证明他为人的一面，另外呢？还有什么邪行流在江湖之中？

身为入子，他必得查明真相如果单属女人方面。只能算私德不修，如对武林道有所危害，就不能怪别人的指责了。

心念之中，栗声道：“在下很想知道阁下所云‘罪孽深重’四个字的含义？”

“宇宙一尊”长声一叹道：“将来你会明白的！”

“在下极想现在明白。”

“时机未至，老夫不拟饶舌！”

“阁下别忘了我是他的儿子？”

“此语何意？”

“阁下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下并非强词夺理，阁下所下的断语，必然有根有据，否则便是侮辱在下！”

“如果事实俱在呢？”

“在下没有话说。”

“否则呢？”

“阁下还出公道。”

“这笔帐也留到以后一起结算，如何？”

“对不起，在下要现在明白！”

“看来这一战在所难免……”

“阁下愿付之一战而不愿吐露实情？”

“非不愿也，不能也！”

斐剑冷飕飕的道：

“这一战是生死之争，还是分出胜负即可？”

“宇宙一尊”毫不以为意的道：

“你看着办好了！”

斐剑一横心，道：

“如此体怪在下手辣了，到时不要再说在下不够武士风度……”

“娃儿，你这是现买现卖？”

“接招！”

喝语声中，一招“投鞭断流”以十成功力发了出去。

“宇宙一尊”老脸一肃，手中乌藤杖急架相迎，出杖的姿势诡异已极，如封似闭，全采守势。

杖剑交击，发出一声“锵！”然巨响，那声音象金铁交鸣。

双方一触即分，斐剑震得手臂发麻，“宇宙一尊”乌藤杖却几乎脱手而飞。杖重剑轻，显示出斐剑的内功较对方雄浑。

“宇宙一尊”检视了一下藤乌杖，只见交击之处已崩了豆大一个缺口，老脸一紧，白眉上扬，激动的道：

“好剑，老夫这根藤杖生平第一次受损！”

斐剑却是暗地咋舌，“天枢神剑”无坚不摧，连“金月剑”截铁断金“也不免受损，而对方的藤杖未被劈断，仅受些微损伤，足见这藤杖不是凡品，普通刀剑别说损它，反过来还要被它所毁，心念之中，不由脱口道：

“阁下这根藤杖也是件宝物？”

“宇宙一尊”似乎十分珍惜这根藤杖，看了又着，黯难道：

“宝物已受损了，何宝之有！”

“不被削折，已属难能。”

“哼！”

“接在下第二招！”

“满天星斗”用足十二成功力洒了出去，每一个部位角度，都在剑芒控制之下，威力强猛，世无能匹。

“宇宙一尊”倒也识货，知道闪避无从，反击更该不行，竭尽全力，封住门户。

一阵连珠密响，杖剑交出不下十次之多。

“宇宙一尊”蹬蹬蹬连退了四五步，手中杖倒曳地面，如银须发蓬飞而起，老脸一片灰败，喘息之声远远可闻。

斐剑两次出手伤不了对方，证明对方是除“金月盟主”之外的仅见高手，但以目前情况而论，只须再全力出剑，对方非死即伤，当下冷冷的道：

“阁下可以谈话了吧？”

“不！”

“阁下有自信能挡得住在下的第三招？”

“老夫拚着受伤，再见识你一招！”

“刀剑无眼，阁下也许就此长眠？”

“你是存心要毁老夫？”

“阁下迫在下如此！”

“如果老夫接下了第三招呢？”

“不可能！”

“你娃儿看准了？”

“差不多！”

“出手吧！”

斐剑身形朝前一欺，“天枢神剑”回复出击之势……

场面骤呈无比的杀机。

斐剑的目的，是要对方说出他父亲生前的行为，何以能当“百死不足以偿其辜”的恶毒评语，当下奈住杀机，再次发话道：“阁下，你还有机会……”

“别妄想老夫屈服在你剑下！”

“阁下会反悔的。”

“后悔的可能是你娃儿！”

斐剑面上突呈一片恐怖杀机，他已决定不让对方逃出剑下。

蓦在此刻——

不远处的密林之内传出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

“斐剑，不可对老前辈无礼！”

斐剑带煞的目芒朝发声处一扫，道：“谁？”

“赎罪人！”这神秘人物会在此时此地出现，的确大出斐剑意料之外。

第六十八章 爱恨孰深

从声音听来，发话的是“赎罪人”一点不错，“赎罪人”的口气对“宇宙一尊”似十分尊崇，但仇怨是一回事。为人又是一回事，即使对方是备受武林同道敬仰的人物，并不能抵消他因偶然或有心所造成的仇怨。

这神秘人何以突然来临阻止自己向“宇宙一尊”出手？这决非偶然，可能，双方又是一条路上的人物，因为双方对自己的一切隐秘，都一样的了若指掌，这个谜不揭穿，在精神上是一种威胁。

心念之中，他开了口。

“阁下何妨请现身一见？”

“赎罪人”的声音道：

“我们还不到可以见面的时候！”

斐剑困惑的道：

“为什么？”

“将来你会明白！”

“阁下为什么如此神秘？”

“我是不得已！”

“见面也有时候的限制吗？”

“当然！”

斐剑吁了一口大气，目光不期的扫过“宇宙一尊”，只见这老人一付行若无事的样子，对“赎罪人”的来临，象是意料之中，这说明了“赎罪人”根本早就隐身在侧，所以“宇宙一尊”若有所持的从容不迫。

同时，血洗东方罪雯别居，“赎罪人”必然也有一份，就已知的这几个人的身手，即使东方罪雯在场，恐也无法避免。

东方罪雯是“金月盟主”的女儿，“金月盟”是武林公敌，别居被血洗，根本值不得同情。

心念之中，又道：

“山麓庄院的血案，阁下参与了吧！”

“不错，这些罪恶之源，必须一一消灭。”

“这也是对付‘金月盟’行动的一部分么？”

“可以说是，你不会同情她吧？”

“同情谈不上，但在下受她的恩惠不假……”

“赎罪人”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的道：

“斐剑，莫非你想报恩？”

斐剑反问道：

“一个武士难道不该有这想法？”

“宇宙一尊”突地接口道：

“你准备如何报法？”

斐剑冷冷的道：

“那是在下个人的问题？”

“你不会对正派同道倒戈吧？”

“在下的立场很坚定，毋劳阁下操心。”

“很好，老夫很高兴听你这句话。”

“我们的事还未了结？”

“赎罪人”的声音再度传来：

“斐剑，愿听我一句话吗？”

“请讲？”

“不要与老前辈为敌，一切因果短时间内即有分晓！”

“赎罪人”虽说行动诡，但对斐剑却是情深意厚，这人情他不能不买，略作思索之后，慨然道：

“看在阁下份上，在下没有话说！”

“本人很感激！”

“阁下太谦了，在下受惠良多，还不敢言报。”

沉默了片刻之后，“赎罪人”以一种听来很异样的声调道：

“斐剑，你刚才已听到‘宇宙一尊’前辈的忠告了？”

忠告，当然是指东方霏雯与他父亲“屠龙剑客司马宣”之间的关系，斐剑感到一阵莫名的痛苦，面色倏呈阴冷，咬了咬牙道：

“那会是事实吧？”

“百分之百！”

话出“赎罪人”之口，斐剑不能不信，自己的身世东方霏雯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她为何没有断然的表示呢？她存的什么心？这是逆伦的罪恶呀！

“在下相信会证实这一点！”

“向东方霏雯本人查证？”

“是的！”

“斐剑，你恐怕不清楚她的为人，当心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人伦惨剧。”

斐剑不期然地打了一个冷颤，激动的道：

“敬谢忠告！”

“还有，你答应誓不向‘紫衣人’索仇？”

“在下……答应！”

“好，你记得‘紫衣人’那地下密室吧？”

“记得的！”

“如此你立刻上路，到那地方，声讨‘金月盟’的时机已成熟。”

这是武林天下的大事，正义与邪恶的决战，将左右整座武林的命运，登时豪兴大发，“呛！”地一声还剑入鞘，沉声道：

“谨遵台命！”

“再见了！”

声音顿沓，想来已离去了。

“宇宙一尊”手捻白须，宏声道：

“娃儿，你得天独厚，奇缘辐凑，挽狂澜，砥中流，舍你莫属，盼你好自为之。”

这一番话，含有无比的鼓励，也有很高的推许，撇开两人之间，所发生咀嚼不谈，以“宇宙一尊”的辈份，说这些话并不为过，斐剑为了表示武士风度。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当下以手一拱道：

“不敢当阁下谬赞，在下决定全力以赴。”

“如此武林幸甚，再见了！”

声落，人影已杳。

斐剑痴立片刻，弹身出林……

日薄西山，归鸦噪晚，烟岚四起，夜的脚步近了。

斐剑却没有闲情欣赏这山区晚景，展开身形朝与山岭相反的方向奔去。

正行之间，一声娇喝倏告传来：

“别走！”

闻声知人，斐剑不由心头一沉。

微风飒然中，一条娇俏人影，呈现眼前，来的，赫然是东方霏雯。只见她秀眸带煞，正靛泛青，神情凄厉一十分，瞪视着斐剑不发一语。

这种神态，在斐剑来说是第一次看到，脱口道：

“是你！”

东方霏雯冷冰冰的道：

“连称呼也改了？”

斐剑想起“赎罪人”的忠告，从头直凉到脚心，一时之间，真不知如何启齿。

东方霏雯重重地哼了一声：但我仍叫你弟弟，你的手段未免太辣了些！”

斐剑心头一片狂潮，翻搅得他脑胀神烦，闻言之下，不加思索的道：

“什么手段太辣？”

“弟弟，别来这一手，何必明知故问。”

“我不懂你说什么？”

“我问你，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使得你这样对付我？”

斐剑若有所思的道：

“你是说血洗……”

东方霏雯凄厉地打断了他的话头，道：

“我以为你佯装到底呢！”

斐剑一字一句的道：

“你以为是我做的？”

“除了弟弟你，旁人恐怕没有这能耐连毙数十好手？”

“你错了！”

“我……错了？哼！我希望你能有所解释？”

“那是别人所为！”

“别人，谁？”

他当然不能把“赎罪人”等供出来，否则岂非是对敌人出卖同道，当下断然道：

“不知道！”

东方霏雯气得浑身乱撞，栗声道：

“你会不知道？”

“我为什到一定要知道？”

“弟弟，你不坦白承认？”

“承认什么？”

“杀人！”

“我没有做，如何承认？”

“那你得说出下手的人是谁？”

如果换在以前，他会毫不考虑地说了出来，但现在不同了，“赎罪人”与“宇宙一尊”所提的忠告，象一只毒刺激如他心上，这毒刺，足以否定以往的情感，也使他对她超的凡的姿色得到相反的反应，他冷硬的道：

“我说过不知道！”

“那请你解释，你本重伤之身，何以此刻完好如初？”

“我以内无自疗！”

“就算如此，你何以不受害？”

“也许对方的目的不是我！”

“而你坐视我的人被屠杀？”

“事情发生在我疗伤人定之时，我事后才发现。”

“这解释我会满意吗？”

“信不信由你！”

东方霏雯咬了咬牙，恨声道：

“弟弟，我为你几乎斩断了父女之情，我为你尽量掩饰你对本盟的许敌对行为，我为了你不惜任何牺牲，只因为我爱你，然而你却……”

说到这里，大有黯然泣下之慨。

这些，全是实情，斐剑无法否认，可是那毒刺使他的心坚冷如顽石，冷漠的道：

“我不否认这些事实！”

“那你为什么如此回报我？”

斐剑歇斯底里的狂吼道：

“我没有……”

东方霏雯反被他的神态惊得一愣，颤抖着声音道：

“弟弟，你真的没有？”

“没有！”

“你……仍然爱我？”

斐剑全身象触电似的一震，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东方霏雯玉容一惨，眸中闪射出怨毒之光，凄厉而缓慢的道：

“你变了，你骗取了我的心，然后把它抛在地上践踏……”

斐剑恍惚的道：

“我……没有……”

“何必否认？”

“我承认！我……的确变了，我不能不变！”

东方霏雯娇躯一挪，向斐剑身前迫近了两步，咬牙道：

“我明白了，你爱上‘剑冢’之中的少女，所以她才得到这柄神剑。”

“我不否认爱她！”

“好！好！弟弟，大姐坦白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要把它毁掉，谁也得不到，我很会嫉妒，也狠得下心肠，是的，我曾爱过你，但当我发觉感情被骗时，会施以强烈的报复……”

话锋一顿之后，又接下去道：

“我美吧？是的，你不会否认，我也以此自豪，然而我自己知道，我已是迟暮之年，虽然驻颜有术，但却不能扭转生机，我一生真正抛出了全部真情，死心踏地的爱上了一个人，也是最后所爱的一个人，便是你……”

斐剑心神一颤，下意识地一退身。

东方霏雯继续道：

“我一切都给了你，我已一无所有，弟弟，大姐我能爱也能恨，爱有多深，恨便有多深，你明白我的意思？”

斐剑不期然的打了一个寒噤，话说得十分冷酷，但也表现了她的痴情。

爱深恨更深，由爱而产生的恨，是最深刻的恨，超乎切恨之上。

他有些动摇了，的确，他没有理由说对方的爱有半分虚假，但，那心灵上可怕的毒刺迫使他否定了一切。

如果，单单是为了彼此的立场是两个极端——正与邪，那可能不足以使硬得下心肠，想象是一回事，真正面对现实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任何事都可以改变，唯独那心灵上的毒刺无法改变。

东方霏雯又开了口：

“我说的你全听到了？”

斐剑神思不属似的道：

“听到了！”

“那你说话呀！什么不开口？”

斐剑横了横心，道：

“你知道我的来历？”

“知道，十分清楚！”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改变你的行为？”

东方霏雯沉默了片刻，道：

“那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

斐剑栗声道：

“什么，你说毫不相关？”

“当然！”

“你到底知道了多少？”

“全知道！”

“说说看？”

“从‘紫衣人’口里，我知道你是‘武林五帝’的传人，至多，你以正派人物自居，视本盟为敌！……”

“还有呢？”

“你是‘屠龙剑客司马宣’的儿子！”

“你……知道？”

“我说过全知道！”

斐剑大感意外，对方知道自己身世，一口道出了父亲之名，难道她心中根本无愧？那“赎罪人”他们的忠告岂不是成了虚语？这其中难道又有什么蹊跷？但这非同儿戏，非底彻底澄清不可。

心念之中，字字如钢的道：

“我听到武林中有一项传言……”

“什么传言？”

“你与先父曾经有过夫妻的关系！”

这话，他费了极大的力量才说出口，话一出口，双目暴睁炯炯厉芒，直射在对方面上，以要照澈她的内心。

东方霏雯玉靥倏呈苍白，连退了三个大步。

斐剑见状，厉声喝问道：

“有这回事么？”

东方霏雯樱唇翕动了半晌，才咬着牙道：

“谁说的？”

斐剑道：

“别管谁说的，你只说是否事实？”

冷汗，已浸透了他的全身，血脉在这刹那之间似乎也停止了运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一旦事实揭开，他将何以自处？

第六十九章 情海涟漪

上集书中，斐剑说出听闻传言，东方霏雯与他父亲“屠龙剑客司马宣”曾有夫妻的关系，严词要东方霏雯说出事实真相。

东方霏雯惊惶错愕的神色，使斐剑认定了事无虚假。

她明知自己的身世，而一任感情泛滥，几乎演成逆伦惨剧，安的是什么心？

这种行为，与禽兽无异，她真是这样荒淫没有人性的女人吗？

此事如传出江湖，自己将如何为人？

愤怒，使他杀机大炽……

东方霏雯突地大叫道：

“谎言！无耻的阴谋……”

斐剑栗声道：

“什么，你说是谎言？”

“是的，可怕的阴谋。”

“你否认？”

“弟弟，是谁说？”

“这我可以不必告诉你。”

“紫衣人，对吗？”

“别问是谁，你必须说出实情，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真的？”

“丝毫不假，一百个真！”

斐剑有些昏乱了，他相信“赎罪人”和“宇宙一尊”，还有尹一凡那神秘的师父，但就事论事，东方霏雯也不可能丧失人性到这种程度，那方面的话可信呢？父亲死了，不可能质之于地下？

他愣子，也傻了。

东方霏雯咬牙切齿的道：

“多可鄙的阴谋，弟弟，你相信这恶毒的中伤？”

“我不得不信！”

“为什么？”

“因为这种错误是不能弥补的，也决不能让它发生！”

“然而我否认，弟弟，敞开来说，以我的姿色，值得人不择手段的破坏，试想，‘屠龙剑客’并非泛泛之辈，如我与她有夫妻关系，何以江湖中无人传说，而仅出之于一人，或极少数的人的口，你应该想得到的？”

斐剑的意念动摇了，她的话不错，江湖中从未听人提起过这回事，她一再说这是阴谋，这未始不可能，先后提出这问题的，都是一条线上的人，尹一凡的师父，至今仅知有这么一个人，却未见其人，他是最先主张联合“紫衣人”对抗“金月盟”的人。

“紫衣人”不用说，他与东方霏雯早生纠葛。

“赎罪人”与“宇宙一尊”也是与“紫衣人”关系暧昧。

照此看来，事情就有蹊跷了。

但对方破坏自己东方霏雯的目的何在呢？

如果说，他们的目的是怕自己因儿女之情而漠视正义，甚至投靠“金月盟”而为祸武林，不惜用这种下流手段迫使自己与东方霏雯断经，那不但是把自己的人格估计过低，也未免太过卑鄙。

转念又想到正邪不并存，除魔卫道的行动即将开始，而自己与“金月盟”已成不共戴天之势，就立场而言，自己算是卫道的中坚，而她是“金月盟主”的女儿，无论依任何观点，这关系都非结束不可。

心念之中，沉缓的道：

“事实真相不难发掘，我誓必追个水落石出不可！”

东方霏雯铁青着脸道：

“你不相信我的话？”

“这已无关紧要了！”

“无关紧要，为什么？”

斐剑努力镇定了一下情绪，以坚毅的口吻道：

“大姐，我们有一段交往，但幸而没有超越礼教的范围，不论彼此身份如何，过去的把它埋藏在心底吧……”

东方霏雯陡地退了一个大步，颤声道：

“你的意思是我们断绝情爱？”

斐剑咬了咬牙，暗自再下了一次决心，点了点头，道：

“是的，我们之间的关系该结束！”

东方霏雯本是万分迷人的眸子，此刻竟完全变了样，闪射出栗人的光影，樱唇因过份激动而颤抖，粉腮微起抽搐，久久才迸出声音道：

“你说……结束？”

“是的！”

“不错，早该结束的，然而……现在……不能！”

最后两个字，是吼叫出口的。

斐剑抚今思昔，感到莫明的凄苦，然而此刻，他必须坚持原则，只要情感上稍作退让，便将导致可怕的后果，这一份情感与理智的搏战是相当沉痛的。

“为什么不能？”

“太迟了！”

“太迟！什么意思？”

东方霏雯用后的鬓边散发，以一种低沉而空茫的音调道：

“斐剑，我已无法自拔！”

斐剑像触电似的一震，脑海顿时错乱成一片，他颤栗了，他发现自己理智的提防要崩溃，在潜意识中柔韧的情丝似断还续，他以为硬一下心肠就可以通过这难关，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赎罪人”等的忠告，又响在耳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无疑是一面盾牌掩护了他情感上的弱点，他勉力一定神，道：

“事实上我们非分手不可！”

“你原意坠入别人的阴谋？”

“不！”

“那是为什么？”

“你应该知道，我与令尊之间，已形成了什么态势。”

“态势可以改变！”

“根本不可能！”

“我可以说服家父放弃成见？”

“可是我却不能改变我的立场。”

“敌视本盟？”

“事实非常明显，武林天下已被令尊一手造成末日的局面，所行所为，天怒人怨，不向邪恶低头，便只有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不打算说服你，但我再重提旧话，我们归隐林泉，不问江湖是非。”

“那我也说一句，迟了！”

“什么迟了？”

“我已应允同道为正义而战。”

“那……我们之间算是……完了？”

“不要用完了两字。应该说结束，停止。”

东方霏雯突地歇斯底里的狂笑起来，笑声尖厉刺耳，在晚风中扩散、激荡、也撞击着斐剑的心。——

久久，笑声止歇，只听她以一种异样的声调道：

“弟弟，这称呼我至死不改变，我以前说过，我也许错了，一开始就错了，可能，我是在走一条毁灭的路，但我决不更改行程，毁灭吧！你，和我，弟弟提你迫我这样做的，我生平只知道两件事，爱与恨。”

斐剑打从内心冷起了一阵悚栗。

爱与恨！

毁灭之路！

她将要做什么？是自己错了吧？还是她疯狂了？

“哈哈哈哈哈，弟弟，有这么一天，你和我一起毁灭，永远在一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分开，当然，那些我所恨的，企图分开我们的，将付出最高的代价，弟弟，让我们暂时说再见！哈哈哈哈哈……”

人影翩然而逝，但那栗人的异样笑声，仍激荡在空间。

斐剑丧魂失魄地站在当地，象置身在一场可怕的梦境中。

他的脑海由混乱而变成空白，一无所思，空空洞洞的，什么都不存在。

夜幕低垂，群星闪耀。

一声凄厉的枭鸣，把斐剑从无意识的状态中唤回，一股寒意袭上心头，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

东方霏雯满含怨毒的离去，她将会做出什么出人意表的举动？报复？

移爱作恨，疯狂地报复？

谁会想得到这份爱演变成今天的结局！

从她过去迫“紫衣人”坠岩，迫杀该盟数十高手的残酷手面来看，她是一个狠得下心肠的女子，无疑的，她不仅对自己施行报复，还会迁恨自己交往的人，但除庞卫道之战即将开始，彼此是敌对的双方，报复并不可怕，只是变幻的过程令人伤神。

第一次，他感到恐怖，但说不出恐怖什么？

她坚决否认与父亲曾有夫妻关系，但“赎罪人”等的话又不能完全否定，这公案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爱人、继母，多么荒诞而可怕，虽然关系一断，不了自了，但在心灵上总是一个死结，这死结不打开，心头的阴影将永不能消除。

这公案必须“赎罪人”、“紫衣人”、“宇宙一尊”，与尹一凡的师父等，当面对质，才能得到答案。

沉思了许久之后，重新上道。

这一天，来到距施南城不及百里的清水岭，预计入夜时分可以赶到“紫

衣人”秘密基地所在的破庙。

岭下官道旁，有百来户聚居，形成一个小集。

斐剑在集上一家小店中打尖歇脚，他想乘此机会把今后行动的步骤仔细盘算一下，此去与“紫衣人”等会合，共谋对抗“金月盟”，他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仍然十分模糊，例如“金月盟”真正的实力？该盟的总坛所在地？“金月盟主”的来路？自己方面的力量？主事的人？……

在他想像中，自己方面的领导人必是尹一凡的师父。

但截至目前为止，他仅知有这么一个神秘的人物，行事诡异莫测，其它，就茫然无所知了。

与仇人携手，是出于不得已，必须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突地，他想起了两件事，在昏乱中竟忘了查询，不由大是失悔。

第一，师姐方静娴被‘赎罪人’遣人救走，她身中‘金月盟’“迷神之毒”，不知是否痊愈？而今身在何方？第二，忘了向东方霏雯追查她房中那些紫衫的来历。如果当时提出询问，也许可以解开她与“紫衣人”之间的关系之谜。从种种迹象看，她与“紫衣人”之间，似有某种关系存在，而非如她所说的仅是垂涎她的美色而不择手段的追求。

同时，“紫衣人”出现之初，曾施展过“金月剑法”，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正自沉思入神之际，耳畔突然传来一声清越的佛号：

“阿弥陀佛！”

斐剑下意识地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中年女尼，身背化缘袋，手持念珠，站在店门之外，心想，原来是化缘的。

这小店总共只两开间平房那么大，进门的右边是炉灶，炉灶后面与左边半间，排了十来张白木桌子，斐剑是靠左角西门而坐，里外一目了解，实际上座位与店门的距离不到两丈，加以此刻早市方张，座客寥寥视线毫不受阻。

他瞥了一眼之后，正待继续吃喝，忽然感到情形有些异样，再打量之下，发现那中年女尼两道灼灼的迫人目光，定在自己面上。

奇了，他想，这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尼，为何如此盯视自己？从那凌厉的眼神来看，这女尼是武林中人，难道她认识自己？抑是……

他下意识地摸腰间的“天枢神剑”，暗忖，莫非是为了这个，想到这一点，不由心里窃笑，那可是太不自量力了。

一个店伙上前道：

“师太敢是化缘？”

“找人！”

“找人？”

“不错！”

“找谁？”

“那位坐在屋角的少施主！”

店伙看看斐剑，又看看女尼，做了个猥琐的笑容，走开了。

中年女尼的目光并未从斐剑面上移开，这时，冷冷地开了口：

“施主敢是凭一支神剑，解了少林大劫的‘掘墓人’？”

斐剑心中一动，对方果是冲着自己而来，当下冷漠的应了声：

“不错，在下正是！”

“阿弥陀佛，的确是有缘了！”

“师太如何称呼？”

“贫尼梵净！”

“有何见教？”

“不敢，有请施主随贫尼一行！”

斐剑面不改色，冷漠如故，不带半丝表情的道：

“师太要在下同行？”

“是的！”

“该有个理由？”

“此地非谈话之所！”

“事无不可对人言，师太有话何妨直说？”

“梵净”女尼踌躇了片刻之后，道：

“贫尼可以略为说出一点，施主此番赴少林寺，是为了查探一个人的生死下落，而这人的下落，贫尼知道……”

不待“梵净”话完，斐剑已离座已起，把一个小银锞子朝桌上一放，算作洒饭之资，一抱拳道：

“师太请！”

“梵净”面上露出一丝几乎觉不出的微笑，单掌打了一个问讯，掉头疾走而去，斐剑出了店门，对方已在数十丈之外，单从这身法看米，这女尼的功力升非泛泛之流。

斐剑疾步追上了去，心中暗忖，对方何以知道自己赴少林查探“百灵女孔映红”的这档子事？

她，知道“百灵女”的下落，看来“金钗之谜”该揭晓了。

但，彼此素昧生平，她为什么要找自己吗？这其中必非无因……

一阵疾行，那小集已被抛在数里之外。

“梵净”女尼突地舍官道朝一个山坳奔去。

斐剑身形一紧，把彼此的距离缩短到数步之间，忍不住开口道：

“师太，此地可以说话了？”

“梵净”头也不回的道：

“稍安毋躁，马上就在地头！”

“地头！什么地头？”

“贫尼修真之所。”

“唔！”

斐剑不再开口，随在“梵净”之后向坳内奔去，心中在盘算着，如果这女尼真的知道“百灵女孔映红”的下落，为了替母亲报仇，将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取这线索，如果对方别有用心，今天决不放过她。

坳内一塘清溪，夹岸尽是桃树，无尽的翠碧之中缀着累累桃实，想那阳春时节，绿水桃花，必须十分赏心悦目。

穿林行约五里左近，万绿丛中，现出一角红墙，临到切近，才看出是一座极其精致的庵堂，门下悬着一方泥金匾额，题的是“碧桃庵”三个大字。

“碧桃庵”的确名实相符。

“梵净”一收势子，回首向斐剑道：

“这就是了，施主请进！”说着仍在前带路。

按照世俗例，庵堂之内，禁止男人涉足，而这女尼却一反常情，领自

己到这庵堂显然居心叵测……

心念之中，已转过有护法韦陀像的影壁。

影壁之后，是一个长满花草的小院，迎面正间是佛堂，东西两厢，各为三开间。一眼望去，窗明几净，纤尘不梁。

“梵净”女尼一摆手，面向西厢，道：

“请进客堂待茶！”

斐剑颌颌首，踏着花间卵石小径，走向客堂。

方才落座，一个妙龄女尼，奉上香茗。

斐剑一抬头，目光与那妙龄女尼相对，心头陡地一震，那面孔好生熟悉，然而就是想不起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只见她生得冰肌玉肤，美如天仙，真象是南海普陀岩紫竹林中的大士临凡。

那女尼放下茶盏，悄然退了下去，面上不带任何表情。

斐剑收回目光，面向对面侧坐的“梵净”女尼，道：

“师太是本庵主持？”

“正是！”

“在下有急事要办，不能久留，敬请示知……”

第七十章 请君入瓮

“梵净”女尼不待斐剑说完，举盏道：

“施主且先用茶，这是敝庵有名的‘碧露凝香’虽非珍品，但还不俗。”

斐剑只好耐着性子，举杯就口，一股清香，直透鼻观，茶色透明泛绿，看来果非凡品，吸饮之下，甘凉沁脾，不由脱口赞了一声：

“好茶！”

“梵净”亲自在茶几上点燃了一炉檀香，袅袅的烟雾，带着一缕清香，袅袅上升，杀时满室生香，别有一番庄严清幽的气氛。

斐剑啜了数口茶，再次开口道：

“师太曾说过相召在下的目的是要见示‘百灵女’的下落？”

“梵净”不疾不徐的道：

“是的！”

那种悠闲平静的态度，令人莫测高深。

斐剑艺高胆大，丝毫不放在心上，接着问道：

“师太何以知道在下落脚那山集小店？”

“梵净”微微一笑道：

“贫尼说过是一种缘法，不期而遇！”

“这倒奇巧……”

“贫尼也有同感！”

“师大见召，只是为了要示知在下‘百灵女’的下落？”

“正是！”

“然则师太何以知道在下要找‘百灵女’？”

施主在少林的作为，业已传遍江湖。

“哦！师太要见示这消息必有原因？”

“原因当然有？”

“请问？”

“梵净”面色一寒，道：

“施主曾断‘血衣娘子’一臂？”

“是的！”

“施主不知道‘血衣娘子’与百灵女孔映红的关系？”

“知道，她俩是母女！”

“梵净”寒着的面孔一松，再次露出了那令人莫测的微笑，道：

“施主找‘百灵女孔映红’有什么事？”

斐剑略略一窒之后，道：

“查证一段公案！”

“公案！什么公案？”

“这……恕在下不便相告。”

“可是施主想从贫尼口中知道她的下落？”

“是师太主动找在下的？”

“话虽不错……”

“师太与在下素昧生平，既慨允相告，其中定有原因？”

“原因两字何所指？”

“比如说，动机，或是条件什么的……”

“梵净”颌了颌首，道：

“施主很聪明，居然想到这一点，条件、动机、两者都有！”

斐剑心头微微一紧，道：

“在下愿意听听？”

“梵净”沉思了片刻，悠然道：

“先谈条件吧！这是贫尼临时起意的请施主说出找‘百灵女’的原因？”

斐剑大感为难，这是一个关系极大的秘密，如果对分别有居心，后果就很难料了，考虑了一阵之后，蹙眉道：

“师太追问这一点是为了好奇，还是……”

“就算是好奇吧！”

“是否可以……”

“施主别忘了这是交换条件。”

斐剑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不说是不得了，把心一横，道：

“十年前有人毁在一种‘风头金钗’的暗器之下，而这暗器，据主是‘百灵女孔映红’持有之物。”

“梵净”面色微微一变，道：

“被毁的人是谁？”

“先兹！”

“令先堂如何称呼？”

“芍药仙子斐芸卿！”

“梵净”陡地离座起身，栗声道：

“什么，你是‘屠龙剑客司马宣’的儿子？”

斐剑不由心头巨震，对方竟然能一口道出自己的身世来历，也跟着起身，道：

“师太认识先父母？”

“你……说先父母，司马宣也死了？”

“是的！”

“如何死的？”

“与一个叫‘红楼主人’的女人同时被‘紫衣人’所害！”

“梵净”面色大变，身躯在簌簌颤抖，双目直勾勾地望着斐剑出神。

这神态使斐剑惊奇不已，这内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令人无从想象，看来这女尼不但认识自己的父母。而且可能有某种关系存在。

“梵净”似乎在极力控制情绪，面色一变再变，有憎恨也有痛苦，最后，双眼泛射怨毒的厉芒，咬牙道：

“紫衣人是何许人物？”

“不知道，是一个紫衣蒙面人！”

“准备向他索仇吗？”

“那是必然的。”

“你说‘芍药仙子’死在金钗暗器之下？”

“是的！”

“你认定是‘百灵女’下的手？”

“这是在下须要查证的一点！”

“嗯！”

“师太与先母之间……”

“先不谈这些，你想知道贫尼自动找你提供线索的动机？”

斐剑真测不透对方是什么存心，闻言之下，沉声道：

“当然，在下很愿意知道。”

“你坐下。”

斐剑不解地扫了对方一眼，终于坐回原位。

“梵净”在炉内添了一次香，原已消散的香烟，又浓起来。

斐剑感到有些倦意，心中十分奇怪，即使旅途劳顿，凭自己的修为，当不致有此现象……

“梵净”手指斐剑腰间，道：

“这就是传闻中的‘天枢神剑’么？”

斐剑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因为那男人是他的父亲，所谓师姐，当然是指“红楼主人”，且师妹，就是“梵净”本人。

但，故事中并未提及“金钗”两个字，母仇，斐剑是不能放过的。

“梵净”怨毒的又道：

“贫尼出家十余载，本已心如止水，你伤了我母亲，同时也勾起我对司马宣的恨！”

“你恨的人都已长眠地下！”

“贫尼古井重波，复坠尘劫，此生已难登彼岸……”

凄厉的话声，斐剑为之不寒而栗。

从各方面的言词中，勾勒出父亲生前一个模糊的轮廓，自持才华与容貌，处处留情，骄横傲物，薄幸寡情。

“梵净”厉声吼叫道：

“我永远恨他！”

这口吻，神态，业已完全不似一个出家人。

斐剑不愿这难堪的场面持续下去，一转话题道：

“师太尚未提到‘凤头金钗’……”

“梵净”咬着牙道：

“这金钗是当年我交与司马宣的定情之物，一直未曾收回，话到此为止。”

斐剑一颗心顿往下沉，难道杀死母亲的会是父亲不成？不可能呀！世间那有这等狠心的人，母亲临死提到女魔，金钗……

“师太推得倒很干净？”

“据墓人，我用不着推，你已成了瓮中之鳖，釜中之鱼，根本没有这必要。”

“我不信？”

“那你去问你地下的父亲好了！”

斐剑一咬牙，厉声道：

“梵净，你提出佐证？”

“出家人的话便是佐证！”

“狡辩无益！”

“你准备怎么样？”

“杀你为亡母报仇！”

“你无妨出手试试看？”

斐剑愤怒填胸，杀机如狂“呛！”的一声拔出了“天枢神剑”，栗声道：

“本人出手，你便没有机会了？”

“梵净”嗤之以鼻，不屑的道：

“试试看！”

斐剑向前一进步，扬剑欲劈，这一扬手之间，他发觉双臂酸软无力，连举剑都困难，真力一丝也提不起来，登时亡魂尽冒，心知已遭了对主暗算，厉吼道：

“梵净，你竟然施从这等无耻的手段……”

“掘墓人，无耻也罢，有耻也罢，贫尼是为讨债，你饮下的茶，内里参有‘化功散’而这炉烟，是有名的‘摧魂香’，现在，你准备付帐吧！不过，有一点必须再加以声明，杀害你母亲的不是我，方才所说的全是实话。”

斐剑不由不信了，的确，对方没有说荒否识的必要。但眼前要脱出对方的掌握，是办不到的了……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幽灵般出现。

斐剑目光一扫之下，不由惊魂出了窍，身形一个踉跄，踢翻了椅子，人也几乎栽了下去，一股奇寒，从心底冒起，扩散到全身。

这出现的，赫然是只剩一条左臂的“血衣娘子”。这女魔出场，后果不问可了。

“血衣娘子”满面狰狞之色，双目中的怨毒，令人一见难忘。

“小子，老身说过，此仇必报，你没有忘记吧？”

斐剑咬了咬牙，没有作声，当日在少林寺中，他为了姑念这女魔寻女心切，同时“红楼主人”与父亲有特殊关系，而“红楼主人”是女魔的门下，所以手下留了情，否则这女魔早已伏尸少林了。再一方面，若非他缓手，这女魔也势非死在“象魔”之手不可，现在，一切都是多余，他所性不开口。

“血衣娘子”又说了话：

“念在少林寺中，你曾援老身一手，今天不取你性命，只截下你的双臂，这笔帐就算完了！”

斐剑听了，双目一瞪心中极怒道：“‘血衣娘子’，那日在少林寺中，我真该杀了你！”

“你后悔了？”

“我忽视了除恶务尽这句古训！”

“可是太迟了！”

说话声中，举步向斐剑迫去。

斐剑全身疲软，连自卫的力量都没有，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蓦地——

庵外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血衣娘子”与“梵净”同感一震，互视了一眼，似乎在互相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条纤巧人影，踉跄奔入惊悸的道：

“紫衣人！”

“血衣娘子”厉声道：

“杀害你师父的那‘紫衣人’？”

“是的！”

“在那里？”

“庵外桃林之中，象是无心闯来，不知师祖在此，不过他已发现了徒孙我……”

“血衣娘子”向“梵净”一挥手道：

“红儿，走，决不能放过他，为你师姐复仇！”

母女双双奔了出去，斐剑早已看清了这传讯的正是“红楼主人”的大弟子舒眉，心中正自骇异“紫衣人”何以会到了这里，舒眉已走近前来，匆匆的道：

“相公，为了先师和令先尊的关系，我不得不冒此险，你快从佛堂左侧的角门出去，有人在等你，怕家师祖起疑，我得追上她们！”说着，急递地返身出门。

斐剑已无暇想及其他，蹒跚地冲出客房，略一辨方向，朝左角门奔去。出了角门，是一个小院，再后面已是围墙，正自狐疑之际，一条人影幌到身前，赫然是那奉茶的妙龄女尼，只见她满面紧张之色。

“斐少侠记得小尼否？”

“你……是……”

“家先祖‘三元老人’……”

“啊！姑娘是‘玉女陈香君’怪不得如此面熟。”

“玉女陈香君”出家当了尼姑，的确是斐剑意想不到的事。

“小尼法号弃尘！”

“哦！”

“少侠，请随小尼来，如被家师等认破这调虎离山之计，就一切都完了！”

如此说来，“紫衣人”出现是句假话，只不知陈香君为什么会冒生命危险救自己，心念之中，脚步已随陈香君移动，进入一间架房之内，陈香君顺手掩上了门，先向阿里望了望，才伸手递过两粒丹丸，道：

“解药，请速眼下，别走动，小尼看机会再来助少侠脱身。”

第七十一章 不欢之会

斐剑立即把解药吞入腹中，内心的感激实在无法形容，他决想不到‘梵净’的前身便是“百灵女孔映红”，更未料到对方会在茶里和香炉里下毒，舒眉跟随“血衣娘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而陈香君会在此庵削发为尼，就非常意外的了。

他不禁想起自己初出江湖，为了查访仇人，闯“倚云山庄”，被“无魂女”利用，以陈香君新婚夫婿的人头作贺礼，掀起了轩然巨波……之后，她，祖父“三元老人”及父亲“三元帮主”遇害，山庄道血洗……

一个苦命的女子，他不由长叹出声。

解药入腹，立起妙用，中毒不同受伤，只要对症下药，而非特殊剧毒的活，消解得很快，只这旋踵工夫，真气已有流转迹象。

约莫盏茶工夫，前院隐隐传来人语之声。

太远，而且隔了两重关着的门，听不真切，从片段的语丝来判断，似乎在追问“紫衣人”现身之迹，和自己何以会突然失踪。

正自思念之间，一声凄厉刺耳的惨号，破空传来。

斐剑心头猛地一震，莫非陈香君偷赠解药的事被发觉……

他毫不犹豫的打开了柴房门，飘身上了佛堂屋顶，目光掠处，不由目眦欲望，肝胆皆炸，花间碎石地上，躺著“红楼主人”大弟子舒眉的尸体，头骨尽碎，一片血肉模糊，“血衣娘子”左手仍在滴著鲜血，看来是被抓死的。

旁边，“玉女陈香君”惊怖欲死，面无人色，哆嗦不已。

“血衣娘子”此刻正厉声盘诘：

“说，那小子藏在什么地方？”

陈香君片言不发，只有颤抖的份儿。

“梵净”女尼狞声道：

“不必问了，那小子功力已被药力封闭，谅他飞也飞不远。这孽徒竟敢做出这等事来，该死！”

最后一个死字出口，人已向陈香君追去……

陈香君惊怖地步步后退。

“不许动！”

暴喝声中，斐剑电闪下泻，落在卵石道上，正好遮住了陈香君。

“血衣娘子”与“梵净”骇的向后退了数步。

“梵净”栗声道：

“你……功力仍在？”

斐剑冰寒的哼了一声道：

“想不到一个出家人居心如此狠毒，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

“血衣娘子”狞厉地接口道：

“小子，老身生平眦睚必报。”

斐剑目光向“血衣娘子”扫了过去，沉声道：

“我已经饶了你一次不死，那是看在‘红楼主人’份上！”

“血衣娘子”恶狠狠的道：

“老身却誓要取你性命。”

“你恐怕办不到！”

“小子，你就试试看！”

着字声中，左掌暴扬……

斐剑可尝过这女魔“飞甲破金”的邪门毒招，存心不让对方有施展的机会，这意念只如电兴在脑内一闪。

“哇！”

惨号之声，栗人心魄，“血衣娘子”身躯一个踉跄，目瞪如铃，眼珠几乎突出眶外，上扬的手掌，僵直地停在半空，身躯在颤抖，抽搐，久久，才“砰！”的一声栽了下去，血从胸胁之间，喷泉般洒了出来。

斐剑从动念，以至拔剑，出手，快得犹如电花一闪。

“梵净”悲嚎一声：

“你杀了我的母亲！”

双掌一错，右掌左指，向斐剑疾攻而至。

斐剑手中剑倒一竖，这看来极简单的一式，角度、部位、时间拿担得妙到毫颠，把一掌一指，完全封闭在门外。

这是“天枢剑法”之中最具威力的一招“擎天一柱”，守势之中，含有数式极厉害的杀手，斐剑只施展了半招中的一式，他无意再取“梵净”的性命，他觉得父亲生前亏欠了她，自己该留些余地。

“玉女陈香君”木偶般呆在一旁，不言亦不动。

斐剑寒声道：

“梵净，在下不想杀你！”

“梵净”凄厉无比的道：

“我不杀你誓不為人，司马宣死了，你有资格代他流血！”

斐剑双目一红，道：

“先父固然对你不起，但他已经长眠了……”

“这恨永远不会消失！”

“别忘了你是出家人？”

“我已蹈劫破戒，不准备回头了！”

单掌一扬，却没有劲力发出。

斐剑心念未转，但觉一般幽香扑鼻，登时天旋运转，不禁脱口狂叫一声：

“毒！”

叫声未落一道排出劲气，迎胸撞到。

“砰！”

闷哼声中，斐剑倒退了三步，口角淤出了两缕鲜血。

“纳命来！”

栗人的喝声中，梵净五指如钩，朝斐剑迎头抓下，这手法诡异而残狠，想来舒眉便是在这一式之下。

斐剑虽然中了毒，但那深厚的修为，其潜力是相当骇人的，几乎是出自本能，他在视力模糊之下，施出了一招“满天星斗”。

“哇！”

又是一声惨号，“梵净”幌了两幌，倒卧血泊之中。

斐剑眼前一黑，也栽了下去。

醒来之时，首先入目的是一个冰冷面孔，她，正是法名“弃尘”的“玉女陈香君”。

斐剑站了起来，除了头脑仍有点沉重之外，别无感觉，双手一拱道：“敬谢姑娘援手之德！”

“你可以走了！”声音冷得像冰，令人听了满身发毛。

“姑娘……”

“小尼法名弃尘！”

这种突然转变的态度，使斐剑困惑又茫然，期期的道：

“是，小师太！”

“弃尘”闭了闭眼，平静了一下情绪，仍是冰冷逼人的声音道：“不久前，在‘滴仙秘宫’之中，承施主援手，得脱主母东方霏雯的毒手，今日算是偿还这笔人情，从此了固完果，家师容或有取死之道，但总是小尼的剃渡人，小尼不准备替她报仇，但誓从此闭门体签，施主可以走了！”

斐剑无言以对抱了抱拳，黯然转身出庵。

沿着桃溪，除除而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舒眉死了，陈香君出了家，这便是人生的归宿！

“血衣娘子”一生积恶，死不足惜，只是“梵净”的死，使他稍感不安。

他重温了一遍“梵净”所说的故事，“风头金钗”是她当年送与父亲的定情之物，难道父亲真的忍心杀死母亲？

这未免太可怕了，他的心感到一阵撕裂的痛楚。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的确是一桩人间最残酷的悲剧。这悲剧不能宣之于口，也不能入任何人之耳，只有默默地忍受，到生命的终结。

母亲遗言又一次响在耳旁：“女魔……金钗……杀……屠龙剑客……”

母亲生前不提父亲只字，要自己从她始斐而不姓司马，足见她怨毒之深，恨意之切，然而为什么呢？仅是为了被遗弃吗？

遗言中的女魔，指的是“百灵女”吗？”

母亲死了！

父亲死了！

“百灵女”也死了！

这惨酷的谜底，看来已无法揭晓了，为人子的只有终生抱憾

即使，将来有机会会证明母亲是被父亲所杀，又待如何？

他，第一次，因感怀身世而滴下了伤心之泪。

一种空虚向他袭来，他自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一切都是空啊，豪气，在刹那之间消失了，似乎自己本身归于空幻……

恩、怨、情、仇似乎也失去了应有意义，他发觉何以有的人要遁身空门，有的人要避世隐居！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空茫，像无边的大海，何去？何从？

行尽桃溪，转出山坳，眼前是灰蒙蒙的官道，他像游魂似的挪动着脚步，显得有些蹒跚，头垂得低低地，完全失去了平日的英风豪气。

“相公真想不到会碰上你！”

一声娇脆的呼唤，把斐剑从迷茫中唤醒，抬头一看，一个绛衣少女俏生生地站在身前，东方霏雯手下，一共有多少绛衣侍婢，他不清楚，但记忆中已死伤了不少，对这些绛衣侍婢，他无法叫出任何一个名字，在他心目中，

有些是熟悉的面孔，有是陌生面孔，所知仅此而已，眼前这侍婢，是他所熟悉的面孔之一。

他想到自己业已与东方霏雯断绝关系，兜搭了没意思，同时此刻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下意识中，有一种逃避任何人的心理。

他看了看对方，没有开口，自顾自的从她身边擦过……

“相公！”

绛衣少女讶异地唤了一声，弹身拦在他的头里，又道：

“相公真的绝情至此？”

斐剑不期然的止住了脚步，冷的至极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绛衣侍婢撅起小嘴，一付娇嗔薄怒的模样，道：“相公准备与家主母永断葛藤了？”

“是这样！”

“相公一点也不惋惜这份情感？”

“事逼此处，不得不然！”

绛衣侍婢换了一付幽凄的神情，道：

“想不到主母一片痴情，全付流水！”

斐剑心弦微微一颤，他想起东方霏雯分手时，她那凄厉的言词，至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她声言要报复，要彼此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仍属疑案……

心念之中，冷酷无情的道：

“人生变幻无常，有缘则合，无缘则分，用不着这么认真！”

“这……不象是相公平素的口吻？”

“象也罢，不象也罢，事实就是如此。”

“相公愿见她最后一面吗？”

“最后……你说最后？”

“是的，因为她已不久人世了！”

斐剑陡地一震，虽云无情，终究有情，他再不能无动于衷了，毕竟情可以淡忘，但不能彻底抹煞。

“什么，她……她……快要死了？”

绛衣侍婢不胜悲凄的道：

“是的！”

“这……不可能……我们分手才……”

“天也有不测风云！”

“发生了什么事？”

“为了相公，主母被至尊盟主责罚，受伤极重，若非乘机逃了出来，早已没有命在，主母生机难复，昏迷中不断唤着相公，所以婢子等才分头出来寻找……”

“是她的意思吗？”

“不是，是婢子等的主张？”

斐剑低头沉思，久久不作一声，他不知道该不该再去见她？

绛衣侍婢幽幽地再度开口道：

“相公吝啬安慰一个曾经爱过而垂死的人？”

斐剑蓦一抬头，咬了咬牙，道：

“好，我去，她在什么地方？”

“施南城中！”

“英雄播”的往事，又现心头，不由脱口道：

“英雄馆么？”

“不，英雄馆早已化为废墟，是另一个隐秘的所在。”

“你带路！”

“是！”

两人一先一后，沿官道奔了一程，忽然一辆马车迎面驶来，在距两人数丈处，陡地刹住，车门一启，跳下了一个人来，赫然又是一名绛衣侍婢。

斐剑一收势，侧顾身边的那侍婢道：

“怎么回事？”

“请相公上车！”

“这马车来的倒巧？”

“相公太多疑了，至少有十辆同样的马车在各要道巡走。”

斐剑略一思索之后，登上了马车，两名侍婢抢着放下了车帘，唏聿聿一阵马嘶，绝尘驰去。

在车中，斐剑的心仍是空落落的，思绪无法集中。

行行复行行，车厢内光线逐渐黯淡，终至漆黑一片，已经入夜了。

马车疾驰如故，估计已奔行了数十里。

车厢送入了亮光，明暗不定，耳畔响起了喧闹的人声，他想，已到施南城了。马车速度锐减得！得！马蹄叩击街路的声音，迟滞而凌乱，显然两匹马经过长途奔驰，业已疲泛不堪了。

嚣乱的市声逐渐消失，最后只剩下马蹄声，车已转入僻静的巷道。

不久，马车停下，斐剑掀帘而出，眼前是一个荒芜的院落，迎面上房，隐隐透出灯光，其余厢房，漆黑一片。

第一次，他看到东方霏雯落脚在这等破落的地方。

一名绛衣侍婢，迎上前来，向上房一指，道：

“请相公进屋！”

直到此刻，斐剑的情绪才开始有些激动，他想，她究竟伤成什么样子？见了面又将怎样？

进了庭房，只见处处积尘，一张破八仙桌上燃着一支残烛，烛芯虬结，使光线显得十分黯淡，有些阴森袭人，看来，这是一座久无人住的废宅。

绛衣侍婢朝右首房门一指道：

“在里面！”

斐剑推门跨了进去，目光扫处，不由怒发冲冠，血脉膨胀，窒在当场。

房内，打扫得十分干净，居中摆着一桌酒菜，烛火通明，窗上蒙着黑布，所以外面看不出来，而东方霏雯，面带迷人的笑容，端然正坐。

“弟弟，你终于来了！”

温软娇脆的声音，悦耳极。

斐剑全身剧颤，好半晌，才气呼呼的进出一句话道：

“这是怎么回事？”

“弟弟，你先坐下来，冷静些！”

“原来所谓的垂死……”

“话并没有错，事实也不假……”

“你……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东方霏雯美态依然，在灯光映照下，美得令人目羨，妩媚得令人沉醉，

玉手轻抬，朝对面的座椅一指，声如玉盘落珠似的道：

“弟弟，你不能坐下再谈吗？”

斐剑冷酷的道：

“我没有空！”

“坐一下的时间总有的？”

“有话就请讲，否则我要告辞了！”

“弟弟！”双眸散泛出异样的光彩，象梦呓似的单调接下去道：“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今晚，我要求你最后一次和我平静的谈谈，那怕是半刻也好。”

斐剑依然不所动的道：

“你有什么目的？”

东方霏雯掩口一笑，道：

“目的？什么目的也没有，我只希望这一场戏在结束之前，重温片刻往昔的欢愉，分手，也得愉快的分手，否则太令人伤神了，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最后一刻的相会，我已把全部感情献给你，我已一无所有，你不吝啬这……”

斐剑的心弦开始震颤了，那曾经被可怕的现实熄灭了的爱情之火，又迸出了火星，他想抑制，然而似乎已办不到。

“你一再说……最后，什么意思？”

第七十二章 诀别之宴

东方霏雯苦苦一笑道：

“因为我们以后永远也不能再象现在这样相会了！”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将从今夜之后结束。”

“你是指我们的情义？还是……”

“都在内！”

“你，究竟准备做什么？”

“请你陪我喝三盏！”

斐剑心头飘上了一朵疑云，这闪烁的言词，异常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事将要发生呢？然而这疑云飘浮得无法捉摸。

心念之中，又道：

“我希望你坦白说出真正的目的？”

东方霏雯浅浅一笑道：

“我爱你，真正的爱你，我结过婚，爱过人，但没有认真的付出全部感情，在我一生中，这份感情是唯一值得珍惜的，即使，它是一桩极大的错误，甚或是一种罪恶，但过去的已过去了，好在已没有将来，所以，我要和你再聚首一次。”

斐剑再也无法坚持自己的成见了，但心中仍有三分警惕，目前只有应付她，稍坐片刻，然后上路。

于是他徐徐移步入座。

东方霏雯亲自把盏，斟满了两杯酒，道：

“弟弟，我俩共干一杯！”

斐剑有些木然地举起杯来，仰口喝干，照了照杯。

东方霏雯干杯之后，又把两个杯子添满，道：

“再来一杯！”

彼此又干了一杯，东方霏雯桃腮泛出了薄薄的红晕，她，更美了，秀眸中闪射出灼灼的光焰，象火，足以烧熔铁石的火。

斐剑却感到无比的颤栗，他必须抑制死灰复燃的旧情，又要抗拒那无比的美的诱惑，他必须紧守理智的关防，他垂下了目光，不敢和她正视。

东方霏雯又举起杯子：

“弟弟，第三杯，也是最后一杯！”

“好！”

斐剑一仰脖子，又喝了下去。

“现在，弟弟，用点菜吧！”

“我看不必了！”

“你吝啬最后一次叫我大姐吗？”声音中充满了期待，也含有无比的哀怨。

斐剑嘴角牵动了数下，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他何尝又不是全心全意地爱过她，然而现实扼杀了这份情，他别无选择，非结束这份情不可，以立场言，彼此是两个极端，以个人言，“赎罪人”等的忠告，已深植他的心底，虽她矢口否认，也许“赎罪人”等别有居心，但这关系着伦常，一步之失，将终生饮恨。

如果她确与父亲有过夫妻名份，那她便是自己的后母。

这意念，使他即将屈服的边缘回头，于是，冷硬的道：“让一切都埋葬了吧！”

东方霏雯玉靥一变，歇斯底里的狂叫道：

“埋葬不了，谁能埋葬我的心，办不到！”

斐剑毫不留情的道：

“你说从此之后一切算结束了？”

东方霏雯凄厉的道：

“是的，一切都将结束，但只有一样没有结束！”

“什么没有结束？”

“我的恨！”

斐剑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栗声道：

“恨！你恨什么？”

东方霏雯一字一句的道：

“恨你，恨所有的人，也恨我自己。”

一条高大的人影，闯入房中。

斐剑霍地起立，“唰！”地拔出了“天枢神剑。”

东方霏雯一抬手，道：

“弟弟，不许妄动，你退开些！”

斐剑可真听话，乖乖地把剑归鞘，退到床沿。但双目却闪射出两道杀芒，象猛兽在训兽师的鞭下，屈服了，但那股野性却在伺机而发。

来的，正是“金月盟主”他仍蒙着面，只露出两道冷森的目芒。

“丫头，你真的敢做出这等人神共愤的事？”

东方霏雯粉颈低垂，没有作声。

“金月盟主”猛地一跺脚，道：

“作孽！作孽！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贱婢，你真的要为父把你一剑两段么？”

东方霏雯一抬头，眼角挂下了两串晶莹的泪珠，凄然了一声：“爹！”

斐剑被这一声“爹”，惊醒了一点意识，似乎想到了什么，但努力一想，又茫然了，但他已认出了来者的身份，只是彼此间的关系十分模糊而已。

“金月盟主”厉声道：

“贱婢，毁了他！”

“不！”

“你敢抗命？”

“爹，他已……”

“金月盟主”目光一瞟斐剑，道：

“你已把他……”

“是的！”

“准备怎样？”

“他可以为您老人家除去障碍！”

“嗯！”

“金月盟主”沉吟了半响之后，又道：

“可是，丫头，你的行为不可恕……”

“爹，您知道女儿的性格，宁可我负人，不许人负我！”

“这不是负不负的问题，你知道这罪孽有多深？”

“女儿愿死后入阿鼻地狱，生前非争这口气不可！”

“唉！丫头，你死去的妈太善良，而你……”

“善良的结果如何？被活活折磨至死！”

“丫头，你敢编排为父的不是？”

“事实本如此。”

“哼！好！好！虎毒不食儿，否则我非斩了你不可，丫头，你答应我两件事……”

“请吩咐！”

“第一，这行为不许再发生！”

“女儿早已存心如此！”

“第二，事完之后，必须……”

“是的，行尸走向，不毁何待！”

“为父的走了，记住这两件事！”

“送爹爹！……”

“免了！”

人影一晃，如幽灵般消失，斐剑瞪大了眼，对她父女俩的争执，听不出所以然，他已感觉到自己似乎有了改变，但什么改变，为什么会改变，他说不出来。

东方霏雯一抬手道：

“弟弟，你坐下！”

斐剑木然归座。

“弟弟，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斐剑两眼凶芒毕射，冷冷的道：

“只想杀人！”

东方霏雯幽幽一笑，道：

“弟弟，你愿意与大姐我长相厮守？”

“是的，我可以发誓！”

“但有人不愿意！”

“谁？”

“紫衣人，还有‘无后老人’……等！”

“慢着，你说‘紫衣人’，让我想想……唔，一个紫巾蒙面人不错，是他，似乎他与我有仇……我会找到他。”

“弟弟，你难道知道他落脚的地方？”

斐剑皱眉苦思了半晌，道：

“破庙……是有这么个地方，可是……”

东方霏雯柔声道：

“弟弟，你慢慢的想，一定要想出来，一定要除去他，万恶之徒！”

斐剑双拳紧握，两眼睁得大大的，望着屋顶苦苦思索，一个一个的人影，在记忆中次第出现，无数的片段，慢慢连结，记忆已大半回复，但有许多细节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当然在他反常的意识中，记不起的，等于不存在，他猛一挥拳道：

“我想起来了！”

“什么所在？”

“离此不太远，是在地下，我能找到，但说不出地名！”

东方霏雯惊喜的道：

“那里有多少人？”

“不少，也许近百，也许不止此数。”

“紫衣人的巢穴？”

“是的！”

突地，斐剑想到了正邪决战的事，很模糊，但有一个概念，“金月盟”是敌人，而“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他的神色甫自一变，东方霏雯业已觉察，脆生生的道：

“弟弟你想到了什么？”

“我……我想到‘金月盟’……”

“弟弟，不要去想那不相干的事，还是谈我们切身的事，第一，‘紫衣人’必须除去，第二、凡替他张目的，也不能放过！”

这一岔，斐剑的意识又转变了，将头连点道：

“我一定会办到的！”

“弟弟，有一点必须记住！”

“大姐说吧？”

“你与‘紫衣人’动上了手，对方会无中生许有，说出许多理由，要你住手……”

“大姐，除了你，谁的话我都不信！”

“真的？”

“难道还会假。”

“来，弟弟，满饮此杯，我俩的幸福，祝你马到成功！”

一辆马车，驶出施南城，到了西门外，马车停下，车内弹出一个俊美绝伦，但神色有些异样的白衣少年，腰间佩着一柄古色斑斓的长剑，他，便是甫离东方霏雯的“掘墓人斐剑”。马车在斐剑下车之后，掉头驰离。

斐剑望了望地形，思索了片刻，弹身便奔。

奔了一程，突听一声欢呼道：

“大哥停步！”

斐剑不期然的收住势子，一个乞儿装束的少年，迎上前来，喜孜孜的道：

“大哥，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在盼望你！”

这乞儿，正是“阴魂不散尹一凡”。

斐剑怔视了尹一凡片刻，才迟疑的道：

“你是尹一凡？”

这神态，使尹一凡大惑不解，惊疑的道：

“大哥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怎么连小弟我也不认得了？”

“噢！凡弟，很抱歉，‘紫衣人’在吗？”

“在！令师姐方静娴渴望见你……”

“方静娴？”

尹一凡又是一震，他觉察到斐剑的情形有点不对。

“大哥，你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斐剑充耳不闻，全神在思索方静娴这三个字，久久才若有若悟的道：

“我记她受了伤，中了‘迷神之毒’，功力全废，是‘赎罪人’派手下救了她，他怎么会在‘紫衣人’那里？”

“这点她会告诉你的！”

“好，我会带她走！”

尹一凡栗声道：

“什么，大哥要她走？”

斐剑冷冷的道：

“当然，她岂能与‘紫衣人’等相处一道。”

第七十三章 同室操戈

上集书中，斐剑受东方霏雯的指使，前来取“紫衣人”的性命，途中碰上盟弟尹一凡，说方静娴渴欲与他见面，斐剑冷漠的道：

“我必须带她走，她岂能与‘紫衣人’等混在一道。”

尹一凡对斐剑异常的言语举止，深感震惊，聪明慧敏的他一时也没有了主意，两人并肩走了一程，他试探着斐剑。

“大哥这些日子去了那里？”

“这你不用管！”

“关于‘金钗’之事有眉目了吗？”

斐剑愕然止步，怔怔地道：

“什么金钗？”

尹一凡双眉一蹙道：

“大哥，你怎么了？”

“你说金钗？我想想看，是有这么回事……啊，对，我已找到‘百灵女孔映红’，她死了……”

“死了？”

“嗯，是我杀的！”

“恭喜大哥报了母仇……”

斐剑一瞪眼道：

“没有，她不是凶手，不过金钗是她的所有物不假。”

尹一凡困惑的道：

“凶手是谁？”

“不知道。”

尹一凡慧敏超人，他已意识到斐剑的情况有些有对，必须设法探出他的谜底不可，心念之中，嘻嘻一笑道：

“大哥，此番行动，全看你的了！”

“行动，什么行动？”

“那大哥此来是为了什么？”

“杀人！”

尹一凡全身一震，骇然道：

“杀人！杀谁？”

“紫衣人和他的同路人！”

“大哥不是说应这笔帐以后再算吗？”

“废话！”

斐剑面上流露的杀机，使尹一凡心胆俱寒，他已证实自己心中所疑，斐剑变的很突兀，看情形，他的神智似已失常，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除魔卫之战，即将展开，斐剑是唯一能与“金月盟主”顽颌的入选，这一战，关系整座武林的命运，许胜不许败……

一只画眉鸟，从他头顶惊过，他意识到情况已十分严重了。

于是，他采取了断然措施，用手朝左面的树林一指，道：

“大哥，我们从这边走！”

“为什么？”

“原来的秘密会集之处井底秘室业已废弃了。”

“为什么要废弃？”

“因为已被外人侦悉。”

“真的？”

“小弟岂敢骗大哥！”

斐剑一瞪眼道：

“如果我发现你所言不实，我会劈了你！”

尹一凡打了一个冷噤，硬起头皮道：

“随大哥如何处置小弟吧！”

“你带路！”

“大哥随我来！”

尹一凡弹身前导，奔入林中，林内无路，尹一凡东绕西弯，口里吹着不成腔调的口哨，盪茶工夫之后，来到一处林中空坪之上，身形一刹，道：

“大哥，是这里了！”

斐剑凶焰灼灼的目光向四下一打量，道：

“为什么不见人影？”

尹一凡腔调有些不自然的道：

“马上就有人现身。”

“为什么不带我到地头？”

“这里便是？”

“胡说，这空坪看来平时没有人践踏，一点痕迹都没有，‘紫衣人’手下数以百计，难道没有个适当的安置之所？”

“大哥……”

“住口，我先斩了你再到井底密室去算帐！”

尹一凡而色大变，骇然退了两三个大步，他知道斐剑神智失常，不可理喻，以他的身手，自己决难幸免，绕他富于机智，此刻却束手无策。

斐剑缓缓抽出了“天枢神剑”看样子他真的会动手。

尹一凡焦灼地向四外扫了一眼，急声道：

“大哥，你听小弟说……”

斐剑手中业已做出了出击之式。

尹一凡额上汗珠滚滚而落……

蓦地——

一声苍劲的暴喝，倏告传来：

“不许动手！”

随着喝话之声，一个枯瘦的白发老人，电射入场，尹一凡一抹额头的汗水，朝地上一甩，伸了伸舌头，道：

“老前辈，我小化子险些断了魂！”

斐剑注视了老人片刻，冷酷的道：

“您是‘无后’前辈？”

“无后老人”困惑地望了望尹一凡，又把目光回到斐剑面上，迷惘的道：

“斐少侠，你俩怎么回事？”

尹一凡立即接口道：

“老前辈，大哥可能有了什么误会，他今天是来杀人！”

“什么杀人？”

斐剑冷冷的道：

“不错，杀人，‘紫衣人’何以不现身？”

“无后老人”栗声道：

“你专为要杀‘紫衣人’而来？”

“嗯，还有他的同路人！”

“连老夫在内？”

“可能！”

“为什么？”

“该杀！”

“何以该杀？”

“在下没有时间绕舌。”

“无后老人”江湖经验何等老到，心中已明白了几分，不愠不火的道：

“少侠可还记得‘赎罪人’的约言！”

“赎罪人，哼！一样该杀！”

“他与少使似乎无怨无仇？”

斐剑凶霸霸的道：

“要他们都出来，一并解决，我不耐久等！”

少侠何不先说出他们该死之由？”

“看来我只好先拿你开刀！”

剑芒一闪，一招“投鞭断流”向“无后老人”罩去。“无后老人早存戒心，斐剑才动，他已电弹开去，但“天枢剑法”何等玄奥，虽在有备之下，长衫下摆，仍被剑刺裂了一大块，粟米之差，便要见血。

斐剑嘿嘿一笑道：

“你再能躲过一招，算你命大，今天可以不死……”

弹身上步，剑芒再吐……

“住手！”

暴喝声中，一道剑光斜里射来，锵！的一声把斐剑的剑峰震得一偏，杀手因之窒住，没有施展出来。

这一着把“无后老人”从危急中拖了出来，出手的，赫然是“紫衣人”。尹一凡也在此刻再度现身。

斐剑目光一转，正与“紫衣人”相对登时杀机火炽，狞声道：

“紫衣人，你终于现身了！”

“紫衣人”栗声道：

“斐剑，你是受东方霏雯那淫妇之命来杀人？”

“你敢出口侮辱她，我把你剁成肉酱！”

“紫衣人”全身一颤，激愤的道：

“斐剑，我愿意让她亲手杀了我，你带她去见她……”

斐剑暴声道：

“我带你的脑袋去见她！”

一片芒影，如银星万点，挟着撕空锐啸，漫天盖地的罩向“紫衣人”。

“紫衣人”一抖腕，掌中剑幻出无数圆孤，迎向那万点寒星。

一连串爆响之后，“紫衣人”暴退了四五步，手中只剩下了一段剑柄。

斐剑抖了抖手中剑，举步进迫，恐怖的杀机令人不寒而栗。

“阿弥陀佛！”

震耳的佛号声中，一个白眉老僧，行云流水般飘入场中。

紫衣人以一种斐伦的音调道：

“老前辈，他心神已被药物所制，必须擒下他才能设法解毒！”

来的，正是法名“觉非”的“人皇”。

斐剑此刻胸中已被一般莫明的杀机充满，双目赤红如火，目光一转，厉声道：

“老和尚。你也算上一份！”

“觉非”合什道：

“阿弥陀佛，施主不认识老衲了？”

斐剑狂声道：

“我何必要认识你，纳命罢！”

招随声出，猛然袭向“觉非”，势道之强，并世无双。

“觉非”挥袖佛出一道罡风，人同时奇幻无比的划了开去——“波！”的声巨响，罡气在剑气之下消散，斐剑仅窒了窒，招式再展……

“觉非”再次被迫退了数步。

斐剑毫不放松，如影随形的迫了过去，一幕惊目惊心的场面叠了出来，剑气嘶空，罡风匝地，四周林木如遭狂风吹袭，急摇剧摆枝叶纷飞。

然而，这场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仅只七八个照面，“觉非”已险象环生，步步后退，生死只悬于一发之间。

“紫衣人”向“无后老人”一挥手，双双加入战圈，成鼎足之势把斐剑圈在当中，这一来，斐剑出手如狂，场面更加动魄惊心。

斐剑所持是切金断玉的上古仙兵，加上玄厉的剑术，以一对三，仍锐不可当，合“觉非”，“无后老人”，“紫衣人”三个盖世高手之力，仍奈何不了他。

尹一凡的面色，随着战况在转变。

这种情况，是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无论谁伤亡，对除魔卫道的力量，都是一大摧残。

暮在此刻——

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号，自远而近，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尹一凡栗声叫道：

“有强敌来犯！”

话声甫落，一大一小两条人影鬼魅般出现。

现身，赫然是“金月盟主”和东方霏雯父女俩。

“住手！”

这一声巨喝，发自“金月盟主”之口，有如黄钟大吕，震得人心神皆颤，交手的双方，齐齐跳出圈子之外。

斐剑术然一笑，走到东方霏雯身边，道：

“大姐你怎么也来了？”

东方霏雯嘲弄的目光瞟向“紫衣人”，口里却答道：

“弟弟，我怕你敌不过人多，会有失闪，放心不下，所以来了。”

斐剑一瞪眼道：

“谁说的，对付这些剑下亡魂，算得了什么！”

紫衣人双目透出了恨毒至极之光，戟指东方霏雯道：

“贱人，从古及今，找不到象你样淫贱狠毒的女人，人可欺天不可欺，如果你不遭报应，的确是苍天无眼了！”

东方霏雯格格一笑道：

“紫衣人，他已与我同床共枕，凤凰于飞，你待如何？”

“紫衣人”身形一个踉跄“哇！”地喷出一口鲜血，蒙面巾登时红了半截。

东方霏雯一拍斐剑的肩头，道：

“弟弟，你还等什么？”

斐剑“唔！”了一声，仗剑向“紫衣人”迫去，“刷”地一剑迎头劈落……

“紫衣人”恍如未觉，僵立现场。

“住手！”

一条人影，电闪而至，乌光一闪，“锵！”姜剑被震得连退三步。

现身出手拯救“紫衣人”的，是一个貌相奇古的老者，身着黄葛布长衫，高曳腰间，手持一根乌溜溜的粗藤杖，他，正是曾与斐剑动过手的“宇宙一尊”。

东方霏雯一怔神，可能她没有见过这一代奇人，但从对方一仗荡开“天枢神剑”这一点看来，必非泛泛之辈，一怔之后，春花般的一笑道：

“阁下如何称呼？”

“宇宙一尊”长长吁了一口气，自语般的道：

“妖孽，妖孽！”

斐剑目中凶芒闪烁，沉哼一声，出剑便攻，“宇宙一尊”发杖相迎，又一个惊人场面，叠了出来，斐剑所持“天枢神剑”在武林中是首屈一指的神兵，除了“金月盟主”的“金月剑”和“宇宙一尊”的马藤杖之外，任何兵刃，无不当之立折，是以现场之中，“宇宙一尊”是唯一可以挡他一阵的高手。

另一边。

金月盟主面对“觉非”哈哈一笑道：

“想不到四大皆空的人，又重蹈十丈软红了！”

“觉非”激动地高声宣一声佛号道：

“孽海无边，回头是岸，人生百年，终归脱却奥皮囊，你我都已离大限不远……”

“金月盟主”打断了“觉非”的话道：

“老友，你既深知这道理，何以又出山呢？”

“为了了却前因！”

哈哈哈哈哈，本座就让你证果！”

“阿弥陀佛！”

佛祖慈悲，恐怕救不了你，毁约出山，便已主定了你的命运！”

“逆天而行，人神共弃……”

“老友，事实告诉你天道可行还是人道可昌！”

“看来老袖必须破戒了……”

“好说，你自卫吧，本座要出手了！”

“金月剑”缓缓递出，“觉非”挥袖相迎。双方顿时打得难解分。

“金月盟主”边打边道：

“老友，想不到你已练成了罡气的绝学，哈哈哈哈哈……”

另一边——

“紫衣人”狂叫一声，向东方霏雯扑去，着着指向要害大穴，看来他是存心要置她于死地，但东方霏雯身手不弱，立即展开反击，双方出手，都极狠辣，场中，就算这一对打得最为惨烈。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斐剑与“宇宙一尊”这一对身上。

杀机弥漫了全场，空气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这一战，可称之为正邪之争的序幕。

“金月盟主”是首次公开出面。

“紫衣人”出手便是拚命的打法，只攻不守，几个照面之后，已迫得东方霏雯毫无回手之力，节节后退。

蓦地——

一个锦衣秀士，飘身入场，面上带着和气的微笑，向东方罪雯道：

“小雯，你退下，让为师的成全他！”

话声中，手一扬，一道撼山劲气，卷了出去，东方罪雯与“紫衣人”身形同被震得一个踉跄，自然而然的分散开来。

“紫衣人”赤红的目光扫向这锦衣秀士，栗声道：

“貅魔，你来得好，此地便是你葬身之所！”

“貅魔”笑态依然，不屑的道：

“只要你办得到，本太上护法喜欢这儿的風水。”

第七十四章 惊心动魄

“貅魔”是“天竺八魔”之一，与貌、狮、象三魔同时受聘为“金月盟”太上护法，这魔头的修为在八魔之中首屈一指，狮、象二魔先后死在斐剑之手。此魔年已登耄髦，驻须有术，仍如四十许中年，东方罪雯的驻颜之术，便是他传授的，所以她以师称之。

“紫衣人”丧失了杀死东方罪雯的机会，恨得牙痒痒的，厉声向“貅魔”道：

“老魔，你的末日到了！”

“貅魔”冷哼了一声，转向那边道：

“盟主，那秃驴须留活口！”

字声中，双掌曲指如钩，奇党万分的抓了出去，“紫衣人”左手一封，右掌斜斜劈出，两人一搭上手，立时展开了生死之搏。

东方罪雯似乎相信“貅魔”必能取紫衣人性命，移步转向斐剑这面，大声道：

“弟弟，你收拾不了这老儿么，可要大姐我助你……斐剑爱激之下，潜在的傲性大发，因心神受刺而打了折扣的功力，顿时被激发出来，达到了平时的水准，口里大喝一声道：

“不用，三招之内取他性命！”剑势一变，破空卷出。

本来已战得非常吃力的“宇宙一尊”在斐剑雷霆万钧的猛袭之下，登时被逼退了三个大步。

斐剑紧接着攻出了第二招。

“宇宙一尊”老脸大变，乌藤杖封架不住，再退了四五百步。

这情况，使尹一凡急煞，一横心，准备必要时施绝着以助“宇宙一尊”。

“金月盟主”与“觉非”那一对，“金月盟主”占了上风。

“无后老人”的注意力，移注到东方罪雯身上，防她下毒手。

“貅魔”与“紫衣人”旗鼓相当，一时之间，难分高下。

斐剑第三招“擎天一柱”紧跟在第二招之后施出，这一招“宇宙一尊”说什么也接不了，危极千钧一发……

尹一凡手一扬，正待……

就在斐剑的招式一变，尹一凡一扬手的电花石火之间，一声娇喝，倏告传来：

“斐剑，住手！”

这一喝，使斐剑一窒，“宇宙一尊”闪退了五尺，一个青衣蒙面女子，飒然泻落斐剑身前。

斐剑虽然心神不属，因为在途中尹一凡曾提示过，所以他一眼便认出来的人是谁，手中剑一收，脱口道：

“你是方师姐！”

方静娴气急败坏的吼道：“师弟，你疯了？”

东方霏雯栗叫道：“弟弟，杀了她！”

斐剑一转头，目光与东方霏雯接触，登时心志一浑，杀机随起……

“宇宙一尊”乌藤杖一摆，砸向东方霏雯。

斐剑一扬手中剑……

方静娴筋内灵机一动，急叫道：

“师弟！师弟！我是你方师姐，你不认得了？”

斐剑模糊的意识内，似有灵光一闪，他的剑自然地垂了下来。

“宇宙一尊”一轮猛攻，迫得东方霏雯全无还手之力，根本机会开口。

方静娴口里不停的继续道：

“师弟，听我说……”人已欺到了斐剑身边。

斐剑一点灵智，又被唤回，迷惘的道：

“师姐，你得离开这里！”

“是的！”口里漫应着身形更靠近了些。

方静娴手伸向剑鞘，道：

“师弟，这就是大师伯留下的‘天枢神剑’……”

斐剑点了点头，道：

“师姐，你站开一边，等我解决……”

方静娴闪电般戳出一指，斐剑应手而倒。

本来斐剑因修习“天枢宝笈”，气血运行一反常规，普通点穴手法，对他不起作用，这一点，尹一凡和“紫衣人”等是深知的，方静娴却不知道，她自以为很聪明的一着棋，无异送死，如果斐剑在被偷袭之下，那反击是可怕的，但事情即在将出手之际，耳畔传来一个异声，指示她制“偏穴”的手法，所以斐剑应指而倒。

尹一凡象早得指示，斐剑身躯一倒，他已闪电般的接住，向林深处射去。

“无后老人”方静娴也跟也追去。

东方霏雯业已瞥见这意外的情况，苦于在“宇宙一尊”猛攻之下，连自身都难保，根本无暇去顾及了。

这时“觉非”在“金月盟主”无匹的剑势之下，已呈不支之势。

“貅魔”与“紫衣人”方面，也已分好出了高下，“紫衣人”步步后退，“貅魔”着着进逼，每一出手，都是致命之着……且说，斐剑被尹一凡抱到了十分隐蔽的地方，放了下来。

方静娴集急的道：“怎么办？”

尹一凡搓手道：

“这必须待‘紫衣人’才有法可想！”

“无后老人”略一思索道：

“老夫去替下他！”他字出口，人已在数丈外，再闪而没。

方静娴望着躺在地上的斐剑，颤抖着声音道：

“这的确是做梦也估不到地事！”

尹一凡苦笑道：“那个人的手段，毒辣得千古难寻。”

“若非画眉鸟传警，井底密室恐怕早已被捣毁了……”

“我早就怀大哥可能被药物迷失本性，及至画眉鸟从头顶飞过，证实大哥身后有人跟踪而至，才设法把他引来这密林之中，一方面以暗向密室告急，若‘无后’前辈迟到一步小弟我恐怕已死大哥剑下……”

“总算不幸中之大幸。”

“前面情况不知怎样？”

“有他们几位老前辈撑着，大概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方静娴不以为然的道：“很难说，单凭斗力，也许双方不相上下，如对方施出其他手段，可就难说了！”尹一凡颌了首，道：

“小弟我担心的是‘无后’前辈换不下‘紫衣人’，‘貅魔’的功力，仅次于‘金月盟主’，除非‘宇宙一尊’老前辈解决了那妖妇，情况就会改观。”

“如果对方还有后援高手呢？”

“那今天将成了正邪双方的大决战。”

“现在希望‘紫衣人’能迅速使斐师弟恢复正常，除了他，没有人可与‘金月盟主’作生死之拼……”

“是的！”

“哦！凡弟，你说我大师伯的女儿崔婉珍与斐师弟……”

尹一凡嘻的一笑道：

“痴心女子，可不知他会不会做负心汉？”

“他如敢，我第一个不饶他。”

“崔大姐孤守‘剑冢’，说是为了伴母之灵。”

方静娴目光一黯，低下头去，这句话触发了她悲惨的身世。

尹一凡立即觉察，换了话题道：

“我方的桩卡被毁的总共十名以上。”

“金月盟主亲追蹊，目的自然是想以斐师弟之力，一举消灭心腹大患。”

调转笔头，且说“无后老人”奔回场中，情况已起了极大的变化，只见出家后法名“觉非”的人皇，僧衣染血，兀立一边，显然他是伤在“金月盟主”剑下。

“貅魔”与“紫衣人”仍作殊死之斗，但“紫衣人”已呈强弩之末，毫无还手之力，而“貅魔”的招式仍不减凌厉。

“宇宙一尊”却已制住了东方霏雯。”

“金月盟主”面对“宇宙一尊”，目中的厉芒令人不敢逼视。

“无后老人一看情况，正是替下“紫衣人”的好机会。脚步移，便朝“紫衣人”这一对身前欺去……”

“金月盟主”厉声喝道：“放了她！”

“宇宙一尊”冷一哼道：

“阁下认为她还该死吗？”

“金月盟主”手中剑一抖，栗声道：

“你敢损她一毫一发，本座将毁千人陪祭！”

话声令人毛骨悚然。

就在此刻——

场中发出一声凄厉刺耳的惨号，“貅魔”以手掩面，鲜血不．从手指缝中淌出。

“紫衣人”似乎为他一击而激动万分，身躯簌簌直抖。地。的，谁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手法反败为胜，伤了“貅魔”。

“我的眼！我的眼……”

凄厉的叫声，使人毛骨悚然。

“貅魔”放开了手，脸上两个血洞，双目已完全毁了。

“紫衣人”使的是盗自“地皇”的“贯日穿月指法．今天是他第一次出手，想不到竟致奇功，毁了一个不可一世的魔头。

“金月盟主”虎吼一声，扑向“紫衣人”。

“紫衣人”与“貅魔”一阵恶斗，真元损耗过半，焉是“金月盟主”的对手，剑气劈风声，跌跌撞撞地退了八九步。

“无后老人”从横里发撑猛劈，“金月盟主”中途变招，转攻“无后老人”喇！喇！

一连三剑，迫得“无后老人”倒退不迭。

“金月盟主”三剑迫开，“无后老人”，身形电似一转，右手剑出如风，逼得“紫衣人”向左门让，几乎是同一时间，右手疾抓而出，奇幻得世无其匹。

一声闷哼传处“紫衣人”已被“金月盟主”扣牢。

“觉非”与“老后老人”双双一弹身……

“金月盟主”暴喝一声道：

“不许动！剑锋已架在紫衣人的颈的上。”

“觉非”与‘无后老人’疾收势子。”

“貅魔”厉声高叫道：

“盟主，卑座要……亲手复仇！”

“金月盟主”尚未开口，宇宙一尊已冷冷的道：

“老友，这条毒蛇我一直不曾放松要害呢！”说着，把东方霏雯的娇躯一带。

“金月盟主”不由直了眼。

此刻，“觉非”与“无后老人”如要取貅魔性命，易如反掌，但这对老人自念身份，谁也不愿乘机出手。

“宇宙一尊”再次道：

“老友，今在双方扯直，彼此交换如何？”

“金月盟主”迫人的目芒连闪，狞声道：

“岂不便宜了尔等……”

“宇宙一尊”哈哈一阵宏笑道：“彼此！彼此！”

“金月盟主”沉思了好半天，才进出一句话道：

“放人！？”

“宇宙一尊”毫不犹豫的检了东方霏雯，道：“老友，君子言！”

“金月盟主”也松开了手，“紫衣人”沮丧地低头走了过来，方霏雯一弹身，回到她父亲身侧。

“紫衣人”走了直来步，身形幌了两幌，“砰！”的一声栽了去。

“觉非”与“无后老人”齐齐惊咋出声，老脸大变，“无后老人”疾行两人，扶起了“紫衣人”，人见他目光散乱，浑身簌簌抖个停，“觉非”怒喝道？

“老友，你竟然如此卑鄙，老夫替你不值！”

“金月盟主”森森一笑道：

“卑鄙何价，本座决不让他再活在世上，走！咱们不久再见话声中一手拉着双目已残“猊魔”三人扬长而去。

宇宙一尊始终不发一言。

“无后老人”忍不住道：

“这交易算如此结束了吗？”

“宇宙一尊”淡淡的道：

“等着，他们马上会回头？”

觉非白眉一场道：“什么？施主你……”

“宇宙一尊”接过话头道：

“大和尚，这叫做知己知彼，我早料到他有这一手。”

话声甫落，果见“金月盟主”择他的女儿奔了回来，恶狠狠的道：

“姓唐的，你竟敢玩这等手段？”

“宇宙一尊”不经意的道：“彼此，彼此！”

“你……到底把她怎样？”

“他呢？”

“宇宙一尊”朝“紫衣人”一指。

“金月盟主”狠狠的道：

“点他阴阳之交。”

“哈哈，好手法，隔绝阴阳神丧元灭。”

“觉非”已在此刻移步“紫衣人”身前，连点三指，“紫衣人”长吁一声，站直了身形。

“宇宙一尊”哈哈一笑道”：

“盟主，你当听过‘计辰捉脉’这玩意？”

“你……”

“请吧！盏茶工夫之后，不解自解！”

“金月盟主”重重地一跺脚，电奔而去。

“紫衣人”急匆匆的道：“那孩子……”

“无后老人”道：

“在前面林中等你施救，随老夫来！”

“紫衣人”恭谨的向“宇宙一尊”和“觉非”道：

“请两位先返密室歇歇！”话完随在“无后老人”身后向林中奔去。

顾盼间，来到斐剑躺身之处，方静娴与尹一凡早已焦灼不耐，双又迎上前来，虽没有开口，但心情在目光中表露无余。

“紫衣人”迫不及待的弹了过去，俯身探视了片刻，切齿道：“不出所料，是被‘迷神丸’与‘狼心丹’两种毒药所制，幸而他根基深厚，否则早已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了，今天若非方姑娘制住了他，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方静娴道：“不知是那位暗中传声指示点他‘偏穴’，不然我恐怕是第一个牺牲者……”

尹一凡淡淡的道：“是家师他老人家！”

方静娴惑然道：

“到底令师是谁，何以如此讳莫如深？”

尹一凡两手一摊，作出一个无可奈何之状，道：

“娴姐，目前还不能揭开！”

“无后老人”长者心肠，惶然向“紫衣人”道：

“能解吗？”

“紫衣人”没有答腔，身躯却抖个不住。

方静娴眼圈一红。道：

“无救了吗？”

“紫衣人”点了点头，仍没有开口，尹一凡与方静娴异口同声的骇呼道：

“无救了！”

“无后老人”沉凝十分的道：

“你说他业已无救了？”

“紫衣人”仍然低头凝视着斐剑，泪水一滴一滴地滴了下来，以异样的声调道：“是的！”

“你曾解救过方姑娘中‘迷神之毒’难道……？”

“迷神之毒易解，狼心之药难求，他是被双重毒药所制！”

“你是意思是让他如此活下去？”

“不！”

“你准备如何处置？”

“狼心之毒不解，性格将完全改变，只听命于一人，善恶不分，亲仇不计，唯那施毒者之命是从，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以他的功力，而被有野心的人利用，前辈可以想象得到后果将是什么……”

方静娴秀目蕴泪，娇躯直抖。

尹一凡的面上起了抽搐，毕竟他与斐剑这一份情谊是浓厚的，眼望好友落得如此下场，焉能不悲愤难遏。

“无后老人”依然平静的道：

“照你所说，他将变成魔鬼的工具？”

“是的！”

“最好的办法是毁了他？”

“后辈不敢想，也说不出口，但这是唯一的方法。”

方静娴凄厉的悲呼道：

“毁了他？”

尹一凡仰首向天，泪水滚滚而落。

“无后老人”紧迫着道：

“由你亲自下手毁他么？”

“紫衣人”抬起了头，那目光令人不寒而栗。

第七十五章 狼心奇毒

斐剑静静地躺在地上，一无所觉，当然他不知道有人在讨论他生死问题。

“无后老人”突然纵声狂笑起来，笑声如袭金帛，震得人耳嗡嗡作响。方静娴与尹一凡被这笑惊愕得瞠目张口，不知这怪老人因何发笑，在

目前情况下，两人满腹悲伤，而他却大发狂笑，实在令人不解。

“紫衣人的目光，随着“无后老人”的狂笑幻射不同光采，身躯也随之战栗起来，可能，他已意识到这怪老人发笑的原因。

久久，“无后老人”一剑笑声，以十分严厉的口吻道：

“老夫不得不说！”

“紫衣人”立起身来，道：

“前辈有何教诲？”

“你的意思是毁了他？”

“紫衣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痛苦的道：

“前辈，这似乎是唯一的途径！”

尹一凡倒抽一口冷，没有一点希望了。

“这……是的！”

“不是为了私心？”

“这私心两字……前辈……”

“无后老人”重重一哼道；

“若说，他身中‘狼心’之毒，势将变性而成为恶魔，废去他的功力是最佳的途么，这样做已属过份，而他却要毁了他？”

方静娴与尹一凡同把凌厉的目光射向“紫衣人”看他哪何答复。

“紫衣人”垂下头去，半晌，又抬道：

“一个武人，被废功力，生不如死，而况功力虽废，毒仍不解，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

“巧辩！功力既废，他还没做什么来？再说，毒性不解心神难宁，怎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会的！”

“你不嫌如此对他太残忍？”

“事逼处此，不得不然！”

“无后老人”激颤地戟指“紫衣人”道：“你是存心不愿救他！”

“紫衣人”猛地一震，目中露出一种极其尴尬的光芒，栗声道：

“前辈为何有这种想法？”

“无后老人”冷笑一声道：“事实俱在，岂能满得了老夫。”

“晚辈不明白……”

“天下无不解之毒，‘迷神丸’你现有解药，‘狼心丹’施毒的人必有解药，你不何不朝求取解药这方面想想？”

“紫衣人再退了一步，期期的道：“事实上无法办到，无人能从‘金月盟主’的手中得到解药。”

“事在人为，值得付出代价去做。”

“这……”

“你的用心，逃不过老天的眼，为了东方霏雯一句话，你便忍心毁他！”

方静娴与尹一凡象触电似的一震，他和她对斐剑的关怀一致，这惊人的话中，似乎包含了一个恐怖的谜底，但却无法测透。

“紫衣人”双目暴出栗人的光影，是一种极度的恨与哀伤的混合，双拳紧握，连连向人挥舞，歇斯底里的狂叫道：“晚辈该如何做才是？”

这句话，等于承认了“无后老人”所指责的事实。

这的确令人震惊。

“无后老人”目光逼视着“紫衣人”道：“那女人说已与这孩子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关系，你真的相信？”

“她做得出来！”

“就算有，罪不在他！何况，这只是对方一面之词。”

“紫衣人突然道：“前辈，这事……”

“现在不争辩这些，你必须设法求他。”

紫衣人沉默了好半晌，才暗声道：“要想从对方得到药事实上的确无法办到……”

“你知道解药的配方吗？”

“知道，不过……？”

“有一味主要药物难求！”

“说出来听听看？”

“血艾！？”

“什么血艾？”

“无后老人”怔了半晌，才沮丧的道：“天材地宝，可遇而不可求，看来只有从‘金月盟’设法一途。”

尹一凡悠悠的道：“晚辈有个计较！？”

“无后老人”一瞪眼道：“水子你的机智不下于老酒鬼，说说看？”

“由晚辈容成斐剑的模样，混到‘金月盟’内伺机行事！”

“紫衣人”接话道：“办不到！”

“无后老人”道：“为什么？”

“第一，他的体形与斐剑相差太多，易容之术固妙，身形难改，纵有‘变体奇术’，只能蒙混于一时。第二，功力也想去太远，随时会露出破绽，第三，他此去‘天枢神剑’是必带之物，如果事机败露，人剑均不能保全。”

“照此一说绝望了？”

“那两个老儿也许……”

“晚辈曾于无意中与两位老人家说过，都不知‘血艾’何处可求。”

方静娴突有插口道：

“晚辈听说过一种叫‘血湖草’的东西……”

“紫衣人”激动的道：

“对，‘血湖草’便是‘血艾’的别称，方姑娘何处听说过？”

“是先师说的！？”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鬼影山，魔王洞中，当年先师为此草，几乎丧命魔王洞中……”

“令先师曾得到‘血艾’？”

“没有，仅逃出了性命。”

“难道是有主之物？”

“是的！？”

“知道地头便好办……”

“未见得！？”

“为什么？”

鬼影山大生绝地，如不谙走法，处处危机，寸步难行。”

“姑娘知道入山之法？”

“听先师描述过。”

“那就请姑娘指教……”

方静道：“前辈亲自走一趟。”

“既是有主之物，又是天生绝物，姑娘岂可去冒生命之际……”

“前辈别忘了他是晚辈师弟，晚辈义不容辞。”

九一凡兴冲冲的道：“娴姐，小弟与你一道去。”

“你没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

“嗯，鬼影山有禁例，男子入山，有去无回！？”

尹一凡不信的道；“有这等事”

方静娴道：“我不会骗你。”

尹一凡想一想，道：“这样好吗，娴姐，小弟我伴你去，到了地头，你入山，我在山外等你？”

“嗯！这样也好！”

“紫衣人”道：“方姑娘需时多久？”

“如无意外耽搁，十天可以往返。”

“如此我把斐剑移到密室候你佳音？”

“好的！”

“金用盟对你已恨如切骨，沿途的安全……”

“晚辈会小心应付！”

尹一凡扫胸说道；“放心，若论瞒人眼目，混关蒙卡，我是拿手，准保没事！”

“无后老人”哼了一声道：

“小子，这些孤免狡计，老夫倒是信得过你，但你别太忘形这关系丰多少人命，你想到没有？”

尹一凡伸了伸舌头，道；“晚辈知道？”

“好，你俩立刻去收拾应用之物，连夜动身！”

这一天，日正当午，湘西官道上，两个村俗打扮中年男女，健步如飞，顶着烈日炎阳，朝雪峰山方向疾驰，那速度，的确有些惊世骇俗。

他俩，正是赶往“鬼影山”“魔王洞”，求取“血艾”经过易容改装的尹一凡与方静娴。

“鬼影山”在雪峰山南脉的马山中。

正行之间，尹一凡悄声道：

“我们被蹑上了！？”

方静娴道：“我知道，我们赶得太急了，难免的人起疑，不知是那一道的人物？”

“我们别睬他！”

话声未落，身后已传来喝话之声：

“两位好俊的身法，站住！？”

两人不期然刹势回身，数名黑衣剑手，业已围了上来其中一个蟹脸老者目光朝两人上下了一阵打量，道：“两位何方朋友？”

尹一凡一扫对方之后，“阁下是衡山派长老‘飞花手胡靖’？”

蟹脸老者一怔神，道：

老夫‘金月盟’属下‘衡山分坛’掌令！？”

“哦！‘黄旗令主’座下第一把交椅，在下失敬了！”

各门派波“金月盟”并吞之后，所有原掌门人，一律封为“黄旗令主”是江湖中人尽皆知的事实，所以尹一凡不假思索的便道了出来。

“飞花手胡靖”冷冷的道：“朋友如何称呼？”

“无名小卒，不值提名道姓！”

“朋友太谦了，以两位的身法而论，决非泛泛之辈，只是本令眼拙。”

方静娴忍不住道：“胡令主有何见教？”

“两位是夫妻？”

“放屁！？”

“妇道人家岂可口伤人？”

“伤人又待如何？”

尹一凡怕耽误行程，忙接过话头道：“令主半途阻留敝师姪弟，必有见教？”

“飞花手胡靖”沉着脸道：“先报上姓名来历？”

方静娴是“杀人王”的传人，性格上多少受了些“杀人王”的影响，冷声道：“你不配！”

“飞花手胡靖”面上可挂不住了，蟹脸一寒，杀机顿现，厉声道：“本令看你是妇道人家……”

“呸！别装你的臭美，为虎作帐，肆虐同道，亏你是名门正派的长老。”

“你找死？”

“找死的是你！”

尹一凡自叫苦，“金月盟”的势力遍天下，如果招来一窝蜂，虽无可惧，正事可就要耽误了，盟兄斐剑受苦的时间将更加长，但事已至此，也无法了。

“唰！”

“飞花手胡靖”拔出了长剑，其余五人，各各手按剑把，胡靖在“衡山派”中，是第一把剑，在江湖中也算是名剑手之一，一套“飞花剑法”出神入化，所有才以“飞花手”这一名号。

尹一凡人声道：“姓胡的，把话交代清楚了再打，你的目的是什么？”

“飞花手胡靖”目光迪视着方静娴，口里应道：“凡属可疑人物，都必须查明来路！？”

“武林天下是属于‘金月盟’了？”

“知道就好！？”

方静娴双目煞光顿现，阴寒至极的道：“胡靖，你如能躲过本姑娘一招，饶你不死！？”

这“本姑娘”三个字是极在的语病，她现在装束是中年妇人，却自称姑娘，同时那少女的声口，明是告诉人她是易容化装的。

“飞花手胡靖”在盛怒这下的，也不迟追究，沉哼一声，一片剑芒洒了出去……

“哇！”

一声凄厉的惨号，栗人耳鼓。

“飞花手胡靖”脸孔已成了一片血糊糊的烂肉，形状之惨，令人不忍卒观。

方静娴徐徐收手，五剑手一个个亡魂尽冒，忘了了出手，也忘了逃避，窒在当场。

尹一凡道：“娴姐我们赶路吧！”

方静娴冷森森的道：“除恶务尽，这些狗爪子平时不知流了多少同道的血。”

惨号之声，破空而起，方静娴旋身之间，五名剑手接连着倒了下去，死状完全一样，五官尽没。

“砰！”

“飞花手胡靖”到此刻才仆地而亡。

尹一凡颇不以这种残酷手法为然，但也不便说什么，再次催促道：“上路吧！”

就在此刻——

一个冷厉的声音道：“慢走！”

人影一闪，一个黑衣人鬼魅般射落两人身前，目光一扫地上的五具尸体，然后迫视着方静娴道：“杀人王的手法果然毒辣无比，姑娘是姓方？”

方静娴被对方一语道破来路，芳心不由一震，从黑衣人迫人的眼神看来，对方的修为已到了惊人之境，当下埋然道：“不错，姑娘姓方，你是谁？”

“十三号使者！”

“金月盟的刽子手……”

尹一凡暗道一声糟了，此地既有“金月使者”出现就决不止一人，而“金月使者”的功力，在江湖中都属特级高手。

“十三号使者”冷笑了一声道：“方姑娘，这位是谁？”说着，眼角一瞟尹一凡。

事已至此，反正已豁出去了，尹一凡干脆大刺刺的道：

“区区阴魂不散！”

“十三号使者”哈哈一笑道：

“好极好，两位都是本盟要请的重要客人！”

声话中，一投手，一股蓝色火焰，冲天而起。

第七十六章 冒死求药

显而易见，“十三号使者”自知功力不足与“杀人王”的传人和奇诡莫测的“阴魂不散”抗衡，所以发出了火箭讯号求援。

尹一凡机智绝伦，心念一转，已把情势衡量得十分清楚，如果援手功力与“金月使者”相等，超过三人以下，将有一番苦战，时间上非耽延不可，如果援手的功力超过了一般使者，后果就难料了，同时“金月盟”所属高手，并非单凭真功实力，什么手段都用，以自己 and 方静娴的能力，脱身可能办到，但此行前途会遭遇什么，可就难以逆料了，所以……

心念之中，大声道：“娴姐，我们的时间宝贵，使命重大，不能稍有差池！”

言中之息，方静娴当然能领会。

“十三号使者”却没有出手的打算，他在等援手，希望一战竟功。

由于斐剑的关系，方静娴的身份在对方眼中，已重要非常。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双双弹身疾扑。

“十三号使者”闪电般出剑，把门户封死，显然他无意决战。目的在拖延时间，但那玄奥的剑术，只采守势，的确是毫无瑕疵。

尹一凡找不到攻击的空隙，扑出的身形，不由一窒。

方静娴情况稍有不同，仍然发出了一招，迫得对方退了一步。

事实上如不速战速决，麻烦就大了。

方静娴连施三记杀手，“十三号使者”顿露空门，尹一凡自不放过，乘虚全力攻出一招。

“十三号使者”抽身弹退三丈，目的仍是拖延时间。

方静娴厉喝一声道：“收拾不了你，就枉称‘杀人王’的传人。”

随着喝话，如影附形般迫了过去，穿入绵密的剑之中……

“哇！”

“十三号使者”惨叫一声，撒手扔剑，倒了下去，头脸已被抓得稀烂。

“娴姐，快！”

双双电射入林。

官道两端，已有人影飞掠而至……

人林之后，尹一凡急冲冲的道：

“娴姐，立即改装，我们分头走，你绕林向北，再弯向东，前道会合。”

方静娴立即取出另一付面具，戴了上去，外衣一扔，变成了一个老太龙钟的村姬，一闪而没。

尹一凡锐利的目光一转，发现一个樵子，担着柴草，正向自己走来，灵机一动，奔了上前用手轻轻一点，那樵子连转念的时间都没有，使瘫了下去，尹一凡把他抱在一边，斜靠树上，取一定银子塞入他的怀中，道：“朋友，委曲你坐半个时辰，这是补偿。”

樵子心里明白，却开不了口，连动弹都不可能。

尹一凡担起柴草，快步离开，甫出林缘，三个黑衣剑手，已迎面而至。

尹一凡原本是村俗打扮，担上柴草，倒也没有什么破绽可寻，大摇大摆从三人身边擦过，扬长了上官道。

一路行去，至少有十拨人从身边驰过。

走了约莫三里左近，他弃了柴担，舍官道寻小路疾奔，与方静娴会合，直奔白马山，黄昏时分，到了人山地头，两人买了些干粮，漏夜入山。

等二天清晨，两人到了一座高峰之上，方静娴朝前面一指道：“那被云雾封锁，若隐若现的便是‘鬼影山’，‘魔王洞’在峰脚。

尹一凡顺着她的手指一看，只见无数土小峰头，星罗棋布，其中一峰，忽隐忽现，鬼影之名，确实贴切。

“娴姐现在就去？”

“当然，时间可贵，你就在这峰头等我！”

“小弟……”

“怎么样？”

尹一凡诚势的道：“的确不放心娴姐一人去冒险！”

方静娴声音微颤的道：“不错，是冒险，但这险非冒不可，斐师弟是‘五帝’唯一传人，‘五帝’一脉赖他接续，师门血仇，也担在他的肩上，同时正邪之战即将展开，各位前辈同道对他期望殷甚，可以说是武林天下希望之所寄，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尹一凡有些黯然的道：“我真的不能随行？”

“不能！”

“娴姐有把握能求到‘血艾’吗？”

“很难说。”

“万一……”

方静娴尽量抑制激荡的情怀，平静的道：“凡弟，明天日出，如我不来，你立刻回头，请几位老前辈另想别法！”

尹一凡眼圈一红，栗声道：“娴姐，明天日出如不见你出来，小弟我……”

“怎么样？”

“闯进去！”

方静娴窒了片刻，才声色俱厉的道：“你想死很容易，但斐剑必须活，必须复原，你必须活着回去报讯！”

尹一凡眼圈湿润了，强忍住两泡泪水，颤声道：“好，我回去，但我会再来！”

“再来送死？”

“死又有什么可怕！”

方静娴深深地被感动了，芳心紊乱如麻，她当然体会得出尹一凡的心意，但，一种早已存在的心理，使她控制住了即将崩溃的堤防，幽幽的道：

“凡弟，你这是何苦？”

尹一凡一种坚决的口吻道：“娴姐，人各有志啊！”

方静娴娇躯一颤，英明的痛楚在啃齿她的芳心，但她不得不作痛苦的决定，当下声音一寒道：“我这只是万一的话！”

“小弟我知道！”

“同时，我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

“娴姐，现在……现在……”

“怎么样？”

“可容小弟说出久已存在心中的一句话？”

方静娴当然想象得到那是一句什么话，她想听，然而她不能听。把头一横，道：“不必了，我现在急着要办正事，如我侥幸出来，慢慢再说吧！”

尹一凡眼中流露出痛苦之色，以一种近于乞怜的声音道：“娴姐，小弟必须要在此刻吐出来？”

方静娴冷冷的道：“找不愿意听，我没有请你来，是你自愿跟来的！”

“娴姐……”

“我走了！”

三字出口，人已弹射而起，直朝峰下泻去，到了峰脚，回首仰望，尹一凡的身影，痴立在峰顶边缘，泪水，不自禁地滚了下来，喃喃道：“凡弟，我对不起你，但我不配，我的面容永远不能见人！”

说完，跺了跺脚，把心事抛开，向谷道驰去，绕过了近十条迷阵也似的谷道，来到一个寸草不生的岩石峡口，石壁上，刻着斗大的八个惊心动魄的巨字：“男人禁地，擅入者死？”

方静娴芳心一阵忐忑，撕去面具，恢复本来面目，仍然青色衣裙，青布蒙面，自己壮了壮胆，弹身便朝峡谷淌进。

谷道极长，黝暗阴森，岔道千歧，她把生死置之度外，定了定神，默想师父生前所述的走法，缓缓前行。

雾气弥漫，蒙陇中见鬼影幢幢，她知道那是岩碧石笋的幻影，置之不理。

走了近一个时辰，毫无动静。

从谷道的情状，与师父的描述判断“魔王洞”已不远了。

于是，师父生前描述洞主形象，在脑海中显现、彩衣、白发、满面恶疤，功深不可测，出手极端残忍……

心跳加速了，呼吸也随之急速起来。

但，她毫无畏缩之意，为了斐剑，她不惜冒这生命之险，只有一个原因，斐剑是“武林五帝”唯一的传人。

突地——

雾气全消，眼前现出一个巨大穴口，雾气似被一种无形的阻力挡在距洞口五丈之外，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一件异事。

方静娴僵立穴口，冷汗不自觉的渗了出来，足足半盏茶工夫，才鼓勇发话道：“江湖末学，小女子方静娴有事晋谒洞主！”

穴内传出空洞的回声，没有任何反应。

她再重复了一遍。

蓦然——

一个冷得不带半丝人意味且含糊不清的声音，起自身后：

“你找死来的！”

方静娴汗毛直竖，双手蓄势，回过身来，登时直了眼，连呼吸都停止了。

眼前，不及五尺，站着一个人身着彩衣，满头银丝，满面恶疤，五官不辨的老太婆，那形象，胆小的唬都可以唬死，那简直不能称为人……

方静娴曾照过自己被毁的容貌，但比起眼前人，可就有大小巫之别了。

岩石般白齿中，一条舌头在滚动，语音含糊，但还可辨：“来此何为？”

方静娴好不容易回过气来，福了一福，道：“晚辈方静娴，专诚晋谒……”

“你只说做什么？”

“求赐些许‘血艾！’”

“血——艾？”

“是的！”

“叭叭呱呱！”笑声犹如鬼怪号叫，使人浑身起栗，笑了片刻，才发话：“此地没有血艾，只有一样……”

“什么？”

“死亡！呱呱呱呱……”

方静娴透心冰凉，但仍强制住道：“望老前辈施恩怜悯！”

“老婆子一生不知怜悯为何物，丫头，你既来此，就认命了吧！”

“老前辈不肯见赐？”

“嗯，办不到！”

方静娴一时之间没了主意，死，她不怕，此来是冒奇险，心理上早有准备，只是她想到斐剑奇毒不解，便生不如死……

她傻了，半晌开不得口。

怪婆子却又开了口：“你求‘血艾’何用？”

“救人！”

“救什么人？”

“同门师弟！”

“你的爱人？”

“不！关系止于同门。”

“你怎知此处有‘血艾’？”

方静娴心念疾转，听口风似有转机，但怪人怪性，根本莫测，反正自己生死，早置度外，来历透露也无妨，忽然她想到此地既属男人禁地，当年师父何以能活着出去？这一点师父当初讳莫如深，不肯明告，其中或有蹊跷，如自己说出来历，也许会揭开谜底，说不定有意外转机也说不定。

心念之中坦然道：“是先师指示的！”

“你师父是谁？”

“杀人王！”

“什么，杀人王……”

“是的！”

“他怎么知道？”

“他……他老人家曾来过此处！”

“胡说，此地没有任何男人能活着出去，先后有十二二人留命在此，其中并没有什么‘杀人王’”

方静娴不由一怔，难道师父说的是假话？但他所描述的地形与通行之法丝毫不爽，这是从何说直呢？当下沉声道：

“但这是事实，否则晚辈不可能平安抵此！”

怪婆子略一沉吟道：“他叫何名？”

“尉迟尚！”

怪婆子全身一震，五官不辨的脸孔，起了反应起，那神情使方静娴心惊肉跳。

“你说尉迟尚是你师父？”

“是的！”

“他……死了？”

话声中，一把扣住了方静娴的手腕，方静娴的功力，在江湖中除了少数几个人物之外，已难找敌手，但这一扣之势，使她连闪避的余地都没有。

“是的，死于数月之前！”

“如何死的？”

“被仇家‘天竺八魔’之一的‘狮魔’所杀！”

怪婆子久久无语，扣住方静娴的手没有放开。

空气沉寂得令人惊栗。

方静娴忍不住道：“老前辈与先师……”

“住口！”一声厉唱之后，顿了一顿，才又象自语般的道：“该死，死得好！”

方静娴一颗心顿往下沉，听来这语气不善。

怪婆子利剪似的目光逼视着方静娴，厉声道：“你说与老婆子怎么样？”

方静娴茫然了片刻才会意过来，道：“晚辈是请问老前辈与先师是何关系！”

“关系？哼！老身没有杀死他，你送上门来，老婆子要杀你！”

方静娴一股孽火几乎按捺不住，但她仍忍住了，功力不敌是一原因，而最主要的，在一口气未断之前，仍抱着万一的想法，能为斐剑求到“血艾”，否则由她师父“杀人王”感染而变了性格，决非如此温驯，当下一定神道：

“老前辈与先帅有仇？”

怪婆子发出一长串比鬼哭还难听的笑声，恨毒的道：“我要鞭他的尸！”

方静娴又缄了口，接不上话。

“女娃儿，你为什么要蒙面？”

这话象蜂螫似的使方静娴一颤，沉痛的道：“因为晚辈很美！”

“美，你很美？老婆子在杀你之前看看你到底有多美！”

“嗤”的一声，蒙面青布撕成碎片。

“呀！”

怪婆子惊呼一声，松手后退，目光连闪之后，道：“不错，正是这手法，他为什么要毁你的面？”

“规矩，收徒的规矩！”

“规矩？嘿嘿嘿嘿，好规矩！”

话声中，再次出手抓住方静娴的手臂，一提向那穴口奔了进去。

第七十七章 奇惨公案

上集书中，怪婆子抓起方静娴，向‘魔王洞’内奔去。

洞内一明两暗，共有三间石室，怪婆子在居中那宽敞的石室中放下方静娴，径自朝椅上一坐，语冷如冰的道：“小丫头，你有没有爱人？”

方静娴可揣不透对方是何居心，象五月天气乍阴乍晴，可是她非应付不可，闻言之下，脑海里顿时浮现一个俊美的少年面孔，但她随即把这影象抹去，以断然的口吻答道：

“没有！”

“真的没有？”

“这并没在说谎的必要，没有就是没有！”

“你连想都不想么？”

“我是人，当然会想，然而我不能想，也不愿意想！”

“为什么？”

方静娴们被迫急了，厉声吼叫道：“我不配，我不配爱人，也不配被人爱！”怪婆子斑剥堆累的怪脸起了变化，但分辨不出那是笑，是怒，还是激动……

“你恨你那死鬼师父的厚赐么？”

“不！”

“说恨，快说，说，恨！”

“不！”

“为什么不恨？”

“先师毁我面容，是他的规矩，而且我得自愿的，如果说恨，我恨我自己的命运，不怨天，也不尤人！”

怪婆子厉声道：“什么是命运，命运在你手里，我现在要杀你，难道也是命运？”

“是的，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不来，你会死吗？”

“可是我已经来了！”

“老婆子杀你，你也不恨？”

“不恨！”

“我要你恨，恨得愈深愈好！”

这象和疯子说话，令人啼笑皆非，方静娴抗声道：“我不恨，我不配恨！”

“为什么不配？”

“如果我心里有了恨，我该毁了所恨的对象，可是我的功力不如你！”

“好！好！答得好，这才是直正的根，不过这样恨，不如不恨，丫头，老婆子不想杀你了，在老婆子没有改变主意前，你赶快滚！”

方静娴冷眼注视了怪婆子片刻，摇了摇头道：“我不走！”

“你……不走！想死？”

“人生对我已经失去意义，我只想几件想做的事，做不到，死又何妨！”

怪婆子暴在眼皮之外的泪珠滚动了数下，道：“什么事做不到？”

“血艾？”

“你帅弟对你如此重要？”

“不对地我，是对师门，对武林有无比的重要！”

“要‘血艾’何用？”

“配制‘狼心丹’的解药！”

“他中了‘狼心丹’奇毒？”

“是的！”

“施毒的人是谁？”

“金月盟主的女儿东方霏雯，一个妖孽！”

“老婆久已不履江湖，什么盟主不盟主全不知道，倒是老婆子忽然对你感兴趣了，这样，我给你一株‘血艾’，你替我办件事？”

情况的转变，大出方静娴意料之外，不由欣然道：“但请吩咐，晚辈一定办到！”

“好，你替老婆子找一个人，老婆子欠他一笔帐，要当面还清！”

方静娴的口风也改了，显得十分真诚的道：“老前辈要找的是谁？”

“你听老婆子说个故事，你坐下！”

“晚辈恭听！”说着，就近身处的椅上坐了下来。

怪婆子幽幽地开了口，语音虽然冷酷如故，但多少带些激动的成份：“故事发生在四十年前，当时，武林中有一个尤物，天生丽质，加之武功卓绝，被同道称为‘双绝天女’……”

“噢！晚辈曾听先父提起过‘双绝天女’，她叫张凤仪……”

“别插口！同时期，武林中出了一个英俊武士，在一次群英大会中，力挫二十八名颇负盛名的高手，登时声名大噪，被誉为‘玉面神龙’，偶然的机中，两人邂逅，一见倾心，双双坠入情网”

说到这里，话锋一顿，疤痕斑剥的脸上，浮现一层薄晕，接着又道：“不久，两人结为夫妇，当时是一件轰传武林的艳闻，曾羡煞不少同辈武士，当然也引起不少人嫉妒……”

方静娴精神大振，只听怪婆子接下去道：“半年后的一天，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玉面神龙楚宏’在返家途中，被三名不知来历的年青剑手拦道挑战，待‘双绝天女’闻讯赶到现场，‘玉面神龙’业已重伤倒地不起，‘双绝天女’一怒之下，斗杀三名剑手……”

“哦！以后呢？”

“别插口，‘玉面神龙’卧床三月，伤愈之后，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实，他已丧失了男人的本能，不能人道，于是，这一对被人称羨的鸳侣，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妇……”

方静娴面上一热。

“这种关系，持续了数年之久……”

方静娴忍不住道：“双绝无女情意可佩！”

“闭上你的嘴，听老婆子说，‘双绝天女’年方少艾，要做到古井无波的虚无境界，的确很难，这时，另一个崛起武林的少年武士，乘虚而入，不择手段的逗引追求，结果，‘双绝天女’一念之差，与那少年武士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关系……”

“天道，人道，这很难苛责任何一方……”

“事后，‘双绝天女’悔恨无及，坦白内乃夫陈述一切，‘玉面神龙’自感本身缺憾，终于原谅了她，但，夫妻之间，业已产生了无法弥缝的裂痕，这阴影使双方沉浸在痛苦之中……”

“以后呢？”

怪婆子瞪了一眼，又道：“双绝天女自与那少年武士发生愚昧之后，竟然怀了孕，产下一子，那孩子在‘玉面神龙’眼中，当然是一根刺，夫妻之间的裂痕，愈见加深，十八年前，‘双绝天女’终于携子出走，避世隐居。一心抚育爱子……”

她的声调变了，残缺的眸中，闪动着泪光，方静娴觉察到触及问题重心了。

“可是……可是……上天不原谅一个失足的女人，她辛苦抚育孩子，因误食毒果……死了……”

“啊！”

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怪婆子才又接下去道：“于是，‘双绝天女’唯一的生之寄托幻灭了，悔、恨、痛苦、寂寞，腐蚀着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她的性格，她想毁灭自己，却又觉得有件事没有做，事情并没完，那曾引诱她犯罪的少年武士，忽然又找到了她，他已届不惑之年，而她因自我摧残的结果，业已满头飞霜，不复当年容貌……”

方静娴既已意识到故事中的主角是谁，不便再插口，只微“嗯”了一声。

怪婆子抑制了一下情绪，又道：“双方见面，‘双绝天女’把爱子的死讯告诉了他，他竟然无动于衷，一笑置之，椅子还没有坐热，他起身要走，当年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似乎根本不是出自这眼前人之口，他悔了她一生，而他却如此无情无义，在悔、恨、怨、毒交逼之下，她决心毁了他……”

“她先出手，但他不还手，她的心软了，下不了杀手……”

怪婆子的怪脸，再次起了抽搐，但此刻看在方静娴的眼中，已没有原先的丑恶。

“谁想得到，这是他的诡计，因为他自知功力不如她，就在她犹豫疏神

之下，他突然摔施毒手，以骇人的手法，毁了她的容貌

方静娴不由自主的喊出了一声：“该杀！”

怪婆子以惨厉的声调接下去道：“双绝天女可不是易与之辈，在负了重伤之下，立还杀手，照样抓毁对方的面孔，终因负创过重，无力续施杀手，被他逃脱了，十多年来，她的恨并未被时间冲淡，反而更深了，可是她没有寻他报仇，她无脸见天下同道。”

方静娴深受感动，激颤的道：“老前辈原来有这一页伤心史！”

“你说那老婆子抓毁面孔的男人是谁？”

“晚辈猜不到！”

“就是你师父。”

方静娴陡地离座而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怪婆子用手朝自己面上一指，恨毒至极的道：“这就是你师父所赐，这就是当年名动江湖的‘双绝天女’！”

“老前辈……”

“你不必再说什么，我每天临镜自照一次，让痛苦来抵消内心的愧疚，我对不起‘玉面神龙楚宏’我要偿付这笔帐，否则死难瞑目，我要你找的人便是他，要他到我这里来……”

“晚辈誓必办到！”

“如果他已不在人世，你必须查到他埋骨之所？”

“是的！”

“好，言尽于此，你在这里过一宿，明午出山！”

“过一宿？”

“嗯！血艾采下之后，必须加以焙制，否则见风必溶。”

“哦！如此晚辈谢过。”

一宵易过，“双绝天女”化了夜半天的工夫，才把“血艾”焙好，交与方静娴，方静娴贴身藏好，立即拜辞。

此行能有如此结果，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事。

方静娴一公向谷外奔去，心头感到无比的沉重，一方面，她同情“双绝天女”的遭遇，另一方面，也不齿师父“杀人王”的为人。

正行之间，一条人影迎面撞来，蒙蒙雾气，看不清来人的面目形貌。

“站住！”

人影骤然停住。

“娴姐，你……”

“是凡弟吗？”

“是的！”

方静娴弹身上前，一把抓住尹一凡的手腕，向外疾驰，口里道：“你简直是找死，竟敢犯禁闭了进来。”

芳心深处，可就激起了涟漪，她明白尹一凡冒死闯入，全是为了自己。

出了峡口，不见“双绝天女”现身，才松了一口气，方静娴戴上面具，回复先前的化装，尹一凡已迫习二及待的道：

“怎么样？”

方静娴道：“还好，侥幸成功！”

“哦！谢天谢地！”

“我们走吧！”

“娴姐，经过情形如何？”

方静娴不愿细说经过，因为其中关连着自己已死的师父“杀人王”，略微想了一想，边走边道：

“很费了一番唇舌，几乎丧在‘魔王洞主’手下，还好，找这张脸救了我，最后她答应我的请求，便提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替他打听一个人的生死下落！”

“什么样的人？”

“玉面神龙楚宏！”

尹一凡陡的刹住身形，栗声道：“娴姐，你说‘五面神龙’楚宏？”

方静娴被他这神情唬了一跳，困惑的道：“是呀！莫非你认识其人？”

“你说‘玉面神龙楚宏’是谁？”

“谁？”

“就是‘无后老人’以前的名号！”

“啊！”

方静娴登时欣喜若狂，她想不到轻而易举的便覆行了“双绝天女”的条件，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了，但当她想到“双绝天女”所述的故事，芳心不由一阵黯然，谁能想得到“无后老人”曾有这种奇惨的过去，如果讯息传到，“无后老人”会不会去赴约？双方见了面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尹一凡激奇的道：

“对方以这条件，作为‘血艾’的交换代价，显见要得‘无后’前辈的心很切，到底为了什么呢？”

“你猜猜看，‘魔王洞’主人是谁？”

“这从何猜起？”

“就是他十八年前携子出走的妻子！”

“噢！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老儿的名号可以取消了！”

方静娴本待说出原委，一想，事关别人隐私，岂能随便宣扬，把到了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含糊的道：“嗯！实在有意思！”

“娴姐，‘无后’变成‘有后’，人老了，昔年的外号‘玉面神龙’已不妥当，改为‘有后老人’岂不大妙，他不知要如何高兴！”

方静娴心里暗道，他恐怕连哭都哭不出来，还谈什么高兴，但这句话她不能说，随即她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对数十年前的鸳侣，在垂暮之年重逢，而结果无疑的是一场悲剧，该设法阻止悲剧发生，唯一的办法是待斐剑复原之后，由他伴同“无后老人”前来，以他的功力，当可阻止“双绝天女”的行动……

心念之中，郑重的道：

“凡弟，此事暂时不可让‘无后’老前辈知道！”

“为什么？”

“此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待我安排好对策之后，再告诉他，同时也不可向任何人道及！”

“娴姐似乎还隐瞒了什么……”

“你的确是个鬼灵精，以后你会知道的，现在赶路吧！”

尹一凡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

两人继续上路，往回程疾赶。

照原先的约定，十天往返，这一天正是第十天，尹一凡与方静娴绕过施南城，径扑西成外“紫衣人”的秘密基地。

在距破庙三里之处，尹一凡循例向暗卡发出连络讯号，口里哼出不成腔调的山歌，可煞作怪，竟然半丝反应都没有。

显然，事有蹊跷。

两人双双止步，互望了一眼，倏地，方静娴闪电般弹身朝左侧林中扑去，接着林中响起了数声沉窒的惨号，尹一凡跟着飞身入林，只见四名黑衣人，业已被方静娴抓得头碎额裂，红白齐流，倒卧血泊之中。

尹一凡撕开其中一人的胸及，胸前赫然呈现一个新月形印记。眉锋一蹙，道：“是‘金月盟’属下！”

“我们的桩卡呢？”

“小弟担心那秘密基地是否已被挑了……”

“不太可能，以‘觉非’老前辈等的功力与机智，不能说连巢穴都守不住。”

“可是卡哨业已换了对方的人？”

“这仅是外围！”

“娴姐该留个活口的……”

“容易，这范闲内决不止这四人！”

话声中，朝东边扑了过去，十丈之后，电闪绕向西边，闷哼起处，一个黑衣人提了出来，朝已死的四名黑衣人身边一摔，道：“说出你等的任务？”

那黑衣人见同伴惨死之状，早已亡魂出窍，颤声道：“监视这十里范围！”

“监视什么？”

“要发现‘紫衣人’的巢穴！”

方静娴望着尹一凡点了点头，一掌拍落，黑衣人惨号半声，便已死去。尹一凡迅速地剥下两套黑衣，然后把尸体聚在一处，用枯枝败叶掩盖好。

第七十八章 惊人秘辛

不用说，方静娴也知道他的用意，两人套上黑色衣裤，改装成“金月盟”弟子，各检了一柄剑斜插背上，然后向破庙奔去。

一路之上，隐约可见黑衣人影幌动。

尹一凡悄声道：“娴姐，看来破庙必已被严密监视，我们只好从庙后秘道进出，我设法引开监视者的注意力，你看机会进去。”

“好！”

看看行近破庙，尹一凡使了个眼色，方静娴统向庙后，尹一凡却向侧方奔去。

方静娴借林木掩护，到了庙后，立即，有人喝问：“什么人？”

“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日令？”

就在此刻——

不远处传来一声凄厉刺耳的惨号，接着两声，三声……从不同方位传来，所有潜伏的暗卡，纷纷现身扑去。

方静娴想，这必是尹一凡那鬼灵精弄的手法，机不可失，电闪飞身，朝一块卧牛巨石扑去，正待伸手去摸石下的机扭……

突地——

一个低沉的声音道：

“别冒失，有人在看着你！”

方静娴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一抬头，石后站着的赫然是个怪样老者，左悬酒葫芦，右挂大布袋，他，正是“金月盟”总护法四海浪荡客祝少青”，不由下意识地退了两步，道：“阁下什么意思？”

“四海浪荡客”轻嘘一声，要她噤声，手一挥，大声道：“向左包抄！”

林木一阵幌动。发出悉率之声，不错，暗中果然在人窥探。

“可以进去了，快！”

方静娴心中的骇异莫可名状，弄不清祝少青这怪物在玩什么玄虚，看样子他已知道这秘密进口，但他为什么帮助自己呢？

“快，丫头！”

方静娴不由头皮发炸，他连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这未免太可怕了。莫非他故弄玄虚诈出秘密门户启开之法？

心念之中，举掌朝对方迎面抓去。

“娴姐！快！”

方静娴立即收手，尹一凡已到了跟前，不再说话，以极快的手法，旋动机扭，巨石侧移三尺，露出一道门户，一拉方静娴，纵身跳落，巨石随即密原。

“你这是捣什么鬼？”

“争取时间，不能让对方发觉！”

“四海浪荡客是该盟总护法……”

“小弟知道。”

“那你不是明明告诉人秘道启闭之法了吗？”

“放心，他们进来只是送死，这洞径中的炸药，足可摧毁一切。”

方静娴心中虽孤疑，但却不再开口，一个劲向里奔，她的意念，已飞越到斐剑身上，这完全是出于同脉的关怀，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内。

首先迎出来的是“紫衣人”。

方静娴迫不及待的道：“前辈，斐师弟情况如何？”

“关在铁牢之中！”

“什么，关人铁牢？”

“穴道久制不解，会伤及无神，也会导致残废，所以必须解开被点的偏穴，但他的功力无人能制，除了关人铁牢，别无良法。‘血艾’如何？”

“幸不辱命，得到了！”

“啊！本人向姑娘谨致谢忱……”

“前辈忒谦了，小女子份所应为！”

“来吧！”

“周近十里似已全被‘金月盟’控制？”

“不错，自十天前~场拚战之后，对方倾全力对付我们，我们只好退藏

密室！”

“那对外已完全断绝了！”

“不！狡兔尚有三窟，庙内古井通路，业已封堵，另有五条远近不同的通道可以出人。这倒是不足为虑。”

谈话之间，来到客室，“无后老人”，“觉非大师”，“宇宙一尊”，以及“紫衣人”手下有身份的人等十余座，方静娴与尹一凡身影才现，所有在座的全站了起来，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两人，显见斐剑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极重，这使身为师姐的方静娴深受感动，她觉得父亲以及师伯叔们在泉下当可告慰了。

两人向在座的行了见面礼，方静娴取出‘血艾’，交与“紫衣人”，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向“无后老人”多瞟了几眼。

“紫衣人”以主人的口吻道：“你俩辛苦了，歇会去吧，我马上开始配制解药，一个时辰便好！”

方静娴与尹一凡退出客室。不约而同的奔向铁牢。

这铁牢是一间十分坚固的石室，再加上粗如碗口的三重铁栅，功力再高，也无法突破，本是专为禁闭功力高的犯规弟子而设的。

管牢的一见二人到，不待吩咐，便开启铁栅。

第三层栅枝之后，闪现一个人影，眼中凶光熠熠，他，便是斐剑。

“大哥！”

“师弟！”

两人近前齐声招呼。

斐剑瞪视了两人片刻，咬牙切齿的道：“方静娴，很好，你竟然与仇人串通一气来对付我，如果我不死，非劈了你不可。尹一凡，你也一样！”

方静娴一阵黯然，他神智被毒药所制，不能以常情衡量，解说也是徒然，唯一等待的，便是“紫衣人”的解药赶快配制好，她向尹一凡施了个眼色，双双默默地退了出去，但两人心头的沉重，是不言而喻的。

身后传来栗人的怒吼，和铁栅震颤的声音，象煞一头极欲破槛而出的猛虎。

两个时辰之后，管牢的循例送进了食物，但今晚有些特别，多了一壶酒。

“少侠，这里有一壶酒，是小的特别偷偷带进来的。”

“酒？”

“是的，少侠愿意喝两盅吗？”

“你说要打开栅门，为什么……”

管牢人抑低声音道：“少侠，就在今晚，一定！”

斐剑冷酷的道：“好，出牢之后，我不取你性命。”

酒食从栅枝的空隙间逐一递进，斐剑拿起酒壶，口对口喝个精光。

管牢人哈哈一笑道：“少侠，这酒性极强，你得躺一会！”说着，抽身退出，锁上了外面两重铁栅。

突地，斐剑狂吼一声；

“好小子，你想毒死我！”

双掌疯狂击向铁栅，如涛劲浪，在三重铁栅之外，犹觉迫人无法立足，那声势令人动魄惊心。

人影一个一个出现铁栅之外，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凝重十分。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恍若地裂山崩，所有的人为之惊魂出窍，铁栅整片的倒了下来，由于栅层之间距离不大，第一层铁栅，斜倾在第二层之上，这样，变成了双层拚合在一起。

斐剑象一头受伤的野兽，疯狂的动作并未停止。

盏茶工夫之后，发掌逐渐无力，最后，他倒了下去。

所有的人，同松了一口大气。

他被移到一间布置得考究的石室之内。

尹一凡咋了咋舌道：

“这解药的力量竟然如此霸道……”

“紫衣人”道：“非此不足以逼出他身体内的奇毒！”

“现在没事了？”

“嗯，半个时辰之后，他会醒转，我看，由你一个人守候他！”

“醒来之后会不会……”

“不会，他醒来时业已复原，不过会很疲弱。”

“无后老人”一挥手，道：“我们都退出去吧！”

一行人陆续离开，尹一凡紧关房门，然后坐在床边椅上，察观其变，想起方才斐剑在药力刺激下那种疯狂的冲动，不由大是忐忑，如果他醒转时再来一手，抑或解药的效力不如理想，那后果就不堪想象了，于是，他下意识地打开了房门，把椅子移到门边，以便万一这时溜为上策。

等候中的时间，似乎特别慢。

半个时辰，在尹一凡心目中，足足有一天那么长。

斐剑伸拳踢腿，双眼睁了开来。

尹一凡陡地站起身来，一颗心悬在半空，额上紧张得渗出汗珠。

斐剑象酣睡乍醒，脑海里空虚得厉害，他望着室顶愣愣地出神……

尹一凡惊疑，也看着他，可不敢出声招呼。

空气显得十分诡秘。

斐剑努力的想记起一些事，然而任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些模糊的片段，他记得曾与人交过手，曾被关禁……

久久，尹一凡忍不住了，怯怯地道：“大哥，你觉得怎样？”

斐剑一骨碌翻身下床，只觉浑身无力，身形幌了两幌，又坐回了床上，骇然道：“凡弟，怎么回事？”

尹一凡这才敢走近他身边，苦苦一笑道：“说来话长了，大哥先休息一会……”

“不，我现在要知道！”

尹一凡无奈，只好把自与斐剑见面，发觉他神情不对，不敢让地进秘室，以及林中剧战，直到方静娴求解药等等经过，述了一遍。

斐剑经这一提，思想逐渐明朗，他想起来了，途遇绛衣少女，东方霏雯求见最后一面，废宅之中置酒相待，然后……

想到这里。他猛地弹了起来，双目赤红，俊面扭曲，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自己在药为迷惑之下，竟然与东方霏雯发生了不可告人的关系……

他突变的神情，使尹一凡亡魂大冒，以为他狂性又发，颤声道：“大哥，你……”

斐剑用拳猛击自己的脑袋，痛苦的道：“我……我毁了！”

“你什么毁了？”

“我被那蛇蝎女人毁了，是的，她曾在我与她提出绝交之时，说过要报复，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手段报复，我该想得到，然而竟没有想到，该死……”

“大哥，说详细些？”

斐剑切齿道：“我不杀他，替不为人！”

“大哥……”

“那些不谈也罢，这里是密室么？”

“是的！”

“请你找方师姐来……”

“师弟，我来了！”

语声中，方静娴飘然而入，脸上仍蒙面青巾，斐剑一屈膝跪了下去，道：“师姐，为了羞辱师门的我，竟使您冒生命之险求药……”

方静娴手足失措的也跪了下去，口里道：

“师弟，你这是算什么？”

两人站起身来，斐剑沉重的道：“师姐，你是被‘赎罪人’所救？”

“是的！”

“怎会到了这里？”

“这……‘赎罪人’也是此间一分子！”

“我想不通您能忍受与‘紫衣人’相处，他是师门血海仇人，而四师怕死在他手，您也是直接受害的人……”

方静娴怔了片刻，一付欲言又止之态。

“师姐，怎么了？”

“没有什么，师弟，目前只以除魔卫道为重，那公案暂时不谈！”

“师姐似乎言不由衷？”

“为什么？”

“您的性格不可能改变这么快，会有这大的容忍自制能力。”

师弟，很多事是不能以常理去衡量的，想像与事实有时恰恰相反！”

“师姐这话是有因而发的？”

“可以这么说！”

“那是什么原因？”

就在此刻——

一倏人影进入房中，来的，正是“无后老人”。

三人齐向“无后老人”见礼，“无后老人”自就椅子坐下，目注方静娴道：“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

方静娴整理了一下思绪，幽幽启口道：“师弟，你先看一样东西！”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托在掌心之中。”

剑斐目光一扫，骇然惊呼道：“这是‘人皇’老前辈的独门利器‘附骨神针’？”

“不错，你知道此针何来？”

“什么地方得到的？”

“你还记得在少林寺中了‘象魔’的‘蚀心毒雾’，以后落在东方罪雯手中，与‘金月盟主’互拚生死，‘紫衣人’等突袭那件事吗？”

“记得怎么样？”

“紫衣人”当场被‘金月盟主’暗器所伤……

斐剑迷惘的道：“这与‘附骨神针’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

斐剑登时精神大震，‘附骨神针’之谜，已困惑他很久，‘紫衣人’否认施‘附骨神针’，出家后改号“觉非”的正主“人皇”也不知其中究竟，听师姐方静娴这么一说，莫非……

心念之中，激颤的道：“什么关系？”

“紫衣人所中的暗器，正是‘附骨神针’，就是我手中的这枚！”

这真是令人做梦也估不到的怪事，斐剑骇然退了一步，双目瞪得滚圆，栗声道：“什么，‘金月盟主’以‘附骨神针’伤‘紫衣人’？”

“一点不错！”

“竟有这样的事？”

“因为这，才把‘觉非’老前辈请出来，收针救人！”

“他……‘金月盟主’怎会有‘附骨神针’？”

“据几位老前辈研刻的结果，只有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

“当年‘觉非’老前辈以‘附骨神针’伤了‘天竺八魔’……”

“这我知道！”

“可是‘天竺八魔’并没有死，数十年后的今日，却有其中四魔现身江湖，而且应聘为‘金月盟’的‘太上护法’……”

“怎么样”

“这解释便是当年‘天竺八魔’中了‘附骨神针’，之后，被‘金月盟主’解救起出神针，于是八杖神针落到了‘金月盟主’手中，‘八魔’感恩图报，才会重出江湖助‘金月盟主’征服中原武林

如此说来，真正的凶手是‘金月盟主’？”

“不错！”

“这只是一种推断？”

“事实已非常明显……”

“金月盟主能收发‘附骨神针’，这……”

“你知道‘金月盟主’何许人物？”

“他……是谁？”

“三皇之首的‘天皇’！”

斐剑骇然大震，栗声道：“他是‘天皇’？”

“嗯！”

斐剑激动得全身直颤，这的确是意外，被武林尊崇的一代巨擘，竟然是荼毒武林的罪魁，难怪他有那高的功力，于是，斐剑把先后的惨案，连在一起来想，首先，他迫“人皇”出家，再以“铁泉草”之毒，使“地皇”双目盲残，最后仍不放过他把他杀害，趁“紫衣人”因“天枢宝笈”与“五帝”动手相排的机会，暗下毒手，这样，足以妨碍他君临天下的阻力便除去了。

这也证明他处心积虑君临天下，已非一朝一夕。

之后，“三元老人”父子，“两仪书生”夫妇，“鄂西大豪”，“千手人……”等先后遭害，便是消减障碍行动延续。

所不解的，“两仪书生”的小姨黄波芳，也死在“附骨神针”之下，黄波芳是东方霏雯待婢，仅为了灭口，难道也值得“金月盟主”使用“附骨神针”？

还有，“紫衣人”曾承认杀害“三元老人”等，也施展过“金月剑法”，这作如解释呢？

心念之中，激越的道：“师姐，关于‘紫衣人’的行为，我希望能明白？”

第七十九章 地兵

当年，‘紫衣人’为了一念之贪，强取‘天枢宝笈’是事实，但他是凭真实功力，而没有诡谋暗算……”

“大师泊陈尸大洪山下，这点如何解释？”

“他承认以后作交代！”

“还有四师伯与你……”

“下手的不是他，是别人假他的面目行凶！”

“你相信？”

“相信！”

“凭什么？”

“这一点将来你会知道的！”

“为什么不现在？”

“事情牵涉太广，尚非其时！”

斐剑咬了咬牙，道：“很多正道之上被杀，是他的杰作，他不否认吧？”
他承认曾做过‘金月盟’的刽子手。

“那他与‘金月盟’有过不寻常的关系？”

“不错，现在他醒悟了，要为正道尽些力，稍赎前愆。”

“好，师姐，这些暂时不谈！”说着，转向了“无后老人”，沉凝万分的道：“老前辈，有一个问题务请据实见告？”

“无后老人”颌了颌首，道：“你说吧，老夫知无不言！”

“先父‘屠龙剑客司马宣’是否真的与东方霏雯有过夫妻关系？”

“无后老人”一楞神正待开口……

蓦在——

一阵天塌地陷的巨响，震耳欲聋，整座密室，似乎要被翻了转来，室壁顿现龟裂一尘屑挟烟波之气，从门隙喷了进来，四人为之惊魂出窍。

接着，外面传来了栗人的紧急应交警号，一个声音大吼道：“秘门被炸毁，敌人突入地室……”

变生突然，使人有手足无措之感。

杀伐之声大作，显然双方已搭上了手。

“无后老人”首行冲了出去。

斐剑目光左右一扫，厉声道：“我的兵刃？”

“在这里！”尹一凡拉迅快的开壁橱，把“天枢神剑”交给斐剑手中。

三人先后扑了出去，只见甬道之上，无数黑衣剑手，与“紫衣人”手下，业已展开了生死的搏斗，不远处天光大亮，土石堆累，密室已暴露在天光之下，由下上望，可见倾颓的破庙厅尚在冒烟。

黑衣人潮水般从缺口涌入。

栗耳的惨号，使这残破的密室基地、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斐剑挥剑扑了过去，犹如虎入羊群，当场披靡。

方静娴与尹一凡朝另一甬道扑去。

斐剑一阵疯狂的扫荡，尸体把暴露的地道堵塞了一半，鲜红的血成了溪流，人潮不断涌入，他横剑而立，俨若天神。

内部、屠杀仍在疯狂地进行。

一条庞然蒙面人影，出现在穴口边缘，他正是“金月盟主”。

斐剑登时杀机狂炽，挺剑射了出去。

“唰！”

“金月盟主”剑势如骇电奔雷，迎头罩落，一动一静，上下势殊，斐剑完全处于劣势，但先天豪气与冲胸的怨毒，使他忘却生死利害，一招“擎天一柱”，凌空施出。

“锵！”然一声巨响，剑气四进裂空有声。

斐剑身形被震得凌空倒翻，肩头热辣辣一阵剧痛，但他仍咬牙提气，斜荡八尺，落到实地之上，肩头负创，血流如注，急以左手点穴止血。

“金月盟主”骇人的剑势，又告罩身卷至。

斐剑施出“天枢剑法”的第二招“满天星斗”，以攻应攻。

连珠密响之中，“金月盟主”后退了两步。

还有近五十的黑衣人，围聚炸开的穴口之外。

穴内杀伐之声，仍隐约可闻，但听来已近尾声。

斐剑目赤似火，杀机已完全凝固在冻冰的面上，那神情，令人见了不寒而栗。

“金月盟主”栗吼道：“小子，你真是命大！”

斐剑冷哼一声道：“阁下用不着再藏头露尾，蒙面巾可以除去了，‘天皇’你的面目已被揭穿了，你疯狂的梦也将醒了！”

“金月盟主”下意识地退了一下，厉声道：“不错，老夫正是‘天皇’，武林天下至高主宰！”

在下为你可怜！”

“纳命来……”

“慢着，在下事先声明，今日杀你有三个原因，第一，为武林除害，第二，为‘五帝’复仇，第三，为‘地皇’老前辈索帐……”

“小子，你在做梦！”

喝话声中，再度挥剑出手。

斐剑辣手迎击，仅只三个照面，迫得“金月盟主”退了四个大步。

“躺下！”

随着这一声暴喝，斐剑但觉“中堂”“鸠尾”两穴似蜂螫般的一阵刺痛，身形一颤，载了下去。

“金月盟主”哈哈一阵狂笑，一剑朝斐剑当头剁落……

“锵！”

下剁的剑被震得荡向一侧，出手的，赫然是“宇宙一尊”，也只有他的这根乌藤杖，不惧宝刀宝刃。

十数条人影，先后涌现，当先的是“觉非”、“紫衣人”、“无后老人”、方静娴，随后是近十名“紫衣人”的得力手下。

方静娴弹身扑向斐剑。

“金月盟主”手剑一伸一缩，再度刺向斐剑，立即又被“宇宙一尊”架开。

方静娴已把斐剑架了起来，退后丈许。

“宇宙一尊”大声道：“他中了两根‘附骨神针’，请‘觉非’大师施救！”

“觉非”目芒凌芒，迫视着“金月盟主”道：“你的手段够毒辣，可天不从不人愿，密室广大，暗道如织，没有把老油等活埋，你现在想出头恐怕迟了！”

“金月盟主”阴森森的道：“当年该杀你的，本人看来心还欠很！”

“紫衣人”厉声道：“老匹夫，八枚‘附骨神针’用尽了是吗？‘觉非大师’将让你尝那神针的滋味……”

这话，使“金月盟主”心头大震，如果“觉非”出手，那今天他的确只有死路一条，连话都不曾交代，幌身电泻而去。

数十黑衣人，也紧跟着飞泻而去。

那些侵入密室的高手，不见有半个出来，顾然已全军覆没了。

斐剑面白如纸，身形抖个不停，但手中神剑却仍紧握不放。

两根“附骨神针”全射中致命要穴，他凭着深厚的修为，与不同一般常规的武功，硬逼住神针不使攒穴透骨，换了别人，早已横尸当场了。

“觉非”宣了一声佛号，道：“把他平放地上！”

方静娴依言把斐剑放落，仰卧地上，“觉非”大师伸指点了他十八处要穴，然后掌心对正伤口，默运真力，神针缓缓从伤口提了出来。

神针离身，斐剑一挺弹了起来，向“觉非”恭施一礼，诚恳的道：“警谢老前辈援手之恩！”

不用，老衲决心把全部神针毁去，以免再贻患武林，可惜，留在令师等身上的，已无法收回了。”

斐剑的目光瞟向了“紫衣人”，“紫衣人”低下头去，斐剑内心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受，仇人当前，难忍耐，然而在是在站在同一立场的友人，他想到“宇宙一尊”曾说过的“武士风度”，是的，即使面对血海仇人，流血五步，也不必恶语相向……

心念及此，泰然了些。

“无后老人”沉重的问“觉非大师”道：“大师，是采行动的时候了，请大师示下？”

“觉非”低宣一声佛号道：“贫僧方外之人，只为了断昔年一点因重蹈尘动，岂能僭越而主其事……”

“无后老人”耸耸肩，转向了“宇宙一尊”，道：“如此，这重担非阁下莫属了？”

“宇宙一尊”爽朗的一阵宏笑道：“兄台如何？”

“在下更不敢僭起，同时也没有这份才能！”

“兄台这话错了，除魔卫道，旨在发扬武林正义，以公义制裁邪恶，并非任何一己之私，这是群策群力的事……”

“谨受教，阁下看该如何办吧！”

“宇宙一尊”闭了闭眼，道：“此次遭受突袭，我方死伤将近百人，可以说元气大伤，幸而根本未动摇，以老夫之见，目前救死扶伤，先处理善后，等待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斐剑忍不住道：“请问老前辈，什么机会？”

“金月盟会盟之期，由我等发难，势必绝大多数年门派反叛响应，可以一鼓而毁灭之！”

“会盟的日期是……”

“不远了，我们必须沉住气等这消息！”

“该盟的总坛到底在什么地方？”

“现在还不能公开！”

“为什么！”

“怕牵一发而动全身！”

斐剑默默，他当然听得懂这句话的含意，恐怕有人不耐而胡闯，打草惊蛇，破坏全部计划，而最可能这样做的，便是自己。

“宇宙一尊”似已窥知斐剑心意，郑重的道：

“娃儿，将来正邪之战，全看你的了，老朽等有自知之明，谁也不是‘金月盟主’的对手！”

斐剑赧然道：“老前辈过奖了，晚辈为武森一脉，自当竭尽绵薄。”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星飞丸射而至，斐剑目光如电，一眼看出来的是尹一凡，尹一凡本在秘室之内参加拒敌，这时却从外奔来，的确是诡计多端，行止莫测，难怪他自己取了“阴魂不散”这么个难号。

尹一凡停下身来，气喘吁吁的道：“大哥，我刚才得到一个消息……”

斐剑冷冷的道：“什么消息。”

“今天早晨东方霏雯率手下八名诗婢，奔向‘剑冢’！”

斐剑闻言不由心头巨震，他立刻想到‘剑冢’之中，痴心的师姐崔婉珍，自己目前总算彻底认清了东方霏雯的为人真的比蛇蝎还毒，她不能到手的东西，或是被她所恨的东西，她非毁去不可，她此去‘剑冢’，除了对付崔婉珍之外，不会有其他目的，崔婉珍是大师伯遗孤，也是自己唯一的爱人……

心念动处，栗声道：“这消息可靠吗？”

尹一凡皱眉道：“大哥，小弟对你难道还会出花样不成？”

方静娴紧张的道：“那女子的目的是什么？”

斐剑惶然道：“除了对付崔师姐，还有什么，神剑业已在我手中，她是知道的。”

“他为什么……”

尹一凡接口道：“她知道崔大姐是大哥的爱人！”

斐剑激动的道：“我得马上赶去，不然必有惨剧发生！”

方静娴也十分不安的道：“剑冢有奇阵屏障，等闲人不能出入……”

尹一凡道：“她已从‘貌魔’处得到奇阵出入之法，消息便是因此透露的。”

方静娴激动的道：“师弟，我与你一道去！”

斐剑点了点头，向“觉非大师”等道：“各位前辈，晚辈暂时告辞！”

“无后老人”目光一扫“紫衣人”，然后向斐剑道：“少侠，这是正事，不能阻你，但你得快去快回，老夫建议你最好除去那女魔！”

“晚辈会办得到的！”

“你的衣服得换一换，血污狼藉，难免惊世骇俗……”

“晚辈理会得，到前途再说吧！”

“一路小心暗算？”

“谢指点！”

“你走吧！”

尹一凡方待启口要说什么，“无后老人”一抬手道：

“小子，别打主意，你不能走，否则谁和耳目之责！”

“晚辈不走，只想送大哥一程！”

“多余！”

斐剑与方静娴向众人施和告辞，双双弹身奔去，尹一凡也跟了上去。

“紫衣人”发了长长的一声叹息，“无后老人”等投于同情的一瞥。

且说，斐剑第三人如脱弩之箭，一口气奔出了四五里，斐剑刹住身形，道：“凡弟，我有话问你！”

尹一凡跟着停身，方静娴业已超前十几丈，站在道旁相候。

“大哥有话请说！”

“你可听说过先父与东方霏雯之间的真正关系？”

“这……听说过！”

“是事实吗？”

“小弟我不能保证，但可能不假！”

“还有，‘紫衣人’以前是‘金月盟’的一份子吗？”

“是的，而且地位相当高！”

“他为何要反叛？”

“这……这……我不得而知了，不过……”

“不过什么？”

“他有一部分心腹死党，业已因他的缘故而牺牲了，如“巡察总盟高寒山”等，否则将是不可小视的内应！”

斐剑顿时恍然，当初东方霏雯迫死高寒山等，他一直怀疑何以自相残杀，原来死的都是，“紫衣人”的心腹，这就难怪其然了。

“照你这一说，‘紫衣人’还有死党潜伏在‘金月盟’这内？”

“是的！”

“难怪消息这么灵通。”

“还有其他原因，该盟的动态，我方可以掌握八成！”

“什么其他原因？”

“这一点恕小弟不能奉告！”

“又是这一套，我再问你一句‘金月盟’总坛在什么地方？”

“只‘紫衣人’一人知道！”

“他没有公开？”

“时候还没有到！”

“好，你请回头吧！”

“大哥……”

“什么？”

尹一凡胀红了脸，沉吟了半晌，才嗫嚅的道“有件事相烦……大哥成全！”

斐剑惑然道：“什么事，说吧，别吞吞吐吐的，我没太多的时间！”

尹一凡偷眼一瞥站在十多丈外的方静娴，以极低的声调道：“就是娴姐……”

斐剑心中一动，道：“她怎么样？”

第八十章 切骨之恨

尹一凡忸怩了片刻，才嚅讷的道：“上次娴姐的‘迷神之毒’，被救来此……”

斐剑打断了他的话头道：“对了，你先回答我，‘赎罪人’何以不见踪影？”

尹一凡窒了窒道：“他不愿在人前现身！”

“他对他知道多少？”

“差不多全部！”

“那你……”

“大哥，我曾应允他不到时候决不泄露只字！”

斐剑吁了一口气，道：“罢了，你说下去吧！”

尹一凡朝斐剑歉然一瞥，才拾起原来的话题，道：“娴姐被救来此之后，几位老固执指派小弟我伺候他……”

“紫衣人等都没有家口？”

“没有，那秘密地下基地可以称之为女人禁地……”

“说下去！”

“这……，也许我生活小节上，有时无法避嫌……”

“嗯！我辈只要存心正大，区区小节大可……”说到这里，话锋突然顿住，他说不下去，他想到与东方霏雯不可告人的一幕，后果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然而在私德上业已有了亏损，虽属被动，仍是无法去除的污秽。

尹一凡接着道：“小弟我……很同情她的惨遇身世，因为我们同属刁然无依的飘萍。

“同情了又怎样？”

“小弟……想……想……”

“想什么？”

尹一凡垂下头去，半晌无言。

斐剑十分不耐的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干脆些，否则我要走了？”

尹一凡抬起头来，似乎下了最大的决心，咬了咬牙道：“我愿意终生陪伴她！”

斐剑心头一震，道：“哦！说了半天，你是爱上了她了。”

“是的！”

“她呢？”

“这就是小弟要拆大哥成全的地方！”

“她如何表示？”

“若即若离，不接受也不拒绝，使我很痛苦！”

“凡弟，世间任何东西，都可用不同方法获得，只有爱，丝毫也不能勉强！”

“我知道这道理，大哥，我只是想知道她爱不爱我，如果说她是为了曾被毁容而仰制自己的情感，那就不必，小弟不是取她的容貌！”

“你很爱她？”

“是的，此心皇天可鉴！”

斐剑感动的道：“凡弟，你必须慎重考虑，这是彼此的终生幸福问题，别凭一时的意气用事，不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尹一凡以极端郑重的口吻道：“大哥，小弟我已想得很多了，此心坚逾金石，我自信决无改变！”

“好，我答应尽力！”

“谢大哥！”

“你可以回头了？”

“是！”说着，向方静娴遥遥一挥手道：“娴姐，再见！”

待尹一凡身影消失，斐剑弹身赶上方静娴，方静娴已先开口道：“他说了些什么？”

斐剑理了理思绪，故意装得十分平淡的道：“没有什么，他请我问师姐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

“他说，他很痛苦，希望知道师姐对他的态度……”

方静娴沉默了片刻，冷冷的道：“我不配！”

“不配，什么意思？”

“你明知故问。”

“师姐是指你的容貌被毁而言？”

“嗯！我的终生命运，已在投入‘杀人王’门下之时决定了！”

“师姐，何必自苦，他是真心的……”

“我知道，唯其如此，我更觉得不配，试想，我不能终生蒙面与他相处，而我的真面目，根本不能见人，年深日久，难得不生厌，后悔……”

“他坚决表示不会……”

“师弟，我不愿把我自己的痛苦，加在任何人头上，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我感谢他的同情，但我不能接受！”

“师姐他……”

“言止于此，不必再往下谈了，我担心那不曾见过面的师姐的安危，我们必须日夜兼程疾赶，别一步之差，贻终天之恨！”

这话，使斐剑心头一凛，一颌首道：“我们赶吧！”

话声才落，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大哥留步！”

原来且尹一凡再度折回来，斐剑道：“什么事？”

尹一凡不自然地望了方静娴一眼，才匆匆的道：“我忘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我忘了告诉大哥，如果与‘金月盟’的人遭遇，有人比出这个记号……说着，回举起左手，拇食二指圈成一个小圆圈，其余亏指伸直并齐，然后又接下去道。“这便示对方是自己人。千万可别误伤！”

“好，我知道了！”

再见！”

这一天，傍午时分。“剑冢’一线天峡谷之外，来了一男一女两条人影，男的一身白色劲装，背负长剑，俊美魁伟，女的一身青衣，青布蒙面，他俩，正是斐剑与方静娴师姐弟。

斐剑用手一指谷道。道：“到了，通过这狭谷，便是‘剑冢’寒潭。”

方静娴焦灼的道：“不知是否迟了？”

斐剑一弹身，道：“我们快！”

两人甫一到了谷，一声娇斥倏告传来：“站住！”

两人不期然的刹住身形，只见两名绛衣少女现身拦在谷口，两绛衣少女一见斐剑后，不由粉腮大变，其中之一硬起头皮道：“原来是斐相公！”

斐剑冷声道：“你们主母呢？”

两绛衣少女齐向后退了一步，没有答话。

斐剑大喝，声道：“闪开！”

绛衣少女一探手怀中，斐剑知道她要传讯示警，杀机陡起，不容对方有施放讯号的机会，一掌拍了出去，不差先后，方静娴出手抓向另一个绛衣少女。

两声凄厉的惨号，破空而起，一个被震得七孔出血，一被抓碎头脑，双双栽倒谷中，死状奇惨。

两人电疾朝谷道射入。

转出谷道，眼前是鹅毛不浮的寒潭，正面对过潭边，黑石林立，便是护冢奇阵，阵外，六名绛衣少女凌散的或坐或立。

斐剑当先绕潭奔去，方静娴后随。

六名绛衣少女见有人来，齐齐起身戒界，其中一个栗声道：“他怎么来了！”

另一个道：“速传讯与主母！”

话声甫落，斐剑已经到了六人眼前，六绛衣少女骇然变色，其中之一，左手一抬，圈拇食二指，大声道：“斐相公，请示来意？”

事实十分明显，东方霏雯已进入‘剑冢’，斐剑一颗心登时跳到腔口，根本无暇答理，“刷”的拔背上神剑，挥洒出去，惨号声中，血雨四迸，五名绛衣少女，齐齐栽卧血泊之中。

那以手作势的一句急声道：“少侠，快！”

斐剑口里应了一声，“谢姑娘！”人已疾箭般穿入阵中，方静娴也跟了进去。

“剑冢”石室之中，崔婉珍浑身浴血，斜倚在壁上，东方霏雯手持利剑，剑尖指正婉珍的心窝，满面残狠之气，使那美逾天仙的玉脸变了形。

这情景，与上次“狮魔”入阵迫崔婉玲仍交出“天枢神剑”的情况完全一样。

斐剑鬼魅般的掩到室门之外，目光一扫之下，松了一口气，崔婉珍还没有死，但他不敢冒然行动，因为出手再快，也不及东方霏雯剑尖一送的便当。

室内双方，都没有发现有人不速而至。

崔婉珍粉腮苍白如纸，创伤使她娇躯不停的发颤，眼中流露的，不是惊惧恨毒，而是一种幽怨之色，只听她幽幽的道：“你为什么非杀我不可？”

东方霏雯阴森森的道：“因为他爱你！”

“你……不许他爱我？”

“不错！”

“我不阻他爱你，你比我长得美，我不及你万分之一，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

“美？格格格格……”

笑声，此刻听在斐剑的耳中，完全走了样，象是泉啼狼嚎，令人悚栗。

东方霏雯收住笑声，恨恨的道：“美，美有什么用，他不爱我……”

“什么，他不爱你？”

“不，他爱我，但他变了心，他与我绝了情！”

崔婉珍苍白的面上出现了一抹微笑，虽在剑失之下仍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她太爱斐剑了，刻骨铭心的爱，爱得忘了自己，斐剑目睹此情，几乎落下泪来。

东方霏雯重重地一声冷哼道：“别得意，虽然他绝了情，但与我已结了合体之缘！”

崔耽珍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代之的是一阵抽搐，但，随即又幽凄的道：“我不怪他，只要他喜欢。”

东方霏雯切齿道：“你爱他真的有这么深？”

斐剑几乎想扑了过去，但他忍住了，他必须等有利机会，以救心上人的生命在剑锋之下，他不能鲁莽。

崔婉珍反而平静的道：“也许比你想象的更深！”

东方霏雯厉声道：“所以我也更恨你！”

“你可以占有他……！”

“迟了！”

“迟了，什么意思？”

“我已下决心要毁了他！”

“你……要杀他！”

“不错，不择手段，誓必要毁了他！”

“可是……你曾经爱他，现在你要杀我，不也是为了……”

“你错了，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你分沾了我的爱，所以我要先杀你，万一，我将来杀不了他，你已无法再得到，值吗？”

残毒狠辣，莫此为甚。

崔婉珍几乎支持不住倚壁的身形，泪水，这时才滚落粉腮。

东方霏雯顿了一顿，又道：“话已说完，你恨吗？你死不瞑目吗？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崔婉珍惨厉的道：“我还问你一句话！”

“说吧？”

“你杀我，也要杀他，你最后得到什么？”

“我吗？格！格！格！格！我什么也不要得到，我只要报复，让一切都毁灭，让死亡来结束一切，我一生追求真正的爱，都没有得到，我只有恨，恨！恨！恨！”

“你……一切都是恨，别人对你呢？”

“我要所有的人恨我，恨得愈深愈好，我现在需要的除了恨再没有什么！”

崔婉珍忽然歇斯底里的叫道：“恨！不错，我应该恨，恨你，也恨我自己！”

东方霏雯得意的一阵狂笑道：“对了。恨吧！我最欣赏别人在恨中死去，带着恨进入坟墓。现在，我把这剑缓缓刺入你的心脏，看着我，用你能表达的恨意看着我，到你断气……”

看来，她真的要动手了。

斐剑不由急煞，他此刻无论出声或出手，都无法阻止她疯狂而变态的残酷行为，但岂能看着崔婉珍受害，急怒交加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孤注一掷冒险办法，轻轻地，他用手指捏下了一小片岩石，然后，轻轻地掷向侧方。

石比片缓缓脱手，不带丝毫破风之声。

“咻！”

石子在侧方落地，发出一声不大的响声。

东方霏雯陡地转头侧顾……

斐剑这一喜非同小可，他希望她这样，他成功了，他象电光一闪，快得不可思议的射了过支，凌空击出一掌。

这种速度，是“步虚蹈幻”身法发挥的极致，快得无法以言语形容。

东方霏雯做梦也估不到猝然生变，被撞得向右一踉跄。

斐剑业已在这瞬间横身在崔婉珍头里。

但东方霏雯并非等闲人物可比，几乎没有经过，踉跄的身形半旋，顺势递出了一剑，在这种情况下立即了还击，是旁人无法办到的，当然也出斐剑意料之外，急切中，他只有横剑封挡。

而情况更出人意料，这一剑竟是虚招，出剑的同时，左手电闪抓出。

“呀！”

一声惊叫，斐剑心头一沉，迟了，崔婉珍已被东方霏雯扣在手中。

斐剑不由肝胆皆炸，暴声道：“你敢动她我把你挫骨扬灰！”

东方霏雯一幌身，带着崔婉珍侧移八尺，正好在一丈距离与斐剑对峙。

“放手！”

“斐剑，你想错了，办得到吗？”

崔婉珍这时，才看清来人，凄绝地唤了一声：“剑哥哥，你……终于来了！”

斐剑咬了咬牙，道：“珍妹，一切有我！”

东方霏雯粉腮的肌肉在抽动，目光象两把利剪，似要绞碎人的心，这是恨极的表现，这神情，是以令人一见而终生难忘。

“斐剑，我要你看着她死，要你品尝恨的滋味！”

“贱人，只要你敢，我把你生撕活裂，挫骨扬灰！”

“贱人？哈哈哈哈哈，弟弟，你现在骂我贱人了，记得那绮丽的一晚吗？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太无情了！”

斐剑逆血上涌，几乎喷出口来，咬牙切齿的道：“你……简直不能算是人！”

东方霏雯也斜着眼，嘲弄似的道：“我……不算人，你呢？你能称为人吗？弟弟，你想通了没有？”

斐剑几乎发狂，他根本没有听清楚她说的什么，一个直觉的意念控制了他，如何求崔婉珍？

东方霏雯继续又道：“弟弟，你不叫大姐了吗？”

斐剑厉喝一声：“我劈了你！”

第八十一章 妾心蝎心

上集书中，东方霏雯扣住崔婉珍，对斐剑大肆讥讽，斐剑投鼠忌器，尽力容忍，但东方霏雯毫不放松，斐剑几乎发狂，厉吼一声：“我劈了你！”

“天枢神剑”一挥，迅辣地向东方霏雯劈去……

东方霏雯把崔婉珍的身躯向前一送，斐剑忙不迭的收住势子，毫发之差，崔婉珍几乎做了剑下牺牲。

斐剑气得七窍冒烟，但却把她没有办法。

东方霏雯不屑的道：“斐剑，你下手呀！”

崔婉珍凄厉的道：“剑哥哥，别管我，杀了她！”

东方霏雯冷笑一声道：“他不敢，他也舍不得你死！”

斐剑一付钢牙几乎咬碎，额上青筋暴露，汗珠滚滚而落，双目赤红如火。

东方霏雯阴阴地又道：“弟弟，我们来谈谈条件，如何？”

“说，什么条件？”

“很简单，交出你的‘天枢神剑’，换她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

“办不到！”

“你不愿意她死吧？你们的关系是双重的，同门，情侣！”

斐剑恨不能立即把她生撕活裂，心中的恨毒，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然而，他束手无策，崔婉珍被控制在对方手中。

东方霏雯接着又道：

“剑，你有本领可以夺回，人，死了可不会再活，你想通了没有？”

斐剑一张俊面胀成了紧酱之色，身躯簌簌抖个不停，不错，剑失了可以得回，人死了可不能复生，但神剑一旦离手，自己就无法抗拒唯一的生死对头“金月盟主”，要想夺回，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单只目前，如果东方霏雯神剑到手，后果更难逆料……

“弟弟，大姐我不耐久等？”

“住口，谁是你的弟弟！”

“现在不是，过去总是吧？”

“天下已难找到象你这等无耻阴毒的女人了……”

“那我们再见了！”

说着，紧扣住崔婉珍，向外倒退……

“站住！”

“你答应了？”

“你准备把她怎样？”

“不怎么样，先带回总坛，慢慢决定如何安排她！”

“你——敢？”

“这没有什么不敢，你只敢一动，我先毁了她。”

斐剑又围几乎喷出血来，厉声道：“我答应你！”

“如此，你先交剑，在这里候着，等我安全离开之后，再放她回来，保证下损她一毫一发，如何？”

崔婉珍樱口一张，喷也一口鲜血，厉声道：“你如果把神剑交出来，得先杀死我……”

斐剑痛苦的道：“珍妹，我是为了你……？”

“不行，师门遗物，是血换来的，你如果要这样做，我做鬼也不饶你。先父与四位师叔在天有灵，也不会原谅你！”这话说得激烈无比，斐剑心如刀割，一时进退失据，不知如何办才好。

崔婉珍又道：“我死不足惜，但你必须仗剑报仇寻根，现在，出手！”

斐剑红着脸道：“珍妹，我……不能，我……做不到！”

东方霏雯轻轻一点，崔婉珍闭上了口，但那怨毒，却炽烈地表现在双眸中，嘴角，又缓缓淌出鲜血。

斐剑的心被撕碎了，他知道再僵持下去，自己非发狂不可，他把崔婉珍的话，反覆思量了几遍，觉得自己不该冒这大的险，做最愚蠢的事，以东方霏雯的心肠，自己交出“神剑”之后，她再出花样，那就真的后悔无及了。

浓烈的杀机，从无比的恨毒之中，他已下了决心……

这神情，使东方霏雯下意识向后挪了两步，口里道：“斐剑，一句话，你答不答应这条件？”

斐剑目光触及崔婉寻怨毒而坚毅的眼神，坚定了他的决心，一字一句的道：“办不到！”

“你愿意她死？”

“你将得到应得的报酬，我要使你慢慢的死，一滴一滴的流尽你那有毒的血，我要剖开你的胸膛，看看人的心是什么做的！”

“你……不后悔？”

“不！”

东方霏雯气沮了。这美逾天仙毒逾蛇蝎的女人，在她的毒辣想法，心念数转之后，她决定了主意，冷冷的道：

“斐剑，我撤回件……”

斐剑一惊道：“为什么？”

“我改变了主意！”

“嘿嘿！东方霏雯，你原来也怕死的！”

“那你看错人了！”

“为何改变主意？”

“如果我与她同归于尽，而你活着，我决不甘心，我要留这口气看你死！”

这话令人听来毛骨悚然，但去是实话，斐剑咬牙道：“我相信，你这是实话，象你这种人是不甘心的，你想怎么样？”

“斐剑，你该不否认，如果没有我，你不会活到现在耀武扬威？”

斐剑呼吸为之一窒，这也是实话，东方霏雯曾经数次救他脱离她父亲的毒手，当下坦然道：“我决不否认，事实便是事实！”

“现在，我无意向你乞命，我也须以她为质！”说着果然楹开了崔婉珍。

崔婉珍本已受伤极重，又经过这长时间的挟持，早就不支，所凭的是一口怨气，现在，她再也无法自己支撑了，身形幌了两幌了，跌坐了下去。

这举动，大大出乎斐剑的意料之外，但他不敢稍懈，防备这毒蛇要什么意想不到的花枪。

东方霏雯接着又道：“我再说一遍，如我不死，我誓必杀你，如果你怕，可以现在出手杀我，否则我可要告辞了！”

说完，目光冷冷地注定斐剑，连眨都不眨一下。

斐剑登时心乱如麻，杀她！还是放她走？他把恩、情、仇、恨、彻底地想一遍。

“宇宙一尊”曾说过的“武士风度”四个大字又响在耳边……

东方霏雯这一记真是绝招，她先说自己的心境，堵住斐剑的口，然后提到过去对他的救命之恩，以拖拉打动他的心，最后，她主动放了崔婉珍，表现风度，她料到斐剑的反应必然如她地预期，对一个孤傲自负的人，这一

着绝对有效。

事实上，她非背城惜一，施这绝招不可，主要的原因，她已知道挟崔婉珍的生死出手，以她的功力，决难全身而退，而她决不甘心死，她的目的未达。

一切，如她的预期。

斐剑面色连变之后，沉重的开了口：“你走吧！今天饶你不死，恩怨两抵，剩下的，只有仇，下次碰面时我必杀你！”

东方霏雯故作姿态道：“我并非向你乞命，你尽可出手！”

“你快滚！？”

“你不后悔？”

“大丈夫一言九鼎，何悔之有！？”

“如此再见了！”

声落狠狠地瞪了斐剑一眼，闪身出室。

斐剑下意识一阵惘然，他曾疯狂的爱过她，想不到演变今日的局面，但当他想及在被药物迷失理性之下竟与他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一幕，不由连两个寒颤，如果她真的与亡父有过夫妻关系，那她是自己的庶母身份，那就是成了逆伦，自己将何以为人？

她真的明知自己身份，而仍做出这没有人性的兽行吗？应该不可能，但“无后老人”与众口一词，目的是为了要坚定自己除魔卫道之心，而不惜捏造这可怕的谎言吗？如果真的如此，他们的用心虽苦，但却不可原谅……

“剑哥哥，这一刻真如隔世重逢！”

斐剑这才想起崔婉珍还坐在地上，歉然望了她一眼，口里应了一声，上前把她平托起来，抱到邻室她的卧处，轻轻放落床上怜惜的道：

“珍妹，苦了你了！”

崔婉珍凄婉但带着几许甜意的道：

“剑哥哥，我能在你身边，什么都不要紧了！”

说着，伸手提着斐剑强有力的胳膊，又道：

“剑哥哥，看着我，我真怕这不是事实，你又回来到了我的身边，记得吧，你说恩仇了了之时，便会回来和我长相厮守……”

斐剑情不自禁地在她鬓边轻轻一吻，手扶她的柔发，道：“记得的！”

“现在，你回来了？”

“是的，思未了仇未报，我是得到讯息，特别赶来的……”

“那么，你……还要离开我？”

“我会很快的再回到你身边。珍妹！”

“不！我要跟你一道出江湖，自从上次你离开之后，我度日如年，真怕失去了你，没有你，便没有我……”

“珍妹！”斐剑的眼眶湿润了，这是多么深刻的痴情话啊！”

崔婉珍又道：“剑哥哥，答应带我走吗？”

“珍妹，你不是说要伴师伯母之灵，不准备离开这地方半步？”

“剑哥哥，我不知该怎么说，寂莫，我已习惯了，只是我受不了为你担心的折磨，我离开，母亲会原谅我的！”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眼角滚向鬓边。

斐剑激动地俯下身去，唇瓣套下了犹带血迹的樱口，多少缠绵意，尽在这一吻之中，现在，他了无挂碍，可以全心全意地爱她了。

突地——

斐剑如中电击般跳了起来，口里道：“糟了，我竟如此大意！”

崔婉珍惶惑的道：“你是说不该放走那女人？”

“不！不……”

“那是什么？”

“四师伯的女儿方静娴与找一起来的……”“噢！人呢？”

“我只顾奔来救你，却疏忽了她不识这奇阵……”

“多半被困在阵中，我……”说着，挣起上身，嚤的一声，又倒落枕上。

“珍妹，你伤势不轻，别动，我去……”

“你可以到隔壁那反射的机关中察看。如她在阵中，一目了然！”

“好，我去！”声落，人已出了房门。

到了别室，斐剑惶急地凑目往那反射镜面望去，奇阵历历可辨，连阵门外五具绛衣侍婢的尸身，也清晰人目，只是，不见方静娴的踪影，他这一急，非同小可，返身便奔了出去，穿入阵中，搜寻了一遍，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他想，也许方师姐因为不识阵法，没有跟着来。

于是，他奔出阵门之外，整个寒潭，一目了然，依然毫无所见，照理，她不进阵，该在阵外守候才是，何以不见人影呢？莫非她不耐离开……

他想到刚离开不久的东方霏雯，顿时寒气大冒，论身手，两人差不多，至少不济师姐可以全身而退，可怕的是东方霏雯要的阴毒手段。

蓦地——

两丈之外的石堆后，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

斐剑的心，顿时提到了口边，弹身便扑了过去，“呀”他不禁惊呼出了声，石堆后，躺着一个血人，赫然是那比手势表明是自己人的那名绛衣少女，看样子，已离死不远了。

“姑娘！姑娘！”

绛衣少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是还继续的发出细如蚊哼的呻吟。

斐剑并指疾点对方数处大穴，然后用指尖低住她的“黑虎穴”，这是“天枢”武功中最玄妙的提元助气之法。

绛衣女子倏地睁眼，失神地瞪视着斐剑。

斐剑双眉紧蹙，知道救已无望，只好急声问道：“姑娘伤在何人之手？”

绛衣女子苍白的唇瓣张合了数次，才发出隐约可辨的声音道：

“东方……霏雯！”

斐剑不由发指切齿道：

“她对姑娘下手？”

“是……”

“姑娘，你是‘紫衣人’安排在她手下的眼线？”

“是的！”

“她发觉了你的身份？”

“我……为了想阻止她……”

“阻止她什么？”

“你的同伴……方姑娘被……”

斐剑全身一震。栗声道：

“她杀了她？”

“不……带走她！”

“方姑娘不会抵抗？”

“她……是从阵中挟她出来的！”

斐剑举目望天，半晌无言，自己一时疏忽，只顾崔婉珍的安全，却忘了方师姐不知道入阵之法，事实非常明显，方静娴定随自己入阵，跟不上，被奇阵所困，东方霏雯离开之时，正好在阵中碰上，把她擒走，如果是在阵外东方霏雯很难得手，至少也有一场炽烈的拚战。

方静娴落入对方之手，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追！

这是他目前唯一可行之途。

“姑娘，那贱人可能会到什么地方落脚？”

没有回应，再一看，她业已气绝了。

斐剑弹身再次入阵，一口气奔入崔婉珍躺卧的石室中。

崔婉珍一看他神色不对，抢先问道：“方师妹怎么了？”

斐剑切齿道：

“早知如此，我该杀了那贱人，方师姐受困阵中，被那贱人挟走了！”

“挟走了？”

“是的，珍妹，你的伤可以自己治疗么？”

“可以的……”

“我必须立即去追，只是势下你……唉！”

崔婉珍凄然一笑道：

“剑哥哥，我似乎生下来就与苦难结了不解缘，你去吧！我伤愈后会出……”

“不，珍妹，江湖多险恶，你一生已经不幸了，在这里伴师母之灵，等我，我不久会回来，下次回来，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剑哥哥，等你？”

“是的，等我，你答应吗？”

剑哥哥，我……等你，希望这次分离的时间不会太长……”

珍妹，我尽快的办完正事，立即回来和你相聚！”

“我……我……剑哥哥，我忽然感到害怕！”

“怕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怕！”

“珍妹，这怕，我知道，因为你过这枯寂的日子太久了，所以怕了，是吗？不要怕，不久我就回到人身这，永不分离！”

“真的永不分离吗？”

“当然！痴妹妹，我舍得和你分离吗！”

第八十二章 恨火孽火

崔婉珍笑了，笑花，绽开在苍白的面庞上，象幽谷的百合，脱俗，超尘，圣洁，孤高，但幽雅宜人，斐剑情不自禁地俯身抱住她，给她深长的一吻。

这一吻，把崔婉珍融化了。

“珍妹，我不能照料你的伤，请你……”

“剑哥哥，你放心的走吧，我会照料自己。”

“我担心对方再来……”

“不要紧，我十年来静参。已悟出这阵势的奥妙，我只须稍加变动，便没有人能进来了！”

“我为什么不早做呢？”

“这是近日才悟透的！”

“哦！珍妹保重，我走了！”

他再一次吻了她，但只是轻轻一吻，象哄小孩似的拍了拍她的娇躯，然后硬起心肠离开，他暗中自誓，决不让她期待太久。深山孤冢，那日子是不容易打发的，以前，她受父命护剑，等待剑主人，现在，她等心上人……

斐剑忧心如焚，追，朝什么方向？往那里追？

奔出谷道，突见一条人影，斜倚石壁，定眼一看，不由欢呼道：

“师姐，原来你在这里！”

他象拾获至宝般的一下子扑到方静娴身边。

“哇！”

栗呼声中，眼前一黑，几乎栽了下去。

方静娴死了，胸前血迹殷然，还没有凝结，双目圆睁，虽然无光，仍看得出那恨毒之情，尸旁、岩壁，有一行鲜血写的字：

“弟弟，这是头一个，我将杀尽与你有关系的人，你恨吧！我一生只知道两件事，爱与恨，不是爱便是恨，彻底的恨，无保留的恨。”

斐剑象发寒虐似的颤起来，灵魂，象是被活生生地剥离了躯壳。

他双膝跪了下去，泪如泉涌，歇斯底里的道：“师姐，是我杀了你，我是凶手！我是凶手……？”

凄切断肠语，令人一掬同情之泪。

她死了，前后不到一个时辰，人鬼殊途。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虚脱了的意识又告回复，俊面，回复了甫出道时那种冷酷之色，也许更浓。

“杀！流尽她与‘金月盟’所有人的血！”

他喃喃地自语着。

又过了顿饭工夫，西方消失了最后一抹残霞，他才动手掘墓，把方静娴安埋了，再欲拜倒墓前，作无声的忏悔，重申报仇索恨的决心。

恨与杀机，占据了他整个心房，任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容留。

如果不是他大意疏神，带方静娴入阵，她不会如此惨死！

如果他不讲究什么武士风度，斩了东方霏雯，她也不会死！

然而，事实已成，永不能更改，后悔嫌迟了。

他，丧魂失魄地向山外奔去……

象一头展翅惊飞的蝙蝠，斐剑在暗中盲目全力飞驰，他似乎要借奔驰来稍抑心中的悲痛，没有目的地，只是奔！奔！奔！

然而，人有一种本能，无论是在疯狂的状态下，或是麻木的情况下，他会不期然的奔向印象深刻的地方，基于此，斐剑是奔向回程的路……

日出，日落，又日出。

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疲乏，使他清醒过来，饥、渴，也跟着疲乏而

至，于是他平静了一下情绪，走向一个不知名的镇集打尖。

野店无肴，只有些猎味及牛羊肉等下酒，他一杯接一杯的往口里灌……

这时，天候尚早，座中只有两三酒客，有的在忙着吃饭，谁也不曾注意座中有这么一个神情异常的少年酒客。

一斤装的酒斟完了最后一壶，“砰！”地一拍桌道：“伙计，酒来！”

一个衣服上可以挤油的毛头小子，懒洋洋的走了过来，道：

“客官还要添酒？”

“你莫不成聋了耳？”

“嘿！小的是怕客官不胜酒力，这地道白干后劲可不小……”

“废话！”

“是！”

伙计添了酒来斐剑眼中尽是双双人影，不由心里嘀咕道：难道真的醉了？但，他仍继续的喝，一杯，又一杯……。

他是存心借酒浇愁，然而，那铭心刻骨的愁，是无法消解的，成了借酒浇愁愁更愁，他有一种下意识的冲动，希望看到血，仇人的血。

蓦地——

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文士，一摇二摆的走了进来，目光四下一扫之后，径到斐剑桌上对面坐了，伙计立刻添上杯筷。

那中年文士拿起酒壶就斟。

斐剑不由火高千丈，冷森森道：“阁下这算什么意思？”

中年文士干了一杯酒，道：“小友，吝嗇一杯酒吗？”

斐剑瞪口道：

“阁下好端端的，别找死！”

“小友为了一杯酒杀人么？”

“就算是吧，在下现在正想杀人！”

说着，站起身来，忽然感到一阵头重脚轻，天旋地转，身形幌了两幌，又坐了回去，心里道：“我真醉了。”

中年文士悄声道：

“小友可是‘掘墓人’斐少侠？”

“不错！”

“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区区‘一点灵丁全’，心仪少侠已久，只恨无缘识荆，适才在外方偶听人言，要对少侠不利，所以不揣冒昧……”

斐剑醉眼凄迷的道：

“谁要对在下不利？”

“此人大有来头！”

“谁？”

“区区先敬少侠一杯，谢冒渎之罪，然后再为奉告……”话声中，拿起酒壶，替斐剑斟满了，然后双方捧杯，道：

“请！”

斐剑瞟了对方一眼，举杯就口……

“当！”

斐剑手中酒杯被击碎，洒法溅处，冒起一阵轻烟，衣衫上登时穿了许多小洞。

中年文士陡起一单向斐剑欣头劈去，快逾电闪，斐剑酒已被惊醒了一半，但反应却不如平时的快，这一掌万难闪过……

“哇！”

一声惨叫过处，中年文士仰面栽了下去。

斐剑的酒又醒了三分，一看，只见一只竹筷，直贯中年文士的‘太阳穴’，显然是有人暗中救了自己，目光不期然的向各庄头扫去，原来的几个酒客，一个个目瞪口呆，竟惊的呆了，座旁不远，站着那毛头小伙计，面露得色。

莫非是他……

心念动处，迫视着小伙计道：“是你么？”

小伙计傻傻的道：“小的，什么？”

“你杀了他？”

“嘿！客官，小的怎敢杀人，这……这……”突地大叫一声道：

“杀了人啦！出了人命啦！”

那几个惊得失了魂的酒客，这才逃命般的冲出店外，掌店的，掌锅的，还有另外几个伙计，若无其事的连大眼都不朝这边扫一下。

斐剑可就直了眼，是谁出手击碎酒杯，又用筷子射杀这中年文士。

酒客离开之后，毛头小伙计一招手道：“大哥，里边来！”说着，一头向后面布帘掩着的门户钻了进去。

斐剑一听那声口，自语道：“原来是他！”也紧跟着钻了进去。

后面，是一方小天井，那毛头小伙计笑嘻嘻地迎着斐剑道：

“大哥，好险，侥幸成功！”

他，赫然是‘阴魂不散’尹一凡。

“到底怎么回事？”

“大哥，这‘一点灵丁全’，可是个极难缠的人物，功力比小弟高出甚多，若非他一心专注在你身上，我那一筷决杀不了他！”

“他是什么路道？”

“金月盟第五分坛的护法！”

“他是蓄意要暗算我而来的？”

“谁说不是！”

“你怎的在此当了伙计？”

“这里是‘紫衣人’手下开的连络站！”

“哦！原来如此……”

尹一凡忽地紧张的道：“娴姐不是与大哥同路吗？怎地……”

斐剑的面色变了，僵硬、冷酷，眼中却旋着泪光。

这神态，使尹一凡心头剧震，惶急的道：“大哥，也怎么了？”

“死了！”

这两个字，犹如两桶巨锤，重重地敲击在尹一凡的心上，双目登时发了直，鼻翼嗡张，身形一连几个踉跄，厉吼道：

“她——死了？”

斐剑双目一闭，泪珠滚落腮边，痛失的道：“是的，死了？”

“怎么死的？”

“是我杀了她！”

尹一凡连退数步，久久才进出声音道：“你，杀了她？”

斐剑睁开了眼，没有答话。

“大哥，你……你……为什么要杀她？”

斐剑沉重地吐了一口气，依然闭口不语，默默忍受着裂心断肠的痛苦。

尹一凡全身在抽搐，目中的恨意愈来愈浓，突地暴喝一声：

“我与你拚了！”

右掌挟以毕生功力，猛然劈向斐剑当胸。

“砰！”挟以一声闷哼，斐剑踉跄退了两步，口角出两缕鲜血，尹一凡反耐愣住了，他料不到斐剑不回避也不还手，硬生生地承受了他致命的一击。

一愣之后，厉声道：

“还手呀，杀了我，我根本不是你一招之敌，为何不杀我？”

斐剑惨极的一笑道：“凡弟，打得好，虽然我没有下手，但她的死是我造成的……”

“说，她如何死的？”

“她被困石阵之中，我忽略了她不识阵法，只顾崔师姐的生死，幸而，我及时赶到，崔师姐幸免于死，我不该放了东方罪委，以致方师姐被她所杀！……”

尹一凡咬牙切齿的道：

“她杀了她？”

“是的！”

“尸身呢？”

“掩埋了！”

“我见她最后一面也不可能了！”

尹一凡用力绞扭着自己的头发，泪水沿腮而下，绝望地不断摇头。

斐剑沉痛万分的道：“凡弟，这笔血仇我誓必为她索讨！”

“不，我要亲手杀她……”

“你不是她的对手！”

“死了可以与姍姐泉下相见！”

“凡弟，冷静些，我的悲痛并不比你少，我还有良心上的谴责。”

“大哥，你把我的话……！”

“我已经告诉她了，她只说她不配，但我看得出她是爱你的。”

尹一凡车转身，弹射出了院墙，斐剑电掣似的横截在他身前，栗声道：

“你去那里？”

“杀那淫妇！”

“你疯了？”

“就算是吧！”

“凡弟，你到那里去杀她？”

“该盟第五分坛就在十里外的武家祠，她也许会留在那里，否则不会有‘一点灵丁全’阴谋毒杀你这件事发生……”

斐剑一点头，道：

“走，你带路！”

奔了一程，尹一凡突地刹住身形道：“大哥，我有话说！”

斐剑也跟着停身，惊诧的道：

“你想到了什么？”

尹一凡激愤的道：

“小弟此去，不杀仇人不休，吉凶难卜，有件事不得不事先交代……”

“别说丧气话，走吧！”

“不！这非常重要，也是娴姐一件未了的事！”

“噢！什么事？”

“娴姐此番到‘鬼影山’‘魔王洞’为大哥求取‘血艾’，曾经答应过‘魔王洞主’一个条件……”

“条件，什么条件？”

“娴姐答应对方找一个人，叫‘玉面神龙楚宏’……”

“这名号……”

“他就是‘无后老人’……”

“哦！”

“洞主叫‘双绝天女张凤仪’，正是‘无后’前辈从前出走的妻子！”

斐剑激奇的道：“太巧了，‘无后’前辈定必欣喜如狂……”

“不，还不知道！”

“为什么？”

“据娴姐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待想好对策之后，再告诉他老人家，可是，她……已经永远想不出对策了，所以这事请大哥去办，依小弟愚见，最好大哥随他老人家走一趟‘鬼影山’相机行事！”

“会有什么意外的变故发生呢？”

“无法逆料！”

“详细情形如何？”

“起初娴姐不肯对小弟说，因为事情牵涉到她的师父‘杀人王尉迟尚’，后来，她终于还是告诉了小弟！”说着把方静娴听自“双绝大女张凤仪”的奇怪故事，转述了一遍。

斐剑沉重地一点头道：

“好的，我来办，现在走吧！”

“对方眼线密布，大哥的形貌决逃不过对方的眼……”

“此地距第五分坛多远？”

“一刻光景可到！”

“我们以最快速度间去，他们没有通消息的机会，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行动！”

“好！”

两人再度弹身向前电奔，工夫不大，一片葱绿。林木映入眼帘，尹一凡遥遥一指道：

“大哥，那林中便是武家祠！”我们再向前十丈，必然暴露身形……”

“嗯！快！”

斐剑身形一紧，朝那片林木疾射过去，快若一缕烟。到了林缘，故意一缓身形让尹一凡赶上。

“什么人，站住！”

喝话声中，四名黑衣汉子一字截在身前，其中之一目光扫斐剑，惊呼道：

“掘墓人！”

斐剑自离开“剑冢”憋了一肚子怨毒与杀机，现在，发泄的机会来了，“刷！”地拔出了“天枢神剑”，面上立时笼起恐怖的杀机。

四黑衣汉子，惊悸地齐齐回后一退。

斐剑回顾尹一凡道：“凡弟，现在开始，不留一个活口，杀！”

条杀字声落，惨号随起，四黑衣汉子连念的时候都没有，便横尸剑下。

一条青石铺砌的大道，直通祠门，惨号一起，立即有十余名黑衣人闻声奔了出来。

悲剑飞快的迎上去，也不开口，挥剑便扫。

尹一凡似疯虎般狠下杀手。

惨号之声响成一片，但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不过转眼工夫，通道上多了十多具尸体，大半被拦腰斩断。

警号之声大作，无数人影，从四周弹射出来，眨眼工夫，便筑起了一圈人墙，人墙裂处，一个面目阴沉的花白胡须老者，后随三老四中年，直逼圈中。

“阁下……”

“区区，‘掘墓人’报名！”

“本座分坛主王信芳！”那声音是颤栗的。

所有在场的人，一闻“掘墓人”三个字，无不面色惨变……

第八十三章 回声之谷

王信芳脸色剧变，但强作平和道：“少侠来有何见教？”

“叫那贱人出来！”

“王牌主人并未到此！”

“是实话么？”

“本座还不致随口发言。”

“一点灵了全是谁主使？”

王信芳竟然回后退了一步，半晌无言。

斐剑一抖手中剑，冷酷至极的道：

“你自决了吧！”

王信芳嘿的一声冷笑道：“掘墓人，你口气不小……”

王信芳身后的三老者，陡地向前一欺，各个手按剑把……

斐剑手中的“天枢神剑”一划而回，快，快得似根本不曾动过，三老者的剑，各离鞘半尺，其他并无异状。

“砰！砰！砰！”

三老者仰面栽倒，三颗头颅滚出数尺之外，血泉从颈腔切口喷出，登时遍地刺目鲜红。

所有在场的人，这才发出一阵惊呼，一个个亡魂皆冒。

斐剑国射栗人茶芒，注定王信芳道：“现在轮到你了！”

王信芳早已惊得面无人色，闻言之下，拔剑出鞘，大喝一声道：

“四堂主上！”

四名中年汉子，立即左右各二，挥剑出手，加上王信芳本人，五支长剑，挟以轰雷骇电之势，铺天盖地的罩向斐剑。

同一时间，尹一凡扑向了身后的人墙。

惊人的大屠杀，揭开了序幕。

斐剑手中剑倒转一竖，施出杀手剑式‘擎天一柱’。

“呛啷！”连声，五柄长剑变成了五截剑柄，分握在五人手中，而斐剑的神剑，却大半没人王信芳腹中，王信芳口吐血沫，双眼突出，脸孔扭曲得变了形。

四堂主生平从未经过这等阵仗，早已呆着木鸡。

斐剑缓缓抽剑，王信芳直僵僵地栽倒地面。

四周喊杀之声栗人耳鼓，尹一凡已淹没在人潮之中。

斐剑目光四下一扫，手中剑再度挥出，四堂主连招架问避的余地都没有，便在修号声中横尸就地，斐剑车转身形，扑入人群。

刹那之间，惨号震天，鲜血遍地，“天枢神剑”挥处，有着风卷残叶。

第五分坛属下弟子，豕突狼奔地四散逃生。

斐剑杀机如狂，东闪西飘，疯狂的卷杀，尹一凡也是如颠如狂，尽情发泄。

待到一切声音静止，武得家前，尸山血海，风腥四散。

侥幸逃脱生命的，十不得一。

尹一凡喘着气，望着浑身溅血的斐剑道：

“大哥，那贱人不在这里，否则她早已出面了！”斐剑冷冷的道：

“未见得，我猜她在没有把握对付我之前，决不亮相。”

“我们入祠一搜？”“好！”

两个煞神，扑入祠中，连半个鬼影子都不曾发现，显然已逃个精光。

尹一凡怨气冲天的道：

“大哥，看来小弟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亲手代嫫姐报仇了……”

蓦地——

一道黑影，斐剑定睛一看，无后老人已来到身旁说道：

“金月盟已派人去游说武林真君孙一浩，你俩还在发什么呆？”

“武林真君孙一浩？很陌生，从未听人提过！”

“老夫说过此君在武林中其名不彰，与‘三皇’是同时期的人物，之许出道更早些，算来已是百岁的人了！……”

“我们要去拜访他？”“不错！”

“为什么？”

“这非常重要，‘天竺八魔’之四，应聘为‘金月盟’太上护法，但已先后死了三魔，只剩下‘猊魔’一人，虽然‘金月盟’高手如云，但高手中的高手，却没有几个人，是以‘金月盟主’派出亲信总坛掌令禹其昀携重宝去游说‘武林真君’，予以副盟主之位，请他出山……”

“哦！”

“禹其昀业已上路前往……”

“那我们去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他不为‘金月盟’所用！”

“武林真君孙一浩为人如何？”

“介于正邪之间！”

“身手呢？”

“当年与‘三皇’分庭抗礼，数十年来，修为当更深厚。”

“如果他已经答应了‘金月盟’，我们该如何？”

“无后老人”一挥手掌，作砍劈之状，沉声道：

“杀了他！”

斐剑一震道：

“杀了他？”

“不错！这就是必须要你去的理由！”

如果晚辈的功力不足以杀他呢？”

“那他已无敌手，有他露面，‘金月盟’如虎添翼，这卫道之战，就不必提了，注定非失败不可！”

斐剑豪情大发，兴奋的道：

“其人现在何处？”

“据说隐居在‘雪峰山’中的‘回声谷’！”

尹一凡突地脱口道：

“雪峰山，那不是……”说了一半，却顿住了。

“无后老人”一翻眼道：

“雪峰山，怎样？”

尹一凡尴尬地注斐剑，开不了口。

“无后老人”大声道：

“小子，别给我老人家来这一套，你有什么换心思快吐出来吧？”

“没有……什么，晚辈曾经去过雪峰山，却不知道‘回声谷’的位置！”

尹一凡的目光，再次瞟向斐剑。

“无后老人”目光何等锐利，一眼已看出此中蹊跷，转回斐剑道：

“斐少快大概知道这小子的心思？”

斐剑大感为难，心中暗怪尹一凡滑露口风，尹一凡慧黯多智，想不到他也有失风的时候，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鬼影山”是“雪峰山”的余脉，此去‘回声谷’，可能会经过或邻近“鬼影山”所以尹一凡才会失口。

尹一凡转述的“双绝大女”的故事，在斐剑脑海里打施，本来，这事暂阿不似向“无后老人”透露。怕旁生枝节，影响了当前卫道的行动，事既如此，看来只有坦白的说出来。顺道办完这件事，了却方静娴的遗愿也好。

心念之中，点了点头道：

“晚辈知道！”

尹一凡着急道：

“大哥，以后再谈如何？”

“无后老人”一扬手道：

“小子，闭上你的嘴！”

尹一凡后悔不迭，一付啼笑皆非之态。

斐剑沉声道：

“前辈，你知道‘鬼影山’‘魔王洞’这所在吗？”

“无后老人”愣了一愣，道：

“听说过，但不清楚！”

“魔王洞主希望与老前辈见上一面……”

“要就老夫见面，为什么？”

“这就不得而知了！”

“对方是何许人物？”

“这一点老前辈见面即可知道，恕晚辈不便事先透露！”

“嗯！上次方静娴姑娘为你求‘血艾’，这消息应当是她带回来的，可是她何以不直接告诉老夫呢？”

“敝师姐有某种顾虑，希望迟些时日再奉告，现在，她已遭了不幸，这事件只有由晚辈接上来，老前辈不必问为什么，此去“回声谷”，赴‘鬼影山’是顺道，晚辈请求先办完‘武林真君’这档子事，再谈‘鬼影山’！”

“无后老人”白眉皱了数下，无可奈何的道：

“好吧！”

“是否此刻就上跳？”

“当然，并且还得急赶，最好能在‘金月盟’所派使者之前赶到！”

“三人同行？”

“不错，我们抄小路走，以免别生枝节，耽误了时间！”

“我们的目的是阻止‘武林真君’为‘金月盟’所利用？”

“最好是能说服此老参加我们的卫道行动，不过，恐怕办不到，此老料正亦邪，行事怪僻……”

“金月盟要说服他恐怕也不容易？”

“很难说，第一，‘金月盟’目的在君临天下，他如果应聘为副盟主，将是一人之下，第二，他与‘人皇’之间，曾有过节，可能乘机清算。第三，‘金月盟主’此番打他的主意，可能另有诡谋笼络他，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老前辈说必要时毁了他？”

“是的，杀一人而拯救万人，不算酷虐。”

“我们上路吧！”

雪峰山，绵亘千里，重峰叠谷，在中脉一带，两天来，有三条人影不时出没，他们正是斐剑、尹一凡和“无后老人”。

这时，三人停身在一个林莽密布的谷口，‘无后老人’沉重的道，“这是后一个没有搜寻的峡谷，如果依然徒劳，我们转移地方查探了！”

斐剑蹙眉道：

“看来我们已落在‘金月盟’所派使者之后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两日来我们已去遍百里内的大小山谷照原来所得的消息显示，该不出这范围才对……”

“我们入谷查查吧！”

三人披荆破棘，向这原始的谷道淌入，奔了约莫里许，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岩峰插天，壁立千仞，形成了一个奇大无比的甬道，峰壁与谷底，全是苍岩，浑如一体，除了苔藓之外，寸草不生，令人油然而生阴森恐怖之感。

三人互望了一眼，继续前行，甫一踏上岩谷，一阵杂踏的步声，震耳传来，三人不期然的止住，脚步停止，那声音也告止息，却不见有人现身。

尹一凡惑然道：

“谷中有人！”

立即，谷道中响起了数声同样的话：

“谷中有人！谷中有人！……”

“无后老人”双手一抬，示意禁声，然后轻轻倒纵回到林地，斐剑与尹一凡也倏有所悟，双双退到“无后老人”身边。

斐剑沉声道：

“方才是回声？”

“无后老人”一颌首，道：

“不错，这是‘回声谷’，无疑了，的确是天生奇地！”

“我们如何行动？”

“照此情形而论，我们同时进谷，不须走上几步，立时便会被对方发觉，如果‘金月盟’所派的人，正在谷中，打草惊蛇，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依老夫之见，斐少侠的身法已臻上乘，如浮踏苔鲜而进，不触及岩石，当不致发出回声，进谷之后，相机行事，老夫与尹一凡稍缓片刻再跟进。”

斐剑相了相地形，道：

“晚辈遵命！”

“你必须记住原则，能用则用，不能为我用则杀之！”

“晚辈记得！”

“还有，如发现‘金月盟’的人业已在此，切忌惊动，也不许出手！”

“为什么？”

“其中自有道理，现在你试行走走看！”

第八十四章 武林真君

斐剑提聚真力，猛一弹身，凌空划了一道半弧，如一片羽毛般回声谷飘去，浮点青苔，节节滑进，他所施展的，正是冠绝武林的“天枢神法”“步虚蹈幻”。

“无后老人”望着他幽灵似的背影，点头赞叹道：

“的确是天生奇村，这种身手，可叹谓观止了！”

尹一凡无言地点了点头。

且说，斐剑极端小心地回声谷内飘去，不使发出半丝声响，转过三道弯之后，眼前现出一片苦竹林，林中隐约露出一间形似土丘般的怪屋。

斐剑十分小心的从侧方绕近。

怪屋是用巨石砌成，正面一道门，仅容一人出入，两侧各开了一个小洞，那可是窗，全屋布满青苔，看上去毛茸茸一堆。

斐剑蹑近侧方窗洞，向内一望，只见屋中陈设十分简陋，一张竹榻，一方石桌，几个石墩，一共有三个人，竹榻上踞坐的，是一个白发纷披的矮瘦老人，迎面石墩上一个半百老者，神态十分猛鸷，另一个站着的是三十来岁的中年黑衣汉子。

斐剑猜想，那踞坐榻上的矮瘦老人，必是“武林真君”无疑，那猛鸷老者当是“金月盟”总坛掌令禹其昀，那汉子是随行弟子。

桌上，一个朱红木匣，和一柄连鞘剑。

只见禹其昀欠了欠身道：

“孙老前辈的尊意如何？”

“武林真君”声如豺号也似的道：

“老夫不拟再过问武林是非！”

“敝盟主此番遣区区专诚奉谒，衷心希望老前辈俯允出山，共享武林霸业，同时惜重大力，对付‘人皇’那匹夫！”

“人皇！你说人皇？”

“是的，他已出了家，法号‘觉非’！”

“武林真君”目中陡射厉芒，象是自语般的道：

“想不到他还在人世，当年那一剑之仇，老夫倒是要索讨的，可是……哈哈哈哈哈！”

他如今在老夫手下，恐怕走不出三招！”

禹其匣用手一指石桌上的木匣道：

“这匣内是一株‘烈阳芝’，请笑纳！”

一烈阳芝？哈哈哈哈哈，老夫年已近百，想不到还有这机缘……哈哈哈哈哈……”

斐剑可不知“烈阳芝”是什么东西，但从“武林真君”狂喜的神情看来，定是稀世奇珍。

禹其陶又遭：

“请前辈一观这剑！”

“剑！什么值值得老夫观赏？”

话声中，拿起桌上的剑，审视了一下剑鞘，然后拔了出来……

斐剑几乎脱口而呼，激奇不已，“金月盟主”竟然把随身宝刃，拿来作见面礼。

“武林真君”颇为激动的道：

“金月神剑，上古仙兵！”

禹其陶又一欠身道：

“老前辈法眼不虚，这是敝盟主随身之物，用以证信！”

“武林真君”抚摸了一下剑身，突地讶然道；

“可惜！”

“什么可惜？”

“宝剑有假！”

“老前辈是指剑锋上的三个缺口？”

“嗯！看来所谓神剑，只是虚有其名。”

“不！此剑削铁如泥，并非虚有其名，只是碰上了克星……”

“什么克星？”

“近日武林中出了一个后生小辈，得到了一柄奇兵，叫‘天枢神剑’，这剑便是损在那剑之下……”

“真有这样的事？”

“老前辈出山之后，立即可见事实！”

“天枢神剑！”

“武林真君”眼望屋顶，口里喃喃的念着，忽地大声道：

“天皇故友要你携这柄剑来是什么意思？”

“敝盟主知道老前辈对奇兵有偏爱，是以特来报信！”

“嗯！有意思，要老夫自己去抢？”

“那持剑的小辈功力相当惊人，敝盟主也忌之三分！”

“何人门下？”

“武林五常的传人，叫‘掘墓人斐剑’！”

“好！好！为了这‘烈阳芝’，为了那‘天枢神剑’，值得老夫出山一次，不过那什么副盟主之位，老夫却毫无兴趣！”

“是！是！老前辈何时动身？”

“你先走，老夫三日内准到！”

“如此区区告辞了！”

说完，取回“金月神剑”施礼告辞。

斐剑一问到了屋后，心想：闻其音而知其人，“武林真君”，出声如豹，毅然是个邪门人物，见“烈阳芝”而动心，闻“天枢神剑”而起贪念，与他谈行道岂非与虎谋皮，他又想到，如果此际夺下禹其购的“金月剑”，等于削了“金月盟主”的一条手臂，对正邪之战，将大有裨益。

心念之中，听到远远传来奔行的回声，禹其购与那手下，已出谷了彦突地——

身后一个阴冷的声音，道：

“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闯了进来。”

斐剑心头一震，已知行迹早已落入对方眼中，由此看来，“武林真君”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当下缓缓回身，只见“武林真君”站在距自己不及两丈的地方，身高不满五尺，枯瘦乾精，一颗毛茸茸的白头须发不分，倒是目光锐利如刃，十分怕人。

“阁下就是‘武林真君’？”

“娃儿，你多此一问，人谷不传声，看来你还真有一手，报上名来。”

“在下‘掘墓人’！”

“什么？你……就是方才提及的‘掘墓人’？”

“正是！”

“武林真君”的目光，瞟向了斐剑身负的“天枢神剑。”

斐剑冷冷的道：

“在下身负的便是‘天枢神剑’！”

“哦！小子，你此来何为？”

“奉劝阁下一句！”

“什么一句话？”

“不要出山！”

“为什么？”

“金月盟荼毒武林，人神共愤，覆亡只是旦夕之事，阁下年登耄耋，犯不着为虎作帐，去淌这场混水！”

“武林真君”目光仍不离开枢神剑，口里发出一阵狂笑道：

“娃儿，你来就是为了这句话？”

“不错！”

“你以什么立场说这句话？”

“武林公义的立场！”

“老夫一生不懂什么公义私义，要老夫打消原意可以，有条件！”

斐剑已料一了几分，故作不解道：

“什么条件？”

“很简单，把剑留下！”

“阁下认为办得到吗？”

“哈哈哈哈哈，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竟敢以这种态度对我老人家说话，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斐剑面上冷得象冰块，毫无表情的道：

“如果在下说不呢？”

“武林真君”狼号似的一哼道：

“你还不配在我老人家面前说不！”

“未见得吧！”

“我老人家懒得与你绕舌？”

话声中，举手一抬，一条人影电闪而至，赫然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中年汉子，目灼灼地一扫斐剑，然后看着“武林真君”。

“武林真君”阴恻恻的道：

“小子，想好没有，交剑，绕你不死，滚出谷外？”

斐剑眼中煞芒一闪，道：

“想好了，办不到！”

“你没有机会了？”

“在下也郑重的奉劝阁下一句，生死存于一念之间，请考虑在下方才的忠告！”

“嘿嘿嘿嘿，初生之犊！”

“阁下不考虑了？”

“我老人家考虑用什么方法收拾你！”

“好，那是阁下自抬，别怪在下心狠了！”

“你也配！”

喝话声中，手掌一挥，那奇丑无比的中年汉子如猛虎般扑回斐剑，双手电闪扑出，奇诡厉辣，也无其匹。

斐剑不期然的弹退三步，粟米之差，便被抓中。

“呀！呀！”

那汉子口里咆哮着再度出手，从那声音，听出他原来是个哑吧！

这出手之势，较前一手更见骇人。

“哇！”

斐剑一掌封出，把对方震退了三四步。

就在此刻，各道方向步履声大作，三人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射向竹林之外，只见两条人影，如飞而至，斐剑业已看出来的正是“无后老人”与尹一凡。

“原来找死的不止你小子一人！”

“无后老人”一拱手，道：

“阁下幸会！”

“小老儿报名？”

“区区‘无后老人’！”

“三人一伙来的？”

“正是。”

“选这地方葬身，的确不错！”

“无后老人”目注斐剑，似在询问情况。

斐剑冷酷的道：

“前辈，说一句话都是多余！”

言中之意，不问可知。

那哑吧丑汉两扑不中，额上青筋暴露，双止熠熠的光，嘴里“唔呀！”了一声，第三次出手向斐剑猛扑。

“啊！”

栗耳怪吼声中，那大汉身形连幌，仆地栽倒，鲜血如泉涌流。

“武林真君”登时须发蓬立，目中射出骇人凶焰，喉头咕咕有声……

斐剑手中的“天枢神剑”徐徐回复了准备出掌之击，剑尖上还滴着鲜血，拨剑，出手，快得简直无法形容。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不期然的后退了数尺，下一步是什么，不言可喻了。

“武林真君”开始挪动脚步，缓慢，沉重。

场面充满了恐怖的杀机。

斐剑冷凝得像一尊石像，手中剑微微有些震颤，那是功力提至极限的象征。

一旁的无后老人与尹一凡，连呼吸都感到有些迫切。

“武林真君”喉间发出一声低沉闷吼，身形一欺，闪电出手。

斐剑一振臂，“满天星斗”如铁拈上的火花般迸爆而出……

“武林真君”的确非比等闲，他这看来凌厉至极的一击，却是虚招，招至半途，与斐剑出手几乎是同时，徒地电掣般弹射而起，时间，火候，拿捏得恰够分寸。看起来惊险万状的刚好避开了斐剑惊世骇俗的一击。

斐剑招式发出，“武林真君”凌空的身形一族双掌下击。

剑芒在排山下泻的掌劲下突地收敛，“武林真君”身形不落，如巨鸟盘空，一旋，再次猛然下击。

斐剑心头一凛，剑化“擎天一柱”，由下向上反击。

“擎天一柱”是“天枢剑法”三招之中最玄奥，也是最凌厉的一记杀手，守，使对方无隙可乘，攻，威力可及任何角度部位。

“武林真君”倒翻落地，斐剑这一招再告落空。

这情景，看得“无后老人”与尹一凡心惊肉跳，论身手，“武林真君”不输于“金月盟主”除了“金月盟主”与“武林真君”之外，是否还有人能不损毫发的闪避斐剑全力的两击，有攻有守，不得而知。

斐剑自然也意识到对方是自己功成之后，所遇的第二个强劲对手。

而“武林真君”，却更震惊于自己以为无敌的身手，较一个后生小子逊色。

斐剑又回了预备出手姿势，剑尖斜斜下垂，这种姿势，是武学所罕见的。

“武林真君”身躯陡地一矮，本已瘦小的身形，更加矮小得像一个三尺童子。可是斐剑不敢大意，这是施展某种独门功力的前奏。

果然，事实正是如此，“武林真君”双堂一圈。又一圈……

旋动的劲气，像怒海惊波般层层卷出，威力大得骇人。

斐剑挥动神剑，想以剑气抵拒那滔天狂浪，然而，旋转的劲气，自然的有一种牵制对手的力量，神剑运转失效，发不出应有的威力。

劲波越卷越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旋涡内砂飞石舞，盘固强韧的苦竹，被连根拔起。

斐剑的身形，被带科随劲旋移，任何运动，仍稳不住势子。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早已退到三丈之外，内心的焦灼，无以言喻，如

果斐剑不敌，他两人的命运不问可知。

尹一凡惶然道：

“前辈，大哥已完全失去了主动……”

“无后老人”沉凝的道：

“他……不致如此容易失败！”

当然，他说这话是自我宽慰之词，连自己也毫无把握。

“这是什么功力！”

“武学浩瀚如海，不断推陈创新，尤其独门研创的武功，除了本人道及之外，鲜有被外人所知者，对方隐道数十年，谁知这是什么功夫！”

“如果大哥万一……”

这话使“无后老人”心底泛寒，他想到此行的成败，关系整个大局，岂能听其自然，如果以斐剑真的败落，可就回天乏术了

心念之中，挫身坐马，双掌挟以毕生功力，朝那气旋猛然劈去。

以“无后老人”的修为，这全力所发的一击，是相当惊人的，然而，事实大谬不然，掌力劈出，撞上气旋立被引走，消失得一干二净，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击相反的助长了气旋的威力，只见斐剑的身形，突然加速旋转。

尹一凡看出情况不妙，惶然道：

“前辈停手！”

“无后老人”也觉察，登时怔住做声不得。

斐剑被旋得晕头转向，汗珠滚滚而落，内心的焦急，就不用提了，但他却不能松劲，必须以本身劲道，抵消一部份族力，否则势非被带得飞转不可，他知道，一旦真力耗竭，只有束手待毙一途，他苦苦思索破敌之策……

这种情况之下，剑已失去效用，招式根本展布不开。

可是，三人都没有想到，最焦急的是“武林真君”，施展这门功力，真元的损耗是惊人的，他想不到斐剑能有此耐力，支持了这么久还不能被气旋完全控制，时间再拖延下去，绝对无力持续，在真元剧损的情况下，焉挡得住对方的反击……

斐剑苦苦思索之下，脑内灵光一现，他必须挺险一搏，生死全系于此了。

他运聚真力，撤销抵拒，身形似风车般顺旋飞转……

“武林真君”狂喜得嘿嘿出声。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同时面色剧变齐声惊呼……

“呀！”

斐剑顺流三旋，陡地拚出全身真力，奋力扭身，顺势滑出气圈之外，以最迅捷的手法，还剑入鞘，双掌猛扬，“天枢神掌”挟万钧之威，逆流劈去。

“天枢神掌”的妙用，至于遇力反震，阻力愈强，反震之力愈大。

“轰！”然一声巨爆，有如地裂山崩。

劲气进射，嘶空有声，栗人的场面骤然终止。

“武林真君”口鼻流血，染红了半部白，双目光露出一种怨毒但又悚样的光影，皱纹堆叠的老脸，罩了一层霾暗之色。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这时才从虚悬的空中，落到实地。

斐剑向“武林真君”身前欺近了数步，冷酷的道：

“念你是个出色的前辈武士，在下不想你的血溅染青锋……”

“无后老人”栗声大叫道：
“杀了他！”

第八十五章 玩火自焚

上集书中，斐剑逼近“武林真君”身前，冷酷的道：
“念你是个出色的前辈武士，在下不想你的血溅染青锋……”
“无后老人”突地大声吼叫道：
“杀了他！”
斐剑颇不以为然的转头望了“无后老人”一眼，继续接下去道：
“阁下自点残穴，散去功力，好好度余生吧！”
“武林真君”厉声道：
“小子，办不到！”
“要在下动手么？”
“只管下手就是，不过，小子，你得先说明原因！”
“原因吗！很简单，因为阁下已应允重出江湖助‘天皇’荼毒武林！”
“只是如此？”
“这已是足够了！”
“嘿嘿嘿嘿！小子，你知道老夫准出山做人犬马吗？”
“阁下亲口答应的……”
“答应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阁下这话未免有失武林身份？”
“老夫目前已无还手之力，要下手不必的借口，出手吧！”
斐剑却感为难了，彼此间无仇无怨，的确狠不下心杀一个苍白发的人。

尹一凡冷冷的道：
“大哥，如果不是你反败为胜，此刻我们三人都完了，没有人与你谈风度！”

“无后老人”接下去道：
“妇人之仁，受害的是整座武林！”
尹一凡咬牙切齿的又道：
“大哥，孀姐尸骨未寒呢……”

一句话，勾起了斐剑无边的恨，无穷的杀机，血，方静娴胸前的血，写在岩壁上的血字……他忽然变了另外一个人，冷漠的而上杀机可掬，他想，东方霏雯要杀尽与自己有关的人，自己何尝不可以杀尽与她或“金月盟”有关系的人？

“刷！”
“天枢神剑”已掣在手中。
“武林真君”骇悸地退了一步。

斐剑不再开口，因方静娴惨死所给他的打击而产生疯狂恨毒，又告回复，手中剑一挥而回。

“哇！”

“武林真君”惨号得半声，一颗头滚出丈外，尸身在鲜血喷洒中徐徐栽倒。

“无后老人”转向尹一凡道：

“剥下他师徒俩的面皮带发！”

尹一凡一愕道：

“剥面皮，为什么？”

“我先做了再问，这可是老醉鬼的主意，与老夫无尤！”

尹一凡无可奈何的耸耸肩，自去工作。

“无后老人”转向斐剑道：

“我们到屋里歇歇！”

斐剑把剑归鞘，与“无后老人”进入石砌怪屋之中，他一眼瞥见那木匣仍在桌上，脱口问道：

“前辈，什么是‘烈阳芝’？”

“无后老人”一震道：

“你说什么？”

“烈阳芝！”

“你在什么地方听到这名称？”

“喏！桌上这木匣中便是‘金月盟主’，所赠‘武林真君’的礼物！”

“哦！这东西可算稀世奇珍，老夫只听过，未曾见过……”说着，打开了木匣，一缕奇香，顿时弥漫屋中，匣内，红绒衬底，钉着一株晶莹如白玉的异草，叶分三瓣，形如兰草。

斐剑看了几眼，忍不住又道：

“这‘烈阳芝’珍在何处？”

“无后老人”慨叹的道：

“作孽，但不失为奇珍……”

“晚辈问的是何以称之为奇珍？”

“古来帝王公侯，妃嫔盈千，姬妾成群，大多数是赖这‘烈阳芝’而夜春宵，即使年登耄耋，气血干枯，服了这‘烈阳芝’，立即可以返还原，行人道有如壮男，这你总可以明白了？‘武林真君’说来是邪门人物，岂能不动心！”

斐剑想了想，一掌拍去，连木匣贻变成灰粉，口里道：

“留着贻祸，不如毁了的好！”

“无后老人”赞许的点了点头。

斐剑忽然想起在“紫衣人”秘密基地之中，曾向“无后老人”提及一个问题，后来因为“金月盟主”率人突袭而中止，现在正是好机会，心念之中，面色一正道：

“前辈，晚辈旧话重提，请示知当年先父与东方霏雯那贱人是否真正有过夫妻的关系？”

“无后老人”一愕道：

“为什么你一再提出询问？”

“晚辈必须确切的知道是，或不是！”

“你不信老夫的话？”

“不是不信，而是事关重大，晚辈要确证！”

“人证还是物证？”

“都可以！”

“这问题可否待解决了‘金月盟’之后再谈？”

“晚辈想现在知道！”

“无后老人”目光棱棱的迫视着斐剑，沉重的道：

“莫非……你真的与她……”

话声中途刹住，显然他希望斐剑会意而答覆。

斐剑内心一阵刺痛，强作镇定，道：

“晚辈只求证实这谜底！”

“你没有回答老夫的问话？”

“老前辈也没有向晚辈证实！”

“这……”

“前辈，恕晚辈直言，这其中是否有隐情？”

“你的意思是指另有企图而言？”

“晚辈的确有这想法，比如，当年先父确与那贱人有过夫妻关系，何以江湖中无人道及，双方都不是无名之辈……”

“无后老人”面皮一紧，道：

“有的事未必一定会传扬江湖，如果当事人有意守密的话。”

斐剑心中疑云大盛，他衷心祈望这只是某些人因为达到了某种目的而故意布的谣言，当下追问道：

“前辈当初说那话，是有根据的？”

“当然！”

“晚辈极想知道！”

“无后老人”沉默了片刻，道：

“如果老夫说的确有些事，你是否因此而改变与对方的敌对立场？”

斐剑心念疾转，这便是实话了，原来猜想不错，“无后老人”，“紫衣人”，“赎罪人”等说这话的目的是坚定自己对“金月盟”敌对的决心，恐怕自己因儿女之私而改变立场，揆诸情理，东方霏雯再淫贱也不至明知身份而做出这等没人性的事，想到这里，心内反而一松，但，事实必须澄清随即应道：

“她百死难偿其辜，晚辈岂会改变立场！”

“这就好！”

“可是……”

“可是什么？”

“事实仍须澄清！”

“这！稍待时日，由‘赎罪人’向你说明，如何？”

“斐剑暗忖，这分明是托词，但为了不使对方难堪，只好点点头道：

“可以！”

“赎罪人”是谁？他到现在还一无所知。

就在此刻——

尹一凡双手血渍斑斑，走进屋来，苦着脸向“无后老人”道：

“前辈，面皮两张，已遵命剥好！”

“无后老人”颌首“嗯！”了一声，才悠悠的道：

“还有两件事给你做，第一件，脱下死者衣物，然后就地掩埋尸体，不

许留痕迹，第二，两张人皮，立即动手制成面具！”

尹一凡不由大皱其眉，道：

“制面具要费许多时间……”

“这也是你师父的主张，不管花多少工夫，必须办好，去吧，别废话了！”

尹一凡万分不情愿的走了出去。

斐剑困惑的道：

“把‘武林真君’师徒的面皮制成面具何用？”

“无后老人”神秘的一笑道：

“用处可大了，你很快便会知道。现在，该由你告诉老夫半路上那件有头没尾的事了……”

“前辈指的是‘鬼影山’那事？”

“不错！”

斐剑整理了一下思绪，道：

“先师姐方静娴，上次到‘鬼影山’‘魔王洞’，为晚辈求取‘血艾’，曾答应洞主一件事，现在由晚辈转告……”

“这事难道与老夫有关？”

“是的，‘魔王洞主’极欲与前辈见面！”

“什么，与老夫见面？”

“是的？”

“对方何许人物？”

“前辈见面自知！”

“方静娴可曾提到对方要见老夫的目的？”

“这……她只说对方是前辈故人，同时要晚辈伴同前辈一道去。”

“无后老人”沉吟了片刻，道：

“此去顺道吗？”

“不远！尹一凡知道路径！”

“好，此间事了，我们走一趟。”

斐剑暗自为这老人难过，但他不能事先透露内情。

尹一凡掩埋了尸体，进屋开始制作人皮面具，三人在屋中吃了些现成的干粮，一官易过，第二天早晨，人皮面具制作完成。

“无后老人”吩咐尹一凡携带“武林真君”师徒俩的衣著，然后出谷上道，三人疾奔“鬼影山”。

晚风夕阳中，三人来到“鬼影山”前。

尹一凡道：

“这里天生奇地，山套山，谷套谷，有如迷阵，上次我几乎无法脱身，与其冒闯，不如请大哥以真气传声，请主人出见如何？”

斐剑望了“无后老人”一眼，似在征询他的意见，“无后老人”领了颌首道：

“这也使得，照规矩求见，方不失礼！”

于是，斐剑凝聚真元，向谷内发话道：

“洞主所约之人，应约来见！”

连叫三遍之后，静候回音。

工夫不大，谷内传出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道：

“来人报名！”

斐剑团注“无后老人”道：

“请前辈自己报名！”

“无后老人”沉声道：

“老夫‘无后老人’！”

“姓名？”

斐剑插口道：

“前辈应报早先的名号……”

“无后老人”老脸起了一阵抽搐，显然，他十分不愿提及当年名号，沉默了片刻，反问道：

“朋友是谁，何不先示来历？”

谷内那声音显得十分异样的道：

“不错，我听出你的声音了，进来！”

“无后老人”略一犹豫之后，举步便朝谷内走去……

斐剑以目向尹一凡示意等候，身形一展，如一溜轻烟般向“无后老人”身后飘去。

淌进两道山环，倏听一声断喝道：

“站住！”

闻声而不见人，“无后老人”与斐剑不期然的停住身形。

那声音又遭：

“那后生小子是谁？老身约的只有一个！”

斐剑急忙接话道：

“晚辈斐剑，是上次代前辈传信的那位方姑娘的师弟，她业已遭了不幸。遗言要晚辈随同这位前辈一道赴约！”

“不用，你退出去！”

“前辈身世及一切，已由先师姐相告，似没有避讳的必要，先师姐要晚辈随同‘无后’前辈赴约，用心甚苦，前辈当可想得到！”

声音寂然。

“无后老人”困惑的望着斐剑，久久，突地怪叫一声：

“是她！”

身形一弹，便向前闯，斐剑也跟着移动身形，紧紧追随。

前面，出现一条模糊的身影，似在引路，斐剑暗暗留意所经途径，以备万一之时可以脱身。

不久，来到一个石洞之前，三个怵目惊心大字，景然入目：“魔王洞”。

“无后老人”略不迟疑地奔入洞中，斐剑亦步亦趋。

石屋中，端坐着一个彩衣蒙面女人。

“无后老人”一脚踏进室中，面对彩衣女人，全身簌簌而抖，良久不能出声。

斐剑默默地站在一边，他没有插口的余地，因他知道事情的内幕。

彩衣女人，声音低沉但充满了激动，道：

“楚宏，为什么不说话？”

“无后老人”咬了咬牙，道：

“你要我来，为什么？”

“告诉你一句话！”

“只为了告诉我一句话”

“是的！”

“什么一句话，说吧？”

彩衣女人痛苦的道：

“我错了，罪该万死，我该早早死去，但为了要让你知道我已后悔，而活到今天，多少年来，悔恨在腐蚀我的心，这是应该得到的报应，我不求你原谅，也没有资格求你原谅，我要在你面前赎罪！”

“无后老人”的身形抖得更厉害了，老脸上的肌肉阵阵抽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心中不知是悲是恨。

彩衣妇人没有再开口，静坐如一尊雕像。

久久之后，“无后老人”才进出一句话道：

“张凤仪，就是这么几句话吗？”

没有回应。

斐剑突地惊呼一声道：

“血！”

鲜红的血，一滴一滴的从蒙面巾下滴落。

“无后老人”身躯幌了两幌，几乎栽了下去，扑身上前，抓落彩衣女人的蒙面巾。

“无后老人”与斐剑同时栗呼出声，眼前呈现的，是一张厉鬼般的恐怖面目，五官不辨，疤痕堆累，口鼻处不断溢出鲜血，暴突的双睛，业已无神。

“想不到张前辈自断心脉而亡，晚辈措手不及，阻止不了这悲剧发生……”

“无后老人”老泪纵横，语不成声的道：

“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好！死得好！这一幕人生的戏，算是收场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说着，转向斐剑道：“她的脸？”

斐剑只好把死者与‘杀人王尉迟尚’之间的一幕情海惨剧说了出来。

“无后老人”向斐剑一挥手道：

“少侠，你可以离开了！”

第八十六章 会盟大典

斐剑一愣神，道：

“前辈您呢？”

“无后老人”似乎在刹那这间衰败了，象一个普通的风烛老人，怆然道：“老夫的戏收场了，不拟在江湖现世。她是老夫结发之妻，玩火自焚，她回头已晚，但她以死赎罪，老夫仍原谅了她，这里，也就是老夫埋骨之所，同穴长眠，算是夫妻一场的情份！”

斐剑也感到无比枪然，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幽声道：

“往者已矣，前辈……”

“老夫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

“前辈曾教训晚辈以天下武林为重，目前卫道之战……”

“老夫无能，摇旗呐喊而已，一切自有‘赎罪人’策计安排，一切看你

的了，数日之后，便是“金月盟”大会群雄，结盟之期，你与尹一凡立即改扮‘武林真君’师徒模样，前往‘金月盟’应聘，作为内应，老大预祝道长魔消。”

斐剑这才明白“无后老人”要尹一凡制面具带衣物的用意。

“前辈已决定留在这里了？”

“是的！”一顿之后，又道：“至于你心中的谜团，‘赎罪人’会有交代，你与尹一凡此去，切记一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切不可意气用事，成败系于你一身，以后的行动，会有人与你连络，还有，关于‘凤头金钗’杀害令堂的凶手……”

斐剑全身一颤，脱口打断对方的话道：

“是谁？”

“赎罪人会告诉你！”

“他知道？”

“不错！”

斐剑内心知道，再劝说也是枉然，凄然道：

前辈等我完成任务，事后当再来拜谒。”

斐剑想到“双绝天女”曾赠‘血艾’为自己解毒内，心沉痛地走出山外。

尹一凡一见马上现身，立即迎上前来，道：

“结果如何？”

斐剑沉痛的把经过说了一遍，听得尹一凡也为之唏嘘感叹不已。

两人沉默了片刻，尹一凡道：

“大哥，我们改扮起来吧！”

斐剑略作思索之后，道：

“凡弟，依身材你只合改扮‘武林真君’，我扮那高大奇丑的哑巴徒弟……”

“这岂不委屈了大哥？”

“废话，倒是你得注意言行举止，别露出破绽！”

“大哥的神剑如何处置？”

“用布缠起来吧！”

通往武陵山的道上，各形各色的武林人，络绎载途，但都奔朝同一方向。

人流之中，有两个特别瞩目的人物，一个是瘦小干精的白发老人，另一个是奇丑无比的彪形中年大汉，大汉身负长形布包，看来是刀剑一类的兵刃。

他俩，正是易容改扮“武林真君”师徒的斐剑与尹一凡。

“武林真君”隐遁已数十年，是以一路之上，没有人看出他的来历。

今天，是“金月盟”会盟盟典之期，来者都是各门各派的代表，和各方霸主。

武陵山中峰东麓，在人山口的地方，扎了一座硕大无朋的彩坊，高悬着“天下一家”四个径丈大小的金字，上方居中，耸立着一个新月形的标志。

彩坊之外，两旁临时搭出了八座大敞棚，供与会者歇息用餐。

无数黑衣人，衣履鲜明，剑穗飘肩，雄纠纠，气昂昂，沿途布岗。

所有抵达的各门派代表，均被接待入棚盟洗用餐，然后入山。

斐剑与尹一凡大摇大摆的来到接待处所……

一名黑衣人疾趋近前，一抱拳道：

“阁下是那一个门派的代表？”

尹一凡一翻眼，道：

“老夫无门无派，代表老夫自己！”

黑衣汉子面一变，强装出一个笑脸，道：

“诸阁下示知尊号，并出示请帖？”

尹一凡怪声怪气的道：

“看来老夫师徒只好回头了！”

黑衣汉子面孔一沉，道：

“阁下既然来了，好歹得有个交代？”

“交代？交代什么？”

“来路！”

“老夫不耐这些俗套，告诉你们盟主，我老人家回头了！”

说完，车转身便走。

四名黑衣人同时弹身截阻，仍是那接待的黑衣汉子发话道：

“阁下慢走！”

“咦！难道要强留老夫不成？”

“有这可能！”

“你们找死么？”

四人面色同时一变，上涌了杀机。

斐剑向前一跨步，出手如电，抓起一个黑衣人，劈空抛了出去，另三个黑衣人各各掣出长剑……

许多赴会的代表，纷纷围了上来。

蓦地——

一声震耳的断喝倏告传来；

“不得对孙前辈无礼！”

一个装束诡异的老者，出现在众人眼前。

斐剑一看来的是“四海浪荡客机少青”，目中登时露出煞光，因为戴的是人皮面具，脸上却没有什麼表情。

祝少青先向围上来的代表们一抱拳道：

“各位请回歇息处所，没有事！”

然后兜头向尹一凡一揖，道：

“区区‘金月盟’总护法视少青，奉盟主之命恭迎阁下，并请恕敝盟主不克分身亲迎之罪！”

尹一凡大刺刺的道：

“好说！好说！”

那被抛出去的黑衣人，灰头土脸的憋了回来，那三个准备出手的黑衣人，看情况不妙，垂首躬身，连大气都不敢出。

“四海浪荡客机少青”恭谨的道：

“请尊驾即刻移玉总坛！”

话声中，用手一抬，两名黑衣大汉，抬着一乘登山小轿，如飞而至。

“请上轿！”

尹一凡“嗯！”了一声，毫不谦逊的上了轿。

祝少青瞪了四名接待的黑衣人一眼，严厉的道：

尔等职司何事，竟敢开罪盟主贵宾？”

四黑衣人身躯已起了抖索，颤栗的齐声道：

“请总护法恕罪！”

一旁仍未散去的代表，一个个面露惊容，猜不透这老儿的来路。

“走！”

两壮汉扛起山轿，迈步奔去，斐剑与“四海浪荡客祝少青”紧随轿后。

一路之上，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奇。

入山约十里之后，前在现出一道峻峰夹峙。天然形成的石门，门口，分立着十八名带剑武士，见了“四海浪荡客”，齐刘扶剑为礼。

斐剑心中暗骂，好大的臭排场。

石门之内，是一条五十丈左右的弄道，出了弄道，眼界大宽，绝壁围环之中，一块数亩大的广场，广场的另一端，房屋鳞次栉比，广场上，令坛高耸，人头攒动，至少已聚集了数百人。

山轿穿越广场，直达一座宏伟的巨厦前才放落下来。

大厦之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但，这些在斐剑眼中，的确不值一顾。

尹一凡落轿之后，轿子立刻移走。

数十人影，出现阶前，当先的赫然是“金月盟主”，他业已不戴面巾，以真面目出现，他身畔是穿的美得令人目眩的东方霏雯，身后，僧、道、俗、尼、丐、老少男女俱全，看来是被征服之后，屈身为“黄旗令主”的各门派掌门和盟中有地位的人物。

由“金月盟主”亲率出迎，说来该是一种殊荣，但在尹一凡与斐剑心中的感受，却全不是那回事。

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是冒牌假货。

斐剑一见东方霏雯之间，几乎按捺不住云涌的杀机与切骨的恨毒，但他不得不忍耐，唯一的办法，是不看她，他紧随尹一凡身后，直着眼瞪住群雄。

“金月盟主”哈哈一笑，拱手道：

“孙兄，别来无恙，能请得孙兄出山捧场，本座受宠若惊！”

尹一凡嘿嘿一声乾笑道：

“东方兄，太夸奖小老儿了，不敢！不敢！”

“这位是……”

“哦！是拙徒，有口不能言，但耳朵还管用！”

“请进！”

说完，侧身肃客，他身后的群豪，纷纷向两侧闪让。

尹一凡心中可有些打鼓，略一逊让之后，举步入厅，斐剑如影附形的站在他身边，待大家落座，“金月盟主”才正式介绍这冒牌的“武林真君”。

当然，这名头是惊人的，能获得不可一世的“金月盟主”另眼，武林中恐怕已找不出第二人了。

“武林真君”本已瘦小干枯得可怜，这一坐在巨型的太师椅中，与并排的“金月盟主”目无霸似的身形对照之下，更加显得猥琐，可是人的名，树的影，谁也不敢存轻视之心。

他左手侧方首位坐的是东方霏雯，斐剑站在他身后，与她仅咫尺之隔，

香泽微闻，那滋味极不好受，几乎刺激得使斐剑发狂。隐恨，在心头翻搅，血管似乎要爆裂。

尹一凡模仿着发出一阵刺耳怪笑，道：

“敬贺盟主一统天下，开武林未有的先河！”

“金月盟主”宏声道：

“岂敢，本座只是鉴于武林门派分立，杀伐无已，不自德量力，为实现武林一家，共谋武学之宏扬，以造福武林，端赖各位同道共参盛会，至于这盟主一位吗？……本座将让贤于孙兄……”

这话不论真假，的确震惊了在场的群豪。

尹一凡把手连摇道：

“盟主这么一说，区区只好告辞了。”

“孙兄以为本座出语不诚么？”

“不敢，孙一浩何德何能，这话使我汗颜无地了，此番盟主请召，感恩知遇，来凑个热闹，事毕回山，不拟作任何出山之想了！”

这话，正合“金月盟主”心意，由衷地发出一阵宏笑，道：

“惜重！惜重！”

东方霏雯莺声沥沥地开了口：

“阻挠这武林大计的以‘宇宙一尊’与‘紫衣人’师徒为首，而其中最难对付的，却是一个后生小辈，叫‘掘墓人斐剑’……”

所有的目光，集中向了这不世尤物，她的美，使所有的目光无法移开。

斐剑暗自挫牙，但从她的话中，知道了“宇宙一尊”是“紫衣人”的师父，这倒真是他所意料不到的事。

尹一凡装模作样的道：

“盟主，这是令千金？”

“正是小女！”

“好人材，好品貌！”

“孙兄谬赞了！”

“方才所说的什么‘掘墓人’是何来路？”

“五帝的传人！”

“以盟主的齐天功力，难道……”

“金月盟主”颇为尴尬的一晒道：

“孙兄的‘向心玄功’，也许可以制得了他！”

“向心玄功”，斐剑立时想到“武林真君孙一浩”所施的那气旋邪功，的确，若非自己福至心灵的来上那一手，可真的被毁了。

座中人，全慑于“金月盟主”之威，没有人开口说话，只附和地点头或摇头。

斐剑大为感慨，中原武林之所以遭致这末日的厄运，并非偶然，所谓的名门大派，都式微了，有名而无实，人才凋落，后继无人，才会有今日的局面。

这时，远处传来三声悠越的钟声。

“金月盟主”起身道：

“会盟吉时将届，等盛典完成之后，再与各位痛饮，现在请赴会场！”

就在此刻——

一名绛衣女子，来到东方霏雯身后，悄语数声，东方霏雯粉腮陡地涌

起一片杀机，疾步向她父亲身侧移去，匆匆数语，“金月盟主”冷笑了一声，略作思索之后，道：

“本盟各令主及贵宾请先赴会场，本座有件急事待理，随后就到，祝总护法请暂时留此！”

座中人纷纷施扎出厅。

尹一凡白眉轩，道：

“盟主有何急事处理？”

“金月盟主”冷森的道：

“孙兄无妨留下！”

“金月盟主”重新落座，厅中，只剩下他本人，东方霏雯，冒牌的“武林真君”师徒，与“四海浪荡客祝少青”。

“祝总护法？”

“卑座在！”

尹一凡悄悄伸手向后，拉了斐剑一把，斐剑可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是预感到其中必有蹊跷。

“金月盟主”嘿嘿一笑道：

“本座自负眼力不差，想不到却走了眼，祝少青，你好大的胆子，敢来卧底？”

斐剑心中一动，意识到尹一凡拉他这一把的用意可能是要自己相机行事，本来他第一次在“三元帮”总舵见到“四海浪荡客”时，印象不恶，后来，祝少青见义忘利，投靠“金月盟”，先则疑，继而恨，现在，却有所悟，卧底？莫不成这一代怪杰是早有成算而如此作为？……

祝少青栗声道：

“盟主这话从何说起，卑座不明？”

东方霏雯冷哼一声，接口道：

“祝总护法，有人发现你杀害秘阐警戒弟子，私开闸门……”

“谁？”

“太上护法！”

斐剑心头又是一震，所谓太上护法，定指“貅魔”无疑，“天竺八魔之中”，四魔受聘为太上护法，其余三魔业已先后伏诛，剩下的，仅“貌魔”一人了。

祝少青目光一瞟斐剑与尹一凡，然后哈哈一笑道：

“不错，本人承认有这回事！”

“金月盟主”陡地起立，以掌声桌道：

“姓祝的，你意在何为？”

祝少青毫不畏缩的道：

“天皇阁下，你君临天下的梦该醒了！”

“本座劈了你！”

尹一凡一抬手，道：

“且慢！”

“金月盟主”凌厉的目芒一转，道：

“孙兄有何高见？”

尹一凡阴冷而缓慢的道：

“他既已承认暗开密闭通路，显然已有敌人潜入此间，该问明白到底多

少敌人潜人，是些什么脚色，才好作应变之计，否则搅扰了盛典，岂非貽笑武林！”

“金月盟主”一拍手掌，总坛掌令禹其昀应声而人，躬身道：

“卑座参见盟主！”

“免，传本座金令，大典稍延，总坛弟子各归本属，待命行动，外坛代表分别集中，有名有号的来宾，暂请入宾馆，由你指挥调配，立即分头展开搜索，凡来历不明的人，一概格杀勿论！”

“遵谕令！”

尹一凡回顾斐剑道：

“去，把守厅门，擅自出人者格杀勿论？”

这句话，“金月盟主”等竟听不出其中的语病，这等于下令封锁令厅了。

斐剑一弹身，横在厅门栏外。

总坛掌令禹其昀正在此时奉令出厅。

“哇！”

声栗人的惨号起理，禹其昀被斐剑一掌劈死当场。

“金月盟主”暴喝一声道：

“孙一浩，怎么回事？”

尹一凡所行无事的道：

“误伤！误伤！小徒误会老夫的话了，老夫是命令他外人“出人格杀勿论！”

东方霏雯凄哼一声，扑向厅门……

斐剑早已无法容忍，苦于时机未至，现在，已经到放手的时候了，双掌一抢，挟以毕生功力，迎着东方霏雯挟来的轿躯猛劈。

闷哼声中，东方霏雯倒撞而回。

尹一凡弹身射起，与祝少青并肩而立。

“金月盟主”咬了咬牙，道：

“原来你们是一伙！”

第八十七章 公义不泯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神色一肃，凝疑十分的道：

“盟主阁下，自古多行不义必自毙，公义是不会泯没的。”

“金月盟主”目中杀光大炽，厉声道：

“祝少青，你还不配对本座如此说话！”

他之所以迟迟不出手，主要是顾忌尹一凡改扮“武林真尹”当然他想不到真正可怕的是堵在门栏外的那哑吧丑汉。

斐剑缓缓解下包着的长剑，撕去布片，佩在腰间，然后“呛！”的一声掣在手中，眼中的煞芒，令人不寒而栗。

东方霏雯惊呼一声道：

“天枢神剑！”

这一声惊呼，使“金月盟主”心头剧震，目光陡的射向斐剑，“天枢神

剑”是“金月剑”的唯一克星，怎会落到“武林真君”师徒之手呢？“武林真君”何以突然改变态度，站到敌对的一方？请“武林真君”出山的目的是对付斐剑，想不到反而增加了一个更可怕的强敌，从种种迹象看，对方早有预谋，今日之局，后果无法逆料，莫非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谋算，要毁于一旦？

就在此刻！

数十黑衣人蜂涌而至，一看厅门口凶神恶煞般的丑汉和掌令禹其购的尸身，不由齐齐刹住身形。一个个骇悸万分，进退失据。

一声暴喝，传自会盟广场，紧接着，杀声大起，喊嚷之声，如千军突临，万马骤至，大战的序幕终于揭开了。

“金月盟主”威校的脸上，立起抽搐，暴吼一声道：

“孙一浩，你是友是敌？”

尹一凡嘿嘿一声冷笑道：

“盟主阁下，本人站在正义的一边！”

“好！”

“好”字声中，身形一欺，“金月剑”挟耀眼金芒，罩向“四海浪荡客祝少青”与尹一凡，劲道之强，世无其匹。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与尹一凡势难闪避“金月盟主”这倾力的一击。

斐剑站在门槛之外，相距威力圈子总有三丈之遥，他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魁星射斗”指功，闪电般疾袭“金月盟主”。

“波！”的一声大响，指风与剑芒相撞，使剑势一滞，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瞬息时间里，“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双双塌地一滚，来到门边。

门外的“金月盟”弟了，却乘势出手进攻，剑光打闪，如无数银丝，穿织而至。

斐剑手中神剑一挥。

“哇！哇！……”

惨号逆耳，首当其冲的一共栽倒了五名，有的飞头，有的断臂，攻势顿时受挫，后面的中途收势，斐剑目的阻止“金月盟主”父女出厅，出手一击之后，寸步未移，紧紧守住原位。

“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乘机跨出门外，厅内剩下“金月盟主”父女两人。

会场上杀伐声更盛，情况惨烈万分。

“金月盟主”长剑一领，扑向厅门。

斐剑暴喝一声：“滚回去！”挥剑猛迎，震耳的交击声中，斐剑退了两步，“金月盟主”却被逼回了厅门。

东方霏雯从剑势上已看破斐剑面目，厉叫一声道：

“他就是斐剑那小子！”

斐剑一把抓去面俱假发，栗声道：

“贱人，你的末日到了！”

东方霏雯玉靥凄厉如鬼，折身便朝侧门弹去……

突地——

一条纤细人影，突自侧门内飞出，朝东方霏雯迎头疾撞，东方霏雯素手一挥，“砰！”的一声，人影坠地，却没有哼唉之声，东方霏雯也因此落回厅内，一看，不由芳心大震，那人影，赫然是一具绛衣少女的尸体，显然是

被人杀死后抛出来的。

也就在尸身挡回东方霏雯之际，一条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门边，他，赫然是‘紫衣人’。

东方霏雯下意识地向后一挪步，栗声道：

“你……你……”

“紫衣人”哈哈一笑道：

“贱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

厅后的屏门边，另一条人影出现，正是法号“觉非”的“人皇”。

尹一凡也在此刻去了面具，嘻嘻一笑道：

“区区在下‘阴魂不散’！”

“金月盟主”双睛几乎突出眶外，脸上的肌肉绷紧得象铁板。

杀伐的声音，已扩展到令厅四周，惨号，呻吟，暴喝，交织成一首疯狂的乐章。

“金月盟主”直觉的感到，君临天下的梦快要破灭了。

数十黑衣人，涌到厅前，为首的，赫然是太上护法“猊魔”，片言不发，便扑向当门而立的斐剑。

斐剑举剑相迎，一招，两招三招，“猊魔”被迫退到阶沿边

“金月盟主”近身出剑，攻向“觉非大师”。

东方霏雯出手疾扑“紫衣人”。

“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则扑入黑衣剑手群中。

惊心动魄的场面，叠了出来……

无边的恨，使斐剑的杀机愈来愈浓，长时间的积恨，这时已升华到了顶点，借着“天枢神剑”疯狂的倾泻。

四招！

五招！

六招！一声凄厉的惨号，在疯狂的乐章中，似一个突出的音符，震得人旌心摇摇。“猊魔”被拦腰斩为两段，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此际，已有十几名剑手，衡入厅中。

斐剑赤红的双目一转之下，弹射入厅，一阵疯狂的挥舞，断剑，残尸，鲜血，狼藉满厅。

“觉非大师”独战“金月盟主”，功逊一筹，业已险象环生。

斐剑“唰！”的一剑，居中截去，口里大叫道：

“大师，请退下！”

“觉非大师”一撤身形，把对手交与斐剑，抱袖一展，向厅门外扑去，加入“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对黑衣剑手的混战中，以他的修为，对“金月盟主”不足，但对付这些手下，就游刃有余了，本已狼狈不堪的祝少青与尹一凡，精神大振，杀手连出，惨号响成了一片。

四周，望去一片尸山血海，敌我难分。

这是一场武林中百年来仅有的一场剧战，几乎聚齐了各门各派的精英，各代辈份的高手。

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可以看出，各门派参与会盟大典的代表，业已全部倒伐，加入了“紫衣人”的这一边。

斐剑与“金月盟主”这一对，却大反常，双方虎视对立，双方在等待空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

“紫衣人”此际业已迫得东方霏雯毫无还手之力。

东方霏雯披头散发，身上血迹斑斑，她那极富诱惑的美，此刻已荡然无存。

一声栗喝过处，东方霏雯倒栽下去，压碎了三张紫檀大椅，但她又摇摇不稳的站起来，手扶花几，大声地喘息。

“紫衣人”迫了过去，剑尖直抵她的心窝，惨厉的道：

“贱人，你终于恶绩满盈了……”

“金月盟主”骨肉连心，神思一分……

斐剑等待的机会来了，手中剑挟雷霆万钧之威，闪电般划出。

“呛！”夹着一声闷哼，“金月盟主”手中剑被居中震折，剑尖掉落地面，胸前一条半尺长口子，鲜血源源流出。

斐剑根本不计这一击的效果如何，身形一个倒弹，出手挑开“紫衣人”抵在东方霏雯心窝的长剑，栗呼道：

“你闪开！”

“紫衣人”退了一步，厉声道：

“斐剑，你想怎么样？”

斐剑激越的道：

“我要亲手杀她！”

“紫衣人”身躯一震，道：

“不你能……”

“呀！”一声惨哼，斐剑身形连幌，摇摇欲倒，“金月盟主”的半截断剑，掷穿他的肩胛，直透前胸上方，只要下移一寸，他非当场绝命不可。

如果他不是专注于东方霏雯身上，神情激越，当不致有此失。

“紫衣人”剑出如电，一剑刺穿了东方霏雯的心窝。

随着抽剑之势，东方霏雯虚软地倒了下去，口里含糊地嘶吼着：

“你……你……称心了……”

她死了，丑恶的灵魂，离开了她美赛天仙的躯壳。

斐剑眼前阵阵发黑，身形摇幌不止。

“大哥！”

惊呼声中，尹一凡电扑而至，把斐剑扶落厅角，一咬牙，拔出短剑，以最快速的手法点穴止血，并取出数粒丹丸，塞入创孔之中。

“大哥，不……要紧吧！”

“死不了！”

尹一凡车转身，照东方霏雯的脑袋，一掌拍落，那曾经使人疯狂的太靛，变成了一堆烂肉，尹一凡两膝一软，半跪下去，口里歇斯底里的叫道：

“娴姐，你安息吧！”

“金月盟主”扑向厅门，但又退了回来。

“宇宙一尊”手横乌藤杖，与“觉非大师”双双守住厅门。

两人身后，是各门各派幸存的代表，和“紫衣人”的手下，一个个全成了血人，恨毒的目光，集射在“金月盟主”身上。

“紫衣人”丢弃长剑，欺到“金月盟主”身前，戟指道：

“老匹夫，你现在知道何谓武林公义了，为了遂你狂妄的梦想，称尊天下，不惜泯没人性，以血腥手段，对付同道……”

“金月盟主”暴声道：

“免崽子，你不配……”

“住口，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先替‘地皇’前辈索债，你先残了他的双目，又复夺取他的残命，我应允他老人家代为讨债，听着，我将施展一招指法，叫做“贯日穿月”，是他老人家国残之后研创的……”

话声未落，左手以奇奥莫测之势，划了出去。

两声惨哼，同时传出。

“金月盟主”两眼变成了两个血洞，退靠在厅壁上，庞大的身躯，疾颤剧抖。

“紫衣人”也被对方反击的一掌，震得倒栽地上，但他一挺身，又站了起来。

斐剑猛一挫钢牙，起身，移步……

外面杀伐之声，已不知在何时停止，除了偶尔传来重伤者的呻吟外，沉寂如死。

斐剑欺到“金月盟主”身前，厉声道：

“老匹夫，昔年以‘附骨神针’暗袭‘五帝’之中的四帝，是你的杰作？”

“金月盟主”突地发出疯狂的一阵嚎笑，声震到屋瓦，积尘纷落。

这一代枭雄，也许是在自嘲命运。

斐剑再次喝道：

“回答我！”

“金月盟主”久久才敛住笑声，嘶声道：

“一着之失，满盘皆输，老夫应该再狠些，不留任何活口，当不致有今日！”

“觉非”高宣一声佛号道：

“你已经够狠了，可叹，孽根深重，至死还不醒悟！”

斐剑一挺剑，第三次喝道：

“老匹夫，我要你亲口承认，‘附骨神针’偷袭的凶手可是你？”

“是！不错！”

手扬处，洒出一蓬白雾。

“紫衣人”栗喝一声：“铁枭草！”

斐剑早已防到这一着，就在对方扬手之际，陡地电飘丈外。

白雾消散，姜剑重回原地，大吼一声道：

“老匹夫，你可以纳命了！”

剑芒闪处，惨号随起，“金月盟主”连中数十创，全身溢血，“砰！”然栽了下去，梦，终于醒了，生命也结束了。

厅外响起一阵震天的欢呼。

斐剑手拄神剑，狂炽的杀机渐渐缓和，无边的恨毒，也开始消散。

尹一凡趋前，激动地唤了一声：

“大哥！”

这一声呼唤，是赞扬，是钦佩，也是一种分享荣誉的表露。

斐剑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尹一凡用手朝跨进厅的“四海浪荡客祝少青”一指，道：

“大哥，容小弟引见家师！”

斐剑大感意外地“哦！”了一声，道：

“祝前辈是令师？”

“是的，家师早鉴及武林巨祸将临，所以甘受同道指责唾弃，假意投靠，“金月盟”，目的在作为内应，以图挽此浩劫，“金月盟”许多行动，小弟等能预知，便是家师传出的讯息！”

斐剑又“哦！”了一声，趋近“四海浪荡客”身前，恭施一礼道：

“晚辈不知祝前辈苦心为天下谋，前此我有冒犯，尚请恕罪！”

“四海浪荡客”重重一拍斐剑肩头，道：

“小子，何罪之有，我祝少青当初在‘三元老人，宅中，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凡物，必为中流砥柱，哈哈哈哈哈，果然没有走眼，小子，说你是武林第一人，决不过份！”

斐剑剑创未愈，这一拍，使他痛澈心脾，但他咬牙忍住了，闻言之下，讪讪的道：

“前辈过誉了！”

“嗯！礼不可废，因你与一凡是盟兄弟，我勉强接受你这前辈之称！”

斐剑想到这奇人的怪僻，几乎失口而笑。

尹一凡哭丧着脸道：

“师父，因了你老人家一再叮嘱守密，大哥对我不谅解，可真气苦了！”

“四海浪荡落——翻眼道：

“小子，闭上你的嘴，别丢人现眼。”

“师父，如何处理善后？”

“这是‘宇宙一尊’师徒的事了！”

斐剑陡然想起了父仇，师恨，俊面上杀机再现，转向。紫衣人”道：

“我们之间的帐该清结了？”

“紫衣人”平静的道：

“是的，我早已准备交代了！”

尹一凡惶然叫道：

“大哥，你道‘紫衣人’前辈是……”

“贤侄，你不能随便开口！”

“四海浪荡客”接口道：

“由我祝少青来调停如何？”

“紫衣人”一摆头，道：

“此事谁也无法调停，不过……”目光移向斐剑，道：“我们得换个地方解决，怎样？”

斐剑冷冰冰的道：

“可以！”

“紫衣人”又向“四海浪荡客”道：

“请贤师徒作见证？”

“好！”

“恩师……”

“宇宙一尊”铁青着老脸道：

“什么事？”

“紫衣人”声调枪然的道：

“请恕徒儿不孝，此地善后请恩师与‘觉非’前辈料理？”

“宇宙一尊”寒声道：

“你一定要照愿意去做？”

“是的，弟子先叩谢师恩！”说着，下跪一拜。
“觉非大师”宣了一声佛号，道：
“放下屠刀，尚可成佛，施主一念回头，佛门广大，愿施主照老纳的建议而行！”
“紫衣人”颤声道：
“后辈尽力而为！”
这些对话，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不明其中究竟，尹一凡师徒俩料到了几分，脸色登时沉重起来。

第八十八章 剑冢疾魂

斐剑的目光不期然的瞟向东方霏霏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心中有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受。

她，可说是武林第一美人，也是第一毒辣淫贱的女人。

她，曾疯狂的爱过他，他也曾回报以相等的爱。

她，曾借药物之力，夺取了他的童贞。

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丑恶的，爱，变成了极端的恨，演成了目前的悲剧，然而，这悲剧并不因她的死而结束……

就在此刻——

一个半百黑衣妇人，排众入厅，目光一扫现场之后，慨然道：

“祸首伏诛，一切算结束了！”

她，正是“无魂女”的养母，也是“觉非大师”出家前收的养女。

“觉非大师”沉重的道：

“情况如何？”

黑衣妇人道：

“女儿已搜遍了所有角落，余孽无存，除了死伤与自新回头者外，漏网的极少，谅来已不致为患！”

“双方死伤如何？”

“对方死亡约四百，伤者百余，我方罹难的也在两百之间，伤者不足一百，其中各门派代表占死伤总数三分之一！”

“阿弥陀佛，这确是武林百年来空前浩劫！”说着转向“宇宙一尊”道：
“此地善后，请老施主负责，老袖拟面壁思过，请从此辞！”

然后又转向斐剑与“紫衣人”道：

“孽海无边，回头是岸，盼两位善体天心！”

说完，双手合什，向在场的顶礼告别。

“送大师！”

斐剑与厅内众人，齐齐躬身施礼。

厅外围观的各门派代表，闪开了一条路，“觉非大师”与黑衣人缓步出厅，飘然而去。

“紫衣人”冷冷的道：

“我们该走了！”

“宇宙一尊”激颤地向“紫衣人”道：

“孽障，记住为师的话，好好解开这冤结！”

“紫衣人”怆声道：

“是！”

举步当先向外走去，斐剑与“四海浪荡客”师徒鱼贯后随，出厅之后，身形一紧，向谷外飞驰而去。

“宇宙一尊”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所有在场的高手，全以惊异的神情，目送四人离去，谁也不知道四人间，究竟有什么事需要私下解决。

斐剑一行四人，出了谷道，奔上了一座山头。

斐剑与“紫衣人”当面对立。

“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站在一边，神情沉重到了十分。

空气在诡秘之中，隐隐透着杀机。

经过了一段难堪的沉默，“四海浪荡客”激颤的道：

“可否容我说几句话？”

“紫衣人”一抬手，道：

“祝兄，说什么都是多余，请贤师徒只在旁边做证人，切勿干预……”

“你非照你原来的打算而行？”

“是的，这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逆天不祥！”

“你这是疯狂……”

“不！请祝兄成全！”

尹一凡脸色变得难看十分，栗声道：

“大哥……”

“紫衣人”立即以手势止住尹一凡道：

“你不能插口！”

尹一凡默然，但面上已起了抽动。

斐剑咬了咬牙，道：

“阁下可以除去面巾了！”

“紫衣人”片言不发，一把抓下面巾，露出了一张俊丽的中年面孔，看来他是一个极具男性魅力的美男子，只是，他眼中散发着极端痛苦的神色。

斐剑微觉一怔，在想像中，他以为对方隐在蒙面巾的面目，定是阴鸷丑恶，岂知大谬不然，但这仍不影响他报仇的决心，当下寒声道：

“阁下可以交代了！”

“紫衣人”面上的肌肉，一阵抽动，眼中痛苦的神色更盛，久久才开口道：

“有几件事，我得先加以说明……”

“说吧！”

“第一，当初为了满足东方霏雯荟集珍笈的欲望，我在得悉‘五帝’得到‘天枢宝笈’的消息后，开始谋夺……”

“嗯！”

“五帝之中的‘木’‘水’二帝，亡在我的剑下不错，但那是公平的搏斗……”

斐剑咬了咬牙，忍不住道：

“虽说公平，你的动机该死！”

“紫衣人”接下去道：

“令师‘土帝申天阙’与‘火帝方允中’所中‘附骨神针’谅已知是‘金盟月主’天皇所为……”

“这点我知道！”

“至于你大师伯‘金帝崔斌’却是死在‘天皇’之手！”

“以阁下的功力，当初能搏杀在下二三两位师伯，所谓公平，颇有疑问？”

“不错，我事后才知道，他两位也是先中了‘附骨神针’所以功力打了折扣……”

“照阁下这一说，罪过全属‘天皇’，那老匹夫一人？”

“不，本人无意推卸。”

“谅阁下也推不掉。”

“第二，血洗‘三元帮’，杀害‘鄂西大豪欧阳方’，以及‘千手人’，‘两仪书生’夫妇等，是本人奉‘天皇’之命而为，本人不否认是凶手！”

“以‘附骨神针’杀黄彼芳灭口的，又是谁？”

“东方霏雯那贱人！”

“红楼王人与先父惨死呢？”

“紫衣人”闭了闭眼，沉痛的道：

“当然是我！”

斐剑钢牙一挫，道：

“你曾说付与先父是至交，为什么要下这毒手？”

“紫衣人”突地狂笑一声道：

“因为他该死！”

“他为什么该死？”

“抛妻弃子，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人神共愤，不死何待！”

斐剑厉声道：

“住口，这却不该阁下施以谋杀，你的主要目的是‘红楼人’，为什么？”

“紫衣人”一咬牙，道：

“言尽于此了……”

斐剑冷酷的道：

“阁下的交代完了？”

“完了！”

“现在我杀你，你当无怨言？”

“出……手……吧！”

尹一凡栗吼一声道：

“大哥不可！”

“四海浪荡客”接着也栗声道：

“斐剑，你不问问对方的来历？”

“紫衣人”厉声道：

“祝少青，你莫非要使我死不瞑目？”

“这太残酷了，你不该……”

“我要作交代，非此不足以交代！”

“可是……”

“住口！”

斐剑一心要报父仇，师仇，与那些枉死的同道讨公道，根本不去思索

双方可疑的言词，与“紫衣人”反常的表情，断然道：

“阁下此番对毁灭‘金月盟’，为武林消除浩劫，功不可没，但只算是稍赎前行，在下的家门与师门双重血债，必须你的血来偿还！”

“四海浪荡客”怪吼一声：

“我决不使这惨剧发生，斐剑，他便是……”

“哇！”

“一声惨号，“紫衣人”栽了下去，胸前血喷如泉。”

斐剑的剑尖上，滴着点点鲜红的血珠。

尹一凡嘶声栗吼道：

“大哥，你……错了！”

“四海浪荡客”悲叹一声道：

“天意如斯！人而何为？要发生的，毕竟还是无法避免！”

话声中，疾俯身躯，连点“紫衣人”数处穴道，同时止住血流，咬牙道：

“你不该如此！”

“紫衣人”面上浮现一抹苦笑，声如细蚊的道：

“我……瞑目了，这……是……赎罪！”

斐剑突地转向尹一凡道：

“何以不见‘赎罪人’现身？”

尹一凡目中蕴泪，凄然道：

“他就是！”

斐剑一呆，激动的道：

“他就是‘赎罪人’？”

斐剑横起心肠道：

“他仍然该死！”

“四海浪荡客”厉声道：

“你才该死！”

斐剑下意识地闪了一步。寒声道：

“前辈这话似乎欠考虑？”

“四海浪荡客”一声长叹道：

“孩子，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凶手，他是恶魔，他是‘宇宙一尊’的传人……”

“住口，他是你父亲‘屠龙剑客司马宣’！”

斐剑如雷殛，脑内嗡地一响，连间数步，栗吼道：

“什么？”

尹一凡铁青着脸道：

“他就是令尊‘屠龙剑客’！”

“不可能，他不会……”

斐剑歇斯底里的狂吼着，眼前一黑，手中剑“呛！”的一声脱手坠地，人也几乎栽了下去。

他像是被肢解，被凌迟，又像是灵魂被活生生地剥离躯壳。

这一刻，他脑海中呈现一片空白，什么意念也没有，全麻木了。

俊面，苍白，扭曲，失去了原形。

太可怕了，也太残酷了，亲子杀父，在武林中前未曾有，儿子的剑，

竟染上父亲的鲜血。

“紫衣人”失神的目中，挤出了两颗泪珠，口唇连连翕动。

“要……他……过来！”

“四海浪荡客”以变了调的声音道：

“斐剑，过来，听你父亲的遗言！”

斐剑张口“哇！”地喷出一口鲜血，这一切像梦，噩梦，然而又是那么真实。

他摇摇不稳地扑了过去，伏地叩额，泪涌如泉。

“四海浪荡客”栗声道：

“冷静些，他的时间不多了！”

斐剑抬起了头，额上已是一片血肉模糊，他，以最大的力气，迸出了一声：

“父亲，孩子万死不足以偿这罪！”

“紫衣人”精神似突一振，以微弱而颤抖的声音道：

“孩子，为父的确该死，本来我打算让你永远认为‘屠龙剑客’已经死于荆山天柱峰石窟，但……天意如此，真是恨事，不必自苦，你没有错，为父的确该死，早已该死，你母亲间接死在我手……”

“母亲……”

“你已经知道了，‘凤头金钗’是‘百灵女’给我的东西，想不到被东方霏雯窃去，作为杀害你母的凶器，她天性奇妒，不容人分享她的爱，我被她的美色所迷……走毁灭的路，‘红楼主人’，也是牺牲者之一，我的行为，已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只是，对你，对你母亲，我的悔恨将使我永不瞑目……”

“父亲……”

“那贱人弄了一具女尸，说是你母已被害，我信以为真……所以才有那疑冢、当我知道你的身世，一切……都太晚了，孩子，你姓斐……司马之姓对你是一种耻辱，忘了它，我……不配做……”

喉头一涌，头一偏，死了，眼角含着泪珠，面色犹带悔恨，双目不合。

斐剑“哇！”的一声，又喷出一口鲜血，他的心，已完全破碎了。他木然跪着，似乎他到了另一个世界，灰暗，凄惨，死寂……

“四海浪荡客”一声长叹，站起身来，与尹一凡合力掘了塞穴，把“屠龙剑客”掩埋妥当，树立巨石为碑，上刻“屠龙剑客”的号号，下首是“不孝子司马斐剑泣立。”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斐剑仍失神地跪着。

尹一凡忍不住上前道：

“大哥，节哀顺变！”

斐剑陡地站起身来，歇斯底里的狂号道：

“我不是人，是禽兽，我不是人……不是人啊！”

字字血泪，令人鼻酸。

他忽地拾起“天枢神剑”面对新家，剑锋抹向颈项……

“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同时惊呼出声，双双扑上，斐剑一扬剑，厉声道：“别靠近我！”

声色俱厉，杀气横溢，师徒俩下意识地一闪身，斐剑望了望手中剑，倏地想到了这是师门至宝，该有所交代，心念一动，返剑入鞘。“四海浪荡客”与尹一凡见他打消死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斐剑对父亲之墓，三跪九叩，然后立起身来，闪电般狂奔下峰。

“大哥！大哥！”

尹一凡嘶唤着追了下去，“四海浪荡客”也随着弹身，但，仅一会工夫，使失去了斐剑的身影。

斐剑疯狂地昼夜飞奔，目的是“剑冢”，崔婉珍成了师门唯一后人，对她，对剑，他必须有所交代。

剑冢，寒潭边，兀立着一条人影，他，是被现实打击得身心俱残的斐剑。

望着剑冢，象是咫尺天涯，他没有勇气挪动半步。

他杀死了生身之父，而与有后母名份的东方霏雯发生了逆伦的行为。

他能偷生人世吗？

他有面目见痴情的心上人崔婉珍吗？

久久，久久！

“扑通！”一声，他跃入了寒潭，潭面激起了一片水花，一圈圈向外扩散，最后，一个盖世奇材，被残酷的现实吞噬了。

情欲，虚名，丑恶，象是真正的凶手，上一代失足，毁了下一代。

一个幽灵似的身影，出现在墨石奇阵的一根最高的石笋上。凄怨的语音飘散在死寂而阴森的空气中：

“剑哥哥，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啊！剑哥哥，你会回来的，你要我等你，是的我会等，直到你回来！”

然而，她的心上人会来吗？

他已经回来了，在她身前的寒潭中，但，她会知道吗？

年年月月，雨夕风晨，那幽灵地的身影，不时出现。

那凄凉绝望的呼唤，也不停地荡漾在死寂幽森的空气中。

（全书完）

